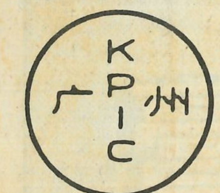


第32年

44

$15.00

中國正宗



天然花粉靈芝

高級營養補品

花粉、靈芝，舉世推崇。本品選用我國純正天然花粉、野生靈芝精製而成膠囊劑不含其他藥材，男女老幼均可常服，功能獨特，療效顯著！

常服：充沛精力、强身健體、滋陰養顏、保健美容、青春美麗。

購買時請認明 KPIC 广州 商標



中國正宗天然花粉靈芝
中國廣州中藥一廠出品
80粒膠囊裝

國貨公司藥行有售

總經銷：
香港正豐國產藥品有限公司
電話：5-748413 5-754032
澳門分銷：維康藥房
電話：84784

廣州醫藥進出品公司經營出口

獲選第十一屆亞運會指定營養產品



振 華 牌

振華牌 851

超級營養液　超級營養丸



美國加尼福利亞大學藥物化學教授薩蒂認爲，利用生物技術和遺傳工程生產的“天然”蛋白質類藥物，可能根木改變藥物療法而進入醫學第三次革命時期。851正是這類“天然”蛋白質，它對正常的健康人是一種極好的營養品，而對病人則起“診斷”和治療作用。它能使人的生命在最佳狀態下運行，提高人體免疫功能，從而達到抗病、抗衰老的作用，使許多頑固的疾患皆“不治而癒”。

服用851後的神奇作用事例多不勝擧，普遍反映服用後食慾增加、睡眠香甜、精力倍增、感冒病患減少。兒童服後智商明顯增加、體質增强、改善厭食及多動症狀。其神奇作用受到國內外極高的讚譽：《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防衰老神奇作用”。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瑞士先力公司總裁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一些從851獲得再生的人們正爲851的發明塑一座“生命之神”的雕像。

〈注意事項〉

我司係振華 851 生物工程研究開發總公司委托在港澳地區獨家代理該公司出品的振華牌851超級營養液和振華牌851超級營養丸代理商。最近市面出現不少冒牌假貨，我司除已向出售假貨之商號採取法律行動外，並敬告各消費者，在購買時，請認明**“振華牌”**商標及盒上印有總代理：**“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字樣，並由本月起，所有產品之外盒皆加貼有**“第11屆亞運會指定營養產品”**標誌才是正貨。

總代理：**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TEL: 578 3721 (4綫)

編者話 巨型小說「紫烟蘿」乃巴人先生一篇精心佳作，故事中男主角胡奇奉師父之命，來到金陵城金鳳鏢局，總鏢頭金鳳姑娘走南闖北所向無敵，又是個孝女，為解除母親在江湖上積下的仇怨，暗中以紫烟蘿為名，廣結黑白兩道人物，同仇敵愾，化解仇怨造福武林，金鳳面對相貌奇醜的胡奇，不但沒有歧視，還特別呵護，更將之視為救命恩人、夢中情人，使胡奇自慚形穢，無地自容，誓為金鳳盡忠效勞至死無悔，却又不忍接受金鳳的愛情，最後消失無踪，使金鳳……故事內容新穎，感人肺腑，一段溫馨、眞摯的愛情故事展現在你的眼前，不容錯過！

* * *

石磊先生所著短篇故事「鬼面俠」在今期刋出，情節詭異，引人入勝，是一篇不可多得之佳作！

麥高先生所著「血劍情鴛」也在今期刋出。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刋登蕭遙先生所著「鷹王谷傳奇」之「決戰鷹谷」，故事情節曲折、緊張，打鬥場面壯觀激烈……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70.00
一年港幣 $740.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399.00
一年港幣 $7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456.00
一年港幣 $9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44期

（總號164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仙姿牌

片仔癀 暗瘡膏

（選用著譽中外的
漳州片仔癀為主藥）



用於暗瘡（即青春豆）
療效極佳，用藥後三天
能使暗瘡自動凋謝。
用後有冰涼舒爽感覺。
純中藥製劑，
無任何副作用。

（特價每支HK$68.-）

片仔癀暗瘡膏是採用福建漳州著譽海內外的片仔癀為主要原料，配以多種名貴中藥有效成份精製而成的外用藥品。經研究，本品有顯著的止痒作用，也可作為皮膚藥應用。療効神速，極為靈驗。

漳州市進出口公司經營出口

總代理：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 5508 傳眞：850 7509
總經銷：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 3811 傳眞：559 7762

情俠希夷故事／巴人・文　可飛・圖

紫烟蘿



醜怪胡奇　備受呵護

兩隻金鳳凰栩栩如生，眞個是匠心巧技，甚至僅是微風一吹，便似展翅欲飛，那街道上往來的行人，凡是路過的，誰不仰頭望，而且多會停下步來，佇足讚嘆。

是那初來乍到的，可就不僅讚嘆，而且驚訝，甚至會疑惑起來。

敢情是看錯了？甚麼？「金鳳鏢局」？

兩隻栩栩如生的金鳳凰，一左下，一右上，飛繞托着的匾上，實是「金鳳鏢局」四個大金字。斜照的陽光，令金字閃耀着金光。

保鏢，可是在刀口子上討飯吃，取名兒只有威武的，怎會以金鳳為名？

莫非這鏢局是娘兒們開的？走鏢的鏢師也是女娘不成？

若是你問人，金陵城中，眞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而且更會令你驚奇，鏢頭鏢師不僅是女娘，而且是女嬌娘。

而且，尤其是如今現在，主持這鏢局的，更是一個看似弱不禁風、却是風華絕代的美嬌娘。

應該說，還是個姑娘，而且還是個待字閨中的黃花閨女。

却也難怪那初來乍到的人不信，金陵乃是六朝金粉地，女娘討生活，只會在舞榭歌台，或在烟花柳巷，那會有刀口子上討飯吃的。

不信嗎？你瞧，出來啦！

小心！出來啦，小心，小心你的靈魂兒會飛上半天。

可不是，大門開處，打展翅欲飛的金鳳匾額下，走出兩個勁裝的女子來，跟着走出了一個美嬌娘，眞個是「幾疑羣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

只見她頭上巧梳雲鬢，朱唇如綴一顆櫻桃，遠看，遠些兒看來，眞個眉似春山翠黛，眼橫秋水漾波；近些兒瞧，若是有人敢走近些兒瞧，那柳眉兒可就挑煞了，杏眼兒不怒也含威。

再就是那丁香結子芙蓉絛上，不繫明珠，繫的却是寶刀。

紫緞的披風上，也用金絲繡着一隻展翅欲飛的金鳳凰。

原來鏢局門外，停着三輛鏢車，鏢行的夥計已整裝待發。敢情也還是高一頭，低一臂，腰圓胳膊粗的漢子，但鏢師却是個三十許的女娘，自是一身勁裝，顯然多在大風大浪的江湖上行走，豈僅不是嬌娘，直是個豪氣洋溢的婆娘。

相同的是紫色的風衣上，也一般繡着一隻栩栩如生的金鳳凰。

只見那個杏眼兒含威的女子點了點頭，只一揚手，趟子手躍上馬背，便喊起鏢來，喊得竟也是：「我……武……維……揚……」

一時車聲轆轆，蹄聲得得，揚塵而去。

* * *

那美嬌娘，不，那鏢師，轉過頭來，豈僅沒些兒閨女的靦覥，而且落落大方，向佇足圍觀的人羣中含笑點頭，道：「這位大哥，旣來相投，何不前來相見？」

她說誰呀？

隨着她的目光，只見……啊啊，人羣紛紛退避，甚至有人忍不住發出了驚呼之聲，只把那漢子窘得臉龐發紫，像猪肝一樣。

嘿！人家女娘倒大方，這麼個大漢子反而靦覥了，於是，人羣中發出笑聲了。

原來是個醜漢子，眞是罕見的奇醜，左邊腮下還長了個大瘤，把臉墜扯得變了形，這正是奇醜之故。

若是黑夜見了，怕不以為見了鬼。

甚至乍然一看，也準會嚇一大跳。

原來這就是乍然一見，人羣紛紛退避，甚至有人驚呼，有人發笑之故。

那醜漢子窘得恨無地縫可鑽，壓根兒地上沒縫。

這是難怪的，叫喚他的女嬌娘，這麼大方，又這麼美艷，怎不令他自慚形穢？

更了不得的是，她出來時，不過不經意地，轉身時掃了一眼，即使他醜立人羣，被她注意到了，那也不奇，但怎知他是來相投的？

除了奇醜外，異於衆人的是這醜漢子背上揹着一個小包袱，但大街之人，豈少了揹着包袱走路的人。

那醜漢子硬着頭皮，側着臉皮，大概是不願被那美艷的女鏢頭見到他那大瘤，和被扯歪變了形的臉皮，想來醜媳婦初見公婆，也不比他更窘的，走了過去，囁嚅得不是說不出話，而是不能成聲。

不料那美艷的女鏢頭大方更隨和，既不驚訝，更無厭惡之態，那醜漢子注意到了，人家連眉兒也沒皺一下，而且還面露微笑，點了一下頭兒，說：「大哥，不用說了，貴姓胡，尊名單一個奇字，太行山上來的，我猜得對嗎？」

「啊！你已知道……」

那女鏢頭微一笑，道：「大哥不遠千里而來，日前已得到一燈大師便中託人知會，我算計大哥這日內也該到了，快請。」

一聲聲大哥，不但嬌聲婉轉如黃鸝，更透着親切，令那醜漢從心底感激，也就不再那麼窘了，道：「家師吩咐，特來投效，以供差遣。」

女鏢頭肅容道：「大哥言重了，一燈大師乃世外高人，可惜野鶴閒雲，行踪無定，大哥前來，小妹正可多領教益。」

原來醜漢乃一燈大師的入室弟子

，那一燈大師乃世外高人，武功莫測高深，却從不與武林中人往來，故少人知曉，但與這女鏢頭的娘，也即是「金鳳鏢局」的創立人金鳳凰武雲孃，却是方外之交，那武雲孃且曾蒙一燈大師指點過武功，是以成爲一時無雙的女俠，江湖上行走，濟困扶危，黑道中人簡直聞名喪膽，因她愛穿一身黃衣，輕功卓絕，來去宛若一隻金鳳凰，故爾在江湖上贏得這金鳳凰的稱號。

這武雲孃豪邁不亞男兒，但也總還是個女人，後來與一個姓金的江湖俠士婚配，生下了這個女兒。

還用取名麼？名兒早有了。

「金鳳」，果然是現成的名兒，對漸漸厭倦了江湖的夫妻兩人，這女兒可也眞是隻金鳳凰。

不用說武雲孃也把一身功夫傳授給了女兒。

不料，金鳳五歲那年，她爹爹金豪竟一去不返，初時還以爲偶有事故，那知音訊全無，才知必有事故，夫妻兩人仗義行俠，在江湖行走多年，豈會無仇家！

茫茫人海，滔滔江湖，毫無音訊，又何處尋去？總以爲必會回來，却那料一去不返，武雲孃甚至不敢遠出，那知一等，就等了數年。

那金鳳却已由嬰兒而孩提，成長起來。

而且，出落得花朵兒一般。

就有給武雲孃出了主意的，說道：「爲何不開設一家鏢局，北往南來，鏢走東西，就便也可打聽金豪的下落。」

不錯，武雲孃心想：開設鏢局，便可與黑白兩道的人打起交道來，何愁打聽不出來，生不見人，死也要見屍。哼！

武雲孃切齒咬牙想：「若是遭人毒手，被害喪命，也可找出仇人來，報仇雪恨。」

就這樣，就在這金陵城中，開設起鏢局來，爲的是，金陵乃六朝金粉地，江南第一城，商賈雲集，黑白兩道上的人往來更多。

打出了天下，揚了名兒，若然金豪仍在生，不愁不知她母女的所在。

要揚名兒，最好就是先起個特別點的名，「金鳳」，妙極！武雲孃最不願想到的是：金豪會變了心，成了負心郎。她當年在江湖上行走時，名頭原比丈夫的响亮，性子也烈了些，甚至有時烈如火，夫妻間難免齟齬時生，金鳳鏢局揚了名兒，不怕他聽不到，不會不想念女兒，也許就會回家來。

當眞，一見這金鳳鏢局的名，誰不以爲奇。

只有她才知道爲甚麼取這名兒，連她自己也不敢想的，怎會對人家說呢？

對人家却說道：「嘿！我是誰，金鳳凰的名兒，江湖上响噹噹，金鳳旗兒到處，還怕黑道上的人不望風而逃，何況，總鏢頭就是我金鳳凰。」

就是這般，金鳳旗就在金陵飄揚起來，不數年間，南七北六一十三省，甚至內蒙外蒙，關內關外，大小金川也飄揚遍了。

就是一宗，那金豪仍舊如石沉大海一般，杳無音訊，生不見人，死亦不見屍。

那金鳳姑娘却已出落得成了個絕色的美人兒，別瞧她看似纖纖弱質，弱不禁風，竟是骨格奇特，天生異稟，她娘傳授的功夫，莫不青出於藍。

竟有一宗兒，便武雲孃也被蒙在鼓裡，一燈大師雲遊，偶過金陵，必要在金鳳鏢局躭些日子，時間不多，但已夠替金鳳伐毛洗髓，指點她的功夫了。

是那一燈大師對金鳳姑娘說道：「你娘的功夫雖然打遍天下未逢敵手，不過是未逢而已，可不是沒有敵手，再說，若然她的功夫眞到家，已登峯造極，就不會那麼鋒芒畢露，殺孽不那麼重了，就會深藏而不露。」

爲甚麼一燈大師說到這裡，竟搖頭嘆氣，金鳳雖然疑惑，可不敢問，但經大師教誨，武功越是精進，也越更深藏不露了。

金鳳姑娘確實日前得到一燈大師便中知會，命這胡奇前來投效，而且暗示她，或許可助她一臂。

她不明白，自從娘把金鳳鏢局交給她主持後，那名聲更响亮了，金鳳旗到處，黑白兩道都不敢正眼相看。

兩年來，她也走過兩趟鏢，一次北上帝京，另一次是前往洛陽，可連手兒也未出過。不過倒是拱過的，她可不像她娘，可按江湖規矩，逢山拜山，路經之地，有那名門大派，武林前輩，她必依禮前往拜候，人家可也全不因她年輕而輕視她，全都挺客氣的。

金鳳姑娘可就看出區別來了，以往，金鳳鏢旗到處，雖也一路無阻，風平浪靜，但人家也不過視若無睹而已，自此以後，那佔山立寨的人馬，竟或明或暗，派人護送開路，迢迢風雨路險，遇有厄難，都紛紛前來相助，以往，人家不過是震於响噹噹的金鳳凰的，如今，却是敬。

那金鳳旗揚，坎坷也成了坦途，不明白要這胡奇來相助甚麼？

却明白這胡奇的出身來歷，那一燈大師有意，似又無意中，對她談過。

她不明白的是，其實這胡奇並非一燈大師的入室弟子，但也不過是無師徒名份而已，乃是尚在襁褓中，被一燈大師從雁門關外拾回來的，不明白荒野無人，怎有人棄嬰在途，大師慈悲，豈有不理不救的！

原不知名姓，因拾得他時，地近胡地，便以胡作他的姓；身世奇詭，長大些了，長相更奇，便以奇字作

名。不過便於稱呼而已。

是否因他生而異相，被父母拋棄呢？其實一燈大師不但武功高深莫測，醫術亦通神，本可把他的惡瘤割去的，但繼而一想，將來便不能重見生身父母了，親生骨肉，一時忍心，事後日久，難免會後悔，若把那惡瘤割去，將來如何辨認，豈不永無團聚之日！

那知越大，越更醜怪了，因惡瘤也隨着年歲增長，把胡奇的半邊臉扯墜得歪曲，好好的眼睛也成了斜眼兒，一眉高來一眉低，甚至嘴兒也扯得閉不上來。再要割治，非不可能，但却會有性命之虞，不過是憑醫理說可行，任他大師醫人無數，可還沒割治過這般的怪瘤，是以就蹉跎下來。

但蹉跎的只是醫治他這怪瘤，歲月可沒虛度，倒令一燈大師大吃一驚，這胡奇骨格之奇，簡直是生平僅見，從小試敎他武功，莫不一學便會，一會便精，不論內外輕功，才弱冠年紀，無不已造極登峯，眞是個罕見奇材，若是行走江湖，必已無敵天下，因他也自知醜怪，即使深山無人，不過偶有故人來訪而已，自慚形穢，因自卑而變得木訥，但大師却知道，其實靈慧異常，甚至可說睿異。

見他年長了，幾番要遣他下山，這胡奇不敢拒絕，只道他去了，那知到時到候，齋飯菜湯，就會出現在面前，每日晨早，殿堂都已打掃得乾乾淨淨，山門外也不見落葉，暗中查看，才知胡奇只在山對面的崖下，結廬而居，天色未明，便已前來爲他服役，簡直二十年如一日。

大師浩嘆一聲，不得已，仍把他收留在廟內。

但這一次，大師却對他現出從來也沒現過的肅容，要胡奇爲他完成一場大功德。

胡奇再怎麼自慚形穢，那敢拒絕。

於是，包了僅有的幾件破衣，來到了金陵。

見金鳳姑娘笑顏親切相待，必是一燈大師早對她說過，囑咐過了，但無論如何，金鳳姑娘並不害怕他的奇醜，且毫不嫌棄，且眞誠的，還以禮相待，如何不令他心生感激。

敢情人家金鳳姑娘早已替他備下了居室，而且近着人家姑娘居住的內室。雖然金鳳從小就練功夫，却是在錦衣玉食中長大的，那居室顯然是親自爲他佈置的，對胡奇來說，簡直是奢侈豪華，爲他備下的衣衫，倒也樸素，顯然因他從太行深山寺中來，迎合他的習慣而已，質地却莫不高貴。

人家姑娘是大鏢頭，眞個一呼百諾，却毫不待慢，親自引導，親切款待。

胡奇本已自慚形穢，面對這美如天人的金鳳姑娘，自也更窘了，豈僅不敢正眼兒看人家，倒總是躲着，眞恨無地縫兒可鑽，偏又不能以背相向。

顯然金鳳姑娘也明白他的不安來，初相見，又豈能言深，把聲調更輕柔，但在胡奇聽來，比鳴春的黃鶯兒更好聽，說道：「聽說大哥要來，我無日不在盼望，今兒可等到啦，大哥且歇一會兒，若不嫌棄，換過衣衫，我已吩咐爲大哥洗塵，一會來奉請。」

可憐的胡奇，打從見面到現在，何曾說得出一句話兒來，不是因爲他木訥，而是，這麼嬌嫩得弱不禁風的姑娘，他那敢出一口大氣兒。

那金鳳姑娘走了兩步，又回身說道：「大哥哥……」

那胡奇差點兒癱了，她叫他甚麼？本是叫他大哥的，怎麼……非但不嫌棄，不驚他奇醜，反而更親切了，叫他……她眞叫他大哥哥。

「大哥哥，」金鳳姑娘道：「想必你也聽說過了，我也蒙大師慈悲，指點過功夫，大師雖未收我作女弟子，說甚麼我也算是半個徒兒，那麼，咱們是師兄妹，大哥哥，你說是不是，那麼，大哥哥若是見外，豈不生分了，大哥哥到了這裡，便也像回到家裡一樣，要甚麼，只管吩咐一聲。」

早見個頭挽雙髻的丫頭捧了面水來，那金鳳姑娘叮嚀了一句，催促洗面後，換過衣衫，才出去了。

他可也不明白，是大大鬆了口氣呢？還是若有所失？現在，他才敢抬起頭，也轉過面來，望着金鳳姑娘消失的門口，天啦！她簡直是菩薩。

二十多年了，在那深山之中，見過的人屈指亦可數，日常，暮暮朝朝，面對的就只有菩薩，何況，神靈菩薩最是慈悲，不過，那她不是菩薩是甚麼。

不不，應該說是仙女，菩薩那有她這麼年輕又美麗？天啦，大哥哥，那輕柔又親切的呼喚聲，分明人家已走了，怎麼仍縈迴在耳際？

爲何她要對他這麼好啊？他甚至寧願她也像人家一樣，對他怕如鬼怪，厭惡、嫌棄、避而遠之，那麼，他就不用……

不用見她嗎，當然不是，至少在她親切的呼喚大哥哥時，他寧願爲她而死，爲她赴湯蹈火，爲她做任何事。那麼，他就會永遠活在她的芳心中，他就不用在她面前窘困，自慚形穢，恨無地縫可鑽了。

這時候，他再記起師傅的話，一燈大師從不曾正式收他爲徒，他又豈僅敬大師爲師，其實亦父亦師，因爲大師從小把他撫養大的，生他的爹娘却狠心地把他拋棄在荒野，大師自也更恩重如山，那麼，又何必拜師，何況大師把一身絕世的功夫都傳給了他。

之所以，師傅要他下山，前來金陵，爲他了心願，便也再不能違悖了，雖然人家怕他如鬼怪，他也怕見人

，寧願今生今世，永遠深藏在深山中。

心願，必然與金鳳鏢局有關，而金鳳姑娘却是金鳳鏢局的總鏢頭，那麼，莫非金鳳姑娘有甚麼危難？

那麼，他豈就可爲她而死，死得其所，死得如願以償了？

不！天仙一樣的金鳳姑娘，心腸好像菩薩，怎會有難？

胡奇大大地、長長的吐了一口氣，因爲，夜，寧靜的夜來臨了，他再也不用去面對任何人。

千眞萬確，自從進入金鳳鏢局，他沒有遇到一雙嫌惡的目光，也沒人對他的醜怪顯露出恐懼來，雖然金鳳鏢局中，倒有多半是女子，尤其是大廳後的內院。

當眞，雖說內院多女子，除了年幼的侍女，年長些的，誰沒闖蕩過江湖，經歷過大風大浪，便不都是拳頭上立得人，胳膊上跑得馬，巾幗確也不讓鬚眉，若也怕了，金鳳鏢局豈能在江湖上闖出萬兒來。

何況，總鏢頭敬他，親切相待的人，她們又那敢不敬。

雖然如此，可仍不能令他不自卑，不時時刻刻，自慚形穢。

現在，夜，多寧靜的夜，長長地吁了一口氣，他再也不用面對任何人了，尤其是天仙一樣的金鳳。

只翻掌一揚，屋中登時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但窗上的月色，倒漸漸明亮起來，漸漸令黑暗的屋中亦能見物了。

山中歲月，古剎荒寒，何來香火，何能得有油燈照明，何況他的內家功力，也隨歲月俱增，只要略一凝神，便能暗中視物了，何況，他多喜歡黑暗，因爲黑暗中，人家見不到他的醜怪，他却能見人。

輕輕開了窗戶，飄身而出，托窗、飄身，隨手也把窗戶關閉了，快得就像那窗戶壓根兒就沒開啓過，即使窗外有人，只要窗外的人並未全神貫注着窗戶，甚至也不會發覺。

無聲、無形，甚至無影，胡奇的內、外輕功，都已到了化境，一燈大師不曾當面讚過他，他也不知何所謂化境，在山中時，只不過是不願驚動大師，而大師的耳目聰靈，倍於常人，非小心不可，便也習以爲常，今夜亦相同，鏢局中人，自然都有一身功夫，他也非小心不可，而且，更不願驚動金鳳。

她一定睡了，啊，她多美，多善良，對他又多親切，多好的心腸，多願她有個甜美的睡眠，若他能終生爲她守護，那有多幸福。不讓她受到絲毫干擾，甚至在甜美的睡夢中。

她多美，誰也沒見過天仙，他也沒有，但善良的、好心腸的金鳳姑娘，一定比天仙更美。睡夢中，一定更甜美了。

他怎敢想像金鳳姑娘睡夢中的甜美樣兒，豈不是褻瀆不敬。若有人敢對金鳳姑娘有絲毫不敬，他非宰了他不可，如今，褻瀆不敬的竟是他自己，如何不惱恨起自己來。

噗的一聲响，一掌打在腮下的惡瘤上，痛得他眼前發起黑來。

他懲責自己，更恨這惡瘤，若不是這惡瘤令他變得醜惡如鬼怪，他豈不就可以常伴在她左右了。

但夜靜本無聲，那一聲响倒嚇了他一大跳。姑娘自己承認一燈大師指點過她的功夫，內家功夫必然也深厚，若驚動了她甜美的睡眠，他豈不更該死了。

慌忙飛身一掠，越過鏢局的牆頭，再接連兩個起落，落在橋上，才停下步來。

他不理會何謂化境，但却知道，即使有人被那一聲驚動了，甚至發現了他，也是追他不上，不用一個起落，便會失去他的踪跡。

是以，連頭也不用回。

他可認得那橋，今日來時，向人打聽金鳳鏢局，終於有個好心又膽大的人指點他，過了朱雀橋，左轉再右轉一個街口，你就可見到那金鳳匾額了。

自幼一燈大師便教他讀書識字，不要他誦讀經文，倒教他讀些詩詞歌賦，那劉錫禹的烏衣巷，豈有沒讀過的，怎會不知道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如今是在月下，倒令他倍生感慨了，又豈僅昔時的王謝堂前燕，飛入了平常百姓家，連那王謝之堂，如今又安在？富貴榮華，眞個是過眼的雲烟，黃粱一夢。

他可無暇去感慨，端的一燈大師要他來代了甚麼心願？若不是今日一見金鳳姑娘，他也許會忽略了，一旦記起，就像那金鳳姑娘進入他心中一樣，再也不能抹去了。他簡直迫不及待爲金鳳姑娘做任何事情，即使爲她而死。

死！那自是士爲知己者死之死，那麼美麗、高貴、尊榮的金鳳姑娘，即使他是一燈大師所差遣，即使如她所說，是一燈大師的徒兒，說甚麼也還是初相見，怎會對一個醜惡如鬼怪的人，恁地敬重而又親切？他醜怪，可不蠢，怎會不明白，是不願他窘困，她對他倍加敬重、親切，鏢局中人便也不敢對他譏笑、嫌棄、待慢，而且眞眞正正對他沒有絲毫嫌惡，這不是知己是甚麼，又是何等善良菩薩好心腸。這恩情，豈不也與一燈大師一樣，山一般重，海一樣深，撫養教導他者大師，敬他重他、親切相待的，唯有這金鳳姑娘。

那麼，豈能不爲她而死？

何況，又不一定要死，當務之急，是該找出大師的心願來。

他未行走過江湖，但豈有不知江湖險惡，即使金鳳姑娘得到江湖武林中人敬重，眞不信這樣一個菩薩心腸的姑娘會與人結仇，會有仇家，但他娘，那武雲孃必與黑道上的人結過仇怨。

一山更比一山高，士別三日，刮目相看，十年報仇，君子不以爲晚，說不定有甚麼深仇大恨的仇家，重出江湖，尋找了來。

心願？一燈大師早已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無掛亦無牽，若有，那就是這金鳳姑娘了，野鶴閒雲的一燈大師，爲何每出雲遊，必來到金陵，指點金鳳姑娘的武功？

他不是一見便願爲她而死麼？人見人愛的金鳳姑娘，得到大師的喜愛，又有何奇，不，他不該胡思亂想，胡亂猜測。否則，對大師、對金鳳姑娘，同是大不敬。

必有緣故，金鳳姑娘必有急難，而且必也是一燈大師不便出面的，否則也不會要他來代了。

難道一燈大師得到了甚麼訊息？

山雨欲來風滿樓，但怎又不現徵兆？

他心下在想，早已身若風飄，繞行了半個金陵城，騰高掠低，靜觀默察，連半個可疑的人也見不到。

但忽然一怔，夜霧迷茫中，竟然燈昏處處，風送弦管，笙歌隱隱傳來。

是了，誰說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讀萬卷書，不也等同行萬里路，二十多年了，雖然他不曾下得太行，金陵初來乍到，但一見那烟籠寒水月籠紗，可就知是畫舫夜泊秦淮近酒家了。

胡奇一皺眉頭，知道是烟花地、風月場，一看已是月移中天，便尋路返回金鳳鏢局。

* * *

驀見人影一晃，一晃而沒。

胡奇一怔，心下登時劇跳起來。

不是驚，不是懼怕，而是喜得劇跳起來。

他願爲她，爲金鳳姑娘，爲天仙樣的美麗，爲重如山岳的恩情，爲紅顏知己，他願爲她而死。

當然，若是死能令她免災消難，令她幸福，他會的，會含笑慷慨赴死。

爲何才月移中天，不過才午夜，也還未搜遍金陵城，他就不自覺地回轉金鳳鏢局？他多想看她啊，即使僅遠遠地瞄她一眼，甚至只要感覺到，知她就在近處，近在身邊，他就心滿意足，便無比幸福了。

而現在，機會來了，人影，那人影再快似風飄，可也逃不過他的一雙眼睛，當然不是金鳳鏢局的人，若是，怎會隱隱藏藏？

來了，這必就是敵踪乍現，他終於等到了，爲她做任何事，爲她而死，這機會終於來了。

那知胡奇飛掠追去，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也快得令人難見踪跡，何況這是月下，他點地一旋身，月下看來，不過光影微暗了一下，他却早隱身暗處了，咦，怎麼不見人？

難道竟會有人快得過他？

他絕不會看錯，即使在連星光也沒有的太行山夜，在墨黑的密林中，他也能看得到夜梟的無聲滑翔，何況是月下數丈外的人影。

難道武林之中竟會有這樣了得的人物？

武雲孃縱橫江湖，未逢敵手，金鳳姑娘看似纖纖弱質，武功更靑出於藍，何況更得到一燈大師的慈悲，既然敢來尋仇，自然不會是弱者。

迷離月色中，再不見那人現身，却見有燈光在閃爍，乍暗還明。

原來後院之後，有個不小的庭園，茂林修竹中，隱隱可見精舍，原來是枝梢在遒勁風中搖曳，令那燈光看來便乍暗還明。

難道所見的人影，亦被這燈光所吸引？

那後院有一排樓房，先前之所以未曾發現燈光，原來被那樓房遮掩了，更不怠慢，那人影輕功了得，胡奇不敢大意了，落下房來，貼地飛掠，否則，若在房上，映着天幕，任你武功再高，也會像他發現那人一樣，容易被人發現，尤其對方亦是輕功卓絕的高手，怎敢不小心？

敢情那精舍還有一座小閣樓，燈光便從閣樓的窗中照射出來。

那窗仍在擺動，但並不當風，顯然是帶動了，胡奇一驚，難道那人影不但前來，且已穿窗而入。

閣樓中是甚麼人，但當然也是鏢局中人，既然住在精舍，自然也是重要人物。但不論是誰，只要鏢局中，他就不能容人傷害。

因爲鏢局中人都是金鳳姑娘的人，當然愛屋也及其烏。

甚至，不能驚動金鳳姑娘，更不要說令她受到驚嚇了。

那知他背脊貼着樓柱，猱升而上，若非內家功夫已登峯造極，單憑輕功，那是辦不到的，那知他一探頭，那口氣一洩，幾乎墜下樓來。

這是不是，所謂事不關己，關己則亂，否則，他早該想到的。

那樓中竟是金鳳姑娘！

燈下的金鳳姑娘，更美得令他不敢逼視，即使他僅相隔數丈外遠望。

可不是她剛從那窗戶中進入樓來，恰好轉身過來，那披風上的金鳳凰，在燈光照耀下，更閃閃生輝。

他早該想到的，除了金鳳姑娘，還有誰輕功絕頂，竟會在他面前失了踪跡。難怪一燈大師提起她來，總掩藏不了那得意之色，讚不絕口了。

那樓中的陳設極其簡樸，倒像是佛堂，只不過少了木魚古佛，只見榻上盤膝坐着個髮已半白的婦人，也許這就是他一見就想到佛堂之故。

而且，那女子眞像老尼入定一般

，雙目垂簾。

心想，這女子年輕時，怕不也是一個顛倒衆生的美人兒，啊！

啊！怎生有些面熟？

金鳳姑娘輕輕地，轉過身來，蓮步輕移，像是不願驚動她。

他明白了，原來這女子有些像金鳳姑娘，而金鳳姑娘的倩影，却時刻在腦海中，故爾覺得面熟了。

不，應該說是金鳳姑娘像這婦人。

他木訥、自卑，可一點也不蠢，而且還說得上極其靈慧，便也猜料了幾分，也不由驚訝。

莫非她是武雲孃？金鳳姑娘的娘親尚在人世？

他從未行走江湖，對江湖中事，自是孤陋寡聞，一燈大師不時提起金鳳姑娘，誇讚金鳳姑娘，却從未聽大師提及過武雲孃，倒像壓根兒就沒武雲孃存在一般，金鳳凰的名兒不是响噹噹，威震過江湖。

既然胡奇無聞不知，自也不以爲奇，這時倒不由他不心中一動，覺出奇來。

那女子果然是武雲孃，只見她緩緩地睜開眼來，竟毫不驚訝金鳳姑娘夜半前來。

緩緩地轉過頭來，淡淡地瞟了金鳳姑娘一眼。

「娘！」金鳳姑娘嚅囁道：「我見到娘仍亮着燈。」

武雲孃的眼睛又閉上了，胡奇不禁皺了他那一高一低的眉頭。這麼可愛，這麼武功人品出衆的女兒，來到她身邊，她竟然面上不現喜容，倒像是一個不相干的人來到身邊。哼！

竟然令胡奇心下有些兒着惱，在他心目中，金鳳姑娘簡直是天地之間最完美的化身，也唯有她，才配稱金鳳凰、菩薩、仙女，而且有血有肉。普天之下的人都該敬愛、尊崇、供奉她。

「你是有話要說？」

武雲孃雙目垂瞼，眼兒睜開了些，但並未瞧她的女兒，話聲緩緩地，也淡淡地。

金鳳姑娘並未立即回答，也盤膝坐了下來，原來，地上有個大蒲團，爲何胡奇一見這樓房，便有佛堂的感覺，這也是原因之一。

「娘……」她也沒有看着她娘，目光倒在樓房溜轉起來，先前她的話聲嚅囁，女兒要來看娘，倒要說出理由，難道這母女二人雖在一堵圍牆裡，却不是時常見面？

她，金鳳姑娘可是在找話題？

「大師……」武雲孃倒先說了，仍是淡淡的，說道：「那一燈大師可是遣了個人來？」

「啊！」金鳳姑娘其實並不驚訝，說：「原來娘已知道了。」

像是哼了一聲，却聽不到聲音，說道：「是那個鬼孩子。」

「他長大了，不再是孩兒，」金鳳姑娘爭辯道：「而且，他不過是長了個瘤，令他的面形歪曲了，可不是鬼怪。」

胡奇大是感激，可知金鳳姑娘對他並非憐憫，而是，高貴姑娘，心地高貴的同情，那親切，可知不是勉強裝出來。

「娘，」她像找到了話題，繼續說道：「娘若瞧他的另一邊面形，就會知道，其實，若不是被那惡瘤令他的面形歪曲了，不僅像常人，而且……」

而且甚麼？她怎不說下去？怎會……她臉上出現了笑容，不是他見到過的親切的微笑，而是小女兒的嬌笑。說道：「而且……娘，我說，一定還會挺英俊的，而且，娘，他可眞健壯。」

胡奇綳在簷下的，差那麼一點兒，幾乎掉了下來，慌忙鎭定心神，那醉醉的甜滋味，可是他有生以來從未感受過的，渾身都有酥軟、飄飄然的感覺。

可是在燈下之故，陡然間，金鳳姑娘更美了，美得令他心跳。白天看來，她美若天仙，但只令他不敢逼視，高不可攀，遠不可及；而現在，陡然間，更美了，却覺得更近了，近得像可以觸摸，當然，他有天大的膽子也是不敢的啊！

像是……像是仙女又成了凡人。

武雲孃說了話嗎？

一定說了，但他眼前，除了金鳳姑娘，甚麼都不存在了，那笑靨也像鮮花開在她臉上，令他如醉如癡，若不是金鳳姑娘又開了口，令他即時警覺，只怕眞會從簷下跌落下來。

「娘，」金鳳姑娘道：「我眞不明白，記得娘說過，一燈大師豈僅武功莫測高深，醫術亦通神，難道亦不能替他割治，否則，大哥哥就不會受盡人家的歧視了，我眞……」

眞同情他，胡奇知道，因此，大哥，也就成了大哥哥，就對他越加親切了。

她眞好，不，她仍是仙女，否則怎會有菩薩心腸。

「誰說不能？」忽然間，武雲孃又存在了，胡奇大氣也不敢出。

武雲孃向窗外瞟了一眼，胡奇大吃一驚，難道她已知道他在窗外？

武雲孃叱咤江湖，未逢敵手，何等了得，何況他兩番差點跌落下來，難免發出了些聲响，被她發現了，自也不奇。若不是武雲孃的目光並非瞟向他存身之處，他幾乎現身出去了。

當眞，胡奇技高人膽大，他存身的簷下，窗口大開，而且是金鳳姑娘飛掠進樓之處，並未關閉，外面有人，自然容易被樓中人發覺，若非是他，誰敢藏身在外，那樓四面皆有窗，武雲孃雙目乃是瞟向右面的一扇窗戶。

而且，武雲孃那一眼，毫不着痕

跡，便他，若不是憑直覺，也是發覺不出來的。

原來他這惡瘤是能割治的，切身有關，他怎能不聽下去，而且緊張得感到窒息。

武雲孃繼續說了，道：「不過，還不是時候，到時，一燈大師必會替他割治的，看來，你倒是獨具慧眼，挺關心他的。」

「到時，」金鳳姑娘睜大了眼兒，竟也心急起來，道：「娘，要等到甚麼時候呀？」

「等到該割治的時候。」

金鳳姑娘的嘴兒噘了起來，在娘面前，那小兒女的嬌態，便自然流露了出來。當然，在娘面前，她可是女兒，不是大鏢頭。

「娘，你這話不是等於沒說。」

「那與他身世有關。」

武雲孃把眼睛抬高了些，燈光下，她的面色白晰得近於蒼白，輕輕地，幾乎令人不能覺察的嘆了口氣。眞難信她就是曾叱咤江湖，當年黑道上聞名喪膽的女俠金鳳凰，說道：「那是十多年前了，那時，他還是幾歲的孩兒，一見也被他嚇了一跳。」

「所以，你叫他鬼孩兒。」

「不僅奇醜，而是悄沒聲突然出現在我面前，竟不知他從何而來。」

「啊！」金鳳姑娘眼兒睜大了，道：「還只是幾歲的孩兒，那麼……」

她忽然，但却不着痕迹掃了一眼，好像已知道胡奇就在附近，也許就在樓中。

武雲孃道：「你半夜跑來，不是談他吧？」

「娘，那麼，十多年了，他長大了，只怕已盡得了一燈大師所學，更了不得了，大師突然遣他前來，必有緣故，但我想來猜去，總不明白，我想，娘你也許知道，所以……」

大師爲何不替他割治？要等到甚麼時候？金鳳姑娘想知道，那不過是好奇；胡奇自然更想知道，而且，一燈大師從未對他提及過，如何不比金鳳更想知道，却不料人家突然改變了話題。

胡奇好生失望，大師爲何遣他前來？代大師了甚麼心願？不也是他想知道的麼？

「我已……已……唉……」

忑怪！武雲孃怎會嘆了口氣，而且，嘆聲竟然幽幽的？而且，竟然避開她女兒的目光？說道：「我已十多年了，十多年再沒見過大師了，我又怎會曉得。」

胡奇倒怔住了，一燈大師時來盤桓些時，指點金鳳姑娘的武功，難道竟不與這武雲孃相見？這怎麼可能？

更奇的是，那金鳳姑娘的目光也明顯的避開她娘，胡奇已練到黑夜也能視物的本領，是以，金鳳姑娘的臉兒雖然只是稍稍紅了些，也沒逃過胡奇銳利的目光。

這胡奇奇醜過人，目光銳利過人，那心思之敏銳靈慧，也同樣過人，心想：「一定是了，一燈大師前來，除了金鳳姑娘，一定無人知曉，也許大師不許金鳳姑娘告訴她娘，暗裡來，暗裡去。」

「娘，」那避開的目光又回轉來了，迅速地溜了她娘一眼，遲遲疑疑，再又叫了一聲，說：「娘，我是說，娘當年行走江湖，說不定……」

武雲孃，現在又是金鳳凰了，眉兒忽然揚了揚，哼了一聲，說道：「殺過不少人，但莫不是萬惡不赦、死有餘辜的江湖敗類。」

「娘，你想想看，」金鳳姑娘再不忌諱了，道：「必也有了仇家，也許大師……一燈大師雲遊四海，也許聽到甚麼風聲。」

「哼！」胡奇一怔，因爲武雲孃目中陡現稜芒，道：「要來的，已經來了，何用去聽甚麼風聲。」

霍地一揚手，跟着挫腕劈出，嘩啦啦一聲爆响，不但窗破，那被她劈得碎斷的木條，都成了箭鏃，疾射而出，成了漫天的箭雨。

金鳳凰豈僅名不虛傳，而且寶刀未老，顯然雖已退隱了，功夫却沒擱下，遙空一劈，掌力端的驚人。

當先飛身而出的，竟是金鳳姑娘，敢情她也早已發現窗外有人，武雲孃便也不能連續發招，不然就會傷着女兒。

這也許就是金鳳姑娘當先飛出之故，正是阻止她娘繼續發招，叫道：「娘，先弄清楚，還不知是敵是友。」

是她宅心仁厚，不願傷人？也許，以爲窗外是胡奇？

雖有先後，那金鳳姑娘落地，武雲孃也幾乎同時落到窗外。

不料兩人都咦了一聲，只見花圃中的花枝在夜風中搖曳，何曾有人！

兩人那一聲咦，既是驚奇，更加錯愕，以爲窗外那人若不是已傷在武雲孃那梅花飛針之下，也萬難逃過那漫天花雨的箭鏃，窗格碎斷，成了箭雨，廣及兩丈，任來人武功有多高強，也是不能倖免的，不死亦必已重傷。

但只有花枝在夜風中搖曳，豈僅無人受傷，而且，即使倖保性命逃走了，也應有聲的，但並無聲息？

不，窗外有人即使不能分出敵友，也絕不會錯的。

武雲孃豈僅寶刀未老，內家功力倒隨年歲增長了，金鳳姑娘的耳目又何等聰靈。

一時間，都驚疑錯愕！

爲探秘密　變作希夷

來了，果然所料不差，來了。

胡奇只把燈光撥暗了些，並未熄滅，只不過那該死的惡瘤埋在枕下，把令人看來還不會嚇怕厭惡的另一邊

臉，露在外面，這一來，人在窗外，一眼就可看到他在酣睡。

二十年的深山靜寂歲月，令他能聽到人家聽不到的聲響，即使無聲呼吸，相隔兩丈，他也能聽得出來，那有甚麼千里耳，但地下深處昆蟲的蠕動爬行，他也能聽出，何況有人走近他的窗下？

來了，來到窗下了，甚至，他能從來人脚下發出來的無聲的聲响，分辨出敵友來，他認得的人，屈指可數，更與人無爭，何來敵人，應該說他能從那聲响中，分辨出好意惡意來。

既然無聲，又何來聲响？

人類自誇萬物之靈，動物中的高等，若其他動物有鼻而能嗤，必然嗤之以鼻，其實人的五觀，最是遲鈍不過，只要稍稍留心觀察，就會發現，很多動物，都能聽到人聽不到的聲音，看到人不能見的東西，譬如猫狗，視覺聽覺，就遠勝於人了。

無聲，不過是愚蠢遲鈍的人類，不能聞其聲而已，並非無聲响，但說動物有預知之能，便又誇張了，不是從人類不能聽聞的聲响中，本能地預知災難的來臨，不過是感觀敏銳於人而已。

二十年深山靜寂的歲月，與走獸飛禽爲伍，胡奇無慾志不昏，寧靜可致遠，如何不能於無聲處聽驚雷，更何況內功已造極登峯。

他甚至知道來的是誰了，甚至知其必來，若不是知其必來，他也不會搶先躺到床上來等候了，果然，他等到了，來了。

來的是金鳳姑娘，窗外、精舍閣樓的窗外人會是他嗎？

只有一個可能，能逃過她娘的梅花飛針，能不爲花雨箭鏃所傷的，只有胡奇才能夠，一燈大師其實不僅指點，壓根兒就是傳授她功夫，是以，她又怎會不知道，只有胡奇，才能在梅花飛針，從花雨箭鏃下全身而退。

但一見燈光，先已一怔，再見到胡奇酣睡在床，更愕然了。

她幾乎是立即趕了來，只在到了兩丈外才放慢了脚步，不可能，若然那精舍的窗外人是胡奇，能全身而退，又怎會料到她趕來查看？即使能快得過她，即使在她之先，也不會猜到她會前來查看，也不能快到已躺在床上？

却那知就有可能，她只猜對了一半，胡奇心靈敏銳，簡直料事如神，料中她必來查看。

即使她是個江湖女兒，拳頭上立得人，胳膊上跑得馬，即使胡奇醜怪如鬼怪，說甚麼也是個姑娘，怎能對一個躺在床上的漢子看多兩眼。

無聲地，悄悄溜到窗下，但那退去的步子，却不是那麼輕盈了，而且沉重，因爲她不但迷惑，而且驚訝。

不是胡奇，那麼另有人，必也是敵了，善者不來，來者不善，一燈不是無故派遣胡奇前來，來必有因，之所以輾轉不安，起身跑去問她娘，原因是：若是一燈大師聽到風聲，有人來向金鳳鏢局尋仇，若是等閒之輩，她和她娘可不是等閒之輩，豈會派遣胡奇前來相助，那麼，可知仇家的厲害，若今晚精舍窗外便是那來尋仇的仇家，那還了得，武功必在她們之上了，那可眞是善者不來了。

而且，今晚才知道，她娘不是退出武林，不是歸隱，武功並未擱下，也許，早知有厲害的仇家前來尋仇，要不然，娘手中怎會扣着梅花針，顯然無時無刻，不都扣在手中，是以揚手便能打出。

還有，那窗戶顯然是特別設計的，要不然，怎會、怎能在她的掌力下，變成一蓬箭雨，長短皆相同。

不由金鳳姑娘不心驚，那脚步如何不沉重起來？

* * *

一雙圓睜的怒眼，喝道：「你是誰？陰謀暗算，還算甚麼好漢，有膽的，你若有種，放開我，咱們較量較量。」

地上那人並未被綑綁，顯然被人閉了穴道，不僅能轉動頭部，能睜眼，而且能出聲，能開口說話。

林邊，石上坐着個幪面人，不過是在幪面的黑布上，挖開兩個眼洞來，是以，也只露出眼睛。

「你的救命恩人，」幪面人朗朗一笑，不過壓着嗓門兒：「若不是我及時相救，你不命喪那梅花針下，身上也穿了二三十個窟窿，你敢說我不是你的救命恩人。」

這幪面人不僅挺年輕，而且，辨聲音，可知也俊朗豪爽，既然已救了這人的性命，爲甚麼又幪起面來，不讓人家見到他的眞面目？

那地上動彈不得，顯然穴道被閉的人，哼了一聲道：「那你爲甚麼又閉我的穴道？」

那人似怒不可遏，不僅急怒，而且恨得切齒咬牙。

幪面人的朗朗笑聲變成了哈哈，不過仍然壓着嗓門兒，道：「你眞不知好歹，我若手指頭兒重些，那麼，只要扭一下子，你豈不能出聲，而且有如萬箭鑽心，看來，你之敢來金鳳鏢局尋仇，便非平常之輩，你不會不懂得。」

那人打了個寒戰，如何不懂，幪面人眞要重手兒那麼一扭，就堵了他的任督二脈，那可眞是生不如死，怒目登時變成了凝眸，說道：「我是問你，那你爲甚麼點我穴道？」

「是閉，不是點。」幪面人不打哈哈了，說道：「我再問你，你爲甚麼而來？」

那人不出聲，但牙兒咬得格格响，目中又像要噴出怒焰來。

幪面人點了點頭，道：「報仇雪恨，既然僥倖保得性命，你肯不肯就此

甘休？知難而退……不能，好。」

那人不答，是他牙關咬得緊了，答不出來，目中的怒焰也更熾了。

「你必然仍要找她們拚命，是不是？我能救你一次，能救得你兩次麼？我若放開你，你就會去送死，那麼，我非但不是你的救命恩人，反而是放你去送死了，雖不是我殺你，你也是死在我的手下，那怎麼行，救你，我可不要你感恩，但也不能眼看你去送命。」

那人怒哼一聲，說道：「我若怕死，也就不來了，那老虔婆端的歹毒，竟設下了埋伏機關，原來窗戶亦是暗器，若是明刀明槍，再不能手刃仇人，大不了同歸於盡。」

那幪面人也不禁心下一寒，不料這人的仇怨如此之深，必是與那武雲孃深仇不共戴天，也哼了一聲，向那人一伸手。

那人只道幪面人要加害於他，把眼睛一閉，但毫無懼色，好一個視死如歸的漢子。

「放心，我若要殺你，也就不救你了。」幪面人道：「我不過要你看一樣東西，你且睜眼看來。」

那人睜開眼來，只一瞧，登時臉色慘變。

因那幪面人又道：「你可覺得曲池穴上有點痳木麼？就是你並未完全躲過這梅花毒針，其中一根已循着你的血脈，只着那麼一點兒，就透入你的曲池穴了。」

不好！胡奇肩頭只一斜，快如電閃，一掌即出！

若是拍出，掌風豈能無聲，必被樓中人發覺，這一印掌不但把那窗外人逼出半丈，到了窗的另一邊，而且撞飛了武雲孃打出的無形無聲的梅花針，只可惜仍然慢了一步，那人身子被逼得橫飄，左臂必然也後揚，仍被一針打在臂上，因那梅花針太細小，那人正驚恐駭然之際，是以竟然無覺。

胡奇却後發倒搶在前頭，簡直未曾落下，已把那人的身子一托一送，便已飛出墻外去了。

若然武雲孃和金鳳姑娘，不是以爲窗外人不死必傷，必已落下，其實是能够發現的。只因太自信了，全神貫注在前、在下方，以致忽略在同一瞬間，映至天幕上的人影，越牆而逝。

那胡奇聽得金鳳姑娘一聲驚咦，更不怠慢，簡直尚未落地，已閉了那人的穴道，防止那梅花針在那人體內循血脈運行攻心，眼珠子一轉，嘿！把那人往墻脚下草深處一送，一掠數丈，急飛回到內室寢處，把如豆大的昏燈撥亮了些，只一滚翻，已鑽入被窩。

慚愧，先前在那精舍樓上，人家金鳳姑娘以爲那面窗外是他，怕他受到傷害，是以飛身遮攔，而他却……

不，這不是君子可欺以其方，若讓金鳳姑娘知道，竟有人膽敢向金鳳鏢局尋仇，他尚未爲金鳳姑娘而死，倒先該死了。

不行，那金鳳姑娘才轉身，他已溜下床來。二十年太行深山苦練的功夫，今日才派了用場，墻脚下拖出那漢子來，一口氣扛到紫金山下，這才在那漢子背上印了一掌。

那漢子漸漸回復了知覺，胡奇却已在漢子身上，撕下一塊衣襟，幪在頭上。

他豈不知幪了面，便不會驚人駭俗，但大白天，豈能幪了面在街上行走，何況奉命差遣而來，又豈敢不以眞面目示人。

現在，面一幪，也遮掩了他的自卑，誰說他木訥，敢面對人了，其聲也朗朗，只聞其聲，誰會疑心他不是個豪邁的少年。

待得那人一見梅花針上，一縷藍光瑩瑩，可知劇毒無比，若不是人家封閉了他的穴道，只怕早沒命了，儘管寒夜風涼，額上登時冒出汗珠，不由他不魂散魄飛！

胡奇心裡哼了一聲，敢情亦是個怕死之徒，妙極，心下可也就有了主意。

* * *

「多謝兄台救命之恩。」

「好漢子！」胡奇迅速掃了一眼，道：「有仇不報非君子，我敬你是條好漢子，既然遇上了，豈能袖手，何用言謝，而且……」

「大丈夫恩怨分明，兄台活命之恩，必不敢忘。」

「且慢！」胡奇道：「你那體內的毒針尚未取出，雖是救了你，你可還不能說活了命。」

那漢子登時容顏慘變。

胡奇踱起步來，瞟着那漢子一眼，皺起了眉頭。

差點兒失笑出聲，他用布幪了頭，人家怎會見到他皺眉頭，有了，那麼，嘆口氣，他可是能聽得到的。

「有了……」

容顏慘變的漢子大氣也不敢出，目光跟着胡奇轉。人家救了他，他中了毒針，竟然自己也不覺得，人家不但看到，而且止住了毒針在體內隨血脈運行！也許……能取出毒針來，活他的命。

胡奇倒有些不忍起來，已把這漢子嚇得魄散魂飛，容顏慘變，而且，他已把前後左右看得清楚，不用再踱步了。

一聲有了，那漢子登時眼睛一亮，只道胡奇想到了取出毒針的法兒，眼巴巴地望着他，等待他往下說。

對胡奇，却大失所望，以爲來到漢子落脚之處，就能找出漢子的同夥，那知不過是玄武湖邊一個破寮，只是隱蔽而已，分明不再有人，只是個臨時落脚之處。

是胡奇在紫金山下，對那漢子道：「快，當務之急，你要想活命是不是？那得趕快把你送回你的落脚之處。你報仇不成，却已驚動人家，人家怎肯甘休，必已四出搜查你的下落，因爲知道你已中了毒針，必走不遠。」

那漢子對他已千信萬信，於是，在漢子的指點下，把他扛了回來，嘿！敢情不過是個破寮，胡奇只得變一個法兒：「有了！」

「兄台武功蓋世，必已有了法兒。」

胡奇不往下說，那漢子可急了。

「要想活命，取出毒針，法兒倒是有的，但不是我，我只能閉着你的穴脈，暫時不讓那毒針攻心而已，這法兒，可得靠你自己。」

「我……自己？」

胡奇點了點頭，道：「你既能潛入金鳳鏢局，可見身手非凡。但不怕得罪你，憑你這點身手，豈能前去尋仇，豈能向那武雲孃報仇雪恨。」

那漢子閉住的是身上手脚的穴道，不但能言語，頭部也可轉動。他點了點頭，面露羞愧之色，而且餘悸猶存，道，不瞞兄台，在下也自知不是那老虔婆的敵手，故爾……」

胡奇搖手道：「且慢，若非老江湖，江湖老，你豈與那武雲孃有大仇不共戴天，必然也該知道，要想取出你體內的毒針，除非得內家功夫深厚的人相助，之所以把你送回你的落脚之處來，以爲你若不是受人差遣，必也有同夥，敢與武雲孃爲敵，內功必也深厚，如此而已，我可與你們無瓜葛，無恩怨，也不願有是非牽連。若不便說，還是不說也罷。」

那漢子浩嘆一聲，道：「在下這條命，也是兄台所救，若不是兄台見義勇爲，即時出手，早沒命了，豈敢有所隱瞞，何況兄台……」

「我不過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

那漢子感激之情，形於顏面，道：「兄台雖然幪了面，但我也聽得出來，端的英雄出少年，不以眞面目示人，亦可知不願涉及江湖恩怨，何況不過爲救在下。」

胡奇點頭道：「你明白就好，你與那武雲孃有何不共戴天之仇，我不想知道，也不願知道，只不過救人救到底，想找出個能救你的人來。」

那漢子浩嘆了一聲，破寮中雖只有月光透入，並無燈火，但胡奇却能見那漢子臉如死灰，胡奇一怔，若不是絕望，知道自己必死，豈會如此？

難道，雖有差遣他的人，武功也平常，不能救他？

那漢子突然把閉上的眼睛睜了開來，雖然面色仍如死灰，目光却不散渙，顯示着決心堅毅，道：「兄台俠義，在下只有來生再報大恩了。」

胡奇可不是假裝，不僅楞住了，且大是驚愕，道：「你……何出此言？雖然你不是那武雲孃母女的敵手，但在江湖中，也稱得上頂兒尖兒，那麼，能差遣你的人，必更了得了，豈不能救你？」

那漢子慘然道：「他若救我，當眞易如反掌。」

「那麼，果如我所料了。」胡奇道：「他在何處，事不宜遲，我這就送你前去。」

那漢子慘然一笑，道：「我可寧願兄台解開我的穴脈，讓那毒針攻心而死。」

「那是……爲甚麼？」

胡奇眞是大吃一驚！

「因爲不必受那分筋錯骨之苦，既然我已是不能活命的了，還有何顧忌的。」

這正是胡奇要想知道的。

那漢子道：「不敢相瞞，在下是紫烟蘿座下左副使，唔！兄台不知紫烟蘿？那也難怪，即使常在江湖中行走的，知者亦不多。」

胡奇眞不知道，初下太行，從未與江湖中人往來，自是孤陋寡聞。

「紫烟蘿！」胡奇一怔：「是奇門兵器？是人？還是……甚麼幫會。」

「都是，也都不是。」

啊唷！忘了以布幪面，差點把布也抓了下來，好在那月下的破寮中，極是黑暗，他能見人，人家只不過能見到他的身影。

「若是名兒，也不知他是男，還是女，因爲絕沒人見過他的眞面目，甚至不能從聲音辨認出來，因爲那聲音沙啞又低沉，似男，又像是女。」

「甚至，即使你是他座下的左副使？」

「甚至左使右使，早已跟隨他有年了，也沒見過他的眞面目，他一揚手，便把人罩在一片紫烟中，待得不能動彈，也知被絲絲如縷的紫色細絲細綁住了，不掙扎還好，若是掙扎，那幾乎看不見的紫色細絲，簡直會深入你的肌膚，劇痛如割。」

「這是……是甚麼兵器？可眞是奇門！」

「紫烟蘿。」那漢子道：「他說，你們也稱我紫烟蘿就是了，故爾，是人，也是那奇門兵器，後來，跟隨他的人多了，而且，都死心塌地跟隨他，自然而然，便也有了組織。」

「爲甚麼都死心塌地跟隨他？」

胡奇聽到他咬牙切齒的聲響，也不寒而慄。

「因爲……」那漢子道：「全都與武雲孃有大恨深仇，簡直不共戴天，而他製成練成那紫烟蘿，就是爲了要向武雲孃報仇雪恨。」

胡奇更是駭然大驚！萬萬料不到竟有這麼多人要向武雲孃尋仇，而且恁他厲害，自不是關心武雲孃，而是……覆巢之下，豈有完卵，金鳳鏢局在强敵環伺之下，豈不危如纍卵，

金鳳姑娘，啊呀！育他者一燈大師，知他者金鳳，那仙女、菩薩，恩情同樣重如山岳的金鳳姑娘，豈不是大禍臨頭。

「說下去！」胡奇想把聲調平靜些，已是再不能了，道：「却爲何不發難，不雪恨報仇？」

「因爲……」那漢子道：「那武雲孃自知樹敵太多，那老虔婆自知罪孽深重，對外傳言，開設鏢局，是爲了尋訪她失踪多年，一去無消息的丈夫，原來在暗中培養勢力。而紫烟蘿把天下凡和武雲孃仇深似海的黑白兩道上的人物網羅在一起，竟也有了風聞，時刻在小心戒備，說是打聽失踪的丈夫，其實是暗中監視仇家的一舉一動！竟也知道了紫烟蘿。

「表面上，厭倦了江湖把金鳳鏢局交由她女兒打理，原來暗中也佈下了地網天羅……」

胡奇心中一動，道：「就像……就像那精舍，表面上像佛堂，其實……」

「不亞刀山劍林。」那漢子又把牙兒咬得格格响，道：「今晚你也看見了，她一揚掌，窗戶也頓成了箭雨，好歹毒的心腸……」

胡奇哼了一聲，心中既擔心金鳳姑娘的安危，不由也就有了偏袒，道：「既知有這麼多厲害的仇家向她尋仇，她怎能無備。」

「不！」漢子道：「我是說那紫烟蘿。」

胡奇倒怔住了，只見那漢子恨恨地說道：「當眞歹毒無比，不斷派出人來暗中偵查，試探，忑怪，豈知莫不是一去不返，原來，是派出來送死。本來，敵愾同仇，大夥兒死心塌地跟隨她，全都抱着必死的決心。倒會怕死麼，但紫烟蘿却派咱們前來送死！」

「就像今晚一樣。」

「就像今晚一樣，」漢子道：「咱們送了性命，他就知道那精舍何處有埋伏，何處有機關……」

「啊！」

胡奇跳了起來，破寮中，只透入朦朧的月色，那漢子大驚！不是因爲面前的人跳了起來，頓失踪跡，而是，他自己也醒悟過來，登時瞪大了一雙恐怖的眼睛！

那麼，紫烟蘿必也跟隨在他身後！

那麼，他的命，就懸於頃刻，不會容他活着回轉紫烟蘿！

何況！他對外人洩漏了紫烟蘿的秘密！

必然，就像以往紫烟蘿現身一樣，眨一下眼睛，紫烟蘿就會出現在面前。

他不敢眨一下眼兒，恐懼的眼睛瞪大了。

像由散而聚一樣，陡然，昏暗中，可不是人影凝聚起來！

但不是紫烟蘿，而是胡奇，只露出一雙眼睛，幪面的胡奇，那個救他來這裡的人。

那漢子閉了眼，靈魂這才又歸了竅。

當眞是……不，應該說三分武功，還得靠七分歷練，他怎會沒有想到？因爲，他缺少了歷練。

雖然只是一會功夫，胡奇却已繞行了一匝，把半里地內搜巡了一遍，確實無人。

朦朧月色下，玄武湖烟波浩渺，那破寮所在之處，三面環水，若是蘆花翻白燕子飛的季節，必也隱埋在蘆葦中。其實本就是用蘆葦所結，簡陋之極，顯是漁家結來暫避風雨的，不是到了近處，也發現不出來。

當眞，今晚既然連武雲孃和金鳳姑娘也未能發現他，即使那紫烟蘿跟踪在這漢子之後，必也被隨後而出的武雲孃和金鳳姑娘，分散了他的注意力，同樣未發現他把人救過墻頭。

「你是多疑了。」胡奇道：「至少，並未跟踪前來。我可不明白了，既然你們敵愾同仇，你怎麼恁地怕那紫烟蘿？」

「我可明白了。」那漢子道：「不過仍有些兒難信，在下在江湖中闖蕩了多年，不敢說功夫到家，但也少有敵手……」

胡奇點頭道：「若不然，也不能潛入金鳳鏢局，尤其……現在我也才知道，看似普通的精舍！竟然到處是埋伏機關。」

「更可見兄台武功蓋世，非但未被那老虔婆母女發覺，還能救出在下來，端的英雄出少年，我可明白了兄台的武功，不但在這老虔婆母女之上，必也在那紫烟蘿之上，必是把他擺脫了，眞……令人難信，兄台分明年紀不大，而武功竟已造極登峯。」

那漢子已感胡奇救命之恩，而今更是肅然生敬，他並不知胡奇暗中視物，亦如白晝，察其言再觀其色，知他一片眞誠。

正是，察其言，觀其色，這漢子眞不像是江湖敗類，不過與武雲孃仇深似海而已。

那漢子忽然眼睛亮了，那是生命之光，也混含了希望與懇求。

胡奇心下一笑，道：「好吧，讓我試試看，也許，能把你體內的毒針取出來。」

漢子已洩露了紫烟蘿的秘密，不怕他不詳告一切。

何用試，不到半盞茶的功夫，胡奇已運用內功眞力，同時一手推拿，把那梅花毒針取了出來。

也不禁駭然，道：「僥倖，但却也好險，眞想不到，竟有這樣歹毒的毒針。」

取出的毒針細如牛毛，仍然藍光瑩瑩，不怪那漢子中了針，竟然未能發覺了。顯然必攻入心房，熱度相當了那針上的劇毒，才會發出。

那時，任你有絕頂造極的功力，

休道不能取，即使有妙藥仙丹也不能活命了。

連胡奇也不禁駭然，眞不明白，武雲孃亦是俠義道中人，怎會練恁地歹毒的暗器？

爲何，她竟會是仙女一樣的，金鳳姑娘的娘親！爲何？

即使他不幪面，人家也不會見到他那一高一低的眉頭，緊緊地皺了起來。

把連同先前接下的一枚，插入泥中，那漢子一言不發，眼看着胡奇虛虛的按了一掌，把針深入地底，這才肅言道：「大恩不敢言謝，兄台俠義仁德，武功曠世無疇，若連大名尊姓亦不知曉，豈不更增愧咎，不知可否賜告？」

「好！」胡奇道：「我交你這個朋友，你叫我……希夷吧。」

可沒聽說過有姓希的，這名兒可也特別得緊，敢情那漢子端的不是等閒之輩，道：「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不可見，不可聞，與天道合而爲一，兄台果然當之無愧，如此，在下不敢請以眞面目相見？」

胡奇雖沒大吃一驚，却也睜大了眼睛，當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這人若不是仇怨太深，豈會投靠那個甚麼紫烟蘿，屈居人下。

其實，胡奇不過因爲幪了面，人家視而不見，看不見他的奇醜面目，便也不再有自卑之心，非但不再木訥了，且聲音朗朗，談吐侃侃，雖不是偶然想到的，但現在可下決心，從此，教人家視之不見，聽之不聞。

是以，順口說名希夷，不料這漢子竟然稱得上淵博，明白何謂希，何謂夷，這麼說，就不怪他亦知何謂天道了。

「且慢！」

本來在黑暗中的漢子，忽然面上的肅容，竟清晰可見，才發現西斜的月光，已移到了他的臉上。

啊呀！不好，晚了！

那漢子不知他怎會突然驚呼一聲，只道有警，倒嚇了一聲。

胡奇擺了擺手，道：「你休得誤會，不過晚了，我得趕快走。這裡也不能久留，我雖對那紫烟蘿所知太少，但知你必有見識，走，你先行一步，我暗中送你一程。」

「去……何處？」

「那紫烟蘿萬萬猜不到的去處。」

那漢子已明白胡奇的心意，道：「我這落腳之處，必瞞不過紫烟蘿，果然不能久留。這金陵城六市三街，在下倒也熟悉，若說隱蔽，沒有再比莫愁湖更好的處所了，只是……」

胡奇心下着急，道：「好，便我也還要請教。明日三更時候，咱們不見不散，我先替你開路。」

只一晃肩，已去無踪影，那漢子來不及驚嘆了，心下更是感激，開路，自是怕那紫烟蘿潛伏在外。

這漢子果然也了得，玄武湖岸邊多枯葦，又接近石頭城根，進入城內，穿城而過，更不怕被人跟踪了。

到了莫愁湖，只見湖邊衰柳沐殘月，已是未明欲曙天了。

胡奇竟踪跡不見。

當然，雖是明知不是眞名，但也只知希夷，而不知胡奇。

當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與天道合而爲一嗎？在他感恩的心中，當然也是的。

* * *

「大哥哥，你起身啦？」

爲何，天色會明？若是永遠黑暗，黑夜永遠籠罩大地，那該多好。

床上那來地縫兒，可也不能永遠用被褥蒙頭，啊呀！

胡奇慌忙跳下床來，因爲金鳳推門而入，從跟隨她身後的侍女手中，接過面盆來，要親自替他端到床前來。

爲甚麼，她要待他這麼好啊？若是她嫌惡他，疏遠他，他會更自在些，甚至會感激她。但她，却是這樣親切，甚至親自替他捧進面盆來。

他慌忙接過，說啊，不敢當，豈敢勞動姑娘，不不，怎敢勞動大鏢頭。

但聲也朗朗，談也侃侃的胡奇，偏是一到她面前，就成了愚笨木訥的小子，任他的醜臉急紅得像猪肝一樣，就是說不出話來，而且，身若風飄，敏捷逾猿猴的身手，怎會笨拙起來，啊唷！該死！

他要接過人家姑娘手中的面盆，竟差點把一盆水撞翻在人家姑娘身上。

金鳳姑娘一怔，絕想不到他會連面盆也接不住，竟會把面盆裡的水，撞得淚出來，自然也就躲閃不開。即使她是金鳳大鏢頭，刀山劍林中也闖得，任何無聲無形的暗器，也休想傷得了她。却被面盆裡的水，潑濕了，啊唷，濕了好大一片！

該死！胡奇慌亂，羞愧得臉眞紅得發紫了，眞是手脚無措。

金鳳姑娘抿着嘴兒一笑，好像壓根兒沒水潑在她身上，衣上的水也沒往下滴，沒有濕透。

「大哥哥，你先洗面，這就替你送點心來了。」

「我……該死……」

終於迸出話來了。

「師妹呀！」金鳳姑娘嘴兒噘了起來，好像不明白，沒聽到他在說甚麼，噘着嘴兒說：「大哥哥，你不叫我師妹，可是嫌我，不配作你的師妹？」

「師妹。」

胡奇臉也急得更紅了，才迸出兩個字來，天啦，她竟嫣然一笑，那喜悅毫無虛假，絕非敷衍，而是眞從她內心深處發出來的，因爲她是那樣高貴又文雅，便笑也嫣然了。

他多感激啊，面對着面，絕不是避開她的目光，而是不在他奇醜的臉上停留，而她，要爲他做的事太多了。

「我替大哥哥連夜縫製的衫兒，該已縫好了，快去取來。慢着！」

才轉身的侍女，又轉過身來，金鳳姑娘竟格的一聲笑，却轉過去對胡奇，說道：「我得到大師的知會，可就數着指頭兒盼呀盼，我就想啦，大哥哥從小在深山曠野奔馳，一定高大又健壯，故爾替大哥哥縫製的衣衫，又長又大，那知……」

格的一聲輕笑，她可是江湖道，武林中，無人不敬重的大鏢頭呀！怎麼笑聲竟會如此嬌憨？

「那知，大哥哥却是……不高不矮的……中等身段兒，故爾連夜趕快重新縫製。」

那倒是眞的，就像昨夜那漢子一樣，他幪了面，在人家眼中，他可不就成了翩翩少年，但若金鳳姑娘讚他身段，他會認爲是諷刺，是羞辱。

她要替他作的事太多了，這這……這怎麼可以，竟替他摺疊被褥，道：「大哥哥，洗了臉試試這雙鞋兒，希望不是大了些，大哥哥過慣了山中歲月，所以，我也做得素淨些。」

他不安，好生不安，但又多喜歡她有事可做，因爲，他就可以不用面對她了，她也看不見他的奇醜。

但他的眼角兒却跟隨着她。

她，多美啊，眞懷疑，天仙及不及上她美？

同仇敵愾　爲母解怨

夜風吹皺了一湖秋水，月亮從雲隙中探出來，莫愁湖面，便閃出鱗片似的瑩光，柳絲在貼水飛拖，搖曳的幽篁在嗚咽，誰在悲泣？

留得殘荷聽雨聲，當眞風雅，可惜無雨，夜風却遒勁，原來，是殘荷在悲泣。

雲在飄飄，樹在搖曳，枯竹在洒落竹淚，時暗時明的月影，也處處幻出乍暗還明的幻影，可是……是寒湖渡鶴影？

不，那不是幻影，鶴影也不會如此巨大，由淡而濃，竟是人影，而且落地倏然一分，竟是兩個。

而且，是兩個姑娘，衣袂飄飄，似從天上飛落，一般的雲鬢宮裝，啊啊！難道是仙女，從天上飛落到人間！

衣是霞光閃閃的仙衣，月下看來，飄飄然清麗出塵，湖岸的夜風，飄飛起她們那霞光閃閃的仙衣，似要乘風飛去。

只見兩個宮裝仙女，各捧着一隻紫色，月下看來，成了黑色的小錦旗，小小的錦旗上，似有烈焰吐出，只那麼輕輕一展，竟然發出像輕雷一般，一聲炸響！閃電！耀眼的寒光，閃得兩閃，一閃而沒。

跟着波波兩聲響處，平地湧現兩股紫烟，隨風飄散，現出兩個捧劍的少年來，眞也玉琢粉粧。

都不過十五六歲，只見兩個少年向劍身一拍，好劍，竟發出兩聲龍吟，連同那兩個捧旗的少女，齊一轉身，躬身齊聲，唱道：「恭迎洞主。」

原來，不是甚麼仙女，而是打旗兒的先上，跟隨飛天旗女之後，劍童在紫烟擁簇中，像從地下鑽出來，劍發龍吟，一時之間，雷聲隱隱，電光閃閃，龍吟聲聲，啊呀！陡然湧現出一片紫色的飛烟，烟中現出一個……

竟不知是從天而降，還是從地下湧出，陡然現出一團……不，是凝聚的紫烟，似幻還眞，似眞却又幻，可就是那旗女，劍童，唱迎的洞主？

凝聚的紫烟更濃，凝聚成了一個紫色的人影，是無面目？還是不可見面目？

只怕白天也看不出來，更何況是月夜。

但朦朧的月夜，更增添迷幻神秘。

是人？是魔？還是仙？

當然就是旗女劍童恭迎的洞主。

那洞主一擺手，却清晰可見，五指纖纖，其白如玉。

只見一個劍童轉過身來，把本來捧着的劍一舉，高聲道：「紫烟蘿洞主有諭，岑副左使辛苦，即刻晋見！」

紫烟蘿！敢情那紫色的人影，便是紫烟蘿。

當眞，是奇門兵器，亦是幫派，亦是人！

是兵器，果然奇幻！是幫派，端的神秘，排場詭異！是人，豈僅不分男女，人影也隱還現。

且慢，五指纖纖，其白如玉，莫非……是個女人！

沒有人應聲，那劍童乃是對一株湖邊的高大柳樹宣諭，原來，兩個旗女一左一右，一現身，已斷了左右兩邊的去路，另一面，莫愁湖被夜風吹皺的寒水，在閃鱗光，若樹上有人，人眞在樹上，已是別無去路。

但風也蕭蕭，柳絲也蕭蕭，豈僅無人現身，且無人應聲。

只見那學劍的劍童向兩個旗女點了點頭，兩人霍地一旋身，手中旗倏的一揚，旗上竟飛出兩股紫烟，登時把那高大的柳樹，籠罩在飛散開來的紫烟中，只聽嘩啦嘩啦連聲，紫烟與斷枝登時四散紛飛。

可不是有人影，但奇怪，怎會乍合又倏分？紫烟飛捲激蕩中，任誰也看不清楚。

一聲令人不寒而慄的冷哼，又一聲啊呀！

即使是冷哼，聲也沙啞，啊呀似驚呼，却其聲朗朗。

皆在同一瞬間，那人影落下樹來，眼看倒下地來，咦！不見他借力，

沒騰躍，亦沒滾翻，竟是昂然站立。

紫烟已飛散，紫烟籮已全身現了出來，如何分得出男女，從頭到脚，裹着紫色輕紗，夜風中輕紗飄飄，更像是幽靈。

兩旗女，兩劍童，顯然都是一怔，一時間人影縱橫，都退到紫烟蘿身側。

紫烟蘿也似有瞬間的愕然，聲音沙啞且低沉，道：「好功夫，敢情岑左副使一直深藏不露，啊……你……」

因為話出口，才發現不是甚麼岑左副使，而也是一個幪面人，不過不像他，這人只是以布幪面，只在眼睛的部位，挖出兩個洞來。

「你……你是甚麼人？」

那幪面人搔了搔頭，道：「這不奇了，我正等待寒湖渡鶴影，這冷月尚未葬詩魂，被你們無端端跑來，打斷了我的詩興不說，還把我打下樹來，我沒問你們是誰，你們倒問起我來。」

紫烟蘿厲聲喝道：「我問你，你是誰？是甚麼人？」

敢情沙啞的聲音冷厲起來，更令人不寒而慄。

幪面人朗朗一笑，道：「本來我名希夷，你懂得甚麼叫希夷麼，看來你是不懂得的，那我就告訴你，視之不見之曰希，聽之不聞之曰夷，而今被你們迫下樹來，已有所見，已有聽聞了，豈不是不希也不夷了，不過，我却知道你是誰了。」

「你！知道？」

那幪面人正是胡奇，恰好趕到，飛掠搶來，把眼看從樹上跌落下來的那左副使一托一送，連同那飛散的柳枝，落在劇晃不已的柳樹另一邊，同時蜷腿下落，枝葉紛飛中，即使最近的旗女、劍童，竟也不知那刹那間，空中的人已換另一個了。

胡奇眞像是從樹上跌下，但未着地，已挺腰，再又一蜷腿，昂然站在湖邊地上。

當眞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胡奇顯露一下身手，那旗女、劍童愕然，不自覺往後退，退到紫烟蘿身邊，便那紫烟蘿也不由一怔！

先還以為是左副使，正奇怪竟能從武雲孃的飛針劍雨下逃得性命不說，他躡踪在後，竟會失去了踪跡，更令他不禁也驚疑起來，更是非要找出這左副使來不可，哼哼！

終於被他埋伏在金陵城中的手下發現了，原來受了傷，藏在莫愁湖濱。

既已被對頭發現，何況已受了傷，紫烟蘿苦心經營，自知還未能縱横天下，豈能容手下人敗露行藏，即使未落入對方手中，只要露了相，就非……消失不可，就是……死！

那知，竟換成了這個幪面人。

「你！知道我是……」

「紫烟蘿。」

當眞他是希夷，自信不自卑，不木訥，聲也朗朗的希夷，只有在金鳳姑娘面前，他才是那個自慚形穢，抬不起頭來的胡奇，而今，人家視而認不出他來，聽也辨不出他是誰來，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那又何異，豈不仍是希夷，可不是聲也朗朗，因為他想到，即使面前是金鳳姑娘，必也認不出他來，心下能不得意，又怎會不其聲也更朗朗。

「我知道，你是非幫非派，至少，現在還不敢堂堂然，即使裝模作樣，扮神弄鬼，還不敢公然在天下武林面前稱派……」

「你你……」紫烟蘿大吃一驚！

為何他要把死心塌地，跟隨他的人處死，就是因為不能讓行藏外洩，非是在人前露了相，有可能洩漏他機密的，就非死不可，而這人竟然知道！

「我還知道，便你的手下也不知你是男還是女，嘿嘿！我却知道，你雖已徐娘半老，却風韻猶存……」

「你你……」是他把牙兒咬緊了，說不出話來。

「啊唷！該死，我怎麼胡說八道起來，我甚麼也不知道，也沒說過甚麼，是不是。」

眞像是嚇慌了，嚇得矮了半截，是他幪了面，連頭也遮了起來，眞像是嚇得把頭兒縮了起來，但更像是在聳肩，因為他話聲仍然朗朗，而且帶着笑聲。

那紫烟蘿咬緊了牙，說不出話來，但目中却現了稜芒，忿怪，那沙啞而令人不寒而慄的聲音，倒反而……像是柔和了，而且，隨着他目中稜芒更熾，話也說得出來了，道：「說啊，你還知道些甚麼？」

「知道你殺過好多好多人，知道被你派遣出來的人，多是一去不返，只要被對方發覺了，露了相，那人就沒命了，就像你今晚來尋找你那個甚麼左副使一樣，你就不容他活着，非殺了他不可。」

那紫烟蘿直吃了一驚，只聽牙兒又咬得格格响起來。露在外面的一雙眼中，稜芒更熾烈了，而另一邊，眼洞中的眼兒却瞬也不瞬一下，雖不能觀對方之色，却能聽其言，至少也看得出那紫烟蘿目光的變化，繼續說道：「我該死，我……眞不知道。你怕人家洩漏了你的行藏機密，你也非殺他不可，我若知道了，我還有命兒麼，你豈不是非要殺死我不可。我……更該死了。」

「那是他們未能完成我的使命，而且有辱使命，你却不同的。說啊，你還知道多少，你是誰？」

那沙啞的聲音更柔和了些，只是，冷得像寒冰一樣，而且，那最後一句，更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吐出來。

「那麼，你承認啦，你不僅派出人去送死，而且，不死的，僥倖逃得性命，你也要殺他滅口，其實，你是一

直跟在後面的，即使被對方發覺了，你也永遠在暗裡，因此，你不須人家回去向你回報。了不得……」

胡奇，不！此時此刻，是希夷，也不由心頭一寒，那麼，那漢子所說，一些兒不誇張，眞而又眞。

「了不得。」希夷讚道：「你這法兒可眞妙得緊，簡直妙到毫巔，這麼一來，你不但知道了你想要知道的，而且把對方的虛實也探出來了。何處有陷阱，有機關，你也就瞭如指掌。」

那紫烟蘿像是被讚得飄飄然，聲調中透着得意，道：「不如此，又何能知己知彼，有道是……」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更了不得了，敢情你還熟讀兵法。」

「但運用之妙，還得存乎一心。啊，看來你心思之敏銳，眞聞一而知十，舉一可反三，是我那岑左副使對你說的吧，你知道得太多了，連岑左副使不知道的，你竟也知道。」

希夷差點笑出聲來，更是得意，他這法兒豈不是更妙，他那知許多，不過是猜測，試探而已，這紫烟蘿一得意，便忘了形，竟坦白招認了出來。

「彼此彼此，這是不是就是所謂惺惺惜惺惺，咱們可眞是一見如故了。」

那沙啞的聲音不再那麼冷厲了，倒眞柔和了起來，說道：「好，但應該說是英雄惜英雄，豈僅武功，你的身手和敏銳，遠遠勝過我那岑左副使。」

此時此刻的希夷，在心中呸了一口，哼！這紫烟蘿竟作起春秋大夢，竟想網羅他。

紫烟蘿的沙啞聲調不毒狠了，柔和起來，還眞好聽，繼續說道：「來，你還沒告訴我，你是誰。大丈夫，若不闖一番事業，豈不有負你之所學，還有，你必然也知道，我為何要糾結天下英雄？」

「闖一番事業。」

「但要是眞英雄，若當我發現那是言過其實，並無眞才實學及眞本領，可不願他們濫竽充數，你不認為，讓他們恁地消失，不是死得其所，死得有價值麼？」

希夷必須吸一口氣，才能壓抑他心頭的怒火。

「貴精不在多，我說得是不是，於是，你不過把他當作死士，為你而死，却又死心塌地，其實……」

「說下去！」

「其實，你和武雲孃並非仇深似海，不共戴天……」

「你你……當眞知道？」

那此時此刻的希夷，銳利的目光，直要看透紫烟蘿的內心深處，雖然那紫烟蘿也僅露出一雙眼睛，但逃不過他銳利的目光。

「那武雲孃心狠手辣，嫉惡如仇，樹敵遍天下，不論黑白兩道，和她仇深似海的，多如過江之鯽。」

那紫烟蘿哼了一聲，道：「你怎知我和她不是仇深似海？」

一聲哈哈，希夷道：「啊啊！當眞妙極，和武雲孃仇深似海，不共戴天，却又不能雪恨報仇，一朝有人也同仇敵愾，能助他報這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恨，啊！哈！若然同歸於盡亦所心甘，網羅在手下，還怕不塌地死心，盡成死士。」

一聲陰惻惻的笑聲入耳，那希夷不但眼睛一亮，且幾乎樂得笑出聲來。

啊！哈！不怕你不現出原形，沙啞的聲音不能變清脆，但清脆要扮沙啞，那自是容易之極。

但紫烟蘿的話聲仍然沙啞而又低沉，讚道：「看來，沒有能瞞得過你的，果然敏銳聰明絕頂，當眞聞一知十。」

「但我可有宗兒不明白，百思不得其解。」

「你說！」

「以你的武功，加上已有了這麼多的死士，又在暗處，向那武雲孃報仇雪恨，應該絕非難事。」

那陰惻惻的笑聲入耳，便他是希夷，亦感到一股涼意，紫烟蘿道：「那老虔婆若是死了，還與誰同仇敵愾？那還會有那麼多死士為我們用麼？」

「這點我豈會想不到的。」希夷道：「但那是起初，起初，有武雲孃在，為了報仇雪恨，於是都心甘情願，塌地死心，作你的死士，現在可不同了……」

了不得，他只這麼溜了一眼，紫烟蘿竟也知他要說甚麼了，竟然一聲嬌笑，顯然是她心下一得意，便忘了形，可露出馬脚來了。

原來，這紫烟蘿眞是個女人。

且慢，聽笑聲，顯然還是個年輕的女人，即使紫烟蘿不打斷他的話，他必也停頓下來。

那一聲嬌笑的紫烟蘿說道：「現在，我的勢力已培建起來，豈僅沒人敢反抗背叛我，而且知道，誰敢不服從我，不聽我的命令……」

希夷恨得也咬了牙，心上竟也掠過一縷寒意，昨晚那漢子的話，頓又湧上心頭，也接着說道：「不僅違命者死，而且還得受盡分筋錯骨之苦，是不是？不用說，你已殺一儆百了。」

「你錯啦，不是殺一儆百。」她竟不再把聲音沙啞了，又一聲嬌笑，難道，先前不是她得意忘了形？

難道，是故意，有意，讓他知道她是個女人？

「而是，」紫烟蘿說道：「而是殺百儆千，不如此，我豈能領導天下羣雄。」

嘿！好大口氣，天下羣雄！但她竟公然招認，以最最殘酷手段處死違抗她命令的人，像是家常便飯，可見她毒狠如蛇蠍！

那麼，她不僅以同仇敵愾，網羅與武雲孃仇深似海的人，而且，必也

以不同的法兒，網羅了黑白兩道上的人物，那自是武功出類拔萃的。

「哼！」他故意重重地哼了一聲，道：「不是以德服人，口服心不服，也只是烏合之衆。」

「好一個以德服人……」

希夷右脚跟一旋，暗作戒備，因爲那紫烟蘿上前了一步，敢情是要把他觀察得仔細些，並無敵意，說道：「你怎知我不是因人而施，不能道合志同，便恩威並濟，或者，對那些……那眞正出類拔萃的，就像……」怎麼竟又一聲嬌笑，說道：「或者，也投其所好，也許，那可就要看對方了，也許眞心相待。」

她說些甚麼？又爲何要說這些，任他如何心思敏銳，一時也不禁疑惑起來。

她又爲何抬頭望天？原來月已西斜，月邊的烏雲也已飄散，洒下了滿湖清輝，不怪他把紫烟蘿看得更清楚了，甚至能辨得出她的紫色衣衫，只可惜紫色的繡巾幪面，除了一雙……現在已是澄如莫愁湖水一樣的眼兒之外，看不出她的眞面目。

若是從其嬌笑聲，以辨其容，是否面貌也姣好呢？

哼！即使是姣好的美人，也是個蛇蠍美人！

「啊唷！咱們說得投機，竟不知已玉兔西墜，東烏就要升起來了，我那岑左副使，必感你的救命大恩，今後怕不也對你死心塌地，供你差遣了，你若還不明白爲何桀傲不馴的黑白兩道上的人物，都盡爲我所用，也會很快就明白了，人生何處不相逢，也許，很快，咱們又會見面。」

又一聲輕輕的嬌笑，說：「希望不會是以布幪的面，而是眞面目。我那岑左副使必已呆得不耐煩了，我還是知趣些，先走一步了，記住，再見啦。」

任他如何寧靜以致遠，心思如何敏銳，也不禁楞住了，而且，不由他不駭然！

因爲那紫烟蘿話聲甫落，只一揮手，那兩個旗女手中旗只一展，紫烟蘿登時湧現，而且瞬即瀰漫開來，但被遒勁的夜風迅速飛捲散去。

便他是希夷，也不禁駭然了。

因爲那紫烟蘿，連同劍童旗女，已踪跡不見，莫愁湖岸，又復清朗，銀光匝地。

* * *

難道，他昨晚往金鳳鏢局救下那漢子，紫烟蘿不但知道，而且，今晚他即時趕到，把那漢子換易了，也未能瞞過她？

不又是要來將那漢子置之死地麼？分明知道就在左近，怎又放過了他？

那漢子跟隨她有年，且已作了她的左副使，竟連她是男是女也不知道，却怎又對他露出形藏來，不，現在他明白了，不是得意得忘了形，而是分明不想對他隱瞞。

難道因爲……因爲要他見到，她並非邪惡、心狠手辣？他所看到的，竟也有溫柔，甚至嬌俏的一面？

啊唷，一時大意，竟差點又把幪面的布拉了下來，不錯，他一定要特別縫製一塊，咦！

悄無聲，柳樹後轉出一人來，說道：「多謝兄台再次救在下一命，今而後，我這條命，就是兄台的了，他說得不錯，不論水裡火裡，兄台有何差遣，萬死也不敢辭。」

衝着他抱拳的，竟是那漢子，不錯，這漢子姓岑。

「言重了！我何曾……」

「莫不是兄台即時趕到，在空中易位，我還有命麼？」

「但她……那紫烟蘿，並未追殺你呀，甚至明知你在左近。」

「兄台可是所謂當局者迷了，難道看不出，她不追殺我……慚愧，今晚拜兄台之賜，我才知道原來她是女人，也是拜兄台之賜！」

「我……可不明白了，你何出此言？」

「因爲兄台勝我千倍萬倍。」那姓岑的漢子道。

應該是險死還生，死裡逃生，餘悸猶存的，爲甚麼竟笑了起來，笑得蹊蹺？

「她不但全神在你身上了，何況，她豈會殺一個兄台所要救的人？」

二十年深山獨居，自慚形穢，自卑心奇重，只有躲避人的，豈僅不懂情愛，壓根兒就不知有情愛。

爲甚麼，這姓岑的漢子說些甚麼呀？他差點又搔起頭來。

此時此刻，希夷可又是覺奇了，只有睜大了眼睛，瞪着那姓岑的漢子。

「兄台雖然武功蓋世，雖然幪了面，但我已知道是英雄少年，現在你不明白，但我自信不會看錯猜錯。」那蹊蹺的笑意，又出現在他臉上了。

「你……究竟說些甚麼？」

當眞是老江湖，江湖老，那江湖上闖蕩的漢子，豈又少得了風月年少時歲月，那姓岑的漢子見胡奇眞不懂，倒怔了一怔，點頭道：「難得，不過，在下也就放心了，兄台不僅武功蓋世，人品必也如南極出地，庭訓與師門戒律，必極謹嚴，不會爲狐媚所惑。」

胡奇心想：這姓岑的漢子，在江湖之上，武林之中，必大有來歷，不亢不卑，更有見識，武功若不出衆，又豈作到那紫烟蘿的左副使，他究竟說些甚麼呀？不過，人家對自己關切之誠，却是一眼可看得出來的。却是，有話問他，天色眼看又已快黎明放曙，忙道：「你也不用感激我，坦白告訴你，昨日之所以救你，不過是有話要問你，今晚也不過湊巧趕上了而



希夷對匿藏暗中的人高叫：「出來吧！」

已。」

姓岑的漢子點頭道：「兄台要想對紫烟蘿知道得多些，我明白，但現下不是連她的人也見到了麼？那紫烟蘿讚兄台聞一而知十，舉一可反三，所料莫不如神，實是不假。還有甚麼是不明白的，說來慚愧，甚至連在下所不知的，都已知道了，譬如說……」

「弄玄虛，故作神秘，不讓你們知道她是男是女，來無踪，去無影，來不知從何而來，去也無處追尋，是不是？」

「但兄台可知道了。」

「不！」胡奇道：「我還要明白的是，這紫烟蘿分明與武雲孃有極大仇怨，但以她的武功，加上有你們這麼多死士，報仇必非難事。」

岑姓的漢子道：「她本身已答覆你了，武雲孃一日不死，我們才會同仇敵愾，供她差遣，替她效死，還有，武雲孃自知樹敵太多，强敵環伺，時刻戒備，兄台你已見到那精舍了，到處機關陷阱，紫烟蘿不斷派出人去送死，就是要探出虛實來，亦可知紫烟蘿並無必勝的把握，還有……」

胡奇的眼睛亮了，而他也只露出一雙眼睛，在他心中，也只有一個金鳳姑娘，所作所爲，也只爲了金鳳姑娘，若是關心武雲孃，那不過因她是金鳳姑娘的娘親，道：「說下去，我就知另有緣故。」

「還有就是，武雲孃身後，有一個最最厲害的人物，不瞞兄台說，我也早就起疑了，既然我是紫烟蘿的左副使，也就敢提出這疑問來，才知武雲孃身後這人物，並不在江湖中行走，武功高不可測，除了紫烟蘿，豈僅無人見過，甚至不知其人，不敢自誇，沒人能瞞得過我這雙老眼，我知紫烟蘿所說假，也才知道，紫烟蘿不斷派出人去金鳳鏢局送死，探出武雲孃設下的機關陷阱，尚在其次，主要的要找出武雲孃身後這人來。」

胡奇明白了，當然就是一燈大師，這正是他所要知道的，道：「雖說送死，但派出去的人多了，那武雲孃必然也坐臥難安，時刻不敢鬆懈，於是，大師……啊！」

「大師，你你……兄台你是說，武雲孃身後這人，是一位大師？」

「我是說大事不妙。」

* * *

「天啦，我寧願她嫌惡、疏遠我。」

眞不明白，爲何一到了她面前，胡奇就木訥起來，豈僅說話結結巴巴，有時甚至張口說不出話來。

「我一定要消除他的自卑，讓他覺得也像一般正常人一樣，一定要。」

金鳳姑娘固執地想，用一塊素淨的布把秀髮一包，穿上城市中普通人家姑娘的衣裳，金鳳大鏢頭，便成了金鳳姑娘，把包頭布繫在顎下，幾乎遮去了一半臉兒，她不知道，在胡奇

眼中，這裝扮更嬌俏，更親近了，若是金鳳大鏢頭，對他再親切，也令人有不怒而威，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感覺，而今，金鳳姑娘却不僅親切，而且親近了。

如何消除他的自卑？

有了，伴他遊山玩水，常伴在他身邊。

一個心性善良，心靈高貴的姑娘，豈會以貌取人，嫌人家的醜陋的，倒反而生出同情，甚至近於悲憫的同情來，何況，一燈大師提起這胡奇來，豈僅讚不絕口，而且讚爲曠世的練武奇才，更且，這胡奇哥哥是奉大師之差遣，爲替她們解難而來。

經過前日晚間，敵人非但侵入金鳳鏢局，而且進入那不亞金城湯池的精舍，且竟能在她娘的梅花針和箭雨之下，逃得性命，全身而退，便她娘諱若加深，她豈不知大敵當前，也許已是大禍臨頭，却也才知道，一燈大師派遣這胡大哥哥前來，非是無因，而且大有原故。

僅憑這一點，也非消除他的自卑心不可，否則怎能並肩抵禦強敵。

到底對頭是甚麼人？她豈不知娘並非眞正退隱，她娘把精舍佈置得有如銅牆鐵壁，到處是陷阱機關，她豈有不知的，乃是以不變應萬變，以逸待勞，以靜制動。

不，若然胡大哥哥反而躲避她，和她在一起時，就靦覥不自在，甚至連目光也在躲避她，那怎麼行？

不行，當然不行，這就是一呼百諾的金鳳大鏢頭，成了金鳳姑娘之故。

「大哥哥，你初來乍到，可也想石頭城上望天低，吳楚眼空無物？讓我爲你指點那六朝形勝地，雖說六朝金粉，膾炙人口，那不過是墨客騷人，花月正春風，要知那秦淮雖碧，却更有蔣山青，最是倉皇辭廟日，李後主也曾揮淚對宮娥，更何況胭脂井寒今猶在，豈可不往憑吊。」

不由分說，竟拉了胡奇就走。

即使她成了金鳳姑娘，也是個嬌憨的天眞活潑的女兒家，連那男女之嫌也不避諱了。

胡奇明白，若她是美艷的金鳳，伴在他身邊，更會顯出他的奇醜來，他更會要找地縫兒鑽了，不過是自慚形穢，他豈僅想伴在她身邊，更想永遠有她伴隨，而今包頭布兒半掩，又復嬌憨，如何不明白她的用心，又如何不感激，眞恨不得爲她死去，爲她去死，甚至千遍、萬遍，可惜雖說猶有九命，而他，却只有一條。

「看啊，大哥哥！」金鳳姑娘說：「看這滾滾滔滔的長江東逝水，歷代已不知淘盡了多少英雄。」

「這是玄武湖，又稱練湖，因爲先朝曾在湖中演練過水兵，湖中那小洲，有橋或堤相連，你見到麼，共有五個，故爾名五洲，可惜今兒天朗氣清，否則，留得殘荷聽雨聲，這兒再好不過，若是春天，菡萏香傳十里，人間幾疑天上，可惜，大哥哥，你來得不是時候。」

可不是滿湖殘荷，惟見秋風愁起綠波間。

金鳳姑娘一指，「那就是烏衣巷了，昔時王謝兩家的華堂，便在那巷中，大哥哥，雖然沒有野草花，你一定知道這橋何名了，是不是？」

胡奇自在多了，道：「這朱雀橋邊，豈僅已無野草花，便那昔時的王謝堂前燕，也早飛入平常百姓家了。」

胡奇心中不禁一動：怎生，她帶他去的，都是他這兩晚到過的地方？

多虧他心中這麼一動，心中生奇詫，一時之間，忘了形，忘了形如鬼怪奇醜，自也不自慚自卑，不用說，也就不木訥了。道：「却是爲何湖名莫愁，必有出處？鳳妹……」

啊！可不眞忘了形了，人家一口一聲，親親切切呼喚他大哥哥，他心中已不知呼喚了她千千萬萬聲鳳妹，這時竟呼喚出口來。

連他自己也大吃一驚，不是羞愧，而是驚恐，惶急，天啦，他怎敢如此稱呼。

金鳳姑娘那麼高貴尊雅，並非因爲她是金鳳鏢局的大鏢頭，而是心性，性靈的高雅，菩薩一般的好心腸，美貌更勝仙女，而今竟扮作個小家碧玉，如何體會不出她的苦心，爲的是要他自在些，天啦！他這癩蝦蟆，只配……不，連多看人家一眼也不敢，豈敢在眼皮子上供奉，只配正心、正意、虔誠，在心上供奉，怎敢在口裡呼！

他驚愧、惶急，但金鳳姑娘竟嫣然一笑，天啦，她嫣然一笑，多美，那瞬間，他渾身的血液一定也凝結，幾乎連呼吸亦停頓了。

不過也如釋重負，大放寬心，她當然聽到他的呼喚了，那麼，她沒惱，沒嫌惡。

「因爲，」金鳳姑娘竟睨着他一笑，道：「從前有個姓盧的美女，名叫盧莫愁，就居住在這湖濱，湖也因這美女而得名了，一定曾站在這個地方，就是……我站的這個地方。」

陡然間，胡奇心頭倏地一震，她……金鳳姑娘站立的地方，湖邊媚柳舞秋風，婆娑婀娜，她的脚邊，斷痕猶新的斷枝仍在，這這……她站立的地方，胡奇驀然記起來了，正也是那紫烟蘿昨晚站立的地方。

金鳳姑娘抿着嘴兒，那嫣然的笑，像凝結在她嘴邊了，爲何瞟了他一眼，又迅速轉了開去，蓮步姍姍的，衣袂飄飄，不也是婀娜舞秋風。

「大哥哥，還有，這裡，那裡，這湖濱之地，必然都曾留下她的芳踪，大哥哥你說是不是？」

呔！眞該死，金鳳姑娘乃是仙女菩薩，他怎會想到那殺人不眨一下眼兒的紫烟蘿，他不敢，眞該死！

* * *

紫金山下，月色淒迷，一團黑影飄然而至，只輕輕一拍掌，林中立即轉出一人來。

「你倒早來了。」

「兄台吩咐，敢不早來聽候差遣。」

此時，這刻，又是希夷了，耳目並用，他豈僅能見到人家看不到的，既能聽得到地底的蟲聲，如何不能聽出老遠，道：「你不用躭心，方圓一里之內，我已查看過了。」

林中轉出的，是那姓岑的漢子，也即是紫烟蘿的左副使，道：「慚愧，現在我才明白，爲何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了，那紫烟蘿實是無處不在，空曠之地，分明無處不可藏身的，却會陡然眼前一暗，她已在你面前了，有誰對她口出怨言了，敢有不敬的，嘿！她慣用的話兒是：這人就會……消失了！」

那副左使打了個寒戰，分明已嚇破膽了，不僅是餘悸猶存，繼續說道：「從此誰也再見不到她了，生不見人，死不見屍，不過，大夥兒全都知道是怎麼回事，人世間，再沒有他這個人，當眞是，永遠……消失了。」

便是他，幪了面的希夷，也不自覺，跟隨那左副使的目光，對近身的林邊黑暗之處，溜了一眼。

月色朦朧，何況林邊，那樹木搖曳出幢幢魔影，不也黑暗處處，對一個嚇破了膽的人來說，自是草木皆兵了。

哼了一聲，希夷道：「當眞，眞是個魔鬼了。」

「比魔鬼更可怕，因爲他……原來，現在我才知道，原來她是個女人，却從不對人惡言相向，只是聲音沙啞，聲調低沉些，有時令人覺得不寒而慄而已，連殺人，也說是消失，而且是：自動消失。」

現在，他再不用躭心會把幪面的布揭下來，現露他的奇醜的眞面目了，因爲他做了一個布套，罩在頭上，直垂落在肩上，甚至不怕被人揭落下來，那眼洞挖得整齊，也配合了他的眼形部位。

現在，倒是那胡奇已從世上消失，希夷來到了人間，點了點頭，道：「其實，你們若不對她懍然生畏，懼如鬼魔，相對的時間長一些，不難發現她是個女人，任她如何兇惡狠辣，是女人，自也有她溫柔的一面，有如昨晚一樣，她不就顯露出來了。」

「那是對你。」左副使乾笑了一聲，道：「恕我無禮同樣幪了面，我却知道兄台英雄出少年，辨聲音，就知兄台豪邁年少，但對那紫烟蘿，却不能了。」

「因爲她把聲音沙啞，變得低沉，聽來年老了。」

「你！兄台你眞不相信，單獨對你，對你一人，也許，是有意讓你聽到她那嬌滴滴的聲音。」

「那是爲何？」

「因爲，她發現兄台聰慧睿智過人，要讓你聞其聲，辨其人，或者說，如見其人，恕我無理，說甚麼兄弟仍然年輕了，也許庭規門訓太謹嚴，這男女間情愛之事，必也從不涉足風月之地，是以，少了些歷練。」

若他是胡奇，眞還不懂他說些甚麼，但現下他可是希夷了，似會其意，但也有所悟而已，並不十分明白。

這可不是他要明白的，道：「我約你前來，是要知道……」

「那你問道於盲了。」

不等希夷說出，他竟已先猜到了，道：「無人知道她的巢穴，也許，該說是香閨。」

「即使你是她的左副使？」

「即是和她更親近的左使右使，亦不知她在何處，有所差遣，她就突然在你面前現身出來。」

「難道，你們沒有聚會之處？至少，被她差遣後，有事亦要回報？」

「這就是令人撲朔迷離，不在，而又無處不在了，眞令人難信，她永遠知道，時刻知道，祇要有事向她稟報，甚至你心念一動，她就在你面前現身出來，又何用你去找她，向她回報，因爲她早已等待着你了。若不然，怎會有人敢對她口出怨言的，立即就消失無踪。」

希夷大吃一驚，也大失所望。

那左副使當眞是老江湖，聽他的聲調，便猜透了他的心意，道：「何用你去找她，若我猜得不錯，不出兩日，她必來找你。」

他竟也心中一懍，那紫烟蘿若僅是神出鬼沒，那也不奇，但無處不在，簡直無時無刻不在你左近，可就不由他不心驚了，只看這還是紫烟蘿左副使的姓岑的漢子，那副驚恐懼怕，就知所說不假。

當眞他是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紫烟蘿端的是甚麼人？既與金鳳姑娘有關，有關金鳳姑娘的安危，他就非找出她的巢穴來不可，不料他尚未說出，人家已知他的心意了，當眞，不會知道與金鳳姑娘有關。

這左副使所說必不虛假，黑道上的人物必要安窑立寨，江湖上的帮會，少不了有總壇分舵，偏這紫烟蘿竟是無處不在，處處窑寨，處處是舵壇，也許，是不到時候吧，但也使人心驚了。

「她！爲甚麼要來找我？」

即使心存驚恐，那左副使竟也笑出聲來，道：「恭喜兄台，艷福不淺，只不知雖美人而若如蛇蠍，兄台是否能消受而已。」

胡說！但他並未說出口來，這左副使說得認眞，必有見地，到底薑是老的辣，人家不僅在江湖上，尤其是他從未涉足過的風月場，人家的閱歷

多了。

「不知兄台還有何吩咐差遣?」

希夷搖了搖頭，道:「有勞了，若不嫌棄，算是我交了你這個朋友，這吩咐差遣之言，實在言重了。」

不料那左副使竟惶急起來，道:「那紫烟蘿若知在下供兄台差遣，是兄台的人，必也不會取我性命，否則……」

希夷點了點頭，似明白，其實一點也不明白，道:「好吧，若是如此令你安心。」

那左副使對他肅容拱手，道:「兄台若有吩咐，請把這彩帶掛在鼓樓的風鈴上，在下必即刻前往莫愁湖邊候教，聽候差遣。」

希夷接過彩帶，那鼓樓樓高，當眞遠遠就可望見，見他一片眞誠，何況亦可令他安心，便也就點了點頭。

* * *

「還沒有……起身?」

輕悄悄的脚步聲止於門外，便傳來了竊竊低語。

「沒有，我倒願他永不起身來。」

「你還在害怕?眞沒用，三天啦，還怕。」

「難道你不怕?」

「虧你跟總鏢頭練了這麼些年功夫，這就怕了，看將來你怎麼闖蕩江湖。」

「你敢說你不怕?」

「有甚麼好怕的，總鏢頭說得不錯，人家不過是長了個瘤，把臉型扯歪了，若不然，不也和平常人一樣，也許……」

「還會挺英俊的。」噗嗤一聲笑，說:「總鏢頭說，他的功夫莫測高深，你信不信?」

胡奇聽得出來，是金鳳姑娘派來侍候他的兩個姑娘。

「如何不信。」後來的一個說:「除了她娘，你可見總鏢頭對人這樣好過?」

「總鏢頭對誰都好，對江湖中人，你說，她對誰不尊敬，即使連咱們的功夫也不如的人，她也一樣尊敬。」

「之所以，人人也都敬重咱們的總鏢頭，但我說的好，那是不同的，你沒聽她一口一聲叫他大哥哥，那是親切呀，除了總鏢頭的娘，那老總鏢頭，你說，她可會親自服侍過人，她甚至還親自替他舖床叠被，放下鏢行的事不理，親自陪他遊玩……」

她，眞好。胡奇心下好生感激，他不是感動得願為她而死麼，却還不知連江湖中人，都敬重他，尊敬江湖中人，甚至待手下人也如此，不怪人人都尊敬她了，尤其是表面看來，不過是個麗質天生的弱女子，這才眞是以德服人了。

突然，他心中一陣劇跳，臉也發燒起來，一定已紅得發紫了。

因為另一個姑娘格的一聲笑，說:「你說，難道……是不是……愛上了這個醜八怪?」

「呔!休得胡說八道，你也太放肆了，若是被人聽見，你可是討打了。」

「但咱們都親眼見到，她從沒對人……就是你說的，這麼好過。」

「你知道甚麼，就因為他是醜八怪，整日躲着不敢見人，怪可憐的。別忘了，他是總鏢頭的師兄，而且，總鏢頭佩服他的武功高强，而且，她的心腸那麼好。」

「那麼，是同情他了。」

胡奇的心不跳了，而是在往下沉。而且，有些兒惱怒，當眞是胡說八道。

哼!若是有人，換一個人，不是金鳳姑娘的侍女，敢對她不敬，甚至褻瀆，是絕不放過那人的。

但在那瞬間，他不由記起那晚在那精舍樓頭，聽金鳳姑娘對她娘所說的話來，若不是他的臉被惡瘤墜扯得歪曲了，從另一邊臉就可看得出，他會是挺英俊的。

眞是嗎?忘了他是在裝睡，竟不自覺伸手撫摸起那另一邊面頰來。

還幸，那房門雖然是虛掩的，但那兩個姑娘只顧說話，並未瞧見。

他的惡瘤眞能割除嗎?就像金鳳姑娘對她娘所說的，他從未想過，現在，這念頭不但在心上了，而且强烈起來。

「對了。」那姑娘又在說了，道:「連總鏢頭也佩服他武功高强，我却不信。」

「哼!」這個姑娘顯然年長，武功也好些，說道:「妳懂得甚麼，你才練得幾年功夫，就像咱們的總鏢頭一樣，誰看得出她有一身絕世的武功，這就叫做滿壺全不响，半壺响叮噹。我問你一件事，每天早上，他不是也熟睡着嗎，為何只要總鏢頭走近房門口，他却已下了床?」

「莫非，是裝睡?啊呀!那咱們說他……」

「看你還敢不敢再胡說八道，不過，你放心，人家才不理會咱們哩，這是他的功夫練到了化境，即使在睡夢中，也辨得出總鏢頭的脚步聲來，否則，我們已到了門口，說了這麼多話兒，他怎仍熟睡不醒。」

那姑娘伸出的舌頭，就縮不回去了。

「你那知道，他已能作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但若敵人，懷敵意之人走近，他却不視而能見，不聽而能聞，所以說，總鏢頭讚佩他莫測高深，記住了，待會他醒來，代總鏢頭轉達，因急事不及面辭，兩日後才能回轉，別忘了。」

胡奇眞怕金鳳姑娘前來，他從未像在她面前，那樣强烈地感到自慚形穢。

但下意識中，他又無時無刻不盼她來到身邊。

* * *

希夷大吃一驚。

那鼓樓的風鈴上，映着天幕，彩帶在飄飛!

這不是他和那左副使約定相會的暗號麼?正有解不開的疑團，要約他相見，不料風鈴上已彩帶飄飛了。

莫非，那姓岑的左副使，有急事要見他，求他?

心念一動，那天色已是夜幕低垂，頭套一罩，胡奇又成了希夷，便是光天化日之下，他也能在稠人廣衆之中，來去如飄風，何況是夜晚，眞個如飛趕到莫愁湖。

那莫愁湖在水西門外，相距鼓樓不過三數里地，心想若那岑姓的漢子約晤，說不定有性命之虞，和他兩次交往後，越覺這人倒也是條好漢子，恩怨分明，不僅有仇必報，當眞受人點水之恩，便要湧泉相報，就憑這一點，已可知他是個鐵錚錚的漢子。

好，我交你這個朋友了，他可不是這樣說了，而今朋友有急難，他那敢怠慢。

那一彎新月，已上了柳梢頭，風和星稀，晴空萬里無雲，洒了滿湖清輝。

不由一怔，莫非，來得晚了，他把脚步放慢些，那身形自然也就顯露了出來，却風蕭蕭，沐着月色的柳絲在和風中瑣語，却無人現身出來，枯葦起伏如波，却不見人，惟水面有烟波，柳蔭深處，烟波迷幻，倒是可以隱得身形。

那料他才那麼一凝眸，驀聽一聲水响，那湖水登時起了一圈圈浪紋，一叠叠地擴展開去。

雖然不覺寒涼，但這是深秋了，莫非還有人夜沐?

莫非……啊……當眞，若是水中藏身，那倒最是隱蔽不過，那姓岑的漢子畏紫烟蘿如鬼魔，如何無可能，風鈴懸彩帶，乃是他們約晤的暗號，他沒懸，當然就是姓岑的漢子約他莫愁湖畔見了，還會有誰。

朗聲道:「出來吧，我已看見你了。」

提高了聲音，是要告訴他，湖畔別無他人，教他不要躭心懼怕。

啊!呀!不料水聲嘩啦，那烟波迷幻中，白影從水中躍出，倏忽又不見了，却傳來一聲女子的驚呼!

難道，不是那姓岑的漢子，眞有人在水中沐浴?而且……啊呀……還是個女子。

頭罩上露出的眼睛睜大了，啊唷，眼前一亮，一隻纖纖玉掌，已向他拍到。

好快的身法，好勁的柔掌，若他躲閃，那掌就會化作擒拿，指若簪花，他的璇璣、肩井等五大穴皆已罩在她的指下了。

便他是希夷，也不由一怔，道:「好功夫，只可惜，太狠辣了點。」

竟巍然不為所動，却倏地一圈臂，扣她右腕脈門，啊呀!顯然這女子出手狠辣，功夫奇詭，必然會撤招，也必然會躲得開的，那料竟被他扣個正着，反是那女子像是收勢不住，竟撲入他懷裡來。

可眞把他嚇了一大跳，再要閃避時，竟然躲不開，不，他若旋身躲閃，她必然衝前，撲跌地上，惟有翻左掌，他不過是想把她接住，再一托，化解她的來勢，不願她跌倒而已。

那知觸手竟是軟綿綿的，啊呀，倒是他嚇慌了，因為竟忘了人家是女子，他一接一托，手掌竟是按在人家酥胸上，他嚇慌了，那掌如何不軟，那女子更是嚶的一聲，撲來的身子更是軟了，那還躲得開，登時滿懷的軟玉溫香，本能地一圈一摟，不然，那女子必然滑跌地上，那是本能，不過防她跌倒而已。

嚇慌了的希夷眞個手脚無措，那瞬間，無武功，也無男女，惟有憑本能了。

可眞把他嚇慌了，憑臂彎上的重量，本能地知道，若他放開手，那女子全身軟綿綿，仍會跌下地去，便也不自覺，臂彎本能地一緊，把那女子緊摟在懷。

「快!快站穩啦，你你，為甚麼打我。」

那女子不但捏起粉拳兒，雨點兒般擂在他的胸膛，而且突立起來:「你，壞死啦，放手!」

「但你，要站穩呀!」

粉拳兒雖像雨點兒一般擂在他胸上，但一點兒不痛，那有一點勁兒，必然也是又羞又急又慌，他不但嚇慌了，簡直嚇傻了，慌忙放開手，那知他的臂彎兒一鬆，嚇傻了的希夷臂彎又本能的一緊，再又把她摟緊了，啊呀!

啪的一聲脆响，那女子一個耳括子括在他臉上，若不是他摟着這女子腰兒的手一帶，硬生生把這女子旋過身去，同時也一抛頭，那面罩差點兒被她揭下來了，這可就不是憑本能了，而是他時刻在提防，也幸是那頭罩緊緊地套在頭上，而且繫在下顎上。

哼!莫非，一切都是裝出來的，這才是她的目的，旋身一滑步，已在數步之外了，但他可又迷惑了。

因為那女子已跌坐在地，嚶嚶地哭泣起來，哭聲咿咿，哭得眞傷心。

難道……難道誤會她了?

有生以來，在太行山中，都是與禽獸為伍，何曾見人家哭過，他連自己的身世來歷亦不知，甚至不識愁滋味，甚至，連哭也不曾見過，更何況是一個……咦!月色皎潔，他已看清楚了，竟還是個年輕又貌美的姑娘，哭得好不傷心，自也更是楚楚可憐。

敢情一個美貌又年輕姑娘的哀哀哭泣，比起任何武功，更是厲害了得。

她這是……這是做甚麼呀!他只

覺意亂心慌，手脚不措。

「你你……你這是做甚麼呀！」

「我要死啦。」那姑娘更放聲大哭，說：「我恨不得死啦。」

「爲甚麼？」儘管他直搔頭，竟摸不着頭腦：「爲甚麼你要死？」

「你看見我洗澡，我可是清清白白的女兒身。」

當眞，她穿的可不是鬆散的內衣，而且還有水漬，顯然是匆忙中披在身上的，難怪他的衣也濕濕的，因爲適才把她摟在懷中。

這倒是他懂得的，急得臉也紅了，急道：「我沒有。」

「你有，你說，你看見了的。」

當眞他說過，他以爲是約他來的那岑左副使，不過是教他放心，柳蔭月下，烟波迷茫，他再能在暗中視物，看到的只不過一點朦朧的影像，像是人影而已。

何況，水聲倒是聽眞了，以爲那左副使嚇破了膽，藏身水中，那麼，即使是朦朧的影像，也不過是她掛在柳枝上的衣衫而已。

「我沒有……」希夷一急，可又成胡奇了，又木訥起來，一時間，又如何說得明白，何況，當眞說過他見到了。

「我沒有呀，我……」

「你有，你還……摟抱我……那麼緊緊地……」

「那是，天啦，那是……怕你跌倒呀！你！你……」

萬不料那哭泣的姑娘霍地縱身走來，一定是她氣怒得發了狂，啊唷！人影倏晃，這是甚麼招術，簡直奇詭絕倫，掌指並用，那纖纖玉手，分明鷹爪却又着着擒拿，玉腕一挫，却又是掌風凌厲，又是和先前一般，上身的五大穴皆已罩在她的指下，簡直是向他拚命！

恨聲帶哭，說道：「不是我死，就是你亡！」

塌腰滑步，游身盤旋，他怎會反擊，只不過是見招化招，遇式化式，心急慌亂，全憑他功夫到了家，已到了造極登峯的境界，自生反應，偏是那姑娘的武功端的奇詭絕倫，變化窮奇，胸上肩頭，都只差那麼一點兒，就被劈中掃着了，啊啊！敢情，人家姑娘也不想傷他，他每遇險着，另一隻玉手已悄沒聲，直如無影手一般，向他頭上抓來。

敢情，是要抓下他罩在頭上的頭罩來，鳳點頭，不行，霍地獅子大搖頭，滑步再游身，哼！要他現出眞面目，那可不行，即使她是個不相識的姑娘，道：「姑娘的功夫端的了得，只不過……只不過還差那麼一點兒。」

明白了這姑娘的意向，他可又是希夷，心不慌、意不亂，話聲也就朗朗，流利了。

那姑娘顯然也知奈何不得人家了，任他旋身滑退出去，不再進逼，也不發招，本已梨花帶雨，淚珠兒仍掛在腮邊，忽然哇的一聲大哭起來，說：「那你……殺死我啦。」

「爲甚麼我要殺妳？」

「殺不死你，只有……我死了，我我……我清清白白的女兒身，我如何還能見得人。」

「我沒有，眞的，我發誓，我眞是甚麼也沒見到。」

「你見到，你說的。」

「我我……不知是你，以爲是……另一個人，我們約定在這裡相見的。」

天啦，他在那裡？爲何不現身出來。

若是那姓岑的漢子現身出來，也許她就信了。

那知他不過向四外掃了一眼，竟不知那姑娘手中那來一把短劍，只道她眞要和他拚命，不料那姑娘一圈，那劍尖竟指正她自己的咽喉。

「妳妳……妳做甚麼？」

那姑娘不哭了，但聲音更慘厲，說道：「你不但看見了，你自己也說了的，而且，摟抱我，緊緊地，把我摟在懷裡，殺不死你，只有我死了，反正今兒後，我是再不能見人的了。」

他一急，非同小可，和那姑娘相距近丈，那劍尖却指正她自己的咽喉不過寸許，他着了慌，那容他稍作遲疑，霍地大旋身，連衣衫也飄了起來，可不是嚇得那姑娘一愣。

說時遲，他的身子像是倒地，却左掌猛可裡貼地一按，右掌倏地拍出，本是面對面的，這一來，自是斜出也幾近一丈，成了在右側了，只聽那姑娘啊了半聲，一道銀虹經天，已飛出數丈外去了。

却那知火急之下，用勁猛了些，不僅把她手中劍劈落飛出，那掌風把姑娘也飄了起來。

這一驚，非同小可，當眞他少了歷練，劍在人家姑娘手中，劍被劈飛，如何不會連那姑娘也掃中了，待他縱身掠去，端地快如閃電，倒也在那姑娘落地的一刹那，把她接住了。

但接着的，却是一個軟綿綿的嬌軀。

月光之下，那姑娘面色慘白，有如死灰。

月光之下，他的臉被布套罩住了，却能見到他的一雙眼睛。

那一雙比死人的眼睛更可怕的眼睛，驚恐的，絕望的眼睛。

天啦，他殺死了她！

一個這樣年輕，這麼清清白白的姑娘，他，殺了人家！

天啦，她連人家的來歷，甚至連姓甚麼也不知道，只因他說了一句：「他看見了！」，就送了人家的命。

天啦，她不僅年輕又美麗，而且，多好的功夫，甚至是他幾乎難以招架，眞難相信，江湖之上，武林之中，有這樣好的功夫，而且，還是個美貌的姑娘。

天啊！他是要阻止她，救她的，却不料，他竟殺死了她，這麼美，武功奇高的姑娘！

* * *

東籬把酒黃昏後，眞箇是，有暗香盈袖。

眞難相信，迎着鬧市，多遊人的莫愁湖濱，竟有這樣幽靜清謐的處所，一彎流水繞疏籬，籬下遍種的黃菊，在西風中吐幽香，不僅盈袖沾衣，那數間茅舍亦在菊香裡，茅舍又是那麼雅潔。

忑怪，雅室竟不見主人，想必亦是個大雅之士，不，雖不見有庸脂俗粉，分明是女子的居所，但又有何奇，主人是雅士，是女子，必也出塵脫俗。

茅舍後是滾滾長江東逝水，遠望烟波蒼茫，一轉面，可又悠然見南山了。

希夷，只有襲人的菊香，只有窺簾的西風，雖然是大白天，他也可以不必取下那頭罩來，當然他仍是希夷了，他認得，那是巍巍鍾山。

端起酒杯，不禁暗自點了點頭，因爲他已體會出那種菊東籬下的淘潛的心境來。此情此景，又怎會不悠然見南山。

端起酒杯，驀然間，不是怔住了，而是心頭一震。

何來酒杯？且杯中酒尚有餘溫，這籬邊，又那來這小桌，這雖是竹製，但極精緻的竹椅。

還有，這桌上的菜餚，雖僅三數碟，却算色香清美，同樣也見熱氣。

難道，他初來時，急於救人，救那傷在他掌下的姑娘，忽略了？不，由黎明到現在，已有七八個時辰了，若是早已在此，在清涼的西風中，那能尚有餘溫。

茅舍中不見主人，疏籬外，只有菊花在西風中婀娜搖曳，再就是屋後蒼茫的烟波，屋前的巍巍鍾山了，何曾有半個人影？

若有，那就是雖然臉色已漸轉紅潤，却仍昏迷不醒的姑娘，任他是個魯男子，也不由他不承認，她確是個極美，而且美得極清麗的姑娘。

而且，他不得不承認，眞是個清清白白的姑娘。

一想到那姑娘，他的心兒就跳了起來，當然看不見自己臉紅，但一定紅了，因爲，他感到臉在發燒。

他楞住了。

這手中酒，這餚饌，這桌椅，難道從天外飛來？

「恭喜你，艷福不淺。」

耳邊，似又响起了那姓岑的漢子的話聲，難道，這就是他所指的艷福？

不不，這那是甚麼艷福，他不過急於救人，救一個差點連小命也喪在他掌下的姑娘而已，救一個被掌力所傷，迄今仍昏迷不醒的姑娘，不脫去她的衣衫，又怎能查看她的傷勢，其實，他也並未脫去她的衣衫，不過是揭開她的衣衫，那衣衫，其實她在匆忙中披上，並未繫好。

眞是個清清白白的姑娘，白晰嬌嫩如凝脂，盡管他不曾多看得一眼，只不過查看她傷了沒有，傷在那裡，眼兒觀鼻，那是不能，但鼻兒觀心，他發誓，那是眞的。

眞該死，但那景象！那……她那胴體，怎又浮現在眼前，可不又心跳，臉又在發燒了。

也許就是這緣故，他簡直不能靜下來，好好地，仔細想一想。

一仰脖子，把杯中酒吞下肚，若是有人潛入來，把桌椅搬了來，他也不覺，要傷害他，他早沒命了，還怕甚麼，還疑心酒中有毒麼。

他非要好好地，從頭到尾，仔細想一想不可。

昨晚，在莫愁湖濱，他眞嚇慌了，抱起那姑娘軟綿綿的嬌軀來，趕快，那姑娘心兒還在跳，那麼，也許還有救，他所發的掌，乃是劈向劍身，他原該用指，不應用掌的，只因急在救人，且刻不容緩，她若稍有動彈，遙空發指，便難免落空，但說甚麼也不致把她傷在掌下的，即使被掌風掃中，亦不致中傷喪命，眞不明白，爲何她像死去了一樣。

不，她的心兒還在跳，只是昏迷，但也得趕快，找一個地方替她查看療傷。

驀見有微弱的燈光一閃，慌忙如飛奔來，便到了這裡。

疏籬茅舍，有燈光乍暗還明，却無人，這不正好，忙把她放在床上，那知把燈火撥亮了，揭開她的衣衫，却惟見白晰如脂，半點兒傷也找不出來，試探脈息，竟也平和。

那一燈大師既然醫理通神，這希夷耳濡目染，豈有不識的，登時心中那塊大石落了地，他的掌若不是也掃中了她，她怎會飄了起來？是了，她正急怒之頃，必是被掌風窒息了，是以才昏迷。

且慢，他不禁伸出右掌來瞧了瞧，不過是不自覺而已，因爲他眞不信自己的掌力，竟會如此渾厚，分明只用了幾成眞力，而且集中在那劍身，怎能把她的身子飄了起來？

若然眞被掌風飄出那麼遠，怎又身上無傷？

可眞又令他不解了！

原來這姑娘就太多令人迷惑了，她怎會月下在莫愁湖現身？深秋夜涼，又是個姑娘，怎會在莫愁湖中沐浴？

但這姑娘昏迷不醒，却又是事實不假，即使是掌風加上急怒攻心吧，也得趕快把她救醒過來。

他既通醫理，功力又渾厚，按說，應該早醒了的，但却昏迷如故，唯一令他安心的，是她那慘白的臉兒，

漸漸現了血色，呼吸也不那麼微弱了，主要的是脈息平和，說明她表面無傷，也未受內傷。

這就夠了，那天色也亮了，先還躭心屋中人回來，那知一直到了午後，並不見人前來，他把前後都查遍了，實是闃無一人，倒發現這幾間茅屋，其實乃是女子的閨閣，他不敢翻箱倒櫃，但也只發現女子應用之物。

那姑娘一直未甦醒過來，任他三番四次，把內功眞力輸入她體內，就是不醒，不過令他安心的是，她像熟睡一般，別無任何徵兆。

看看過了午刻，那姑娘不醒，屋主人也未見回來，不由他不焦急，可又不能丢下這姑娘走去，好在金鳳姑娘兩日後才回鏢局，但腹中饑餓，當眞是饑火如焚，眞不解，這茅舍的主人像是不食人間烟火，他早已查看過了，竟未發現有炊具，更不見有食物儲存，甚至不見有可食之物。

只有菊花，疏籬繞茅舍，菊花繞疏籬，簾捲西風，可見的是菊，出得屋來，放眼也莫不皆菊，莫非，主人以菊爲食？

正在菊間躑躅，驀抬頭，就是此刻了，竟然餚香酒冽，菊前，花間，竟現桌椅，餚正香，酒尚溫。

驀抬頭，恰也悠然見南山，不自覺端起那酒杯來。

那酒杯已然端了起來，才驀然又心頭一震！

這桌椅，酒餚，難道從天外飛來？

莫愁湖邊現身，現在酣睡屋中床上的姑娘已奇了，這疏籬茅舍更奇，不，即使這桌椅酒餚天外飛來，他亦應有所見，但簡直就在錯眼間，就出現在搖曳婀娜的菊花間，在他眼前了！

這可就不僅奇了，簡直是神奇，更詭異。

他一仰脖子，一口喝下杯中酒，若然連酒中有毒無毒也不知道，他也不配是一燈大師的弟子了，何況，他與人無怨無仇，人家爲甚麼要毒死他？何況暗香濃冽，景物如是寧靜，花也正妍，人兒更美。

人兒更美，既然替那姑娘查看傷勢，又那會不看，又那會不有肌膚之觸。那胡奇從不敢正眼兒瞧金鳳總鏢頭姑娘一眼，莫不是一瞥之下，心慌自慚自愧，慌忙掉開頭，只不過覺得她美極了，加上美得也令他不敢逼視。是以，金鳳姑娘端的怎麼美，還眞說不上來，既然再加她善良的菩薩心腸，更似天仙，天仙當然可望而不可及。

但現在，甚至從莫愁湖邊面對這姑娘起，他可是希夷，有了面罩套在頭上，人不能見他，他不自慚形穢，不僅敢看人家了，而且非看不可。

甚至，簡直有了肌膚之親。

人兒更美，胡奇的天地太小了，希夷更短暫，簡直難以相信，人世間，竟有這樣的美人！

好像？好像那兒見過，似曾相識，當眞好笑得緊，除了金鳳總鏢頭姑娘，就只有她的侍女，和那些拳頭上立得人，胳膊上跑得馬的鏢行的娘兒們，除非是夢裡，二十歲出頭的少年了，豈會無綺夢，但別說美人兒了，連女人也從未進入過他的夢中。

誰教他連正眼兒也不敢瞧金鳳姑娘呢？也許，醜陋的女人各有其醜，美人兒，看來却有幾分相似了。

想到那躺在床上，仍酣睡不醒的姑娘，那玉貌花容，那如凝脂的胴體，就浮現在他眼前了。

他眞不明白，爲甚麼他會心跳，跳得那麼厲害，自然心下也慌亂起來。

那知，以爲是幻像，却在眼前，在花間，凝聚起來，是人與花同妍，由花想容嗎？

不是，他露在頭罩外的眼睛睜大了，是眞眞正正的人，便化了灰，他也認得出來的，那夜沐，那嬌啼，那人事不醒的姑娘。

可眞是在比較之下，比花更嬌，更艷麗了，像是陡然間，搖曳的嬌花凝聚起來，不，不是從花叢裡鑽出來！

他手中還端着酒杯，不是嚇傻了，而是因爲呼吸停止了。

難道她是花的精靈，花仙？花神？

他豈會驚嚇花仙花神，而是驚訝她的美！是那驚人的美，令他窒息！

啓朱唇，眞似櫻桃乍破，更見那皓齒排兩行如白玉，拂葉分花，走出了花叢，吐鶯聲，可不是那嬌啼得令他心碎的嬌聲，說：「救命大恩，不敢言謝，聊備薄酒，你，何不坐下，來啊，我再替你斟上一杯。」

那口氣是緩過來了，但他的眼睛却睜得更大了，分明睡在床上，酣睡不醒的，怎會……而且，衣鮫綃之衣，已不是那披在身上，虛掩的衣衫，淡雅更令她清麗出塵。

只不過，仍秀髮披肩，只鬆鬆地頭上挽了個髻兒，但令她更嬌俏，更清新，更純潔，更年輕了。西風把她的秀髮飄飛起來，令她似在霧裡。

不，不要，因爲乍然看來，她不是往花叢中走出，似要隨風飛去。

似……啊，亦似弱不禁風似的，可有些兒眼熟了。

陡然間，金鳳姑娘的似幻疑眞的影象出現在他眼前，金鳳姑娘不也是如此，雖然令他不敢逼視，但那婀娜得弱不禁風的影象却深印在他的腦海裡。

當然，她怎會是金鳳姑娘，金鳳姑娘已遠出，不在金陵。

她說甚麼啊，他，一定是傻了，迷惑又驚疑！

她端的是誰？是甚麼人？

只見那姑娘對他嫣然一笑，這這！又像是……似曾相識，像……見過？

她走了出來，走了過來，提起那桌上的酒壺，替他再斟滿了。

瞪了他一眼，不過微笑仍在唇邊，說：「你……你怎麼，像是……不認得我啦。」

怎會不認得，便她化了灰，他也認得。

她爲何突然臉兒紅啦？

臉紅的不僅她，他的臉也熱了起來，因爲他知道，他爲何會臉紅，一定是想到，她不是惱他見到她湖中沐浴，見到了她的清清白白的女兒身嗎？因而若不殺死他，她就非死不可嗎？其實烟波迷茫，何況柳陰、月下、水中，他如何能見到，却是爲了救她，才眞眞正正見到了。

她當然知道，被他這麼盯着眼瞧，怎會不誤會，怎會不臉兒紅啦。

他明白了她爲何臉紅，他的臉又怎會不熱起來。

若是，她知道他這樣瞪着她瞧，是他想到另一個姑娘，因爲越更發現更多似曾相識處。

他慌忙把頭掉開，道：「姑娘既然沒事了，我得走了，而且，這裡的主人，若是回來見到我們……」

「已經見到啦。」

她抿着嘴兒一笑。

希夷大吃一驚，道：「在……在那裡？」

只有菊花在搖曳，在婀娜舞秋風，何曾有甚麼人來？

「啊！原來是你，你就是此間的主人！」

他眞蠢，早該想到的，她若不是此間的主人，她換過的衣衫何來？

當眞，惟有這麼清麗絕塵的姑娘，也才配住在這樣清麗絕塵的地方，不怪再不見人來了，他倒躭心了一日。

那姑娘點了點頭，且慢，一時間，無數的疑團也滿了心頭，掉開的頭也再又轉了過來，又盯着她了。

那姑娘又嫣然一笑，道：「爲何不坐下，我知道你要知道我是誰嗎，那麼，坐下來，雖然你幪着面，不讓我見到你的眞面目，更不知道你是誰，但我仍然要告訴你。因爲，你救了我的命，而且……」

突然間，她的臉紅得像胭脂深透，若不勝情，迅速瞟了他一眼，就掉開頭去。

他不明白她爲何會如此，道：「姑娘忒也太性烈了，其實，夜黑烟迷，我那會見到甚麼，爲何要死，却是，我好生慚愧，幾乎令你受傷了。」

不料那姑娘格格一聲嬌笑，說：「你是說昨兒夜裡？你呀，上我的當了。」

「你說甚麼？」

「我知道你沒有見到，其實壓根兒我就沒沐浴，秋夜寒涼，除非瘋了，才會在湖中沐浴。」

「那你……你……爲甚麼？」

現在，再不用躭心搔頭了，那頭罩緊緊的繫在他頸下。

當眞，昨晚果然有太多疑點，她被他的掌風連人帶劍，劈出那麼遠去，怎麼一些兒也沒傷？而且，兩次三番，幾乎揭下他的面罩來，顯然，那才是她的用心，哀哀哭泣，尋死，都是假裝出來的。

呔！他上當了，竟被這姑娘戲弄了一日一夜，當然，還有，她的受傷。哼！若眞是清清白白的姑娘，豈會……

登時無名火起，但他退了一步，再又退一步，因爲，他忽然記起了那岑左副使的話來：「恭喜你艷福不淺，她自會前來找你。」

他知她是誰了，沒有幪面的紫烟蘿！

而他，却早已是幪了面的希夷。

希夷朗朗大笑。

「呵呵，端的好一個清清白白的好姑娘，而且白如凝脂。」

好一個紫烟蘿，不僅令黑白兩道桀傲不羣的人物，鐵錚錚的漢子，盡皆臣服，殺人不眨一下眼兒，無數的英雄豪傑，敢對她不敬，立即從人世間消失，而且，嘿！哼哼！還是一個蕩婦淫娃。

那姑娘……她眞是紫烟蘿？只見她一怔，登時面容慘變。

他只不過這麼朗朗一聲大笑，她竟也像他一樣，退一步，又再退一步。

咦！她怎會……搖搖欲墜，而且……眞……身子一歪，倒了下去。

那不過是快如電閃的刹那間，一個念頭也電閃一般，在他腦中掠過！

難道她不是紫烟蘿？

不，她絕不會是紫烟蘿。

心念一動，本能地已搶上一步，斜身一探臂，已把那堪堪倒地的姑娘接住了，他是臂在身先，身子一衝前，便把她抱在懷中了。

那姑娘不過是陡然受到了大震撼，短暫間的旋暈，才一入抱，顯然已立即復了知覺，咬緊了牙兒，眼兒像要噴出火來。

不過是在被他一托一帶，入他懷抱的一刹那，那姑娘霍的一翻掌，已印在他胸上，嘿！啊呀！

希夷只覺地暗天昏，眼前一黑，那姑娘也借那一掌之力，從他懷中翻了出去，蜷腿已落在丈外了。

總算她是在他懷中，屈肘翻掌，掌上能發出多大的力道，希夷忙不氣沉丹田，那翻騰的五臟六腑，也立即靜止了，連退了兩步，也已站得穩了，只是胸上被掌印之處，仍然疼痛。

眼前復明，却不由他不倒抽一口涼氣！

皆因那面容慘變，眼噴怒火的姑

娘，手中又多了一柄短劍！

若然適才印在他胸上的不是她的纖纖玉掌，可是聯想到她渾身上下白晰如凝脂，是以玉掌必也纖纖，否則，那有功夫去注意人家的玉掌，原該是只見那寒芒吞吐的短劍，見劍不見手的。

當眞那短劍上寒芒吞吐，顯然是把削鐵如泥的寶劍，若是插入他胸膛，他那還有命在！

這麼錯眼間，劍已在她手中，劍也必藏在身上，也許，就藏在她袖中，她是能夠抽出來的。

他如何不倒抽一口涼氣。

她，這是做甚麼？怎麼嫣然的笑臉會立成慘白，澄如秋波蕩漾的眼中，會燃出怒火來！

「你你……可又是……不是殺死我，就是你亡？」

她這是做甚麼？

「不錯！」面容慘白，目射怒焰的姑娘說：「只道……你是個君子，原來是個登徒浪子，我既生不如死，那就先殺死你！」

二十年來的太行深山歲月，即使他長大成人了，由於自慚形醜，連遐想綺思也沒生過，豈僅是個君子，甚至是個見美色也不動心的魯男子，那金鳳姑娘待他何等親切，又何等美艷，他却只有心生感激，報答她的恩情。願爲她死的念頭，倒是時刻在心中，這姑娘，爲了查看她傷勢，確實驚訝人間竟有此尤物，感到生命的震撼，那倒是眞的，那如止水的心湖，也許曾蕩漾出漣漪來，但要知幪了面的希夷，永遠仍是胡奇，遐想綺思不生，她怎敢侮辱他，說他是登徒浪子。

有生以來，也許這是他第一遭兒惱怒，怒不可遏，道：「胡說，你敢侮辱我，我希夷堂堂正正，立地頂天，你敢說……！。」

他昂然而立，惱怒令他把胸膛挺得高了，即使幪了面，令人一見亦知他是眞惱，而且怒不可遏。

那姑娘一怔，一瞬間，目中的怒火變成了疑惑，道：「你若不是……不是該殺的登徒浪子，你笑甚麼？你一定……輕薄……」

敢情是他的朗朗一笑招禍，道：「我來問你，你爲騙我上當，可是你自己說的，顯然沒傷，若眞是清清白白，爲何讓我揭衣查看，我竟然信以爲眞，全心全意救你，你可知耗了我多少功力，更急了一日，原來你是騙我上當。這就是君子之欺以其方，你竟敢說我不是君子，竟還敢說……說我……」

輕薄，她是這樣說的，即使他不能做到眼中有色，而心中無色，但心中不生遐想綺思。那是千眞萬確，若是她沒失去知覺，也當然知道他並未輕薄過她。

且慢！她變顏變色，她目中的怒火，可是假裝不出來的。

他這麼心中一動，他的憤然也自然凝結了。

那姑娘眼中的怒火也在熄滅，代之是疑惑在加深，明眸也在閃亮了。

「啊！」一聲輕輕地啊，竟透露出她心生的喜悅來，現在，她那原是慘白的臉上，竟又露羞顏來。

「不不，」他對自己，在心裡說：「她不是……那會是紫烟蘿。」

「但我，先前眞是騙你上當，後來失去知覺，那確是眞的。」

他可疑惑了，道：「但你並未傷在我掌下，並未受傷呀，我查……」

差點說查看過了，若說出查看過她清清白白的女兒身，豈不令她更要羞赧。

眞是個多變的姑娘，時而憤怒得要殺死他，要和他同歸於盡，時而又嬌羞若不勝情，而今，忽然，又一聲嬌笑。

睨着他，抿抿嘴兒，嬌笑道：「你那一掌，雖然只得幾成眞力，但已喜得我心花怒放，我對我自己說，眞是天可見憐，謝天謝地，我可找到他啦。」

又搔頭，又搔起頭來了，說：「你究竟說些甚麼呀？端的你是誰？這一切，一切，究竟是怎麼回事。」

又睨着他一笑，笑又嫣然，偏又把柳眉兒挑了起來，還撇了撇嘴，說道：「我問你，憑你那幾成掌力，能把我飄得那麼遠麼？若眞被震出那麼遠，我便不死，是否已重傷，尤其是內腑？」

當眞，可不是因此以爲她已死，不死也重傷了，甚至眞不信幾成掌力，就把她震出那麼遠？只因急於救她，竟然忽略了。

「我老老實實告訴你吧，不用猜疑了。」她說，抿起了嘴，笑也嫣然如故，道：「我找到，我眞找到你了，心裡一喜，便借力也化力，裝得眞像被你的掌風震出一樣，但若全把你的掌力化解了，如何騙得你信，你怎會救我，把你的先天純陽眞氣，輸於我。」

「你你……仍然騙我，我要知道，你這樣做，端的爲了甚麼？」

不，她其實一片純眞，那會是蕩婦淫娃，更不會是殺人不眨眼的紫烟蘿。

「救我呀！」

竟又是懇切眞誠，忑怪，劍呢，她手中劍去了何處？竟像壓根兒她手中就無劍，甚至不見她手臂動彈一下子。

他的目光再不能離開她了，不僅因爲他現在是希夷，而是對她越更好奇了。

她竟把適才被她壓倒的兩株菊花，無限愛惜地扶直了，而且是此時，此刻，就憑這一點，就可知她絕不是殺人不眨眼的紫烟蘿。

且看她要做甚麼，更等待她解開

這疑團。

她又走出花叢了，走到桌前。

「喲！這酒菜都要涼啦，可不是待客之道，來啦，坐下來，我知道，你餓啦。你不是要想知道一切麼，那麼，乾了這杯，讓我從頭到尾，慢慢兒告訴你。」

哼！還有，這酒菜何來，我也想知道。

他眼見，已知道的是，她是那麼文雅，鶯音那麼婉轉，還有，又感到那份親切，那令他感動，又感激的親切，這這！怎會有這麼大的魔力，不容他抗拒，簡直支配了他。

眞不明白，他怎會猜疑她是紫烟蘿了？也許是不能覺察的歉意，也令他乖乖地服從了。

他坐下來，接過她遞過來的酒杯。

「我先要知道，你……是誰？」

幽幽地，忽然一聲嘆息，道：「一個垂死的人，感謝你救命大恩的人呀！」

「但你承認，我那一掌並未傷到你？而且……」

「救了我，」她也在他身邊坐了下來，眞不假，那感激之情，是假裝不出來的，道：「就是你一掌，救了我，我若不裝得眞像傷在你掌下一樣，你看，你肯把你那先天眞氣輸入我體入麼？」

「啊！」既然他明醫理，見她說得如是懇切認眞，便有些明白了，道：「你是……先天不足？」

「先天心脈拴塞，」她輕輕嘆了口氣，道：「從小我就身體孱弱，簡直弱不禁風。」

他點了點，心說：「可不是眞像弱不禁風。」啊！

弱不禁風，怎麼？怎生都像是極熟悉的？怎麼可以，他何處見過這姑娘？

現在，他是希夷，甚至敢不瞬眼地瞧她了，偏是她見過的女人，眞是不用屈指亦可數了，除了金鳳姑娘，就只有她的侍女，偏是連那兩個侍女，他也不敢正眼兒瞧人家，更不要說金鳳了，倒是只有避開目光的，除了美，眞不知若像這般正眼相看，認不認得出來。

也許，都一般兒美吧，所以，不瞬眼的瞧來，就覺似曾相識。

「喂！」那姑娘噘了一下嘴兒，說：「你想甚麼呀？可在聽我說話兒。」

「我要聽。」希夷這番可忍住了，沒有搔頭，因爲她也不轉眼地瞧他，搔頭，那樣兒一定傻傻的，但現在，他可是希夷，但這希夷却搖起頭來，面對着人家姑娘，他竟喃喃地自語起來！

「不會，怎會啊，我沒見過你，是不是？」

噗嗤一聲笑，她眼珠兒一轉，道：「人生何處不相逢，也許，咱們眞會見過，也說不定。」

「不，不可能，說啊，說下去，不瞞你說，姑娘，我也明白些醫理，奇怪，你怎會練起功夫來，病在心冠，那可是不能作劇烈運動的。」

「啊！」輪到那姑娘來驚喜了，道：「原來你也懂醫理，那就容易明白了，可不是連行路急促些，我就會旋暈，甚至暈厥，後來遇到了一位世外高人。」

「教你練功夫？」希夷驀下裡一拍大腿，道：「高明，有如那中毒之人，以毒攻其毒，修練內家功夫，不僅可通經活脈，且可健脈。」

「但也不過苟延殘喘。」那姑娘道：「除非再以先天純陽眞氣替我通玄關，活心栓，始徹底治癒，但那是十年後了。而且，也非他所能的了。」

希夷目不轉睛，見她的眉兒乍展還蹙，察其言，觀其色，知她並無半點虛假，不由點起頭來，心下也明白了。十年前，她不過還是個小姑娘，那世外高人，當然是個出家人了，怎能替一個十年後，已亭亭玉立的姑娘通玄關，活心栓，那自是不能的了。

那姑娘可不也在對他察言觀色，喜道：「果然我一說你就明白了，那世外高人言道：但先替我固本培元，却是能夠的，於是，指點我的功夫！」

「而且傳了你內功心法，啊！」

而且是禪功心法，他如何感覺不出來，當他把眞氣輸入她體內時，立即與她的眞力交融了。不由心中一動，似已明白她所說的世外高人是誰了。

一燈大師雲遊四海，以通神的醫術，活人無數，曾和她相遇，那有何奇。

他這一聲啊，竟未引起她的注意，因爲她的臉兒突然紅了起來，說道：「有一天，也許我能遇到一個修練相同心法之人。我不明白，他爲何說我必能遇到，他說，那時，我就得救了，否則，我這小命兒，活不到雙十，就是……就是……」

今年，她一定年華雙十了，女兒家，在一個男子漢面前，端的難以啓齒。

只聽她繼續說道：「我屈着指頭兒，數呀數，盼呀盼，當眞，果然我遇到，我對我自己說：就是他了，啊！我是說：就是你了。」

「你怎知就是我？」

忽然格的一聲嬌笑：「你忘了你上了我的當啦。」

「啊！不如此，你怎有藉口試探我的功夫，怎會知道我的門派來歷？」

「怎能和你拚命，又怎會……怎會……」

秋涼的西風在勁吹，她的臉兒却紅透了，紅紅的臉兒的語言，道出了她的無限的嬌羞。

怎會虛掩披在身上的衣衫，虛掩的衣衫下，裸露着清清白白，有如凝

脂的胴體。

當眞，可見她煞費若心，再不敢盯着她瞧了，忙掉開頭，道：「我是問，你怎知是我，若我不是你要待的人呢？難道你未曾試探，已知我的武功來歷？」

「誰說沒有，你忘啦，前一晚，同一個地方。」

驚得他幾乎跳了起來！

前一晚，莫愁湖濱，他和那紫烟蘿對了一掌，那是他下山以來，甚至是有生以來，和人對的第一掌，如何會不記得，他先前本已在懷疑，她，即是紫烟蘿！

那知！當眞，她眞是紫烟蘿！

若她所說是眞的，那麼，他豈不是救了這殺人不眨一下眼兒的女魔頭。

但他並未跳起來，却是把移開了的目光，又回到了她身上，不，那只是一瞥，但那一瞥之下，他是否也宛若看到了她白晰如凝脂的胴體？因此才沒有跳起來，還是他又慌忙把目光移到她臉上。

那是一張無限嬌，也無限羞的臉兒，他看到的却是清麗出塵，高雅與純眞。

不，她那會是個殺人不眨一下眼兒的女魔頭？

「啊！」瞬間的慌亂，怎又像自知失言了。

「不，」希夷道：「我是問，你怎知是我，似乎，你尚未試探出我的武功來歷，已知是我了？」

「但我已猜到了，你忘了，我等了十年，屈着指頭兒，也已數了十年，眼巴巴地，盼望了十年。」

「你還是沒答覆我。」

「十年，」她說：「那世外高人爲何要說十年後，我終於猜透，明白了。他必是要用十年功夫，才能培育出一個……一個少年郎來，把心法傳授予他，要造極登峯，至少也要十年，是的，我就對我自己說，是時候了，她那個救我命兒的少年郎，是該來的時候啦。於是，於是你出現在我面前，甚至不用試探，我已知是你了。」

「你錯了，不是十年，而是二十年，」他當然沒說出口來，而是在心裡說的，問道：「爲何你知是少年郎？」

「而且是，話聲和你一樣朗朗，模樣兒挺英俊，啊，一定也是風流又倜儻的少年郎。」

她一定已無數，無數次幻想過這樣一個少年郎了，從她蕩漾的眼波，無限地神往中就可知道。明知自己幪了面，也不由他不掉開頭去，他眞怕接觸到她那情波蕩漾的目光。

「因爲，因爲……」

天啦，但願她把目光移開，爲何要柔情脈脈地盯着他？

「因爲，他救了我的命，我就是……他的人了呀！你呀，是眞蠢，你還是非要我說出口來才甘心，你眞……壞死啦。」

刹時間，他只覺地在轉，天在旋，腦裡轟然一聲，像响了個霹靂。

當眞，他眞蠢，怎會想不到，不僅人家清清白白，當眞是清清白白的女兒身，不僅裸露在他眼前，而且有了肌膚之親，而他，是個男兒漢。

同時，他也才明白了，明白若那世外高人是一燈大師，本可替她通玄關，活心竅的，却爲何不能？

啊！莫非，是眞的，那世外高人眞是一燈大師，大師派他下山，要了的心願，就是指這回事？

天啦，這怎麼可能？他奇醜如鬼怪，從不敢面對任何人，何況是要他去面對一個嬌艷如花的姑娘，他寧可去死，寧可死去，連遐想綺思也從不會有過，何況是成眷屬。

那瞬間，一個念頭掠過腦際，要不要，揭開面罩來？

不，那豈不是剛救了人家，却又殺了她！

若她知道她幻想的少年郎，奇醜如鬼怪，既使不被他嚇死，她也非死不可了，因爲她再也不能嫁人了，豈能和一個形如鬼怪奇醜的人白頭到老，長相厮守。

謝天謝地，他不僅幪了面，而且罩了頭，道：「我明白了，這就是你兩次三番，要揭下我的面罩來之故！」

面對着面，而且是在對敵之時，她豈能揭得下他的面罩來，但之後，當他把眞氣輸入她體內時，他的兩掌都在她身上，甚至在她白如凝脂的身上游移，却是可以的，輕而易舉就可揭下他的面罩來；甚至此刻，趁他一疏神，憑她奇詭的身手，亦辦得到的，但又爲何不呢？

羞紅減退了些，但笑意柔情更濃了，說：「再不了，若是你要幪面，你喜歡，爲何我要揭下來，那大師雖是出家人，却疼我像親生女兒一般，豈會選錯人的，何況我痴痴地等，痴痴地盼，十年啦，其實你早已活在我心中，簡直一塊兒成長，夢裡雲端，你無時無刻不伴在我身邊，活在我心間，我知道，一定不是幻想，你一定和我想像的一般英俊又蕭洒。初次遇見你，你一開口，我就對我自己說是他了，他來啦，那朗朗的聲兒，多熟悉啊，還會有錯麼，你那模樣兒，一定也和我想像的一樣，不，當然一樣，怎還說是想像。」

爲何要殘忍地令一個美麗的姑娘的夢破碎，明知她就是紫烟蘿，爲何連幻想的美夢也令她破碎了！

大師，因爲她口中的世外高人，成了大師，那麼，她承認，眞是一燈大師了，大師是有道高僧，豈有疼愛一個殺人不眨眼兒的女魔的。不，他一定得先弄清楚，這紫烟蘿端的怎麼的魔頭？

他不過從那姓岑的漢子，才知有紫烟蘿，他雖不在江湖上行走，但太

行深山，一燈大師却無遠來的訪客，多是江湖中人，若江湖中眞出現了這麼一個殺人不眨眼，黑白兩道聞名喪膽的女魔，豈有無聞的，顯然，這事兒有些蹺蹊。

「你怎又出神啦，瞧，這酒菜都涼了，我知道，你早餓壞啦，都怪我不好，我命他們換過熱的來。」

她只輕輕地擊了一下掌，驀見紫烟湧現，現出那旗女來，而且不是兩個，共有四個，莫不年輕秀美，一手抱旗，一手托着個托盤兒，盤中餚饌熱騰騰。竟不知從何而來。

那姑娘抿着嘴兒一笑，道：「你不也以爲奇怪麼？」

「正是，你爲何要弄玄虛？」

果然，先前的酒菜，不用說，也是這來也無踪的旗女送來的了，即使她不是黑白兩道聞名喪膽的女魔頭，爲甚麼又要故弄玄虛？

那姑娘竟肅肅容顏，正色道：「我可瞞任何人，也不能再瞞你了，不錯，我正是紫烟蘿。」

「你你！你眞是？」

當然是，眼前，她的身邊，不就站着旗女，而且有四個之多，且慢，那麼鼓樓鳳鈴上的彩帶，並非那姓岑的漢子掛上去的，而是她了，不由心中一寒，道：「我且問你，那姓岑的漢子現在何處？你把他怎樣了？」

那姑娘又擊了一下掌，驀見菊叢籬邊，現出三人來，姓岑的漢子垂首在前，兩個劍童在後。

「不用驚奇了，這也不是故弄玄虛，不過是我……唉！若不是我身體孱弱，病在先天，也就不會有紫烟蘿了，我看得出來，當你知道我即是紫烟蘿，你眼中閃過憎惡的目光，你一定以爲我邪惡如女魔了。」

他再也忍不住了，道：「你殺人無數，難道不是殺人也不眨一下眼兒的女魔？」

「我眨一下眼兒，你看着我，」那姑娘說：「因爲，我壓根兒就沒殺過人。」

「但是……是從此消失了。」

「岑左副使，你過來，你當然已知道，消失的人，只不過是從地面消失。來，告訴他，那些消失的人在何處？雖然不是升了天堂，却也還不曾下地獄。」

只見那岑左副使滿面愧色，走了過來，道：「慚愧，定是在下誤會了，敢情是天大的誤會，原來這姑娘不過是出於一片孝心，不願有人去打擾她的娘親，偏她娘親結仇滿天下，於是……」

「於是，我就成了紫烟蘿，不男亦不女，非幫亦非派，黑白兩道，聞名而喪膽。」

「你你！你端的是誰？」

出於孝心，結仇遍天下，這不是武雲孃麼？難道她是……是金鳳大鏢頭姑娘！

「坐下啊，你這是……怎麼啦？」

他眞驚得跳了起來，不過是霍地站起身來，不怪那份親切，那嫣然的微笑，那嬌嫩的聲音，都似曾相識？只怨他自己從不正面清清楚楚瞧過人家姑娘，更萬萬絕想不到那仙女菩薩一樣的金鳳姑娘，竟會是那姓岑的漢子口中女魔頭紫烟蘿，即使心中曾有些兒聯想疑惑，也被他主觀否定了。

一善一惡，一正一邪，怎會聯想得起來，北轍南轅，一天一地，怎能合二爲一？

「他只說對了一半。」只見她肅容，且幽幽地嘆了口氣，道：「幪了面的紫烟蘿，任誰也想不到，會是天下武林敬重的金鳳大鏢頭，却也因我是金鳳鏢局的主持人，倒不得不時刻心懷憂懼，你！應該知道爲甚麼？」

「因爲，」緩緩的坐下來的希夷，似有所悟，道：「因爲，你病在心冠，任何武功再强，不可能超出十招之上，尤其是不能運行內功眞力。」

只見她點了點頭，睨着他，情深地一笑，甜甜地一笑，這笑也曾出現在金鳳姑娘的臉上腮邊嗎？可惜他從不曾正眼兒瞧過金鳳姑娘。

啊呀！他這是怎麼啦，人家已承認，金鳳姑娘即是紫烟蘿，那麼，這紫烟蘿臉上的笑，當然也就在金鳳姑娘的臉上。

只不過，那金鳳姑娘臉上的笑，是否只是親切？而不像現在眼前的紫烟蘿多情而已。

「你眞是我的……知心人兒。要知表面上人家敬重我，但幹鏢行，本就是和黑道上的人搶飯吃。」

「也是在刀口子上搶飯吃。」

「正是如此，但利之所在，道義便不能併存，而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有道是，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上亡？」

希夷眼睛亮了，道：「若是，江湖上出現了一個紫烟蘿，神出鬼沒，令黑白兩道上的人，人人喪膽，嘿，若是有朝一日，金鳳大鏢頭挺身而出，不費吹灰之力，就把那紫烟蘿消失了……」

紫烟蘿！不不，她此刻可又是金鳳大鏢頭，格格一聲嬌笑，他眞是個可愛的人兒，不說殺了，也不說消滅，而說：消失，怎不惹得她開心地笑了起來，道：「那時，誰不感激那金鳳大鏢頭。」

「嘿！」希夷大笑，笑聲朗朗，道：「誰還敢太歲頭上動土，老虎嘴邊拔毛兒，一聲我武維揚，金鳳旗兒飄揚四海，鏢車到處，護送尚且不暇，豈敢心生覬覦。」

那在傍的姓岑的漢子，臉上只現愧容，再不見有懼恐之色，也敢插嘴了，道：「但……我……不明白，這敵愾同仇，却又是爲何，又是……怎麼回事？」

他自不理會他們說的這些，那希

夷可不也迷惑，也不禁拿疑問的目光來瞧她。

只見她皺了一下眉兒，道：「這才是紫烟蘿出現之故，哼！」

她一掃眼兒，那岑姓漢子登時打了個寒戰，因爲在他心中，她仍是紫烟蘿。

但可是金鳳大鏢頭在說了，道：「我娘當眞結仇遍天下，出手確實狠辣了些，傷亡在她劍下的，端的不知其數，但也還分得邪正，不過嫉惡如仇而已，你來說吧，你敢說不是？」

那姓岑的漢子又羞愧地低下頭去，這下是無異承認了，其咎不在武雲孃。

是金鳳姑娘又在開言了，道：「自從我娘把鏢局交付予我主持之後，本來她已厭倦了江湖。自從我在五歲那年，我爸失踪之後，我娘原想開創鏢局，有助尋訪我爹下落，那知十多年了，始終杳無音訊，便已知她結仇太多，我爹已不在人世了，究竟爲何人所害，如何能查訪得出來。」

希夷在點頭，那姓岑的漢子却先開了口，道：「大鏢頭的爹必已被害了，那是人人皆知的，那報仇的人不敢惹武雲孃，我我，我是說大鏢頭的令堂，便捨難取易，向令尊下手，那是，恕我直言，實是人同此心。」

果然他是條好漢子，硬漢子，明知金鳳大鏢頭即是紫烟蘿，仍然直言不諱。

金鳳姑娘嘆了口氣，道：「我們如何不明白，但死不見屍，難免仍存萬一之想，直到兩年前，我娘才絕了望，實在也太厭倦了江湖，於是把鏢局交付予我，算是從此退出江湖，不料，由於娘獨居於後園精舍，接連現了敵踪。」

希夷再又點頭道：「你打理鏢局的事務繁忙，不能陪伴在娘親身邊，何況人家在暗，你們在明，怎不躭心。」

那金鳳姑娘的眼睛亮了，道：「好一個敵暗我明，於是……」

「你就把那些尋仇的人，由暗轉明，於是，同仇敵愾。」

「我先找出了兩個來，可不是他們因爲同仇，平日都彼此有連絡……」

「於是，你便以同仇敵愾，先後把凡是與你娘有仇的仇家，都連絡了起來。」

「我可眞嚇壞了，竟不知會有那麼多，而且其中不乏高手，是眞的，眞嚇壞了，當我知道他們互相連絡起來，想想那還了得！」

「於是，」希夷道：「紫烟蘿出現了，於是，你在那精舍中設下陷阱機關，以逸代勞，把仇家一個個地消滅。」

「消失！」金鳳嘆了口氣，道：「我娘的前車可鑑，再說，不是殺不勝數，而是不忍心，何況寃家宜解不宜結，岑左副使可作見證，那些在他以爲已消失的人，不都已活生生，仍然生存在世上。」

那姓岑的漢子點頭道：「原來，都在這地底暗室之中，且作爲上賓款待。」

「原來，啊！」

希夷明白了，又朗朗地大笑起來，道：「原來，這酒餚桌椅，那旗女，我知從何而來的了。」

「你不再認爲我是故弄玄虛，扮鬼裝神了？」

都笑了，不同的笑，出現在不同的臉上。

自慚形穢　頗化清風

那暗香盈袖，悠然見南山的疏籬茅舍，原來竟是黑白兩道聞名喪膽的，紫烟蘿的巢穴，誰信？

正因誰也不信，是以雖在眼前，近着遊人衆多的莫愁湖濱，誰也不疑。

誰又相信，天仙，菩薩樣的金鳳姑娘，竟會是殺人不眨眼兒的紫烟蘿？

更難令人相信，殺人不眨眼兒的魔頭，竟會美絕人寰勝天仙，而且是個孝女，而且，心在江湖，造福武林？

當眞，正若邪時，邪亦正了。

一聲呵呵，希夷朗朗地大笑起來：「那麼，你端的是誰？紫烟蘿？還是金鳳姑……啊……大鏢頭？」

她笑了，金鳳姑娘一定這樣笑也嫣然的，可惜胡奇從不敢正眼兒瞧過金鳳，即使她是大鏢頭，而希夷所見到的却是紫烟蘿。

「都是，但現在，而今，又都不是了。」

笑臉上現出一抹淡淡的紅暈，是有意，又像是不自覺地向他靠近了些。

「那麼，該稱你甚麼？」

即使她喜帶羞，即使當着她的劍童、旗女，和那姓岑的漢子面前，說甚麼她也還是個江湖女兒，瞟了他一眼，幾乎要靠上他的肩頭，柔聲兒更暱，說：「你不認爲，應該……叫……希夷娘子麼？」

轟然一聲，連心靈也震撼了，啊呀！不，不能跳起來，否則，她會多傷心，多傷她的心呀！當着這麼多人面前，她却毫無忌憚，他如何不明白，在她心兒中，眼兒裡，誰也不存在了，只有他。

再不會因爲她是紫烟蘿，但他眞嚇得幾乎喪了膽，是她那無限無盡的萬縷柔情，令他害怕，甚至恐懼！

像是，萬縷柔情的羅網當頭罩下，萬縷情絲繫上身來！

那瞬間，他已不是希夷，而是，自慚形穢，不敢面對人的胡奇了。

旗女都抿起了嘴兒來，劍童慌忙掩着嘴，連那姓岑的漢子，可眞是個鐵錚錚的漢子，也慌忙掉開頭。

這倒解救他，她也看見了，她，

竟然笑了，如何不好笑，還道他風流又倜儻，竟也會害臊。

她笑着瞪了他一眼，那眼兒的語言分明在說，我是你的人了呀，怕甚麼。

且慢，三十六着……在被她揭開頭罩前，現在，防不勝防，隨時隨刻，他意亂心慌，都有可能被她揭下頭罩來，何況，她的身手武功，實是奇詭絕倫，倒是走爲上着。

他不怕她是聞名令人喪膽的紫烟蘿，更不怕那可愛可感的金鳳姑娘，而是在此時此刻，這千嬌百媚的姑娘，眼前這胴體白晰如凝脂的，對胡奇來說，可眞是美人而如蛇蠍了。

不行，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有了。道：「而今，你不再是紫烟蘿？」

「從今而後，消失無踪。岑左副使，啊，我該叫你岑大哥了，是否連你心中的紫烟蘿，也已消失無踪了？」

「而且，那左副使也羞愧無地自容。」姓岑的漢子道：「天下的仇怨也已被姑娘你化解於無形了。」

「好！」而今又是希夷了，說道：「當然也不再有紫烟蘿？」

「本就虛無縹緲，無處不在不也無處都在麼？」

她知道他是指那疑眞還幻，神奇而又令人恐怖，非幫非派的組織，道：「本就是只存在黑白兩道人們的心中，也會像岑大哥一樣，很快就會從他們心中消失了。」

「但是，這旗女與劍童，還有，還有那些已然消失，其實被你待爲上賓的人。」

她點了點頭，道：「說得是，仇怨已被化解，消失的人，當然也要復活起來。致於這旗女劍童麼，那是我從小就訓練培育起來的，是萬千美人中，從小兒挑選出來，你不認爲他們都有絕佳資質麼，不瞞你說，別看他們年幼，身手已和我相差不多。」

「因爲是從小伴隨你練的功夫。」希夷道：「而且我也明白，你爲甚麼要這樣做。」

即使他是希夷，也慌忙掉過頭去，因爲她眼兒裡又現出柔情萬種，說道：「你眞是可愛的，知心的人兒。」

「因爲，有了他們，走鏢江湖，就不怕不能超到十招之上了，有了他們，甚至不用你出手，也不怕任何强敵了，他們一現身，先聲已奪人，其實，你太多慮了，當今天下，壓根兒就沒你的對手，更沒有强敵，之所以，他們也從沒現身過，因此也不爲人知，其實，他們時刻都在你身邊。我說的是也不是？」

「不是。」柔情的目光變成了狡黠，道：「誰說我沒遇到，那就是……你這個寃……」格的一聲笑，她沒說出來，但任誰也曉得，她是說寃家：「不過，當眞是首遭兒，昨晚在莫愁湖邊，他們不都現身了。」

「今而後，當然也不會消失了。」

「他們，當然就會伴隨我們身邊，我是說！你和我的身邊，旗女的旗兒上，當然也要繡上金鳳，劍童麼，難道，你眞不明白……」

她怎麼噘起了嘴兒來，嬌憨的像個天眞的小女孩？

「我……明白甚麼呀！」

希夷一怔！天啦，當眞，是美人兒，眞箇宜喜亦宜嗔，嬌憨起來，更愛煞人。

「我啊。」她說，霎着眼兒，那自是又有一番美態，說：「你忘了我盼呀盼，等呀等，你難道不知我盼誰，等的又是那個？我有了旗女，他呢？怎能沒有劍童，我巴巴兒替你挑選，替你培育，你你……竟不知道。」

希夷疾抛頭，敢情不是揭他的面罩，而是指兒戳向他的額頭。

驀然間，易裝成了小家碧玉的金鳳姑娘，又出現在他眼前，不也在稠人廣衆之中，拖着他走麼？誰說她不是嬌憨的金鳳！

刹那間，他的血液也凝結了，我的天，她知不知道，希夷就是胡奇？

她一指戳出，那不過打情罵俏，那是眞戳，却就勢站了起來，道：「你說得是，紫烟蘿消失，那般人也該復活了，岑大哥，勞你的駕，當年爲了娘結仇太多，備下了一個藏身退步之所，不料竟成了替我化解仇怨之所了，請你去代我送他們一程。」

姓岑的漢子忙道：「遵……」

「岑大哥，再不會有法旨啦。咦！他……他他……去了何處？」

不料她這麼一轉身，不過一句話的工夫，希夷已踪跡不見！

惟覺西風遒勁了些，搖曳的菊花，如波在起伏。

＊　＊　＊

消失！

即刻，刻不容緩，本來就不存在的希夷，應該消失了。

當魔女一朝成了天使，那就不僅是更可愛，而且還加多幾分愧咎，因而也更增添了更多敬意。

何況，他眞嚇壞了，何況紫烟蘿原來竟是金鳳，那甚至願爲她而死的金鳳姑娘。

那是簡直比死更可怕的驚恐，因爲他簡直不敢想像，有朝一日，不，隨時，隨刻，他的頭罩被揭了下來，露出他那奇醜得有如鬼怪的眞面目來，豈僅不英俊，不風流倜儻，天啦，她會多驚駭，多傷心。

何況，眞連他的心靈也爲之震撼了！更何況，人家清清白白的女兒身……天啦，除了他，是不能再嫁他人了。

至少，眼前，別無可選擇的法兒是：消失！

永永遠遠，她心目中英俊，風流倜儻的希夷，立即消失！

永永遠遠，讓那風流倜儻的希夷，活在她的心中。

驀然間，一個奇想，不一定能够的，有一天，一個英俊的少年會走到他面前來，那麼偶儻又風流，就和她所幻想的一模一樣，消失了的希夷，再又復活了，來到她身邊。

啊啊！獨抱影兒眠，背看燈花落，閨中夢裡的歲月果然太凄清了，但待他重與畫眉時，細數郎輕薄，又豈不增添了更可珍惜的情趣。

踏遍天涯海角，一定，他一定能找到的，找到那個她暮想朝思，夢幻中的希夷。

那麼，他還等待甚麼，趁她令那些在江湖中人以爲已消失了的人復活出來時，當眞！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留下菊浪翻金波，任那西風去嘆息！希夷，只一晃肩，就在那菊浪金波間消失了。

恰是夜幕初垂，低頭一縮肩。揭下頭罩的同時，也就是希夷消失的瞬間，胡奇，那個醜覥木訥的醜漢，也在房中復現了。

顯是剛亮的燈，是他心急了些，那燈火乍暗復明，驀聽一聲尖叫，那是一聲駭極的驚呼！

胡奇竟也嚇了一跳，待看清正待跨出門去的姑娘，是那個年輕的侍女，而非金鳳姑娘，才大大地鬆了一口氣。

顯然那侍女前來亮了燈，正要退出，燈火忽然一暗，乍又明時，鬼呀！奇醜如鬼怪的胡奇已立在燈前，她如何不驚嚇得像見了鬼。

當然，那不過是乍然一見，加上燈火忽然一暗，而屋中原本無人。

「我……我……嚇着你了。」背過身去的胡奇說：「沒……沒有。」

那姑娘竟也木訥起來，因爲小鹿兒還在心頭亂闖，即使她看清了，雖不是更驚駭，但仍然驚駭。

「胡……大爺，原來……你……在屋裡？」

本是少年，原該是靑春年少，但奇醜卻令他——至少在人家眼中看來，已是個中年漢子了。木訥訥，其聲必也蒼老。

大爺！他心中一動，當然，金鳳姑娘口中的大哥哥，一定也老了，至少也是中年了，當然，也就絕不會疑心他就是希夷，雖然他是奉一燈大師之命而來。

現在，他已明白一燈大師的心願了，因爲，金鳳姑娘已是命在旦夕，而他是個老僧，能醫而又不能救。

胡奇點點頭，道：「我不過……怕……嚇着你們。」

瞪着那燈光，他的眼睛更亮了，而且心中也光亮了起來，因爲那姑娘啊了一聲，說：「我說啊，怎麼沒見你出去，鏢局的人也都說沒見過。原來，胡大爺，你在屋裡。」

他心下却在想：從頭到尾，應該說從那晚在精舍樓頭，救那姓岑的漢子時起，仔細回想了一下，他掠過窗前，隨風飄過圍墻，金鳳姑娘和武雲孃却全神貫注在樓下，若不是他即時相救，在空中一托一送，把姓岑的漢子抛過墻去，當然也墜落樓下了，何況，金鳳姑娘武功再高，也不過得一燈大師指點而已，那能及得他在一燈大師指點下，苦練了二十年，眞個從孩提時便練起了。

可眞是一步錯，全盤皆錯了，他無不搶先姑娘一步，那麼，也絕想不到，他胡奇也即是希夷。

不錯，烟籠秦淮月籠紗，烏衣巷夕陽斜，也許，不過是巧合，即使金鳳姑娘眞暗中跟隨在後，但那是胡奇，可不是希夷。

他眼睛亮了，因爲已肯定了一點，金鳳姑娘，亦即是紫烟蘿，絕不知他即是希夷。

若是胡奇也就此消失，豈不是欲蓋彌彰。

他大大地鬆了一口氣，而且，現在他也不解釋，這一日夜，他去了何處。何況，金鳳姑娘的紫烟蘿，亦不在鏢局中。

*　*　*

「大哥哥……」

胡奇一睜眼，金鳳姑娘已在床前，啊喲！那知他慌忙要坐起身來，却被金鳳姑娘按住了他肩頭。

稠人廣衆之中，她尚且不嫌疑，甚至拖着他在街頭行走，何況這卧室中別無他人。

驀然間，一陣强烈的惆悵，襲上心頭，也許，還滲雜着他自己也不能覺察的喜悅。

從她的眼中，他見不到那幾乎是令他心悸的目光，也見不到希夷所見到情波蕩漾，但天啊，現在，他看清了，她眞美，而且，眞眞正正看清了，若她不是雲鬢堆鴉，栩栩如生的金鳳凰，不是在她披風上展翅欲飛，他幾乎以爲她是紫烟蘿了。

原來，她眞是紫烟蘿，不不，應該說：原來紫烟蘿眞是金鳳姑娘。

如何不惆悵，面對着他，她眼中就只有令他感激的無比親切，現在，他眞眞正正明白了，雖然她不是假裝出來的，但顯然是基於慈悲，或者可說是同情的悲憫，不過是讓他自在些，消除他的自慚自卑，如是而已。

現在，他明白了，原來他在那侍女們口中，既是大爺，在金鳳姑娘心中，當然他也至少是中年了，她和他之間，原來早已存在着一條看不見的，老與少的鴻溝，那麼，人前的親暱，當衆拖着行走，就像現在一樣，來到他床前，按着他的肩頭，那又有甚麼可避諱的，也許，大哥哥，應該叫爲老哥哥，不過是親切加上禮貌而已，或者，加上悲憫。

是的，滲雜着一絲感覺不出的喜悅。無論如何，他是胡奇，胡奇絕不是希夷，但這喜悅，多苦，又多可

悲。

「大哥哥，你，可是惱了我啦，我來不及面辭，而且，不敢擾你清夢。」

難道現在把他叫醒來，又不擾他清夢了？

那麼，她必有話說，急於要知道，但又爲何欲言又止？難於啓齒？

「我怎麼？啊喲，天已大亮了。」

她眼中沒有蕩漾的情波，却見且急更帶幽怨之色，但仍抿着嘴兒，笑道：

「大哥哥，八成兒昨晚你又去欣賞那朱雀橋邊的夜草花了。」

「還去尋找那昔時王謝的堂前燕……」

他大吃一驚，該死，這那是胡奇的聲調語氣，分明是希夷的朗朗笑謔。

金鳳姑娘可不是一怔之下，霍地退了一步，離開床前，胡奇也就勢坐了起來，慌忙一急之下，明白現下而今，他是胡奇了，還怕他不木訥起來，說道：「去……看看……看飛入何處……百……百姓家？」

不知是失望，還是釋然了，輕輕嘆了口氣，無聲，但胡奇立即覺察出來的嘆息。

「原……原來，你你……一直跟……直跟踪我。」

金鳳姑娘閉了的眼兒又睜了開來，一定以爲她心心念念，都在希夷，就像恐懼的人草木皆兵一樣，希夷也無處不在，有聲，也皆希夷之聲了。

當然不是，睜開眼來，自己倒有些難爲情起來，道：「大哥哥，告訴我，一燈大師只派遣你一人前來呢？還是另有他人？我疑心，不止你一人。」

原來如此，若是先前，他還是不明白，現在，可知道了，那疏籬茅舍幽菊繞中，紫烟蘿已坦白說了，爲她通玄關，活心脈的人，當然是一燈大師派遣來的，不是他，當然另有人了。

他怎敢說別無他人，不能。

「我可不知道了。」胡奇木訥說：「大師常年雲遊四海，到處結緣，就像……來到金陵，一住就是一兩月，到……到處結緣，便我，大師亦未收錄門墻，你不也是他的女弟子麼？大師可從不提及。」

不錯，到處結緣，也許地北，也許天南，大師找到了他，也像我，也像……像大哥哥一樣，找到他了。

「啊！他多英俊，眞是風流又偶儻。」

從不敢正眼看她的，現在，目光却不能從她臉上移開了，而她，她的目光却是那麼遙遠，也許，正幻想那個風流又偶儻的少年郎，本已在她面前，却又遙遠的希夷。因此，他也不用把目光從她臉上，那張美得令他痛苦的臉兒上移開了。

因此，也就能看入她的心深處。

「不用揭下他的面罩來，我也知道，大哥哥，佛門弟子最重的是甚麼。」

「因果。」

「種得蘭因收絮果。大師說，說……大哥哥，可不許你笑話我。」

「說你是個好孩子，一個最好最最好的姑娘，一個百行孝爲先，而你是個最孝順的女兒，我知道。」胡奇見甜甜的笑竟又出現在她唇邊，眞似櫻桃乍破，碎玉似的皓齒又露了出來，繼續說道：「身在江湖，手上却沒沾染半點血腥，而且受到黑白兩道尊敬。」

「哎呀！這大師，一定對你說了。」

「所以，」胡奇說：「你種得蘭因，自然也該收絮果，美得像大仙，心腸好得像菩薩的金鳳姑娘，當然該有個風流又偶儻的英俊的少年郎來匹配。」

似醉如痴，凝眸着窗外，窗外，艷艷的初昇的秋陽，把天空抹出絢麗的朝霞，她喃喃地說：「而且，蓋世武功，無敵天下啊呀！你你……」

她回過頭來，目瞪口呆，是他呀！分明是他的聲音！怎會從大哥哥口中說出來？

天上的白雲飄浮，朝霞把雲朵繡上了金邊，怎麼他却看見的是金鳳姑娘的彩霞衣裳，金邊成了栩栩如生的金鳳凰？

他一定也如醉如痴了，連金鳳姑娘已轉過頭來，瞪大了眼兒望他，他也不覺，兀自喃喃地，說道：「從此，種菊東籬下，悠然看南山，籬下把酒黃昏後，任那淡淡的幽香盈袖，那旗女手中的旗兒，當然也換上花鋤了，從此，那疏籬茅舍，人間更勝天上，因爲他們只羨鴛鴦，不羨仙了，啊呀！」

他也大叫一聲啊呀！因爲一回頭，才發現金鳳姑娘的一雙瞪大了眼兒，正望着他。

他不是如癡似呆，而是嚇呆了，不僅聲音是希夷的聲音，而且，胡奇怎會知道疏籬茅舍，把酒黃昏後，胡奇何曾悠然見南山？又怎知有旗女！

「大哥哥，原來，是你，你就是希夷！」

「不不！」

嚇慌了的胡奇跳了起來。

「不不！」金鳳也叫道：「現在，我知道你爲何要幪面了，是你！你就是希夷。」

「我一定還你一個希夷。」可惜，大急驚嚇之下，不自慚，也不自卑，聲調自然也不木訥了。

金鳳再不懷疑，那是希夷！他的聲音呀！但她驚疑的眼睛更睜得大了，他說甚麼？「還你一個希夷？」

睜大了的眼睛而且亮了，啊了一聲，說：「莫非，你一開始就騙我，我說啊，天下之間，那有這樣醜怪的模樣兒，原來，你壞死啦，還眞嚇了我一大跳，若不是光天化日之下，怕不被你嚇得叫了起來，原來，也像幪面一樣，是假裝出來嚇人的，害我替你

難過幾日，原來你壞死啦，騙我對你又是同情，又是悲憫，好啊，還我一個英俊、倜儻又風流的希夷來，我就知一燈大師千挑萬選，絕不會有錯兒。」

胡奇慌忙一錯身，便已到了窗前，躲開了她那快如閃電的翻雲手。

敢情她以為胡奇是化裝易容，那腮邊的惡瘤，是裝上去的。

胡奇的心眞是寒透了，原來同樣也嚇壞了她，雖然她天性善良，但也不過是同情，可憐他而已。

「不……不……你錯啦，我只是，見到了一切，我說還你一個希夷，是我知他去了何處，替你把他找回來。」

是嗎？但那聲音？那仍縈迴在她耳邊的聲音，那語調？

三十六着，當眞走為上着，胡奇連窗台也不按一下，飄然已到了窗外。

「你別走！」

「難道你不想早日找回你的希夷？即使走遍天涯海角，我也要替你找回他來，你等等。」

「我已盼望，已等待多年啦，咦！你到底……」

「去尋訪你的希夷，我……去了。」

她瞪大了眼兒，疑眞又似幻，失落又迷惑。

若然她知道：視之不見曰夷，聽之不聞曰希，她就會知道：是幻便非眞，是眞便非幻。

就在她失落又迷惑時，活生生的胡奇，天光化日之下，在她眼前，竟似幻覺一般，隨即曉烟消散了。

久久地，留下她在失落與迷惑中。

* * *

「我……武……維……揚……」嬌聲清脆，嘿！喊鏢的，竟也是個女娘。

而且是個年輕又貌美的姑娘，原來，紫烟蘿的旗女，旗兒上都改繡了栩栩如生的鳳凰。

不到一年間，南七北六一十三省，關內關外，內蒙外蒙，大小金川，喊鏢的嬌聲，眞箇响徹行雲。

因為，江湖上轟傳，出現了一個行踪飄忽的大俠，却不是與黑道上的人作對，而是以古押裔自居，儼然月老，要令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若有人敢棒打鴛鴦兩離分，必受到痛懲。

是以，情俠之名，當眞是不脛而走，傳遍了遐邇。

但無人見過他的眞面目，日久，終於傳出，這情俠名叫希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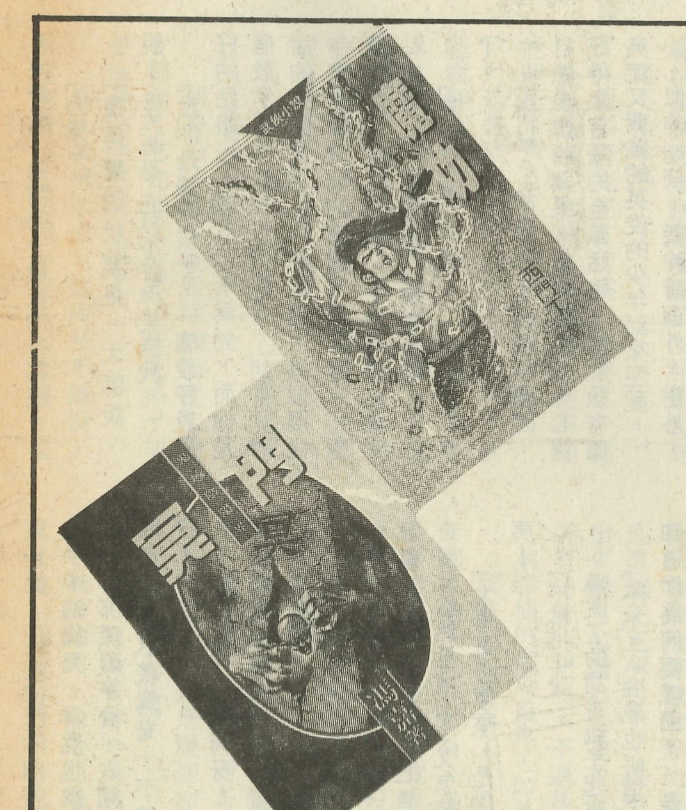
既然行踪飄忽，何處去追尋？

日復日，月復月，眼巴巴盼望的金鳳姑娘却知他是誰。

歸來吧，希夷。

但，何日浦口才歇歸帆？

（本文完）



魔功

$ 24 西門丁 著

大俠史金刀的壽筵上，各賓客皆不能自控的做出各種不可思議的行徑，原來有人從遠處發功遙控羣雄。

俠客傳雨生恐發功者藉此禍害武林，誓要把罪魁找出。

冥門

$ 25 馮嘉 著

「冥門」是鬼域陰陽界系列，不但恐怖、詭秘，亦含警世意味。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星島中心及香港電視服務站有售。

三國演義之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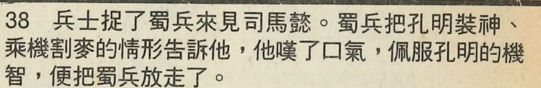
諸葛裝神（二）

徐正・編繪



37 走不多遠，忽見有一蜀兵，慌慌張張的在前奔逃。軍士趕上去把他捉住了回來。原來這個蜀兵割好麥子，走失馬匹，正要退回，却被捉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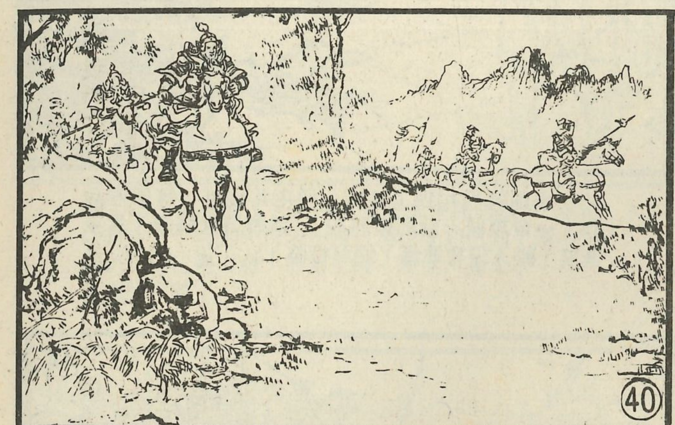




38 兵士捉了蜀兵來見司馬懿。蜀兵把孔明裝神、乘機割麥的情形告訴他，他嘆了口氣，佩服孔明的機智，便把蜀兵放走了。



39 這時，副都督郭淮來見司馬懿，勸他去襲擊在鹵城的蜀兵，說：「鹵城小地，蜀兵也不多，你我前後夾攻，孔明便可擒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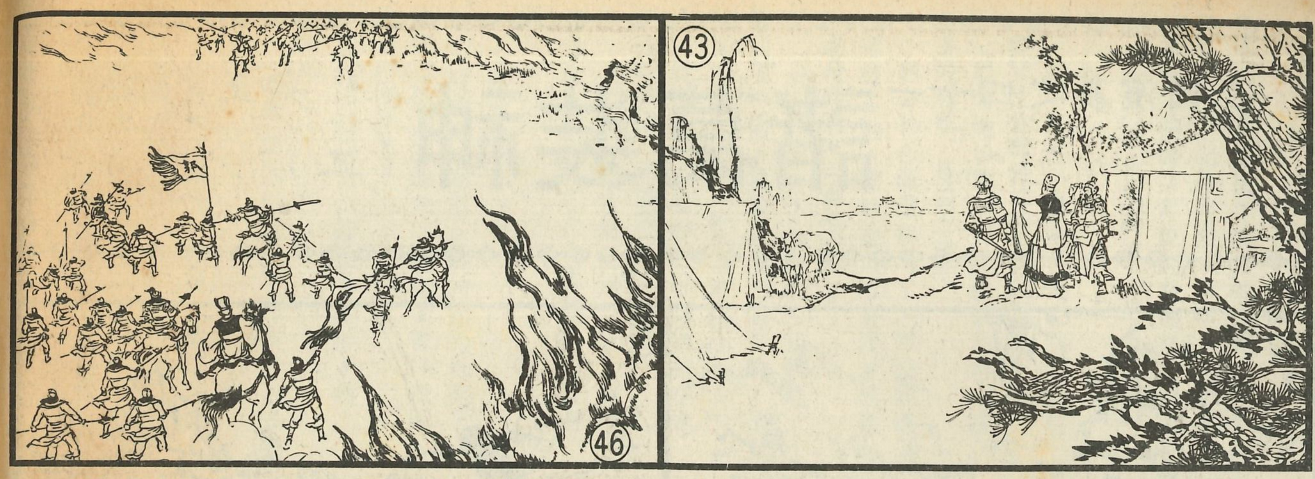


40 司馬懿聽從了。兩人便分兵兩路，悄悄的往鹵城進發。

41 這邊，孔明料到司馬懿黑夜必來攻城，便令姜維、魏延各引兩千兵，在東南、西北兩處麥田裏埋伏；馬岱、馬忠各引兩千兵，在西南、東北埋伏。只聽炮响，一齊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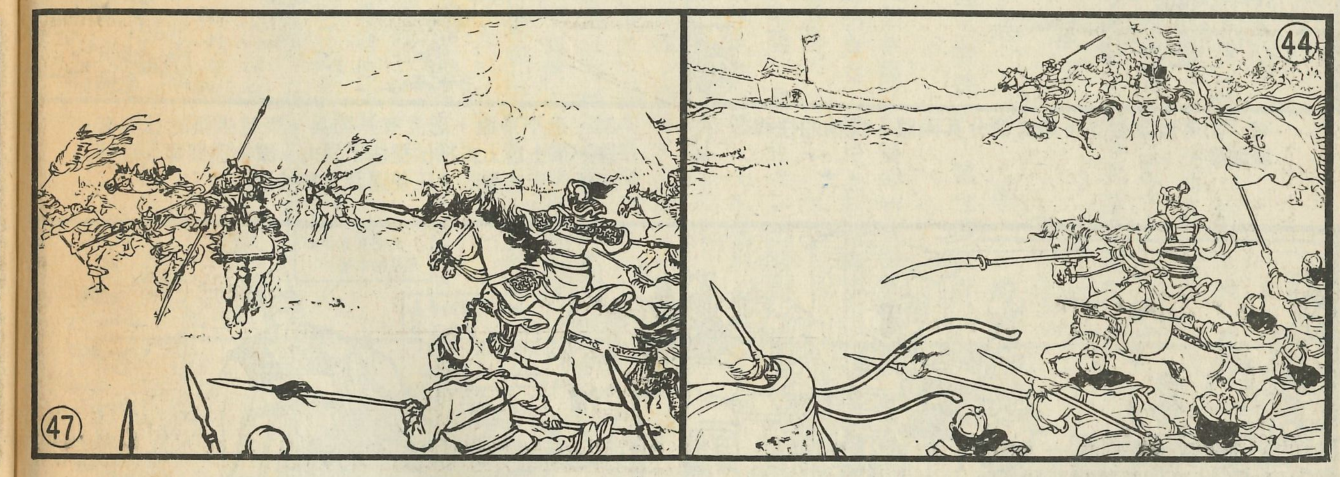


42 當天黃昏，孔明自引一百多個人，各帶火炮出城，伏在麥田內等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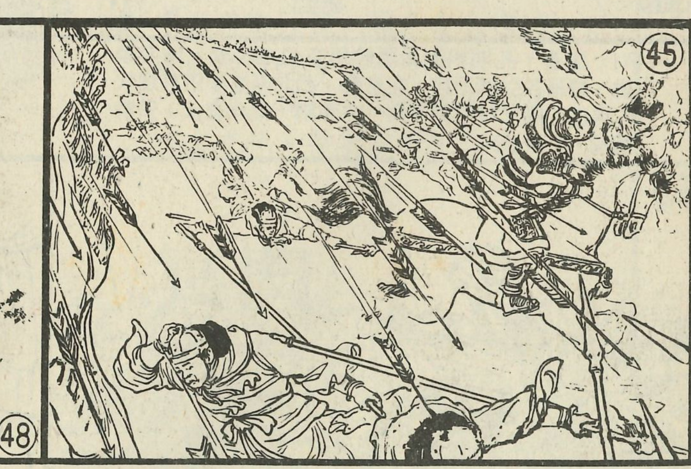
43 司馬懿引兵到了鹵城，便屯兵城外，等郭淮兵到，一齊攻城。他對衆將說：「這裏城低壕淺，黑夜進攻，敵人沒有準備，便可打破。」

46 忽然麥田中信炮連聲，三軍大驚，不知何處兵來。郭淮正要令人去搜查麥田，四面火光冲天，喊聲大震，四路蜀兵一齊殺到。



44 初更時分，郭淮軍到了。兩下合兵，一聲鼓响，把鹵城圍得桶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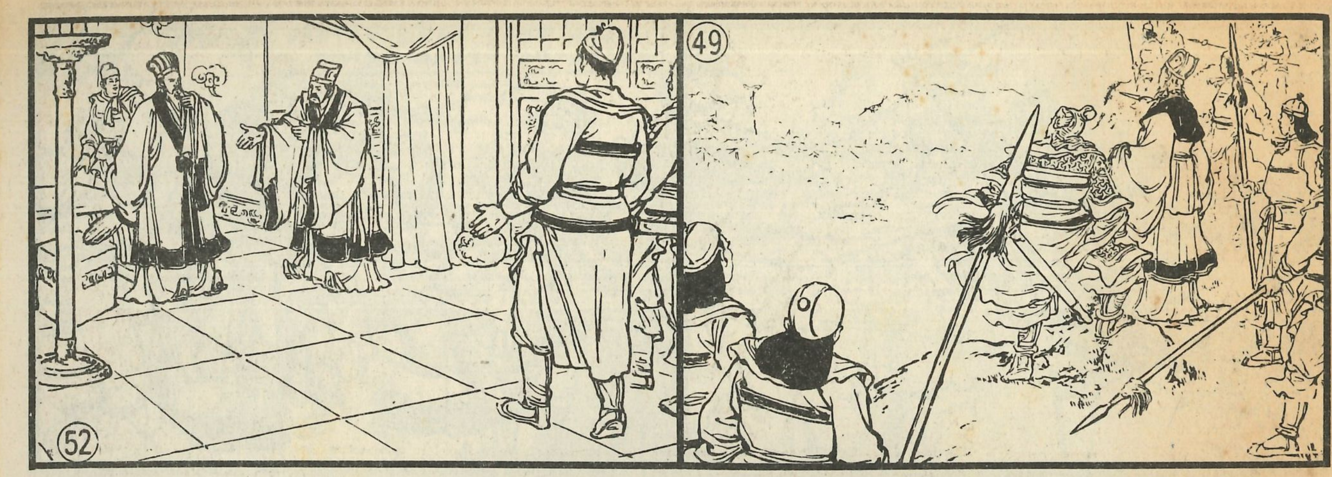
47 這時，鹵城四門大開，城內蜀兵奮勇殺出，裏應外合，大殺了一陣，魏兵死傷很多。



45 正待攻城，不料城上萬弩齊發，矢石如雨，魏兵不敢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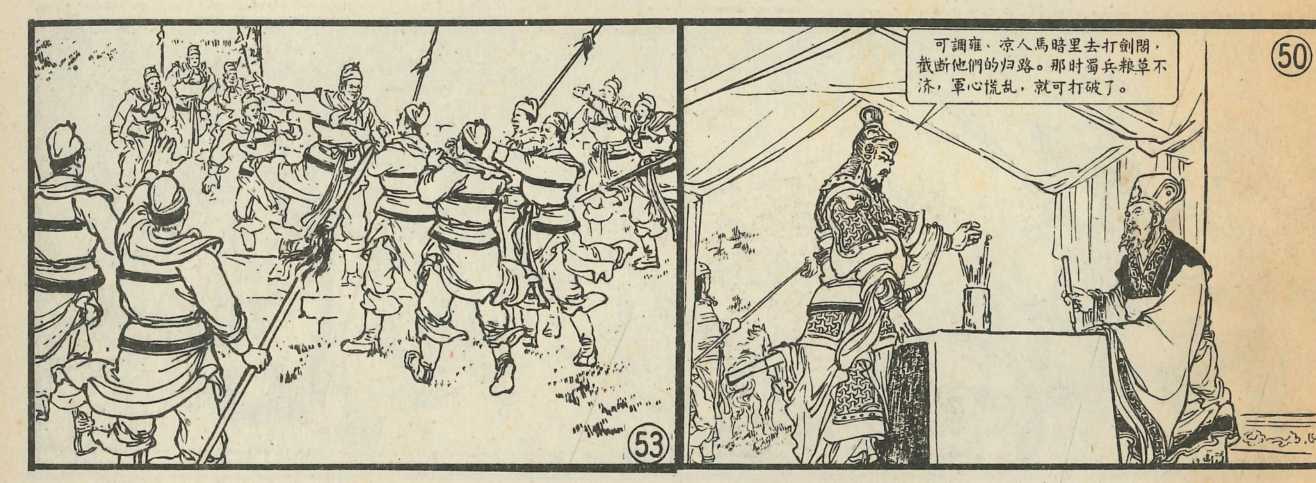


48 司馬懿拚命突出重圍，領敗兵佔住了山頭；郭淮也引敗兵奔到山後去，守住了山險。



49 司馬懿不敢出戰，也沒辦法退敵，這樣，雙方就在鹵城相持。郭淮却急了起來，對司馬懿說：「我們如果不早想辦法，以後就難退敵了。」

52 兩人引兵去了。這時，楊儀進來報告說：「丞相以前有令，兵士一百天一換，現在限期已到，漢中方面的兵士已經出發，等待交換。現在八萬人中，有一半應該換班了。」



50 司馬懿無計可施，只說：「怎麼辦？」郭淮便獻了一個計策。司馬懿聽從了，立即發文書連夜到雍、凉去調撥人馬。

53 孔明便下令：該換班的兵士，立即準備回去。軍士們接到命令，沒有一個不高興，也沒有一個不佩服丞相的軍令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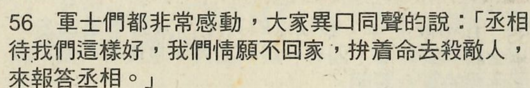


51 孔明見魏兵守住山險，只不出戰，料定他們別有用意，便傳姜維、馬岱進城來聽令。

54 正在這時，探馬來報：孫禮引雍、凉人馬二十萬去打劍閣；司馬懿也引兵來攻鹵城了。情況緊張，軍士都很驚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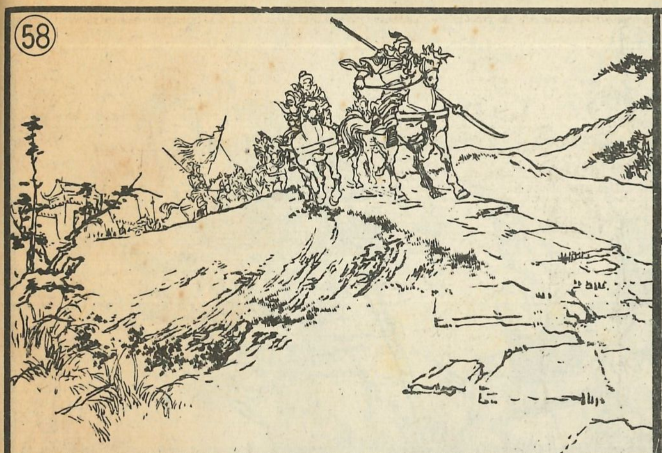
55　楊儀勸孔明把換班的兵士留下。等新兵來到，再令回去。孔明却堅決不聽，傳令應去的兵當天起程。



56　軍士們都非常感動，大家異口同聲的說：「丞相待我們這樣好，我們情願不回家，拼着命去殺敵人，來報答丞相。」



57　孔明却勸他們歸去，可是衆軍都要出戰，沒一個肯回去。孔明見他們意志堅決，便叫他們先出城去安營，待魏兵一到，不等歇脚，立即進攻，就可取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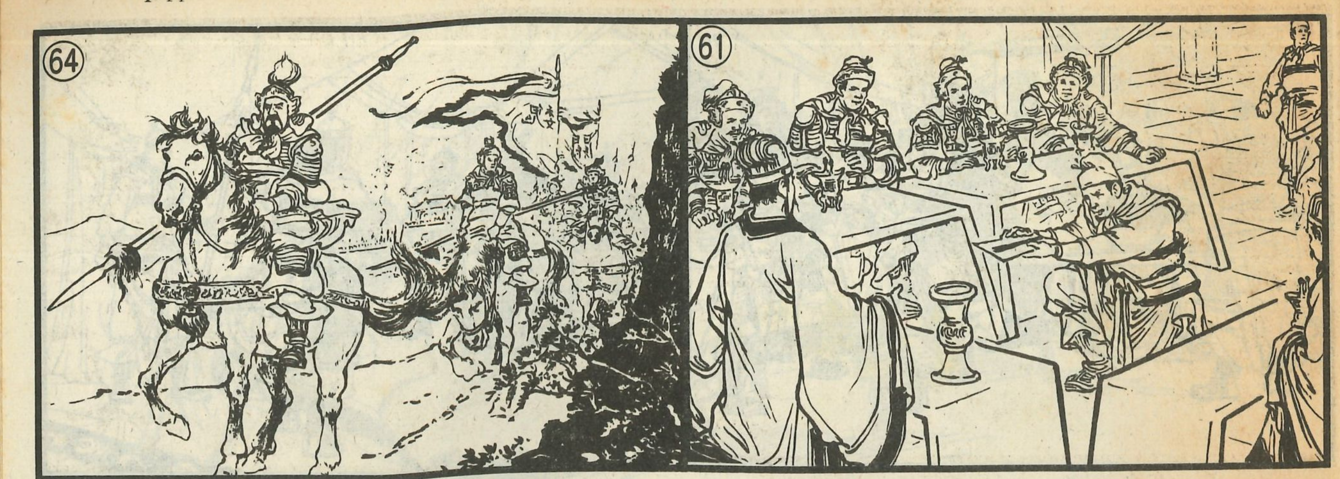


58　軍士們領了計策，各人勇氣百倍，拿着兵器出了城，擺開陣勢，只等殺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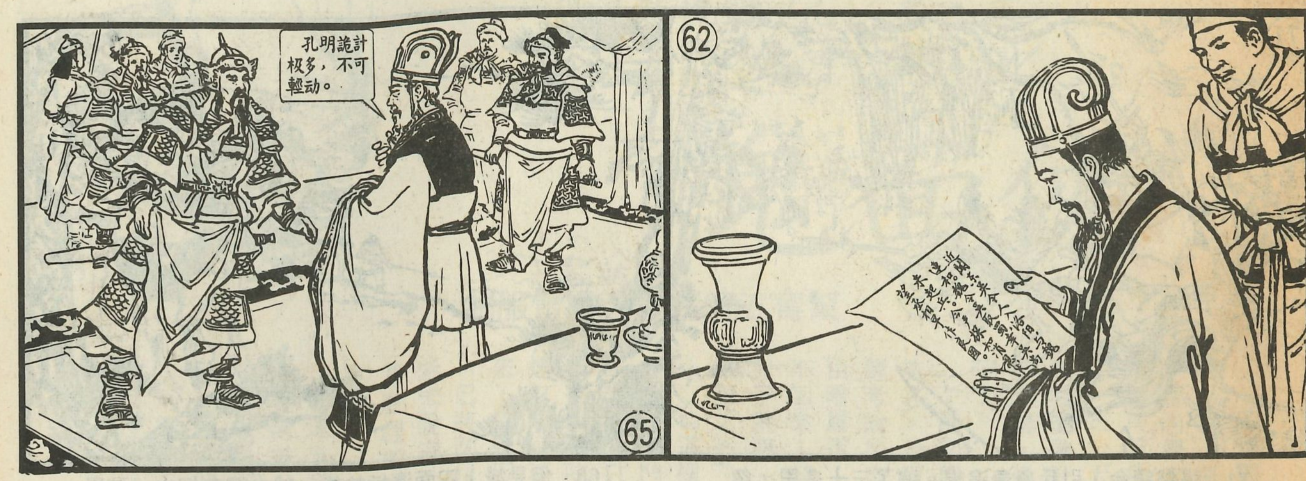


59　再說雍、凉人馬，接到司馬懿文書，急急的趕來。到了鹵城，走得人困馬乏，正想安營歇息，誰知蜀兵陣中，一聲喊起，像排山倒海似的衝殺過來。

60　蜀兵人人奮勇，以一擋百，雍、凉兵抵敵不住，往後便退。這一仗，殺得魏軍落花流水，死傷無數。



61　孔明正在賞勞衆軍，忽然運送糧草的李嚴差人送信來告急。孔明一驚，慌忙拆信閱讀。



62　信上說：聽說東吳與魏聯合，要來取蜀。東吳雖還沒起兵，請丞相早作打算。孔明很是驚疑，立即傳令，祁山大寨人馬，退回西川。



63　孔明又令楊儀、馬忠入帳，教他們引一萬弓弩手，去劍閣、木門道兩處埋伏，等魏兵追到，但聽炮响，急滾下木石，截住他們的去路，然後兩頭一齊發箭。

64　兩人引兵去了。又叫魏延、關興引兵斷後，並誘敵深入。然後在城上遍插旌旗，城內虛放烟火。佈置停當，大兵望木門道退去。

65　張郃見蜀兵退去，連忙來告訴司馬懿。司馬懿想了想，却不敢追趕。

66　大將魏平心裏不服，勸他乘勢追趕，司馬懿却連連搖頭，堅執不從。



湖海恩仇錄／石　磊・文
　　　　　　可　飛・圖

鬼面俠

制服雷震天　瓦解五毒幫

四川酆都縣，相傳白天是人的世界，晚上是鬼的世界，一到夕陽西斜，縣內便家家閉戶，沒有人敢在外行走，爲的是怕遇上鬼怪。

這一天，已是酉初時分，那招商旅店的夥計，早將排門上起，只打開一線縫，候那出去而尚未趕回的旅客回來。

誰知直等到酉末戌初，一查全店旅客，發現尚有住在玄字的一個赴京趕考的旅客尚未回來，這夥計心裡不由暗駡道：「格鬼兒子，那末晚了，還不回來，要是在路上碰着鬼，看你鬼兒子就要一命嗚呼，趕到森羅殿去考城隍了。」

他這裡正在暗駡，忽然聽到一陣急迫的打門聲，知道必是趕考的旅客回來了，只是心裡覺得非常不高興，嘴裡便嘀咕着道：「格鬼兒子，開着門還打門，要怕就早點回來，那末晚回來，要是帶個鬼……」他這裡話未說完，已將門拉開，誰知這門一開，夥計話未說完，便見門口站着的，那裡是甚麼趕考的，原來是個不折不扣的鬼。

這鬼臉如白紙，毫無半點血色，雙眉倒掛，頭髮披散，那夥計所說的「要是帶個鬼」這個「鬼」字未完，便咕咚一聲，便暈倒在地上。

這鬼見那夥計暈倒在地上，連正眼也沒看一下，便推門而入，待進入旅店以後，便將背上揹着的一個人往桌上一放，然後走到夥計的身邊，對準他的屁股踢了一脚。

說也奇怪，那夥計經鬼這麼一踢，居然醒了回來，一個翻身，跳了起來，待他站定，神志一清，祇見那鬼正站在他面前一尺之處，他那雙脚又是一軟，叫道：「啊呀！媽呀！」便又坐倒在地上，嚇得渾身顫抖，再也站不起來了。

那鬼這時却開口說道：「你見了甚麼鬼？坐在地上幹甚麼？還不起來？」

那夥計一聽，這鬼居然能說話，那心可眞的要嚇得跳了出來了，但却不敢不回答，於是斷斷續續的道：「連我自己也不知道，見了甚麼鬼了？」他嘴裡在答，心裡却在想：「會說話的鬼，倒是今天第一次遇到，就是想不出，這種鬼叫做甚麼鬼。」

那鬼見夥計說話不倫不類，不由大怒，立刻說道：「放你的屁，你是見了你他媽的鬼了！還不起來弄點熱水來！你沒有看見那桌上躺着的人，是你們這裡的客人，他中了毒，要趕快給他吃解毒藥，不然，性命就不保了。」

這時夥計偷看着那鬼，見他站在燈光之下，居然有影子，而且說話的聲音又那麼有力，再回頭一看，果然是那玄字號的房客躺在桌上，看樣子鬼是不會的，可是既不是鬼，那又是甚麼東西？

他心裡雖然在想，但脚下却不敢



67　這時，巡哨軍來報司馬懿說：「鹵城蜀兵大隊已經退去，但不知城中還有多少兵？」司馬懿聽了，便親到鹵城去探看。

70　司馬懿雖然答應了張郃，却再三吩咐他，要十分仔細，留心埋伏。然後令他引五千兵先行；又令魏平引兩萬馬步兵後行，防備埋伏。他自己引三千兵隨後策應。



68　但見城上四面遍插旌旗，城中還有烟火，司馬懿心裏很是高興，笑着說：「孔明走了！這是個空城！」派人去探看，果然連一個蜀兵也沒有了。

71　張郃領命，引兵急急追趕。追了三十多里，忽然背後一聲喊起，樹林內閃出一隊人馬來。



69　司馬懿連忙回帳，問衆將誰敢去追趕蜀兵。張郃第一個答應着要去，司馬懿却說他性格急躁，不可去。張郃急了起來。

72　當頭一員大將却是魏延，他橫刀勒馬大叫着說：「賊將引兵到哪裏去？」張郃大怒，回馬和魏延打了起來。（待續）

怠慢，已站了起來，將炭爐上燒着的熱水，倒了一碗交給那鬼，那鬼接過碗來，便從懷中取出一個瓷瓶，倒出幾顆金色的小丸，把熱水吹冷了，然後把小丸送入那旅客口內，不到一盞茶工夫，便聽到那旅客肚內咕嚕連响，已然嗯的一聲慢慢醒轉過來。

於是，那鬼又在懷中取出一把其薄如紙的刀來，在那旅客的左手上一劃，登時把衣袖割了下來，露出手臂，只見整條手臂已成紫黑色。

這時那鬼就在那旅客的臂上，用那薄刀連連劃了數道口子，刹時之間，只見傷口流出無數腥臭難聞的黑色血液，直等到一盞茶工夫之後，才見黑血減少，流出鮮紅的血來。

那鬼立刻爲他敷上了藥，用布將傷口紮住，這時那人已然醒過來，見自己竟睡在桌上，不由大奇，當即坐了起來，見夥計正站在他跟前，便道：「嚇死我了，我剛才到了陰曹地府，遊完十殿，我……我是怎樣回來的？」

夥計聽他這麼一說，剛定下來的心又跳了起來：「原來是這個鬼把他從陰曹地府背回來的，媽呀，眼前這兩個全是鬼！」他想到此，再也答不上話來了。

只好偷偷地防備着，萬一兩個鬼一齊撲上來，他便大聲呼叫，把全旅店的客人吵醒，那時陽氣足，可就不怕甚麼鬼了，誰知道看了桌上的旅客，再偷眼去看剛才那披頭散髮的鬼時，竟不見了踪影。

這店堂不過是十五尺見方的地方，除了大門以外，便只賬桌旁一條長廊可通各客房，此外並無通路，現在，自己又是坐倒在大門之前，那鬼既未從他身邊走出大門，又未見他經過賬台，走向後面，無端端的便失去此人踪影，這樣看來，這人不是鬼是甚麼，於是大叫數聲：「救命啊！」便把旅店後面所有的旅客全都吵醒了，趕到店堂來，大家不知旅店中發生了甚麼事。

旅店夥計一看人多陽旺，膽子立時壯了起來，高聲地將一切情形告訴大家，這當中有那些老江湖的，一看那地上的汚血以及被那夥計大聲喊叫，嚇得呆在那裡的趕考秀才，便知其中一定有所誤會，於是便向那秀才問道：「相公剛才所說，曾到陰曹地府，遊完十殿，這到底是眞的還是假的？那個披頭散髮送相公到此地、並爲相公解毒的鬼，相公可認識他？」

那秀才此時驚魂已定，便囁嚅着說道：「我如何回到旅店來，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所以你們說的那個甚麼披頭散髮的鬼是誰，我就更加不知道了，至於我到陰曹地府，那却是確實的。」

衆人一聽他說眞的到過陰曹地府，不由大驚，以爲他也是個鬼，但看他言行擧止又與常人無異，大家都不約而同的靜了下來，倒要聽聽他如何入了陰曹地府以後，又在陽間出現的前因後果。

那秀才見大家全看着他，待他繼續說下去，於是嘆了一聲道：「我尚能活着回來，連我自己都感奇怪。今日下午，我因慕酆都城之名，想去看看，到底有甚麼奇怪神異之處，誰知道我進入酆都城十皇殿以後，竟然覺它與普通各地所見之十皇殿並無兩樣，當時眞有『見面勝似聞名』之感，於是轉身想走，誰知就在這時，忽然一陣狂風過處，那殿中靠它放光的長命燈及油燈，立刻全都被吹滅，殿中立時起了變化，變得伸手不見五指，我心中不由起了一陣寒意，想立即離開那殿時，忽然聽得神座上，有一陰惻惻的聲音道：『大膽狂徒，竟敢闖入孤家寶殿，還不給我拿下！』」

衆人中，有一心急人問那秀才道：「看來這一定是冥王了！」

那秀才却繼續說道：「他既稱孤道寡，當然是冥王了，這冥王那末一說，我四周突然响起了一陣鐵鍊聲，我陡覺頸上一凉，已被鐵索套住。

「這時又聽得冥王道：『念你無心闖入，姑且從輕發落，將他遊完地獄，轟出殿去！』，當時我聽得巨雷似地一聲應諾，我便被人拉住向那刀山、油鍋之處而去。」

那心急人又插嘴問道：「冥王既然說將你遊完地獄轟出殿去，怎麼你又會中毒的呢？」

秀才聽了，搖頭答道：「那批鬼卒將我拉至奈何橋的時候，把我推倒在橋邊，這時其中一個鬼卒身上，忽然掉下了一塊腰牌來，這腰牌正好掉在我面前，我一看，便認得那是雲南五毒幫的『五毒令』，我失聲地叫出『五毒幫』三個字來，那些鬼卒一聽我那末一叫，當時不發一言，幾個人低聲商議一會，我發覺右臂上一痛一痲，未幾便人事不知，直到剛才在此地醒來。」

這秀才剛說完，那心急人又大聲問道：「甚麼叫『五毒幫』？甚麼叫『五毒令』？」

秀才答道：「五毒幫乃是邪派之幫，幫中各人所用之兵刃及暗器無一不毒，而且還有各種下毒的方法，這種下三濫的手段，爲江湖人所不齒，因此『五毒幫』在雲南開山立寨數十年，江湖中人願與之來往的却不多，他們的新幫主乃是個狠毒無比的人，據見過他的人道：『年齡不過二十上下，不但長得英俊非凡，而且聰明絕頂，表面上看來，絕不似兇殘狠絕的人。』

「自他接掌幫主之後，便率領全體到下江各地來開拓地盤，兩廣兩江、南京等地，已有他們幫中人暗中混入丐幫與各幫中，同時山東、山西、河南等武林幫派之中，也混入不少他們的高手，在暗中借各幫各派之名，鬧事生非，使得各派各幫幫主及掌門頭痛不已，他們幫中的信牌暗記，便是這『五毒令』，我一見那『五毒令』，便

知道這冥王及鬼卒，乃是『五毒幫』中人所扮，因此不由驚叫起來，想不到他們已侵入到咱們四川來了。」他說到這裡，屋頂上忽然有聲音答道：「洩漏我『五毒幫』以及深悉我『五毒幫』秘密者，處以『千蛇咬體』毒刑。現在你們這些人，就等着『千蛇咬體』的毒刑吧！」

這人話一說畢，便再也聽不到甚麼聲响，可是在座諸人無不大驚失色，一聽『千蛇咬體』毒刑，便想到那千蛇纏體及被噬中毒後的痛苦情形，大家不由呆在那裡，一籌莫展。

這時但聽遠處，忽發出連串的「噓噓」之聲，不到盞茶工夫，便見旅店客堂中，有成千上萬的毒蛇由四周蜿蜒而來，大家知道全體人的性命俄頃將喪，不由嚇得渾身發抖，面色鐵青。

這時那秀才便道：「各位暫且勿驚，家父傳有能解百毒及驅蛇之良藥，我身邊尚備有少許，也許可以暫時抵擋一陣，但現在我們看那蛇羣，前仆後繼，數以萬計，萬一藥用完了，蛇羣尚源源而來，那我們就只能閉目等死了。」

他說到這裡，忽然一聲巨响，那店中排門已片片碎裂，門外不知從甚麼地方，於刹那之間來了數不清的毒蛇，那些蛇因爲太多的緣故，擠在門口，已堆得有尺許多高，接二連三的擁入屋內，這一下，那店堂中人已無避身之處，只能催促那秀才，趕快將藥取出，以救燃眉之急。

那秀才這時已將藥粉拿出傾入碗中，用水一冲，口含那藥水，往四周一噴，果然靈驗非常，那些毒蛇一聞到那藥水味，急忙竄出屋外，尤其是近門口的一堆，剛才是急着要擠進來，現在却急着要擠出去，於是，只見劈歷啪啦一片，翻翻滾滾逃出門外。

大家看見這種情形，不由噓了一口氣，誰知那藥味經風一吹，不到一盞茶工夫，便已散盡。這時又見大門隙縫外，蛇羣又慢慢的游進來，不過其勢緩慢，不似開始時那末兇險了。

大家看到毒蛇又游來，不由齊聲催促那秀才快點再噴，但秀才却嘆氣道：「如果毒蛇一條條慢慢游來，我的藥水那裡能夠應付？看來我們今日命盡矣！可憐我父母大仇未報，今日又喪命在這五毒幫之手，我眞是死不瞑目了！」他說到這裡，已經禁不住的掩面而泣。

大家這時又要擔心那蛇羣遊近傷人，又擔心那藥用完該如何是好，再看那秀才竟哭了起來，大家都無法勸解了。正在這時候，外面「噓噓」催蛇之聲又起，那四周的毒蛇已經陸續竄入屋內，衆人正欲催秀才再噴藥水時，已見那些蛇羣進入屋內之後，竟齊齊整整地排列在圍牆上，而門口那一批却並不入屋，竟將身體盤起，昂首吐舌，停在門口，分左右排列兩旁，空出中間一條通道。

大家正在莫明其妙的時候，突然鐵鍊一聲响，颼颼颼竄入三個人來，其中一人白帽白臉白衫白鞋，一個是黑帽黑衫黑鞋，分明是陰曹地府的黑白無常，而另一個身穿露胸短英雄衣，頭戴英雄帽，帽上左右插着兩根雉雞毛，手上執「捉拿」兩字牌，分明是個劊子手。

那劊子手進入屋內，將「捉拿」牌一擧，高聲說道：「奉五殿閻君之命，捉拿葉無忌！」他一說罷，那黑白無常嘩啦一聲，便將手上鐵鍊套在秀才頸上。

秀才到了這時，却不太害怕了，只見他雙眉竪起，圓睜兩眼道：「我勸你別裝神扮鬼了，我已知你們是那萬惡不赦的『五毒幫』，你們殺了我雙親及全家大小，我正四處訪師，要學會武功，報我家血海深仇，現在既然被你們抓到，我還有甚麼話好說，去！你們用不着拉拉扯扯，少爺隨你們去就是了。」

這秀才不過是二十歲左右，生得英俊非凡，現在當衆挺立，一股凜然之氣，使人頓覺他豪氣萬千，那裡像他平日那種隨和斯文之態。

那劊子手一聲冷笑：「你知道也好，不知也好，反正我們奉閻君之命，要拿你去問話，你少廢話，拉他去。」

黑白無常應了一聲，手中鐵鍊一緊，將葉無忌向門外一拉，誰知正拉扯間，一聲「克察」，那白無常手中鐵鍊突然斷成數段，當時與葉無忌兩人，一個倒向門外，一個倒向門內，而在這同時，屋內已多了一個人，那人面壁而立，大家看他穿了一套青布襖褲，披頭散髮，因他面壁而立，他的面孔怎樣誰都看不出來，可是那夥計却已認出了這人，便是剛才背負葉無忌回來的那個鬼，不禁說道：「是他！」

這黑無常無緣無故跌了一跤，已然火氣直冒，一個箭步，搶身進來，突伸右手，五指如爪，便抓向葉無忌左肩而去，誰知不抓尤可，這一抓，便覺眼前一花，五指「格啦」一聲，已經根根折斷，痛得他淚流滿臉，直在地上打滾。

那劊子手到底是個行家，已看出是那面壁而立的人鬧的玄虛，此人武功卓絕，自己與「黑白雙魅」决非其敵，於是向那面壁而立的人說道：「尊駕這閒事是少管的好，此處已爲我們『萬蛇陣』所圍，我勸尊駕還是早點離開此地爲妙，不然的話，亦可隨我等到閻君處，有甚麼過節，可與我閻君面談。」

那面壁之人聞言，並未轉身，仍然面壁而說道：「我是鬼，豈敢去見你們閻君？你所要捉拿的人，跟我還有一段未了的孽緣，暫時還不能讓你們帶走，這樣，我知你們回去不能交差……」他想了一想道：「這樣罷！小鬼雖然不敢見閻王，倒不如閻王來見

小鬼吧！自古未聞閻王下謁小鬼的，我們就來個空前創擧，你跟你們閻君道：『小鬼說的，讓你去拜見他，如果你不敢去，他就打你入十五殿，抓住你，叫你插花塗粉，身穿婦人服裝，口稱家奴，向他萬福問好。』你不用怕，儘管說好了，他聽了後面這兩句話，必來見我，決不會責罰你們，你們放心去就是了。」

劊子手看這鬼的身手以及言語，知道除了依他所言之外，實在並無其他辦法，況且剛才他露了一手，連自己那麼好的眼光，也未見他是如何將「黑魅」的五指折斷，可見此人的武功，除幫主親自出手，連自己幫中一流好手也非其敵，於是，只得一言不發，扶着「黑魅」與「白魅」離開旅店而去。臨走時，長嘯一聲，將那蛇門封閉，使那旅店完全被圍困在蛇陣之中。

待這三人一走，葉無忌上前，欲向那自稱是鬼之人道謝，但說也奇怪，那鬼既不轉身，而離他兩尺四周，就如隔了一道無形牆一樣，葉無忌竟然無法接近，那人雖然未轉身，但背後却似長了眼睛一般，見葉無忌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在他四周亂鑽，不禁笑道：「我們現在尚無須見面，你不如靜坐一旁，回頭看好戲罷！剛才我對他們說：我與你之間尚有一段孽緣。你可於靜坐之時，仔細想一想，也許你可以想出個原因也未可知。」

葉無忌聽後，立刻接口道：「我全家死於『五毒幫』之手，現在已是孑然一身，別無親友，可能尊駕是家父之友，不知尊駕能見告否？」

那人笑道：「現在尚不是時候，你如想不起來，那就辜負我一番苦心了。不過你可往幼年時想起，也許會有點眉目。」

他這話一出，葉無忌馬上恍然大悟，道：「難道尊駕與白家有關？」

那鬼哈哈大笑道：「總算你還記得白家，但不知你還會認白家這份親情否？」

葉無忌立即正色道：「白家妹子是我未婚妻，但可惜她年幼時失踪了，至今未獲其下落，我此次借赴考之名，就是要到京中去見我岳父岳母，但最主要的還是沿途打聽我那白素馨妹子，她雙手有兩塊硃砂斑，也許蒼天憐憫我，讓我無意間找到她，則我由無親而變有親，須知我倆幼時，白家妹子已待我無微不至。」

那鬼即道：「如你白家妹子現在已由美艷絕倫變得醜陋萬分，那你如何處置？」

葉無忌道：「我與白家妹子既以文訂，她既為我妻，難道因她樣貌變醜，我就棄她而去？我所望者，能在這茫茫人海之中，找到白家妹子，別無所求了。」

就在他們一問一答之間，忽然聽得優美的絲竹之音，發自門外，那鬼冷笑一聲，道：「鬼王來了，除了葉相公之外，你們全都回房去吧，以免無辜犧牲。」

眾人欲離去，但一看通往客房之甬道，滿坑滿谷排着毒蛇，那心急人正欲說話，那鬼即道：「速用葉相公之藥水噴去，即可使蛇羣避開，汝等入房後，緊閂門窗，聽到任何聲響，都不要出來。看來這些毒蛇，是衝着葉相公來的，你們或可免萬蛇纏咬之災。」

等葉無忌噴藥水驅蛇之後，已見門口的蛇羣向左右分開，留出比先前更闊的一條通道，這時便見十六個勁裝大漢，一語不發，走入旅店店堂內，分左右肅立。

這十六人眼睛炯然發光，兩太陽穴高高賁起，一望便知是武功有相當造詣之人。江湖上稱他們為「十六力士」，就憑這稱呼便可知道這十六人的厲害。

十六人進來之後，葉無忌突然眼睛一亮，原來在十六人之後，走進來的是個作書生打扮的書生，這書生眉如彎月，鼻如懸膽，尤其是那一雙眼睛，英俊中帶有嫵媚，這樣英俊瀟洒的書生，誰會想到，他竟是個武林中，使人聞名喪膽，殺人不眨眼的魔王。

這美貌少年書生進來後，向葉無忌笑了一笑，便向那背身而立的人道：「醜婦終須要見家翁，姑娘現在可以見見我了，有甚麼說話，亦請當面講好了。」

葉無忌一聽那五毒幫幫主竟叫那面壁而立的人為「姑娘」，不由心中一凜，心想：「剛才這人曾問我與白家的關係，並說白家妹妹已變成醜女，難道眼前之人，竟是那十八年前無故失踪的白家妹子？」

他正在怔呆間，已見那面壁之人轉身過來，這一轉身，別人倒並不怎樣，但却把葉無忌嚇得渾身冷汗直冒，原來她面貌之醜陋可怖，竟是葉無忌有生以來所僅見。

這鬼面女子轉身後便道：「粉面閻羅！這一次，你率領五毒幫大擧南下，別人不知你的原因，我却深知，並且可以幫你一個忙。」

那美貌少年道：「聽你的話，必是要求我不傷害這秀才，作為交換條件，近年來，無人能活着逃出我『五毒幫』之手的。姑娘要救貴友，必須拿出一點本事來，我們佩服了，自然會放了他，不然的話，就請姑娘免開尊口了。」

那鬼面女子答道：「蒙『粉面閻羅』親自駕臨，總算給我這個見不得人的小鬼一個大面子，我若再不遵命獻醜一番，也就不識抬擧了，這樣罷，『萬蛇陣』乃是你們五毒幫壓箱底的絕活，在你們眼中，認為此陣比少林寺的羅漢陣還要厲害，且讓我今天先破此陣罷！」

她這話剛說完，那粉面閻羅一聲：「好！」字未完，隨以一聲長嘯，將陣勢發動，當時祇見萬蛇鑽動，發出陣陣難聞嘶嘶之聲，昂首吐舌齊向那鬼面女子與葉無忌竄來。

那鬼面女子未等蛇羣游近，雙手向上下左右前後連揚，當即見金光四射，使人目為之眩，那十六個力士唯恐這金光傷了粉面閻羅，立刻團團將粉面閻羅圍在當中，各人雙掌疾吐，向那金光發出三十二道凌厲萬分的掌風，誰知道掌風不發還好，這一發，却將那金光打得四散飛舞，轉眼之間，屋內所有毒蛇身上，全中了那「鬼面女子」所發的「芙蓉金針」而亡。

原來那鬼女子將芙蓉金針發出之時，已算那十六力士定會發掌抵擋，她把發出與反射的力量算準了，因此等候那十六力士的掌力一吐，那芙蓉金針便借力上下左右前後四散反射而出，使得整屋子的毒蛇，無一倖免。

這鬼面女子只施了一招「正反滿天花雨」，便將「五毒幫」的「萬蛇陣」破去，那粉面閻羅不禁色變，冷笑一聲道：「果然好功力，我已經領教過姑娘的暗器功夫了，現在再領教一下姑娘的兵刃上功夫！」他說罷，也未等那鬼面女子回答，便將外衣脫去，嘩啦一聲，揮出一條百節軟鞭。

那鬼面女子仔細一看那軟鞭，乃是千百鋼環連接而成，鞭是深藍色的，這軟鞭不但淬有劇毒，而使鞭之人，內力定必深不可測，不然，要使得這種軟鞭收發由心，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於是哈哈大笑道：「久聞『萬毒連環鞭』之名，今日始得認識，可見粉面閻羅看得起本姑娘，居然將不輕易施用的獨門兵刃絕技施了出來，好！我是從來不帶兵刃的，就請十六力士中隨便借我一件兵刃，讓我陪陪貴幫幫主玩幾招。」

這鬼面女子說得如此輕鬆，言下之意，根本沒把對方這聞名武林、聞鞭色變的「萬毒連環鞭」放在眼內，這可把那粉面閻羅直氣得臉色發青，怒叫道：「借兵刃給她！」

於是十六力士同時摔出十六樣本人獨門兵刃，這些兵刃全是他們別出心裁的獨創之物，根本不能列入十八般兵刃之中，那鬼面女子隨手接了一把蛇形劍，握在手中，向粉面閻羅說道：「請發招罷！」

她「罷」字未完，跟蹌一聲，那軟鞭已經壓頂而下，一招未老，颼的一聲，軟鞭半路轉身，由右向左，圍向鬼面女子腰部，剛剛到達腰部，又突然變招，鞭首颼的一聲，迎面竄向鬼面女子面部，快如電光石火，這一招三式，變招既快，加以奇幻莫測，普通一點的人，就憑這一招，便已招架無術，橫屍就地，但那鬼面女子却哈哈一笑，劍走中宮，挺劍直吐，險中求勝，人隨劍走，竟直欺身搶進鞭風之中，一劍直指粉面閻羅「璇璣」、「將台」、「期門」、「章門」、「心坎」八大要穴，迫得粉面閻羅不能不回鞭退身自救。

就在這一刹那之間，也不知這鬼面女子用的是甚麼劍法，只聽颼的一聲，那粉面閻羅人雖避出劍風之外，但頭上那一條書生巾，已然飛了出去，露出一頭青絲。

這個粉面閻羅居然也是個女子，不但葉無忌感到意外，就是日夜追隨她的十六力士，也是萬萬料想不到的。

那鬼面女子即道：「白素馨，你貌美如花，但心却毒如蛇蠍，醜陋可怕，妳此次南下，表面是開拓五毒幫地盤，其實暗中却在尋找妳那青梅竹馬的未婚夫葉無忌，現在你面前站着的，就是葉無忌，我問妳，妳還要殺他滅口嗎？」

葉無忌聽這鬼面女子說這五毒幫幫主，竟是他未婚妻白素馨，不覺大驚，於是戰戰兢兢的說道：「我那白家妹子，雙掌是有兩塊硃砂斑的。」

他這話一完，便聽得嘩啦一聲響，他急抬頭觀看，原來粉面閻羅手上的「萬毒連環鞭」已然落在地上，但見她花容失色的向葉無忌道：「你眞是葉家哥哥？」

葉無忌立刻答道：「妳雙掌心有硃砂斑，我雙掌背也有硃砂斑，妳不信，可看我之雙掌背！」他說罷，將雙手伸了過去，果然雙掌背上，有拇指大兩塊硃砂斑。

白素馨一見，已然熱淚滿眶道：「我……我找得你好苦！」

葉無忌也淚流滿面道：「我也找得妳好苦，但想不到妳竟變成我殺父母的仇人了！」

白素馨一聽，不由大驚，立刻說道：「我何曾殺過你父母？我早知道你父母所在，現在我又何必親來江南找你，這裡面……」她話未說完，鬼面女子即搶着說道：「這是妳師傅所為，當年妳師傅與葉無忌之父乃是同門師兄弟，因他倆師傅獨孤老人臨終時，將師門秘笈『四靈經』傳與小徒弟葉問天，妳師傅雷震天乃是大徒弟，知道這事後，大為不服，毅然脫離師門，投在五毒幫幫主百毒使者陰沉門下，後來陰沉死後，便將幫主之位，傳與雷震天，妳師傅因記前仇，一面將妳劫去，收為徒弟，希望用妳來對付他師弟葉問天，使他束手無策，也是合當有事，這雷震天因與關外五魅有了樑子，中了大魅郝天慶一毒鏢，此毒鏢之毒除了大魔本人能解之外，只有葉問天能解，因為『四靈經』之中的『一靈』，便是講醫治世上百毒之術。誰知葉問天因師兄已入邪道，說甚麼也不肯加以援救，那雷震天一怒之下，便出其不意，將葉問天全家殺死，但葉問天之子葉無忌那時因出門在外，四處尋找他的未婚妻，雷震天一時無法

找到他，這才免了一場災難。」

白素馨與葉無忌聽這鬼面女子將當年事如數家珍地說了出來，不覺大感奇怪，白素馨立刻問道：「那末尊駕到底是誰？爲何能知當年之事？」

那葉無忌也問道：「我想請教尊駕，我未婚妻已投入殺我父母之五毒幫，並爲該幫幫主，我應該如何處理此事呢？」

那鬼面女子道：「你們別心急，且聽我說下去。那雷震天回去之後，匆匆將自己後事料理以後，命徒弟白素馨爲繼任幫主，然後吩咐白素馨：『有一個名叫葉無忌的四川人，乃我生前唯一的仇人，妳必須尋到將他處死！』，同時唯恐白素馨知道此事之後，不肯下手，於是寫下遺囑，交與十六力士之首金刀力士韋不休，更命他在白素馨如有異心之時，即合十六力士之力，除去白素馨。

「那雷震天所謀，不能不算週密，但他百密一疏，此機密之事竟爲我所知，因此使有我救葉無忌以及將過去之事，當你們兩人面前說穿，要你們化敵爲友，並能夫妻團聚之事發生。」

她這裡話一完，十六力士立刻分前後兩排，組成一個「正反八卦陣」，將白素馨圍在當中，那十六力士之首韋不休，從懷中掏出一張雷震天親書的遺囑來讀道：「逆徒白素馨不遵我命，與敵爲友，特命十六力士爲我清理門戶，將白素馨處死。」

白素馨雖已知道一切經過，但對師傅的遺言，却不能不遵，登時跪在地上，聽候十六力士處置。

這時葉無忌雖想救未婚妻之危，但他是一介書生，不但不能衝入「正反八卦陣」，甚至因過份焦慮，連說服十六力士之力也無。

這時十六力士已將「正反八卦陣」催動，白素馨知道這陣法的厲害，除了閉目等死以外，實無他法，誰知正在這時，忽然看見那鬼面女子，手中高擧一塊五毒牌，那上面用五毒之形連接組成一塊令牌，牌上刻着幾行字：「見牌如見我，違者處死，五毒幫掌教毒神黎蠱」，底下便是五毒幫掌教的簽名與花押。

十六力士一見這首創五毒幫的掌教令牌，焉敢不遵，當時全體跪倒，聽候令諭，但心中却在想：「這令牌失去多年，爲何會在這鬼面女子手中？」

那鬼面女子一把將面上人皮面具除去，原來是個三十餘歲的中年美貌女子，衆人一見了她的眞面目，認得她是數年前，因與雷震天意見不合，一怒出走的雷震天夫人。

這時但聽雷震天夫人說道：「我離開我丈夫以後，便蒙恩師峨嵋派絕滅大師收爲門徒，數年之後，受恩師訓導，知道正邪之分，我丈夫所作所爲乃是違背人道之擧，而且也深知我丈夫與葉問天之事，實在錯在我丈夫，因此才追踪五毒幫，要及時阻止這件事發展下去，同時我又在無意之間，得到了五毒幫掌教令牌，這才決意將葉無忌救出，並要使他夫妻破鏡重圓，現在話已說明，你們十六力士如果不服，絕對可以不理掌教令牌，與我見個高下。」

那十六力士明知合十六人之力，也非鬼面女子之敵，況又有掌教令牌在，於是那韋不休即道：「我等豈敢不遵掌教令牌，現在就請幫主夫人吩咐好了，我們無不遵命。」

那鬼面女子冷笑一聲道：「想你們也不敢，現在第一，將我丈夫遺囑毀去，從此不准與白素馨爲難；第二，將五毒幫解散，不得再爲非作歹，如有不服者，可以聯手攻我，大家見個高下，再作計較，如你們服了，我還要將你們武功廢去，使你們以後再無能力作惡，你們願意不願意，現在還來得及說清楚。」

她話一完，十六力士在那一方面說，也無不遵之能，只好低頭不語，這時，但見那鬼面女子繞着他們一轉，這十六力士但覺「命門穴」一麻，立時感到渾身軟棉無力，知道自己武功已被雷震天夫人毀去了。

白素馨這時已決心脫離五毒幫，準備跟葉無忌回去，但因師母雷夫人尚未吩咐，一時之間，也不敢表示自己的意見。

雷夫人一看白素馨忐忑不安的情形，知道她心中想些甚麼，於是笑道：「你們一個父母不在近處，一個又父母雙亡，婚姻大事，未便自己作主，現在由我這個師母作主，命你們即日成親……」她這裡話尚未說完，便聽遠處一個非常刺耳的聲音道：「他倆要結婚，還得問問我這個老不死。」這人聲到人到，衆人一見，不覺大驚失色，原來竟是那已死去的雷震天。

原來雷震天雖然中了劇毒，看來無法醫治，但他自從殺了葉問天夫婦後，已得到「靈經」，所以回來後，一面假意說：「中毒已深，無法援救，必須找一處僻靜之處，以了殘生。」一面却在那僻靜之所醫治病毒，並將靈功練成。

他一到，便對那十六力士道：「怕死之徒，竟敢不遵我命，我不殺你們，也無天理！」說完招發，雙掌齊出，只見兩股粉紅色似烟似霧的東西，疾射向十六力士，刹時之間，那十六力士便倒在地上，渾身發黑而死。

那鬼面女子「雷夫人」因雷震天的行動，既出乎意料，加上其快無比，無法及時阻止，不禁怒聲道：「你這心狠手辣的東西，當年因我不贊成你所作所爲而加以勸止，你不知悔改，反恨我入骨，將我摔入毒蛇坑，如果不是我師父救我出來，我早已死去多時，想不到你劣性未改，到了今天還是這麼狠毒，我如不大義滅親，將你除去，也實在對不起那些枉死在你手中的人。」

雷震天聞言，哈哈笑道：「你這不賢的婦人，看妳有何能耐將我除去？當年我不見蛇坑中有妳屍體，即將看管蛇坑的八個童子處死，今天是你償還那八條小命的日子，待我處置了妳，再處置我那不肖徒弟和葉家那個小雜種。」

話畢，他兩掌突然由紅變紫，由紫變黑，掌尚未發，已經有一陣極濃厚的腥味傳來，旁邊站着的白素馨和葉無忌嗅到那腥臭之味，立時感到頭昏眼花。

這時，忽見那鬼面女子左手向他倆一揮，兩人鼻孔與口內，忽感有物塞入，那物清涼撲鼻，當時立即將那腥臭之味解去，而腦子亦復清醒，知道這是那鬼面女子「雷夫人」所爲，兩人不約而同看了她一眼，向她點頭表示謝意，但却不敢說話，唯恐一時不愼，將那毒氣吸入內臟。

那雷震天一聲冷笑，兩掌向那鬼面女子疾推過去，當時有一陣凌厲萬分的腥臭掌風將那鬼面女子團團圍住，但掌風却怎麼也無法擊中她，却被一層無形之氣擋了回來。這時雷震天已經發出數十掌，心中不由焦急萬分，就在這時，那鬼面女子哈哈一笑道：「我已由你連發數十掌而不回手，應該算是仁至義盡了吧？我現在決意將你武功廢去，使你以後再也無法爲非作歹。」

她此話一完，手中一用勁，將那十六力士之一的兵刃蛇形劍震得寸斷，向雷震天飛去。

雷震天一看那斷劍來勢急勁，立刻將全身內力積聚雙掌，連連發出，希望將那斷劍擊落，誰料那斷劍强勁非常，颼颼颼數聲，已連連擊中了雷震天六大要穴，雷震天當時軟癱在地上，渾身功力散盡。

那鬼面女子這才轉身向白素馨等人道：「雷震天武功已廢，此後再不能作惡，我向葉相公討個人情，留他一條殘命吧！至於五毒幫，我亦要將它解散，並將其中窮兇極惡、沉迷不悟者除去，此後武林中，再無五毒幫爲患了，而你倆一個用武功，一個用家傳醫術，合力爲民謀福利，亦不枉我今日對你們所下的一番苦心。」說罷，她一手抓起那軟癱了的雷震天，轉身向白素馨道：「妳怎麼知道我是個女人，一見面便稱我姑娘？」

白素馨躬身道：「師母兩耳穿孔，所以我一見師母，便知是女扮男裝，因此以姑娘稱之。」

那鬼面女子不由點頭道：「妳心細如塵，如能轉之用於正途，則武林道中，將多一爲民除害的女俠了。」

這鬼面女子所言果然不虛，數年後，江湖上便盛傳有一對人稱「雙俠」的夫妻，一個武功絕世，一個醫術高明，江湖雖聞其名，但從來沒有人見過他們的廬山眞面目。

（全文完）

倚刀雲燕

全套三集 $70

西門丁 著

烽煙四起，外族入侵，促成這對江湖小兒女走在一起，他倆正萌愛意，偏是此時她自小訂婚的未婚夫正出現……俠女熱血爲國流，情淚爲誰洒？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及各星島中心有售。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麥　高・文
可　飛・圖

血劍情鴛

前嫌盡棄　終成美眷

那是一個深秋的天氣，峨嵋山落馬坡一帶的楓樹，樹葉紅得似血，特別是紅葉山莊的楓樹，更顯得一片殷紅，因爲紅葉山莊的建築，內外圍牆都髹上鮮紅色的顏色，甚至屋瓦和地上的階磚也是鮮紅的，在旭日紅霞映照之下，後園內的十八棵楓樹，便構成一片鮮紅。

這時園子裡的大紅階磚地上，兩個少年男女，正在雙劍對舞，互出險招。男的是文士打扮，頭戴儒巾，身穿月白長袍，配着他一張白晰的面孔，眞似玉樹臨風的俗世佳公子。

女的淺綠衣裳，腰束鵝黃汗巾，却是全副武打勁裝。她不但是武裝打扮，模樣兒也顯得是個女英雄，長眉入鬢，目似銀鈴，圓圓的雙眼，神光四射，凜然有威，她手中長劍，招式也和她的性格一樣兇悍絕倫。

突然間，嬌喝一聲：「大師兄，當心你的頭巾。」

話剛說完，劍快如電，刷的一聲扎到。這少年文士側身一躲，道：「好厲害的招式。」

女的冷笑一聲說：「厲害的還在後頭。」

話說至此，她腕底一翻，劍刃如疾風吹勁草，斜刺裡掃搠過去，這一招委實是厲害。少年文士躲不得，祇好施展其師門絕技「火燄功乾元掌」，猛地往外一拍。

說也奇怪，這一掌拍出，掌與劍刃一碰，女的馬上感覺一股熱氣透過劍刃，傳到她的臂膀來，火辣辣的一陣灼熱，而這一口晶瑩如雪的長劍，也就給「火燄功乾元掌」之熱力灼得折彎了，狀如弓弦。

這麼一來，女的嬌叱一聲，扔劍於地，氣憤憤的說道：「原先約好，祇比劍術，你怎麼用我爹的絕技，毀我寶劍，我可不依呀。」

少年文士連忙面堆笑容，很小心的說道：「阮師妹，這個怎能怪我，咱們比劍是練習性質，妳却使用本門『追魂十三劍』的劍術，突下毒手，我若不劈出這一掌，如今已喪在妳的劍刃之下了。」

二人正在爭執之際，園外有人哈哈大笑道：「阮師妹，妳還吵什麼，宋大師兄練成了『火燄功乾元掌』我們應該賀他一桌酒才是。」接着一個二十多歲的痲面大姑娘說道：「碧桃妹妹，胡師弟說得是，大師哥練得爹爹的『火燄功乾元掌』，正好繼任我們乾元派的掌門人。」

原來火燄功乾元掌，是乾元派最厲害的武功，老師傅無敵大俠阮宗正發下宏願，要雲遊天下，祇待門人練成了乾元掌，他便下山，因此，她們說話間，無敵大俠阮宗正已聞聲走過來。

阮宗正是個年近古稀的老頭子，白鬚過腹，步伐沉雄。他走過來，彎腰拾起地上之長劍，仔細一看，便對

各人說：「妳們都隨我來。」

一干人到了紅葉山莊的大廳，阮宗正端坐在楠木太師椅上，向少年文士招手道：「宋炳文你過來，我有話跟你說。」

宋炳文立刻走上前去，躬身行禮的道：「師傅有何吩咐？」

阮宗正捋鬚一笑道：「照本門規矩，凡是練成乾元掌的，就是本門派的掌門人，如今你練成了，我本該給你繼任掌門人，可是，我有一宗心願，要雲遊天下，自然這次行程，少說也得花五六年。我膝下無兒，祇有二女，翠菊已長，碧桃年幼，前者標梅已過，嫁杏無期，我此去雲遊，沒有工夫爲她選婿，如果你肯納翠菊爲婦，了却我這一宗心願，你就是本派掌門人，否則，還得依照本派規矩，下山幹三宗轟轟烈烈的俠義行爲，方得接任掌門之位！」

這是一個難問題，翠菊是個痲面醜樣的姑娘，所以二十多歲的年紀，年華虛渡，碧桃英姿颯颯，本來就和宋炳文青梅竹馬，耳邊厮磨的小情侶，如今，阮宗正立了偏心，想藉掌門人這個榮譽的地位，要宋炳文取翠菊爲婦，結爲夫婦。

師命重於父命，宋炳文不敢不依，祇好說道：「既然師父急於雲遊天下，弟子縱然依規矩下山去幹三宗俠義行爲，也延誤了你老人家的行程，我想還是了却你老人家心願好了。」

要知道翠菊早就暗戀宋炳文了，祇是自慚貌醜，憂在心裡，不敢言宣，亦不好意思和碧桃爭戀大師兄，現在宋炳文答應這宗婚事，她喜得手足無措，一把摟住宋炳文說：「大師哥，今天正是黃道吉日，洞房花燭，子孫昌盛萬年哩。」

她這一副猴急相，阮碧桃看得一肚子火，見宋炳文並無異議，祇是唯唯諾諾，越發醋勁大發，雙眼冒火，賭氣的走出大廳去，宋炳文明知她在生氣，但師傅近在咫尺，想解釋也不能，祇好目視她之苗條身影，消失在長廊的彎角中。

阮宗正既然立了私心，恐怕躭擱時間會生變化，也就不管碧桃生氣，即席說道：「既然今日是黃道吉日，就舉行婚禮吧！反正武林兒女，是不拘小節。」

說完之後，便使門人胡敏生往山麓市集去，備辦酒席。

這一晚，錦帳低垂，別人是小登科洞房花燭夜，喜氣洋洋，但是，宋炳文却興趣索然，因爲他惦念着師妹阮碧桃。他知道阮碧桃性子剛烈，在失意之餘，什麼事也會幹出來，果然不出所料。

次日早晨，宋炳文與阮翠菊尚未起床，甬道上已一片喧嚷，婢僕們都說二姑娘跑了。

宋炳文聽聞此說黯然神傷，翠菊自然知道丈夫愛上碧桃，於是說道：

「咱們已成夫婦，碧桃是你的小姨，你這般模樣，如果給婢僕看見了，會說你……」

宋炳文雖然對阮碧桃情有獨鍾，但名份已定，不能抛下新婚妻子去找小姨，祇好默然無語。

早飯時，胡敏生馳馬回來報告，說找遍了下山的道路，尋不着阮碧桃之行踪。

大家都爲了阮碧桃突然離家出走而躭心，尤其是宋炳文，更躭心她會出岔子，可是阮宗正却突然說道：「碧桃年紀雖然祇是十七歲，但是，已學會『追魂十三劍』之眞傳，憑她一手巧妙的劍術，行走江湖，不但不會吃虧，反之以武會友，她在江湖上，會結合一段美滿姻緣也未可料，而且她比翠菊長得漂亮啦。」

他這般說，宋炳文更加黯然神傷，後悔不推掉翠菊的婚事。

次日，阮宗正就在家中爲宋炳文舉行了一個接任掌門人的儀式，便飄然而去，雲遊天下了。

光陰如箭，轉眼又是十年，阮宗正沒有歸來，阮碧桃也下落不明，他倆父女是活在人間？是客死異鄉？宋炳文闖蕩江湖，訪問武林道上，沒有人知道。

這十年間，宋炳文憑師門絕學，在江湖上萬兒响噹噹，武林中人俱稱他爲「火掌秀士」，因爲他之「火燄功乾元掌」，施展起來，掌心發熱，火辣辣的，功能開碑裂石，正唯因他之武功厲害，爲人又剛直，所以和青城、劍門、巫山等三派武林人，都結下了樑子，特別是劍門派，更是仇深似海。

宋炳文這種嫉惡如仇的性子，在他認爲青城、巫山、劍門等三派之掌門人，都不是好傢伙，有縱容徒弟之嫌，稱不上是正派，祇有他之乾元派才是名門正派的門派。所以在江湖上，看見上述三派之人，行爲乖張，便不惜出手嚴懲，甚至結果對方的性命。

胡敏生爲此等事，曾再三相勸，要他少管武林間的閒事，以免結怨愈深，引起三派之人聯合一致，但宋炳文却嗤然一笑，道：「胡師弟，咱們乾元派，自祖師開山立派以來，就以爲人抱打不平爲己任，而我接任掌門以來，更持此宗旨，諄諄教誨弟子，豈能不以身作則。」

胡敏生知道他近十年來，性情大變之原因，由於念念不忘阮碧桃之故，不但性情變得出手辛辣，對阮翠菊也冷落異常，因此，寄情於遊俠江湖，以及爲人鳴不平以爲己任。

這一天，也是合該有事，宋炳文四十歲華誕，門人子弟俱集衆於紅葉山莊，大排筵席爲他祝賀，胡敏生在乾元派中是分列第三，僅次於宋炳文夫婦而已，自然率領徒衆稱觴祝賀，却不料就在杯盤狼藉之際，突然間，厨房失火，濃烟如柱，烈燄飛騰，初

時，眾人還以爲廚子不愼而已，接着上房也一把火燒起來。

兩處火頭，熊熊烈火，這麼一來，久歷江湖的宋炳文，已知道是仇家找上門來了。

好自負的宋炳文，他一步竄出廳門，就在石台階上站着，高聲說道：「有種的現身出來，不要藏頭露尾，須知我宋某人之本領，你們這種鬼域技倆，是瞞不過我的，燒毀我一二幢房子，你們得以性命抵償。」

話剛說完，簷上有人冷笑一聲道：「姓宋的，你這一手『火燄功乾元掌』殺孽太大，武林道上都想手刃你這傢伙爲同門報仇。」說罷，掌聲三響，颯颯的像鳥兒一般，瓦面上竄下了三個幪面怪客，全戴上了人皮面具，手上清一色長劍出鞘，一窩蜂的齊向宋炳文撲了過去。

宋炳文仗着師門絕學乾元掌，也不亮出兵刃，就在石階上，兩手一張，往來一撥，啊！好厲害之乾元掌，掌風過處，掀起一陣火辣辣的勁風，他之掌心也就殷紅如血，熱力四射，可是這三個幪面怪客並不畏懼，一聲呼嘯：「咱們大夥兒上，今晚不結果這姓宋的，後患無窮。」

於是三口長劍，便如旋風似的向宋炳文咽喉、胸口、胯下三處部位刺去。

宋炳文並不躲避，屹立如山，兩道眼神，就在一剎那間，很留意的打量了三個敵人一眼。他目光如電，儘管來人全戴上了人皮面具，掩蓋了眞面目，但是，他仍然看得出一個長鬚如銀，一個身材五短，另一個體格魁梧，就憑這三個人之身材，宋炳文已看出端倪，交上手之後，再從他們劍法招式，越法看得清楚。

當下宋炳文哈哈大笑道：「白鬍子史前明，你這老頭子，還不扔下面具，更待何時。」

他這一說，白鬢如銀的幪面怪客，不敢回答，因爲他正是青城派的老劍客史前明，綽號白鬍子。

宋炳文又用手一指魁梧大漢，哈哈笑道：「鐵金剛楊凡，你已被我看出劍門九宮劍法，還不亮相，戴着這個勞什子幹什麼？」

白鬍子史前明，鐵金剛楊凡，先後給宋炳文認出身份，那個五短身材的漢子，忍不住說道：「姓宋的，你看我是誰？」

宋炳文仰面打個哈哈笑道：「你這巫山矮白狠，我不用猜，光看你這一身白衣服，就已經知道啦。哈哈，你這三個二流貨色人物，闖到我紅葉山莊來，活該送死。」

他說到這裡，反掌一圈，劈出兩股強烈的勁風，蕩開了史前明及楊凡二人的長劍，一步搶到矮白狠周永昌的背後，祇一掌按在他背後的大椎穴上。

周永昌便覺一陣陣的火辣辣的熱力，直透背心，慘叫一聲，登時倒斃地上，此時雖在晚上，但燈光之下，眾人都看得明白，周永昌背後之衣服，立時焦黑，像給火燒灼似的。

站在大廳中的胡敏生，眼見大師兄毫不困難地擊斃了矮白狠周永昌，也暗暗佩服他之「火燄功乾元掌」的威力。

在這樣情形之下，自然是用不着上前助陣，便督促門下弟子去救火。阮翠菊也牽着兒子宋彬站在廳中，乘機說道：「彬兒，看你爹爹本領，多麼了得，你是他兒子，如果不勤下苦功，練成武藝，便是虎父犬子了。」

宋彬雖然是個九歲的小孩童，但却是很有志氣，當下便道：「爹已教我掌法招式了，祇是日子還淺，火候未足罷了，再過幾年，說不定我比爹還強啦。」

母子二人正在說話之際，突然聽聞衣帶飄風，眼前多了兩個幪面怪客，爲首的手持判官筆，跟在後頭的是手執一根鐵拂塵，分向阮翠菊母子二人撲去。

此時，廳中無人，全到後廂去救火，祇剩下阮氏母子二人，忽然有人來襲擊，阮翠菊自然捨命保護兒子了。一旋身，長劍出鞘，施展追魂十三劍，擋住這兩個敵人，隨即高聲呼叫求救。

此時，站在石台階上的宋炳文，他一見有人襲擊妻兒，便欲救援，無奈史前明、楊凡二人，兩口劍拚命的堵截他，還高聲招呼道：「擄他兒子回去，不怕他不向我們低頭。」

這招呼，使判官筆的幪面客，果然脚底下加勁，直躡宋彬之後，兩枝判官筆，合在一隻手裡，另一隻手，五指箕張，抓住宋彬的腰帶，活生生的把他捉了過來，挾在腋下，說聲：「扯活」，騰身一躍，竄上了屋頂去了。宋炳文夫婦想搶救也來不及了，爲人竭力擋住，眼巴巴的望着兒子給人家活捉而去。

宋炳文武功比渾家好得多，他一急之下，雙掌一緊，橫劈一掌，便擊中白鬍子史前明胸口，火辣辣的一股熱力，史前明那能抵受得住，於是又一命嗚呼，跟隨矮白狠而去。但是，阮翠菊却在這一剎那間，給對方之鐵拂塵點中了琵琶穴，篷一聲倒撲地上。

宋炳文見妻子被對方擊倒，他一步竄入廳來，大吼一聲：「取你狗命！」一掌拍下，可是來人武功不弱，塵拂一展，一股陰柔勁道，把火辣辣的掌風帶過一旁，隨即一脚挑出，踢在阮翠菊胸前，心中說道：「姓宋的，我不能結果你的性命，也要送你妻子到閻王殿上去報到。」祇聽阮翠菊哎唷一聲，鮮血如噴泉般從口中吐出。

宋炳文見兒子被擄，妻子被擊，連受重創，氣得發抖，使出畢生功力，雙掌齊下，向對方頂門劈下。

這是乾元掌法中的絕招，名爲「電閃雷鳴」，集雙掌之力，即使不能擊中對方，憑兩掌之熱力，亦可以使到對方呼吸斷絕而死，雖然宋炳文這一招得逞，但是，自己妻子也賠了性命。

阮翠菊咽聲說道：「炳文，我活不了，可是，我早就不想活，因爲十年來，你對我全無愛情，白費了我一番心血，到頭來害了碧桃，遠走他方。」

宋炳文的確對她毫無情愛，及今思之，自己實在沒有盡到做丈夫愛妻子的責任，心中遺憾，本能地嘆息一聲說道：「翠菊，我雖然不好，但是，妳跟師父合謀，强迫我與妳結合，才弄到家庭不和，妳也是有責任的，如今，往事如烟，不該提了，治傷要緊。」說罷，便把翠菊抱了起來，解衣檢視傷勢，誰知不看猶可，一看之下，阮翠菊胸前血肉模糊，已是骨斷肉破，足見對方這一脚，用力極猛，早已存心要取她的性命。

宋炳文看見妻子傷重不能醫治，十年來冷淡香閨，深自引咎，凄然下淚，倒是阮翠菊泰然自若地道：「用不着傷心流淚啦，姊死妹續，正好成全你倆的一片眞情，可是，彬兒是我的骨肉，上天入地，無論如何你也要給我找他回來。」

宋炳文涕淚淋漓地點了點頭，阮翠菊就這樣的死在他懷抱中了。

不一會，胡敏生撲滅了火，重回大廳，看見阮翠菊死在大師兄懷裡，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刻問道：「二師姊是給誰害死的？」

宋炳文便將經過情形，細說一遍。之後，毅然道：「胡師弟，五個敵人逃了兩個，知道的是劍門派鐵金剛楊凡，另一個不知名的擄了我兒子去，此仇不能不報。」

胡敏生凄然說：「仇當然要報，找上劍門山，鐵金剛楊凡是逃不掉的，但是，這個不知名的往那裡找？」

宋炳文咬牙切齒地說：「今晚來的人，劍門、巫山、青城三派都有，血債血償，自然要他們三派還我兒子，獻出殺人兇手。」

宋炳文說幹就幹，他草草備棺收殮了妻子遺骸之後，便將棺柩停放在書房，吩咐胡敏生道：「師弟，自今天起，本派事務，交給你掌管，我要立刻離開此地，好歹也要活捉兇仇人，救回彬兒，讓翠菊泉下也心安。」

胡敏生說：「那你不待安葬了二師姊麼？」

宋炳文搖了搖頭，道：「忙什麼？我說過活捉兇手仇人，救回兒子，那時才將她遺體入土，讓她泉下瞑目安心。」

胡敏生知道此刻他心情惡劣，不敢多說，唯唯應道：「大師哥，我依你的主意便是。」

在夕陽斜照之下，宋炳文獨個兒離開紅葉山莊，可是，當他快將走完了落馬坡這條山徑時，奇事立見，楓樹下躺着兩具屍體，全是幪面的，其中一個正是鐵金剛楊凡，另一個，雖然幪了面，不知是誰，可是，屍體旁邊，却留下一對判官筆。

宋炳文一看之下，便知道這個用判官筆的，就是擄去他兒子之人，可是，他二人給誰殺死？當眞是件無頭公案。

宋炳文到底是久闖江湖的俠士，他在夕陽之下，仔細檢視兩具屍體，很快就看出他二人致死之傷痕。

原來他們背心各中了一口小短劍，証明是給人用暗器射殺的，但發暗器之人是誰？却是無法猜得出。

宋炳文揭開用判官筆之人的幪面布罩，一看之下，啊！不是別人，却是巫山派的通元一劍沈奇山，是矮白狠周永昌的師叔，饒是如此，他仍然無法知道放暗器射殺這二人的是誰。但是，証明了這人擲射短劍擊殺沈奇山與楊凡，奪去宋彬，這人爲什麼奪去宋彬而不把他送回紅葉山莊，若說他是仇人，那麼他是不該射殺這二人。

宋炳文站在兩具屍首旁邊，沉思了良久，憑他這樣豐富的江湖閱歷，竟然想不出施放暗器殺人救人的是誰？祇好將那兩口短劍拔了下來，藏在懷中，打算憑這兩口短劍，找尋奪走宋彬之人，於是馳馬驛逕奔青城山而去。

青城山距離峨嵋山最近，不消五日，宋炳文便到了青城山柴觀峯下這是青城派掌門人白眉毛蘇子海的練功之所，他一口氣直闖入練劍堂去。

此時，蘇子海正和門人弟子在堂中練劍，數十口長劍揮舞，恍如銀蛇亂竄，蔚爲奇觀。

宋炳文和青城派結下樑子，蘇子海是知道的，當下一見宋炳文含怒闖進來，蘇子海立刻收住了劍勢，厲聲喝道：「宋炳文，你身爲一派宗師，難道不懂得武林規矩麼？怎能直闖進我練功的地方來？」

宋炳文冷哼一聲道：「我不是來拜訪，是來報仇，自然是用不着講什麼禮貌了，告訴你吧！你師弟白鬍子史前明，勾結巫山、劍門兩派之人，夜襲我紅葉山莊，史前明被我活活擊殺，可是他之同夥却擄了我兒子，因此我特地到來，第一報仇，第二要討回我兒子……」他說到這裡，雙掌一揮，已自功行兩臂，掌心殷紅如血，熱力四射。

蘇子海是識貨的大行家，見他已施展了「火燄功乾元掌」，知道這件事情若不好好解釋，難得善了，於是抱劍行禮道：「宋掌門，你在江湖上，屢次擊殺我青城派的門人，我們可算得是仇深似海，但是，我也查出門下弟子良莠不齊，他們死是罪有應得，所以我從沒有到過紅葉山莊去興問罪之師，甚至這一回白鬍子糾合三派之人去報仇，我也曾勸他不可輕舉妄動，

如今他已被你擊殺，是他不知厲害，妄自輕敵，至於你的兒子被擄，我眞的沒有見過你兒子，若要找娃兒，我看還是往劍門、巫山去好了，不要在這裡躭擱時間。」

蘇子海從未出面袒護過門人，這是事實，但是，站在堂中之人，聽聞白鬍子史前明已被宋炳文擊殺，都對宋炳文怒目而視，牙根咬得格格響個不停，那又如何呢？

宋炳文並不理睬他們，探懷取出兩口短劍，擲在地上說：「蘇子海，冤有頭，債有主，史前明既然死了，我也不向你爲難，可是，最後奪去我兒子的，是用這種暗器的人，我希望你必須提供此人之姓名及宗派，好讓我去找尋他……」

蘇子海拾起這兩口短劍，仔細的看了一遍，搖了搖頭道：「恕我不能奉告，因爲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暗器，可不是，劍長一尺，比匕首還大，能夠以此爲暗器的人，腕力之强，我想武林中，至今還沒有人能夠施用，如果你故弄玄虛，藉口尋事生非，那我蘇子海祇有捨命陪君子了。」

這一說，委實說得有理，休說蘇子海未曾見過有人用一尺長的短劍爲暗器，就宋炳文自己也沒見過。

這幾日他急瘋了心，不曾想到這問題，如今，蘇子海道出了，他登時一呆，喃喃道：「他是誰？能有這麼大的內勁？」

蘇子海笑道：「總之不會是我青城派之人，但是，你如果將經過詳細告訴我知道，還可以爲你參詳提供一點意見。」

於是，宋炳文將白鬍子史前明等人夜襲之經過細說一遍，之後續道：「初時擄去我兒子的，是巫山派通元一劍沈奇山，次日午夜，我在落馬坡却發現了沈奇山和楊凡的屍體，他二人背心上都中了這麼的一口短劍，因此，我懷疑擲劍的人是最後擄去我兒子的。」

蘇子海想一想道：「你猜得不錯，最後擄去你兒子的人，就是擲劍的人，可是，他爲什麼擄去你的兒子？我看你該冷靜一下你的腦袋，方能想得出來，據我所知，史前明糾合三派的人去找你報仇，沒有這麼大本領的人，也許這是你另外的仇人。」

話說得有理，不由宋炳文不自冷靜，他低首沉思，將自己出道以來，在江湖上所遇見之人，通通都回憶到腦海中去，但是，想後思前，未曾會過這麼大本領的人，自然也沒有和這個這麼大本領的人直接結怨，但是江湖上的恩怨，有時結怨甚奇，不一定直接結怨，甚至彼此未謀一面的，也可能是會間接結怨，因此，宋炳文便對蘇子海道：「蘇掌門，既然此事和你沒多大關係，我也不逗留。」說完之後，邁開大步，昂然走出練劍堂。

要知道練劍堂是青城派練功之所

環球出版社精選介紹

陸小鳳 重出江湖！

決戰前後 兩集
(陸小鳳傳奇③)
全套港幣 $50.00

繡花大盜
(陸小鳳傳奇②)
每本港幣 $25.00

陸小鳳 兩集
(陸小鳳傳奇①)
全套港幣
$50.00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及各星島中心有售。

在地，外人不得擅進，宋炳文這樣大模大樣的，要來就來，要去就去，青城派之門人，自然是看不順眼，當下就有四個劍客仗劍一攔，堵截宋炳文的去路，齊聲說道：「你要走出去，沒有這麼容易！」兩口長劍一合，便佈成劍陣。

宋炳文正欲回答，蘇子海已厲聲叱喝道：「王明、李武！你兩個不得阻攔宋掌門的行程，他趕着去找尋他的兒子下落啦。」

王明及李武雖然一肚子氣，却是師命難違，祇好恨恨連聲，納劍歸鞘，宋炳文去後，二人便氣憤憤的道：「掌教師父，他殺死了史前明師叔，我們該爲他老人家報仇的呀，怎麼送上門來也不許我們動手？」

蘇子海苦笑道：「報仇也得看看自己的能力，你史師叔就是不自量力，宋炳文之『火燄功乾元掌』，獲自無敵大俠阮宗正嫡傳，功力威猛，剛才你們不見他掌心殷紅如血，熱力四射麼，憑你二人之造詣，那裡是他的對手，史師叔就是一個例子。」

話說到此，忽然間，外面隆然一聲巨響，衆人急急走出一看，啊！原來練劍堂門口的兩隻石獅子，左邊這一隻，四分五裂的倒塌地上，石獅頭上，微現焦黃，蘇子海看了一眼，便對王明、李武說：「看！這就是給乾元掌擊毀的了，敢情是你二人剛才攔阻他，所以才露出這一手絕活。」

二人呆呆的看着這隻給擊毀倒塌地上的石獅子，心中佩服蘇子海有先見之明，不禁伸手摸摸自己的腦袋，不用說，他們都暗自慶幸自己得於保全腦袋。

宋炳文一掌擊毀石獅子，大踏步走下青城山去。他邊走邊想，這個以一尺長短劍作暗器之人，腕力固然强大，內勁也甚雄猛，像這樣武功之人，自己之乾元掌，很難逆料，但是，他爲什麼殺死沈奇山與楊凡，奪走孩子？

宋炳文邊走邊想，始終都想不出原因來。這晚，他就在這山脚下的村莊投宿，擺在他面前的問題可不少，自己能否敵得過擲劍强人，是第一個問題，爲何奪去孩子是第二問題，他奪去了孩子，是好意還是惡意這是第三個問題。

他爲此三個難題，翻來覆去的忖想，輾轉反側，不能入睡，奇事就在此時發生，突然間，一般兵刃破風之聲，砰一聲從窗外飛來一口短劍，插在牆壁上。

宋炳文是個老江湖，不管對方是友是敵，一口氣吹熄了房中燈，接着就放輕了脚步，悄悄的溜了出去，潛登瓦面，游目四望。啊！祇見一輪明月，懸在天空，清輝普照，五六丈內外，並無人影。

要知道宋炳文武功已到登峯化境，耳清目明，以他這般本領之人，尚且看不到來人的影子。那末，對方之輕功本領，實在卓越不凡。

他悶悶不樂的回到房中來，將擲在牆壁上的短劍拔了下來，發覺劍刃上穿着一張紙條，待亮燈觀看，紙條狂草如龍，寫着：「孩子被擄之事，切勿找尋，尋則有禍。」

嘿！這就奇了，飛劍傳警之人，分明是奪走孩子的武林人，他竟然提出警告，說「尋則有禍」那是什麼意思？既擄人家兒子，又禁止人家找尋，這簡直是蠻不講理。

宋炳文持此見解，不但不從，反而憤而說道：「我偏要找，不但找我兒子，還要找你這個蠻不講理的傢伙。」

次日，他便北上，因爲他認爲巫山、劍門兩派和自己結怨，最深的是劍門派，而劍門派的掌門人黑面神君毛小白，也是最不講理，所以認爲擲劍的人可能是他。

從青城山到劍門去，這一條路雖然是不遠，不用三天，宋炳文便到了劍閣城，他心中暗想，與其貿貿然的闖上劍門山，倒不如暗暗的摸上去，出其不意的擒住劍門派掌教黑面神君毛小白，從而迫使他將孩子釋放。主意既定，就在月暗星稀之夜，打從小路去。

劍門山不大，但山形如劍的屹立，任何人也難以藉輕身功夫攀登山頂去，祇得攀藤附葛而上。方到半山腰，便聽聞有人說道：「孔師兄，你看鐵金剛楊凡功力如何？」

另一蒼勁老人聲音答道：「自然是已到火候的高手劍客啦，殷雄，憑你的武功詣，再練五七年也趕不上他。」

宋炳文聽到至此，連忙定住身形，再偷聽下去，那名叫殷雄的小伙子說道：「孔師兄，就因爲楊師兄本領高强，我才生疑心，可不是，青城白鬍子史前明來劍門山上，糾合了人手到紅葉山莊，襲擊『火掌秀士』宋炳文，至今已有雙旬之久，楊師兄沒有回來，昨天，我偶然碰着巫山派的喪三行朱家志，據說前去襲擊紅葉山莊的人，都死在宋炳文的乾元掌下，祇有他們巫山派的一人逃了回來，我想宋炳文乾元掌雖然厲害，也不致三派高手都會喪在他的掌下呀，可是楊師兄至今未回，又不能不相信他這個消息。」

宋炳文越聽越出奇，當下使一招「龍飛九霄」身子一躍而起，飄然落在殷雄二人之前，哈哈大笑道：「你們說的話，我聽見了，我就是火掌秀士宋炳文，老實告訴你們，鐵金剛楊凡，不是死在我手上，我正在找尋擊斃他之人。」

殷雄聽聞此說，登時一怔，但他師兄孔瑞祥已上了年紀，倒還鎮定，立刻問道：「姓宋的，那麼擊斃我楊師弟的是誰？你得說個明白。」

宋炳文並不回答他，一把抓住殷雄詢問，道：「你昨日遇到的朱家志，現在他在那裡？」

殷雄戰戰兢兢的說：「他往南鄭去了。」

宋炳文又問道：「那麼巫山派逃回去之人是誰？」

殷雄搖頭道：「我不知道，朱家志說過，這個人的姓名是不能洩露。」

宋炳文爲了調查此人是誰，刷的一聲，將懷中三柄短劍拔出，就在他面前一晃，說：「這個人是不是以這樣之短劍作暗器的傢伙？」

殷雄搖頭道：「我眞的不知道，朱家志沒有告訴我。」

宋炳文鄭重的說道：「可是，我得告訴你，在落馬坡殺死楊凡和沈奇山的人，就是用這種暗器的。」

孔瑞祥見這三口短劍，全是一尺長短的，這明明是普通人用以搏鬥的短兵器，決不會有人將之當作暗器使用的。於是，一聲冷笑道：「宋炳文，你這話騙三歲小孩也不能，休說我孔某人是識貨的行家，一尺長的短劍，少說也有八兩重量，用八兩重的兵刃作暗器，當今武林之中，還沒有這麼大腕力的人。」

宋炳文點了點頭說道：「所以我思疑這人就是逃回巫山派之人，因爲我兒子宋彬，初時是被沈奇山擄走的，後來在落馬坡發現他和楊凡雙雙死在這人的短劍之下，我兒子也給他……」

話未說完，殷雄插口說：「宋炳文，你這鬼話，騙不了人，通元一劍沈奇山，是巫山派的人，巫山派的人那會殺害他？這分明是你憑空揑做的是非，企圖推卸殺害我楊師兄的罪行，哼！我報告掌門師傅，跟你算帳。」說罷，一溜煙似的跑上山嶺上去。

這一邊廂的孔瑞祥，也刷的拔出長劍來，大喝一聲：「姓宋的給我站住，不許逃走，聽候咱們掌敎發落。」

宋炳文爲了想印証那個擲短劍的人是誰，樂得等候劍門派掌門人前來，於是，冷冷一笑說道：「如果我要去，憑你這功候也阻不了我，好！我就在此等候你的掌門人師尊。」說吧，一屁股坐在地上。

不一刻，衣帶飄風，人如飛鳥，落地無聲，一個頭戴鳳尾巾，身披紅袍的老者，站在宋炳文身前，手持三尺青鋒，寒光耀目。接着殷雄也隨後趕到來，氣喘喘的說：「師尊，是他說楊師兄給人擲短劍射殺而死的。」

黑面神君毛小白兩道寒光電閃似的眼神直視宋炳文，冷笑一聲道：「我門下弟子喪在你乾元掌下的不少，你縱然狡辯，推諉殺死楊凡之罪，我也得爲其他門人報仇。」

宋炳文大笑道：「毛小白，你把我宋某人看作什麼樣的人？在江湖上無法無天的武林敗類，死在我手下的是活該，用不着推諉，不過我得說個明白，殺死楊凡的人，用這樣的暗器，而且射擲在楊凡的背心上。」

他說完之後，把三口短劍抛給毛小白看。

孔瑞祥點亮起了火摺子，毛小白接過三口短劍，仔細的看了一遍，這三口短劍，和普通的短劍並無不同，祇是劍刃上兩邊都有一條深深的凹槽，從這一點看，証明用劍的人，的確當作暗器使用，因爲劍刃兩邊之凹槽，使中者鮮血，立刻由凹槽中瀉出，成不治之傷，如果特別搏殺，用以刺人，鮮血必然濺到自己身上。

毛小白見多自然識廣，証實這種短劍，的確是暗器，而且知道它的名稱是「血劍」。當下愕了一愕道：「宋炳文，你說這三口『血劍』是暗器，這個我是相信，但當今武林之中，能使用這種『血劍』的，據我所知祇有巫山派掌門人鄧一中，他跟我劍門派並無恩怨，決沒有用『血劍』射殺楊凡之理……」話未說完，孔瑞祥插口道：「師傅，據他說，和楊師弟同死在落馬坡上的還有巫山派的通元一劍沈奇山，沈奇山是鄧一中的首座弟子，鄧一中爲什麼要殺死自己的徒弟，自傷羽翼。」

宋炳文知道鄧一中能使用這種『血劍』，已經是心中有數，於是說道：「毛小白，我敢保證，殺死楊凡的是巫山派的人，因爲我在青城山下歇宿時，這人曾擲劍傳箋，警告我不要找尋兒子的下落，從這些跡象看來，鄧一中可能想奪我的兒子，因爲他膝下無兒，所以不惜自傷殘殺，以免被別人知道。」

這幾句話，言之成理，毛小白也微微點了點頭，表示有此可能，但孔瑞祥却振臂大叫道：「師尊，不要聽他的鬼話，咱們爲楊師弟報仇要緊呀。」

說着，肘子一動，劍尖直指向宋炳文肋下。宋炳文側身一躲讓過，莊重正色道：「孔瑞祥，你不要以爲劍門山是你們勢力範圍之內，可以任意橫行，仗着人多勢衆，我宋某人敢膽單人匹馬獨個兒來，已不把你看在眼中。」

宋炳文這番話，雖然揭穿了孔瑞祥的鬼蜮心腸，但是，聽在毛小白耳中，顏面攸關，因爲他是劍門派掌敎，何況這幾年來劍門派弟子，喪生在宋炳文的掌下可是不少，這一筆血帳，至今還未清算，現在宋炳文又是這樣目空一切，眼中無人，毛小白便忍不住拔劍出鞘，冷笑一笑道：「宋炳文，你有膽獨闖劍門山，不見得我白某人無能應戰，咱們就在武功上分個高下勝負如何？」

說完之後，劍往後招，示意孔瑞祥退後，讓他單打獨鬥，決一負勝。

要知道黑面神君毛小白，在武林中威名赫赫，二十年前，仗劍闖江湖，足跡踏遍黃河兩岸，大江南北，憑他劍術高强，未曾敗過陣，此刻年紀雖然老邁，但實則上的功力，並不老邁，看他亮招就顯得功夫尤在，寶刀未老。

宋炳文自從練成了「火燄功乾元

掌」之後，不屑使用刀劍，身邊也不携帶武器，縱然面臨大敵也是祇憑一雙肉掌，自然，遇着黑面神君毛小白這般能人高手，他一點兒也不敢託大，未出招，先行運氣行功，便見掌心透紅，一股熱力聚在掌心。

毛小白目睹對方已自用勁，蓄勢以待，便先發攻勢，劃然一聲，劍挾風雷之勢，直點宋炳文之靈台穴。

如此厲害的劍招，其快如電，宋炳文並不閃避，一掌劈出，白劍刃磕去，劍掌一按，掌心無損，劍刃却像火爐裡的鐵條，毛小白感到一陣火辣辣的熱力，由劍刃傳到劍柄來，趕快猛提一口眞氣，貫注到右臂上，這才抵擋得住。

饒是如此，這口劍已彎曲如鈎，再不是挺直的長劍了。

高手過招，爲了面子，全力施爲，毛小白劍刃被「火燄功乾元掌」一下子弄彎了，若不擊敗宋炳文，事情傳揚出去，自己半世英名，豈不付之流水？因此，彎劍也當直劍用，大吼一聲，使出絕招劍術——「萬朵金蓮」，祇見他腕底一振，手中劍抖出萬點寒芒，劍尖如一把針的刺去。

這麼一來，宋炳文的「火燄功乾元掌」，祇好使個「封」字訣，肘翻腕動，掌勁如山，一團熱力飛射而出。

說也奇怪，毛小白這口長劍，由劍尖起，狀如火燒燭，短了三寸。孔瑞祥看了師父之劍，已被掌勁熱力截短了，生恐他老人家有失，一劍刺向宋炳文背心去，企圖一解師危。可是宋炳文耳聽目明，翻身一掌按下，五個指頭，揑住他的右腕，掌心的熱力，使孔瑞祥如被火灼，哎唷慘叫。

毛小白見門人被執，那還顧得掌門人身份，大袖一拂，金光亂冒，把藏在袖底的十八顆金丸激射而出，啪啪一陣亂响，滿以爲這一回定可結果了宋炳文的性命，却不料中丸而死的竟是孔瑞祥。

原來金丸射出的一刹那，宋炳文反手一甩，把孔瑞祥扔了過來，恰巧作擋箭牌，所以宋炳文一點也沒有受傷，十八顆金丸，射在孔瑞祥身上，立時斃命。

毛小白再膽大也不敢再鬥下去，翻身便走，可是，宋炳文卻不肯放過他，一聲斷喝：「你身爲掌門人，却這般不要臉，暗器傷人，饒你不得。」正趕上雙掌齊下，火辣辣的一陣熱力罩了下來，毛小白那能抵擋得住，大叫一聲：「痛煞我也。」倒斃地上。

殷雄目睹師傅、師兄在一刹那間雙雙斃命當場，他發足狂奔，祇恨爹娘少生兩條腿，往山脚逃命。宋炳文也不追趕，將三口短劍，納回懷裡，緩步下山，取道白帝城往巫山去。

不消說，路上飢餐渴飲，夜宿曉行，歷時二十天，宋炳文才到達雲海蒼茫的巫山神女峯，這是巫山掌門人大力鬼王鄧一中的巢穴。當眞是巢穴，神女峯上，沒有房屋，但是，枝葉婆娑的檜樹上，却架設了瞭望巢，這是鄧一中佈置的哨所，因爲他是無惡不作的黑道大魔頭，雖然他是練成了「大力神功」，力能拔樹擧頂，元氣充沛，力大無窮，可是，他知道武林正派之人，都不値其所爲，時時刻刻都提防有人找上門來，所以戒備異常嚴密，從來不住地面上，却躱在山洞裡。

宋炳文仗着自己武功不凡，明知是龍潭虎穴，但爲了拯救兒子，他仍然昂頭闊步的逕奔神女峯，最後給瞭望站的人看見了，傳鼓報警，咚咚鼓聲，此起彼應，鼓聲不絕，他依然大踏步向前，引吭高呼：「乾元派掌門人在此，快叫大力鬼王鄧一中出來相見。」

他說得這般豪邁，在瞭望巢上的巫山派門人，便用鼓聲傳進消息到洞穴裡去。

鄧一中聽到了這個消息，心中一怔，他想宋炳文自稱正派，專和黑道邪門作對，心狠手辣，祇顧行俠仗義，不畏强暴，但是，作夢也想不到宋炳文會獨個兒闖到神女峯來。

鄧一中綽號「大力鬼王」，他不但將自己的武功稱爲「大力神功」，更以鬼王自居，在洞穴裡，鳩築幽冥鬼殿，四通八達，佈滿機關，使一座廣大的殿宇，變成鬼氣森森。

他聽聞宋炳文找上門來，立即召集妻妾和派中高手能人，聚在幽冥鬼殿會議，因爲他以鬼王自居，稱孤道寡，門中弟子，對他的妻子也稱鬼后，姬妾便是鬼妃，鄧一中年老好色，妻妾都貌美如花，恐怕門人弟子誘惑，不許妻子妾侍以眞面目示人，要她們披上面罩，現在陞殿會議，鬼后、鬼妃便站在他身後，派中高手能人，却站在丹墀，鬼殿上寂然無聲，祇覺陰風陣陣。

經過一刻時間會議之後，大力鬼王鄧一中，使兩個弟子出去，宣召宋炳文到幽冥鬼殿來相見，因爲他壓根兒不知道宋炳文爲什麼會找到神女峯來。

宋炳文雖然久在江湖，也聽聞江湖中人傳說，鄧一中之「大力神功」，是邪門武功，却竟想不到他居住的地方，也充滿邪氛鬼氣，所以才跨進鬼殿，便覺得不對勁，趕忙功行兩臂，使掌心透紅，熱力四射，以防不測。

坐在龍案後面金交椅的鄧一中，從來不曾會過宋炳文的，但是，他看見來人掌心殷紅如血，便知道這是「火燄功乾元掌」在蓄勢以待，由於乾元掌，除了無敵大俠阮宗正之外，祇有火掌秀士宋炳文練得成功，因此，鄧一中不用猜也知道來人是當今乾元派的掌門，於是朗聲說道：「宋掌門，你不在紅葉山莊管你的乾元派，老遠跑到神女峯來，却爲了何故？」

宋炳文並不回答，兩道眼神却四

下裡打量，他覺得這座幽冥鬼殿，四通八達，迴廊曲徑，連接許多看不見的地方，何況丹墀上站着六個奇形怪狀的武林人，全戴上青面獠牙人皮面具，甚至站在金椅背後的兩個高髻宮裝婦人，面具也繪畫得猙獰恐怖，好像母夜叉一般的。

鄧一中向來是自高自大，心驕氣傲，如今宋炳文走進幽冥殿來，已如游龍淺水，虎落平陽，他更加作威作福，伸手在龍案一拍，大聲喝道：「宋炳文，我是大力鬼王鄧一中，你怎麼不上前行禮，還敢大剌剌的旁若無人，難道你要自促其壽，不要性命麼！」

好大膽的宋炳文，他嘿嘿一笑，道：「你怎能責怪我旁若無人，你們全是鬼口鬼面，鬼氣森森，簡直不像陽間人世，倒眞也似地獄幽冥。」

鄧一中哈哈大笑道：「這正是幽冥鬼殿，你跑到神女峯，大呼小叫的找我，却是爲了何故？」

宋炳文冷漠地說：「原故甚多，你縱容門人，在江湖上作惡胡爲，殺人放火，我早應該前來聲討你之罪惡，何況你還擄劫我的兒子。」

這一說，把大力鬼王鄧一中氣得渾身發抖，勃然大怒：「你說我縱容門人，甚至說我派人勾你三魂，奪你之魄，也是實情，擄劫你的兒子，却是虛構。」

宋炳文冷笑道：「事到如今，不由你這老賊不承認，矮白狠，就在紅葉山莊死於我的掌下，但是，通元一劍沈奇山却是你在落馬坡殺死的，因爲你要靜悄悄的擄劫我的兒子……」

鄧一中拍案大罵：「放屁，沈奇山是你擊殺的，我正要爲他報仇，你竟含血噴人，誣我自相殘殺，人來，先割掉他舌頭，然後處以三刀六洞刑。」

站在丹墀上的巫山派高手能人，答了一聲，便亮出兵刃，一窩蜂的撲了過來，宋炳文知道這一座幽冥鬼殿，不是個好所在，如果不先下手爲强，便會吃眼前虧，於是一招「雙龍出海」兩掌齊發。

「火燄功乾元掌」果然非凡，勁度可大，一掌劈出，熱力已然不少，當下哎唷一聲，首當其衝的碧眼金鵰沙千仞立即殞命。

宋炳文得勢不饒人，雙掌連環劈出，勢如排山倒海，先將這六個巫山派高手擊斃，因爲他身入虎穴，爲了自己安全，不能不突施煞手，清剿不利自己的敵人。

大力鬼王鄧一中看見自己六名高手被對方一舉殲殺了，心頭一凜，他雖然知道「火燄功乾元掌」是厲害的武功，但想不到竟然厲害到這麼程度，一剎那，便一舉擊殺了六個高手，於是回頭對他的鬼后鬼妃說：「看這傢伙武功了得，妳們誰去跟他比劃？」

原來大力鬼王雖然好色，但作爲他的鬼后鬼妃的人，都是武功高不可測的武林高手，所以大敵當前，他還是不肯親自下場亮招，叫妻妾去應戰，自然他之武功，比妻妾更高出許多了。

宋炳文那裡知道有這原因，反而以爲鄧一中貪生怕死，於是冷笑一聲：「姓鄧的，你好意思叫婦道人家去做你的替死鬼，我也不願跟三綹梳頭，兩截穿衣的婦人比劃，識相的還我兒子，萬事皆休，如若不然，當心我把你這座幽冥鬼殿，打個片瓦不留。」

宋炳文身爲乾元派掌門人，不屑與婦人動手過招，戰挑大力鬼王比劃，但鬼后九頭玉鳳柳媚霜勃然大怒，騰身一躍，從金交椅後飛到丹墀去。

這一段的距離，少說也有五丈，她身如小鳥，落在宋炳文身前，冷哼一聲道：「憑你這一點功行，就敢小覷天下女性，教你試試我的鴛鴦刀的厲害。」刷的一聲，雙刀出鞘。

宋炳文看得一愣，原來鬼后柳媚霜用的兵刃，也是一奇，她的鴛鴦刀，雖然是雙刀，却是一長一短的兵刃，長的長得離了譜，竟是長逾五尺，短的短得出奇，不過一尺許長短吧！

要知用刀用劍，與使槍弄棒的不同，前者祇能一手揮舞，後者却是雙手操縱，五尺多長的長刀，一手揮舞，休說女人，男子漢偉丈夫也沒有這般能耐，所以宋炳文見她亮出這般兵刃，登時愣住，更使他驚奇的，却是鬼后這一手刀法，不求進攻，祇顧防守，她一脚直立如柱，左手的短刀，聚合她之身形，掄舞如風車一般，舞出一團光幕，祇見刀光，不見人影。

宋炳文見她好像是表演似的，祇顧舞刀防衛，並不攻來，心中納罕，江湖上用鴛鴦刀之人雖然少，但刀法可不是這般相的呀，那有祇顧防衛，而不攻擊的呢？

柳媚霜祇守不攻，刀光如幕，人似風車一般旋轉，宋炳文也就像看把戲似的，欣賞她之刀法，約莫過了半盞之久，刀法驟變，柳媚霜左手之長刀一展，身子已施展到宋炳文身旁，刷的一聲，長刀已扎向宋炳文的腰脅去。

這麼一來，宋炳文失驚來勢，趕忙的往側一躲，可是，柳媚霜之身形步法，比他更快，他才一躲，柳媚霜已旋轉如飛趕到，長刀迎頭砍下，刀快如電，使宋炳文避不勝避，躲不勝躲，但是，由於她的短刀舞成一片刀光，水潑不進，風也不透，宋炳文連劈兩掌，掌勁如山，熱力四射，也不能摧毀她之如幕刀光，祇能將刀刃截短了三寸而已。

比劃至此，柳媚霜固然暗暗吃驚自己的短刀像火燒蠟燭的截短，但宋炳文也驚奇自己的掌勁何以不能摧毀如幕之刀光。但是，大力鬼王和鬼妃，却看得異常清楚，因爲鬼后柳媚霜，用的是鄧一中秘傳的「大力神功」，力大無窮，元氣充沛得很，休說「火燄功乾元掌」摧不毀她的刀光，即使雷霆

萬鈞之力，也不能動她分毫。

比劃一盞茶之久，宋炳文的「火燄功乾元掌」雖然不能摧毀她之防衛，可是柳媚霜兩口刀却給宋炳文的乾元掌熱力熔解，一寸一寸的被截短了，短到不成形，大力鬼王看至此，知道柳媚霜鬥不下去，因爲雙刀越來越短，影响了鴛鴦刀刀法。

鬼后柳媚霜鬥不下去，鬼妃也不能取勝，因爲她二人之功行，大力鬼王是知道的，雖然是獲得秘傳「大力神功」，但俱未到化境，還得依靠兵刃施爲，祇有他自己才可以不用兵刃，徒手施展「大力神功」，於是，大喝一聲：「住手，待老夫來收拾這個傢伙。」

鄧一中這般調度，親自出馬，是有計謀的，宋炳文酣鬥了良久，「火燄功乾元掌」已給鴛鴦刀消耗了不少眞力，此時此際，顯得久戰力疲，憑他一股新銳上陣，穩操勝券。可是鬼后柳媚霜也是心驕氣傲的婦人，最後一招絕招未施出之前，她是不肯就此罷手的，儘管大力鬼王在呼喚，她銀牙一咬，嬌聲說道：「且慢。」

人隨聲起，她一蹬足，身子凌空而起，就在空中打了一個觔斗，頭向地，脚朝天，來一招「雁落平沙」，雙刀如翅膀，一齊切下。

宋炳文叫聲：「不好！」雙掌齊發，往上一迎，兩股掌勁打出，火辣辣的熱力，使兩刀之鋒刃一齊熔解，甚至柳媚霜之衣袖也給火辣辣的熱力灼毀，一陣焦臭，白如雪藕的手腕也變了一片焦黑，不用說，宋炳文這兩掌打出，用足十成眞力，但是，這祇能破得鴛鴦刀，却擋不住柳媚霜的左脚凌空撐出，蓬一聲，她靴尖已踢中了宋炳文前額，血如泉湧。

原來她這一雙小蠻靴，靴尖鑲了子午斷魂釘，不但踢破了宋炳文的前額，而釘尖的劇毒，已在一剎那滲入傷處，所以血如泉湧，流出來的血是紫黑色的。

宋炳文是老江湖，一見血色，已知中毒，如果討不得對方解毒藥，命是不會長，犴吼一聲：「好陰險的毒婦。」一掌兜頭抓下，打算把柳媚霜生擒活捉過來，迫她給解藥，誰知就在這當兒，大力鬼王鄧一中身如電閃，就在凌空躍到之剎那間，大袖一拂，一股强大的勁力，把柳媚霜攝了過去，宋炳文祇能抓到她頭上的碧玉金簪。

大力鬼王親自出馬，形勢陡變，不要說別的，先是他袖裡飄出一股勁風，已將放置在丹墀上的銅鼎掀翻，隆然一聲，翻倒在地上，宋炳文這般根基深厚的樁步，也險些兒站不穩。

大力鬼王鄧一中將鬼后柳媚霜攝離了一丈開外之後，雙目直視宋炳文，冷笑一聲道：「你這傢伙，中了我妻子靴尖的子午奪魂釘，已經活不多時，可是，我還不肯讓你留個全屍。」他說話至此，一掌推出，朝宋炳文身前擊去。

要知大力鬼王鄧一中之「大力神功」已練到出神入化，衣袖一拂之力已如此厲害，何況用掌打出的「大力神功」，自然是加倍强大，宋炳文這一驚非同小可，祇好雙掌齊出，硬接一招。

這麼一來，二股勁互擊，隆然一聲，二人都被對方的勁力震退了幾步。

鄧一中之「大力神功」，不僅勁道奇大，這一接觸，「火燄功乾元掌」之熱力，也給他的掌勁激盪了回來，火辣辣的熱度，灼不到鄧一中，反而灼毀了宋炳文的衣袖。

「火燄功乾元掌」，江湖上聞名喪膽，最厲害是火辣辣的熱力，如今，遭遇到「大力神功」，熱力反而灼傷自己，宋炳文那敢再鬥，急急逃命。

此時此際，當眞是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可是，大力鬼王鄧一中却仰天大笑道：「你往那裡逃，教你來時有路，去時無門。」說罷，把機關樞鈕一按，轟隆一聲巨响，幽冥鬼殿四通八達的走廊曲徑，全落下了千斤閘，把四下裡的出路都封堵住了。

此時，宋炳文眞如甕中之鱉，沒路可逃，鄧一中施展「大力神功」，兩掌揚起，掌心向外，隨後追到，宋炳文在此絕路中，繞殿而走，鄧一中哈哈大笑道：「這叫做釜底抽魂，雖生不久，宋炳文，我要你知道我的『大力神功』的厲害，化骨揚灰。」

宋炳文在絕望中，忘不了父子之情，大叫：「鄧一中，你不還我兒子，我生不能奪你之魄，死也化爲厲鬼，勾你之魂。」

鄧一中哈哈大笑道：「我是大力鬼王，那還怕鬼，哈哈！」

他說到這裡，兩掌一先一後推出，兩股强大的勁力，便如後浪推前浪的一般，向宋炳文背後推去，力大無窮。

宋炳文翻身過來，雙掌一甩，竭力抵抗也招架不住，脚底下一個站不穩，身體如斷線風箏似的往後倒，快將倒向千斤鐵閘。

宋炳文自知這一接觸，性命難保，大叫「彬兒，彬兒……」聲悽而厲，直似哀鳴。

可是，就在此際，眼前毫光一閃，發自金交椅之後，宋炳文祇道是鬼后鬼妃向自己襲擊，誰知出了意外，中刃悲鳴的竟是大力鬼王鄧一中，他的龐大身軀像餓狗搶屎的倒撲在地上，背心上露出一把劍柄。

這一邊廂的鬼后柳媚霜，已如狂如瘋的呼叫：「阮碧桃，妳這賤婢，爲什麼把我丈夫殺死！」

這一叫，宋炳文的心弦震動，疑是幻夢，他自己也不相信目前的情形，雙眼圓睜，但事實証明在眼前，一切都是眞眞實實的，那擲暗器的婦人，已高聲說道：「姓宋的，你要兒子，

快跟我來吧！」她一溜烟似的奔至宋炳文身旁，狀如老鷹抓鷄一樣，將宋炳文挾在腋下，向石壁走去，可是鬼后柳媚霜也如飛而來，企圖阻止，但是，毫光一閃，柳媚霜已中刃倒下。

這一回，宋炳文看得清楚了，阮碧桃擲的暗器，正是一尺長的「血劍」，不用猜，在落馬坡殺死沈奇山、楊凡奪去孩子的當然是她了。

阮碧桃按動機鈕，幽冥鬼殿的出路，千斤鐵閘，嘩啦啦的扯起。

宋炳文像作夢也似的給她帶到一個岩洞去。這岩洞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阮碧桃便將宋炳文放下地來說：「你自己進去吧，彬兒在岩洞裏。」

她說完之後，翻身便走，宋炳文一把抓住她說：「妳往那裡？」

阮碧桃答道：「您管我到那裡，你這薄倖無義之人，我一生幸福都給你毀了。」

大概他二人說話的聲音太响了，已驚動了岩洞中的人，一陣尖銳的聲音傳出：「姑姑，妳不要瞎說，我爹從來不會害人。」

宋炳文認得這是孩子的聲音，欣然說道：「碧桃妹子，妳聽見麼，孩子也相信我從來不會害人的。」

阮碧桃憤然道：「我是好好一個姑娘，却給你害成婦人，而且為你父子團聚，還做了寡婦，一生幸福都給你害了。」

此時，宋彬飛步跑了出來，他左手抓着父親，右手扯住阮碧桃，瞪大雙眼，詫異問道：「爹，你認識姑姑的麼？她是我救命恩人，待我很好哩，你無論如何不能害她。」

宋炳文道：「孩子，我自然不會害她，她是你的媽媽的妹子，而且，她是你的娘親哩。」

阮碧桃勃然道：「胡說！」

不但她斥「胡說。」宋彬也心中詫異，忙問道：「爹，這話怎麼說？我不是有了娘親的嗎？」

宋炳文悽然道：「妳媽已給人殺死了，臨終囑咐，要我姊死妹續，她不是你娘親是誰？」

阮翠菊之死，阮碧桃是不知道的，當下聽聞此說，以前的醋勁全消，姊妹之情，都湧上心頭，忍不住雙眼流淚道：「可憐的姊姊，當晚我如果早去一步，誰也不能殺死她，唉！我祇顧孩子，一着之差，陰陽異路。」接着便將經過情形說了出來。

原來白鬍子史前明糾合三派能手襲擊紅葉山莊，行刺宋炳文，阮碧桃知情，恐怕宋炳文失手，所以也暗地裡尾隨他們之後，為了孩子，不惜下毒手，同派相殘，殺死沈奇山，救了宋彬一命，還把孩子帶到這裡來，更將自己的追魂十三劍，和「大力神功」傳授給孩子，所以在青城山下，擲劍投書，不許宋炳文找尋孩子之下落，以免出了岔子。

宋炳文聽了之後，這才恍然大悟，連忙說道：「碧桃，孩子既然都這樣喜歡妳，她媽去逝了，難道妳就不能接受妳姊姊臨終之託，為她撫育彬兒麼？」

這幾句話，說得性子剛烈的阮碧桃淚似滂沱，嗚嗚啜泣道：「我縱然為姊姊撫育彬兒，也不能做他的娘親，可不是，我破甑之身，祇會一輩子做寡婦，那能做彬兒的娘親。」

宋炳文愕了一愕道：「碧桃，妳失踪了十年，我想不到妳做了黑道大魔頭鄧一中的姬妾，此中原因，却為什麼？」

阮碧桃憤然道：「這就是你害了我一輩子，當日如果你不貪圖乾元派掌門職位，也不會和翠菊姊姊成親，我就為了此事氣不過，跑上巫山去拜鄧一中為師，學『大力神功』，可這老賊立心不良，迫我作妾，才肯傳授。」

宋炳文長嘆一聲：「這都是我的錯，追悔莫及，可是，妳破甑之身，我也喪偶，孤鸞寡鳳，何不比翼成雙，這是妳姊姊臨終之言，也是她良心發現。」說至此，便將阮翠菊父女合謀經過，細說一遍。

他們本來是青梅竹馬的情侶，如今前嫌冰釋，阮碧桃也含羞答答說道：「便宜你這個薄倖無義之傢伙。」

於是宋炳文與阮碧桃，雨過晴天，終於有情人終成美眷了。

（全文完）

武俠世界廣告價目表

彩色廣告（粉紙）

版位	價目
封底全版	HK$6,000
封面裏全版	HK$5,000
封底裏全版	HK$4,800
內頁全版	HK$4,000

黑白廣告（報紙）

版位	價目
內頁全版	HK$2,000

武林謎圖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巨蛟幫在前赴駱致遠六十大壽宴之前，作好各種必要的準備，兵分幾路，分工合作。以白英為主駐守長龍幫總舵附近，伺機裏應外合；以楚天翔為主的先遣隊，潛入駱府，擒住一堂主凌華山，凌被迫說出駱致遠借六十壽誕為題，廣攬外力以打擊强敵、企圖稱霸整個武林的陰謀，更透露長龍幫總舵內設有許多機關陷阱，楚天翔等獲得此秘密後，在各處廣做宣傳，讓武林羣豪能明白駱致遠的野心……

眞誠感人心　少俠獲信任

「老尼痴長幾歲，看的事物比較多，假如沒有把握者，不如暫且隱忍，再待機會。武林有史以來，能夠成功獨霸武林一段時期的，數不出七個，以條件論，駱致遠並不比他們強，是以成功之可能並不高。」不相道。

「師太說得有理，晚輩會再作考慮。」楚天翔道。

「衝着令師之面，老尼相信你，也願意支持你。不過仍需謹愼從事。」

廚師把素菜端了進來，不相又道：「咱們是出家人，只能吃些青菜豆腐，委屈三位一頓了。」

楚天翔笑道：「師太說要支持晚輩，比請我吃龍肉還好。」不相吃飯時，並不說話，虛梅更不敢亂發一言。飯後，不相又問了巨蛟幫在荊州城之聯絡點，並約定初九日晨，在荊州城內之善心麵店見面。

楚天翔又問了此番峨嵋派來祝壽弟子之數目，得知有六十位，心頭大喜。不相道：「老尼準備在壽宴之後，帶她們到處走走，增長見識，是以多帶幾個出來。」

楚天翔見天色已不早，遂長身告辭，男女有別，不相也不挽留，着虛梅送客。

三人躍落小舟，解纜而去。

夜裡行船危險，小舟停在附近一座小碼頭上，三人棄舟上岸歇宿。三人開了兩間房，睡至半夜，忽被一陣急劇之衣袂飄動聲驚醒，緊接着又是踏瓦之聲，三人全都驚醒，立即取出兵刃來。

就在此刻，上面已傳來一陣叮叮噹噹之金鐵交鳴聲，楚天翔忍不住推窗躍出外面，再跳上屋頂。

星月依稀，但見兩名漢子，一刀一劍鬥得正歡，楚天翔看了一會，覺得那使劍的用的似乎是武當派之劍法，那使刀的則是少林派的，按說少林武當乃武林中之泰山北斗，門下弟子不可能會結下仇恨。

當下他問道：「兩位可是武當派及少林派的俗家弟子？」

那使刀的道：「不錯，你是甚麼人？」

「在下末學後進楚天翔，未知兩位有何仇恨？可否讓在下當個魯仲連？」

使劍的道：「在下叫徐桂生，這位是少林俗家弟子史家誠，這廝枉為少林派弟子，却做出令人齒冷的事來。」

史家誠怒道：「我做出甚麼令人齒冷的事？」

徐桂生更怒。「我且問你，你是不是在追求韓素珍韓姑娘？」

史家誠道：「不錯！我不能追求她麼？她又不是你老婆！」

徐桂生咬牙道：「她雖不是我老婆，却是我未婚妻子。」

史家誠哈哈笑道：「我問過素珍，她說她與任何人沒有婚約。在下也問過她跟你的關係，她說只是朋友，而且像你這樣的朋友還有很多，像我跟

她這樣的朋友，則只有一個。」

徐桂生嗤之以鼻。「別臭美了，你認識她有多久？有沒有半年？我認識她已有三四年。」

史家誠道：「可惜你最近一直不跟她在一起。」兩人嘴上說着話，手底下却絲毫也不放鬆。

楚天翔見他倆武功高强，油然生出憐才之心，忍不住道：「兩位何不住手先說個清楚再鬥。」

「咱們早就談過幾次了。」

楚天翔道：「也許在下可以替你們分析一下……」

話未說畢，史家誠已怒道：「你是甚麼東西，要咱們聽你的！」

楚天翔心頭一動，倏地抽出長劍，衝進他倆中間，一人給了一劍，徐桂生和史家誠不由聯手鬥他。三人經過十多招後，楚天翔笑道：「兩位如今不是同仇敵愾了麼？還有何事不能說的？」

徐桂生首先躍開，道：「好，在下且聽你有何妙論。」他跳開，史家誠也只好住手。

楚天翔道：「在下就在下面歇息，且到房內坐坐如何？」兩人遂隨他進房，待他倆見到房內尚有兩個人，不由怔了一怔。

楚天翔替他們介紹過後便問道：「兩位是準備去長龍幫祝壽的吧？」

「不錯，咱們相約去沙市，想不到他居然搶了我的情人。」徐桂生忿忿不平地道：「眞枉我當年捨生忘死，與他合鬥强敵。」他解開衣襟，只見左肩下有道刀疤。「這便是當年我爲護他，得到的報應。」

史家誠有點不好意思地道：「難道我便不曾護過你？這根本是兩碼事。」

「原來兩位還是患難之交，不知那韓素珍是甚麼人？她師承何派？」

這一問，徐桂生和史家誠都說不出話來，楚天翔心中有點明白，乃道：「一個人之出身如何不打緊，最重要的是他本身之修爲，假如人品不好，出身雖是名門正派，咱們仍應該視之如邪惡。」

徐桂生輕嘆一聲。「他師父是『陰陽先生』歐陽玉青。」那歐陽玉青爲人辦事陰陽怪氣，兼且學了點勘輿之術，是故得了「陰陽先生」之外號。

「陰陽先生」之風評不好，他徒弟自然亦會受人歧視，但只要韓素珍本人作風正派，還是可以改變別人之印象者，顧塔插腔問道：「韓姑娘本身作風如何？」

徐桂生和史家誠異口同聲地道：「她作風不錯，否則在下也不會看上她。」

楚天翔道：「情愛的事，很難說誰對誰錯。兩位還是冷靜一點，說不定她兩個都不愛，愛的是另外一個人，又何必爲此而斷了友情，甚至反目？」

史家誠道：「不可能，她只愛我一人，這是毫無疑問的。」

徐桂生冷笑一聲：「當時她也對我這樣說過。」

楚天翔恐他倆又打起來，連忙岔開話題。「兩位可知駱致遠廣宴羣雄，有何目的麼？」

徐桂生道：「除了要爭面子外，還有甚麼目的？」楚天翔這才將自己所知及推測，扼要地說了一遍。

史家誠道：「若眞有此事，咱們倒得小心了。」

何香主忍不住插腔道：「敝上說話最重實際，從不言過其實。」

徐桂生看了他一眼，問楚天翔。「楚幫主跟咱們說這些話，用意何在？」

「咱們欲推翻長龍幫，最低限度須破壞他這個陰謀，願意聯合各方志士，共襄義舉，更希望兩位參加。」

史家誠道：「駱致遠眞有此野心者，在下必定站在正義之一方，甚至也會說服同門。」

徐桂生接道：「維護正義，正是敝派之宗旨之一，這種事，咱們更不甘後人。」

楚天翔大喜，拱手道：「有兩位這句話，在下便放心了。峨嵋、少林、武當都反對，長龍幫陰謀何能得逞！」

徐桂生比較仔細，道：「話非如此，敝派與少林只派幾個俗家弟子來拜壽，未必能起到作用。」

「以貴派之名頭，兩位說一句話，比咱們說十句還管用！」

徐桂生也將兒女恩怨放在一旁，道：「咱們立即去宣揚，屆時，反對的人一多，他便無所施其技。」言畢與史家誠告別而去。

時天色已將亮，三人也懶得睡覺，便運功調息起來，未幾，天色即放亮，顧塔問道：「少主……幫主，咱們如今便回去？」

楚天翔搖搖頭，道：「這宜昌也是個大地方，來往的人不少，本座決定在此逗留一兩天，說不定會有收穫。」當下盥洗之後，便出店去食肆裹腹。

楚天翔要喚麵條，何香主笑道：「幫主你饒了我吧，昨晚吃素，今早讓我吃點餃子解解饞吧！」

三人吃飽正想結賬，忽聞外面走進一名彪形大漢來，道：「掌櫃，錢來。」

那掌櫃道：「在下只是二掌櫃，可不是老闆。」

那漢子道：「那還不叫他出來付錢？」

二掌櫃苦着臉道：「咱們老闆一般不會這麼早來店內。」話未說畢，那漢子已一拳擊在櫃台上，登時穿了一個窟窿。二掌櫃一張臉煞白，半晌說不出話來。

只聽那漢子道：「再不喚他出來，老子便毀掉你這間鳥店！」

二掌櫃唯唯諾諾而去，顧塔早已忍耐不住，長身而起，却被楚天翔拉住。那漢子冷冷地道：「閣下想强出頭

麼？你先掂掂自己的分量，能否跟長龍幫作對。」

楚天翔更將顧塔拉過坐回板櫈上，道：「閣下誤會了，咱們是準備會賬。」

那漢子一笑。「三位若趕着走，可把錢交給我！」說着二掌櫃扶着一位老態龍鍾，又乾又瘦的老頭出來，那漢子問道：「你便是老闆？」

老漢道：「不錯，你是甚麼人？請說清楚，否則咱們給錯了人，不是很寃枉麼？」

那漢子大剌剌地道：「在下姓樊，是長龍幫宜昌分舵副舵主，按規定，你們昨天便該付款了，老子今日才來要，已是寬容。」

那老闆行將就木，但面對凶漢，竟毫無懼色。「但老朽有疑問的是，咱們做小本生意的，已不寬裕，爲何要付錢給你們？」

二掌櫃忙道：「老闆，咱們每個月都付三兩銀子作爲保護費的。」

老闆作恍然大悟狀。「啊，原來咱們已交了保護費！這保護費有甚麼用？以前你們未來之前，宜昌情況不知有多好，如今反而雜亂，這也罷了，今日閣下又來收甚麼費用？」

姓樊的怒道：「糟老頭，你別敬酒不吃吃罰酒！老子與你好相與，你便翹尾巴！老實與你說吧，城內有幾家不交保護費的，結果給人搶的搶，砸的砸！正因爲情況雜亂了，咱們才要收保護費，這都是爲了地方上的好。咱們幫主待鄉親這般好，他老人家六十大壽，你們不該表示一下意思麼？」

「多謝多謝！」老闆問道：「如此說來，閣下這次是來收大壽賀金了，不知要多少銀子？」

姓樊的冷冷地道：「本來應該是豐儉隨意，却怕諸位鄉親太過客氣，因此咱們便越俎代庖了，貴店只須交十兩銀子作賀金。」

那老闆哈哈大笑，笑得氣喘如牛。「小周，咱們每個月大概能賺多少錢？」

二掌櫃道：「一個月平均賺十兩左右，扣去三兩保護費，即剩七兩。」

「每月賺七兩，要交十兩，這賀金也未免太厲害了，還說豐儉隨意。」

姓樊的喝道：「老匹夫，你到底給不給錢？老子的耐性有限，再支支吾吾，可不客氣了！哼，老子親自來收賬，已給足了面子。」

顧塔再也忍不住，道：「不要爲難老人家，十兩銀子俺還付得出。」他長身走了出去，姓樊的微微一怔，顧塔已雙掌齊出，喝道：「俺十兩銀子在此，就怕你不敢接受！」

那姓樊的也非省油燈，倒退一步，雙臂一翻，封住了顧塔那兩掌，「甚麼人敢管長龍幫的閑事！」

「你爺爺就是專與長龍幫作對的煞星！」顧塔出手十分沉重，一板一眼，毫不取巧，弄得那姓樊的副舵主不敢再開腔說話。奇怪的是那麵店老闆，端坐如山，毫無驚恐之態。

兩人鬥了三十多招，姓樊的自知對方拳頭重，自己非其敵手，突然虛晃一招，撒腿便跑。

不料至店門口，但覺眼前一花，已多了一個人，定睛一望，正是顧塔之同伴楚天翔。

楚天翔飛起一腿，直踹其心窩，喝道：「滾回去！」

姓樊的重心未穩，未敢接招，硬生生半轉身子讓開。說時遲，那時快，顧塔趁他立足未穩，一個掃堂腿過去，登時應聲倒地。

顧塔一脚踩在他身上，喝道：「你還要不要命？要命的便乖乖答我幾句話。」一頓接道：「咱們跟這店家根本不認識，只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矣！其實咱們兄弟，還有甚麼顧慮的！」

姓樊的脾性挺硬，閉着眼不吭一聲，楚天翔走過去，一指封了其麻穴，道：「如此問不出甚麼東西的！」他走前幾步，喝道：「你老老實實答我幾句話，駱致遠在總舵之內，佈置了甚麼機關？」

姓樊的冷笑道：「你們實在太抬舉我了，我在長龍幫只是個小人物，甚麼也不知道。」

楚天翔怒道：「眞是不識時務，你爲長龍幫守秘密，能保住生命麼？你到底還要不要命？」

姓樊的臉色微微一變，道：「在下的確不知道，並非不想要命。」

楚天翔向顧塔打了個眼色，道：「先給他吃點苦頭，再殺了他。」

老闆忙道：「小周，把店門關上，今天不做生意了。」二掌櫃領着店小二上店門。顧塔一拳擊在姓樊的胸膛，發出蓬的一聲响。

樊舵主殺猪似的叫了起來，「且慢！你們到底是甚麼人……」話未說畢，顧塔又給他一拳，樊舵主只好「投降」。「我說我說，你們到底想知道些甚麼？」

「你知道些甚麼便說甚麼，不許加油加醋！」顧塔道：「否則教你吃盡苦頭才死！」

樊舵主喘了一口氣，道：「咱們幫主是想通過此次壽宴，推選一位武林盟主，假如有人不識時務，當然不會放過他。」

楚天翔冷笑一聲：「他自信有此本領麼？」

「敝幫在各方面都有了準備，何況又有大河幫、千里堂兩個組織已答應結爲盟友，共同進退，再加上有駱長河等人爲助，相信不成問題！」

楚天翔再問：「除了駱長河之外，尚有甚麼高手答應協助？」

樊副舵主道：「尚有『開山掌』熊夢虎、應天時應大俠、司馬崑崙、司馬天山兄弟倆、景飛雨、獨臂刀王、索雄等高手已答應加入本幫，是以你們

若想與敝幫作對，實是……」

「實是不自量力麼？」顧塔冷冷地問道：「貴總舵裡面設了甚麼機關？」

樊副舵主道：「這點因爲在下一直在外面，家裡的事向來不知道，這是實情。」

顧塔喝問：「還有甚麼？」

樊副舵主苦笑道：「在下所知只有這許多。」話剛說畢，顧塔鐵拳擂下，把其肋骨都打斷了兩根，樊副舵主登時叫了起來，顧塔第二拳再擊下去，肋骨倒插進心房，樊副舵主登時了賬。

楚天翔心中有點不忍，但回心一想，覺得甚難處理他，也就忍住了。老闆這時方再開腔。「好漢子，請你將他拖到後面去吧！」

楚天翔忙長身抱拳，道：「連累了老人家，實在過意不去！」他忽覺得這老闆談吐及鎮定功夫不俗，懷疑其是位異人，乃又問道：「晚輩楚天翔，家師乃人稱『白衣神劍』之袁鐵舟，尚未請教老丈高姓大名……」

那老夫哈哈一笑，道：「甚麼高姓大名，老朽早已把名字給忘掉了！」

二掌櫃在旁接腔道：「敝上姓甄，久已不管江湖上的事，少俠大概不認識。」

顧塔心頭一動，脫口問道：「敝上大名是否成祥？」他見二掌櫃小周點頭，楚天翔又脫口叫了起來：「原來前輩就是久違江湖的市井大俠！」原來市井大俠甄成祥往日專在市井抱打不平，他爲人熱心，武功又高，聲名甚响！

甄成祥揮揮手：「俱往矣，如今老朽一身傷病，再不可提當年勇，三位殺了人準備如何善後？」

楚天翔道：「咱們還想跟駱致遠作對，豈將這跳樑小丑放在眼內？撤退走後，就怕連累了老丈。」

甄成祥搖頭道：「老朽年紀雖已老邁，但時至今日，這點膽量還有，你不必替我擔心！」一頓又問道：「駱致遠有甚麼陰謀詭計？適才老朽只聽了一點，可否請少俠詳述一下？」

楚天翔遂將所知扼要說了一遍，二掌櫃周寧是甄成祥之記名弟子，他常在店內，眼皮雜、消息靈，也聽了不少，讚成楚天翔之看法。

甄成祥皺眉道：「但駱致遠找了那許多高手助陣，單憑你們巨蛟幫及五毒教的人可扳倒他麼？」

何香主插腔道：「咱們也得少林及武當之俗家弟子應允，屆時拔刀相助。」

甄成祥又搖頭：「來祝壽之兩派弟子，一來地位不會高；二來武功也不會很高，作用不大。」

楚天翔心頭一動，問道：「前輩經驗豐富，又見多識廣，未知有否妙策教我？」

甄成祥沉吟了一陣，道：「老朽有位老友，就隱居在宜昌，他武功不高，但最擅長機關消息，他可能助你們一臂之力。」

楚天翔大喜：「如此最好，盼前輩能引見一下。」

「稍後老夫寫一封信給你們，他見了老朽之信，料不會推辭。」甄成祥笑道：「老朽所識之人，均不是正派人士心目中之高人，有點下三濫，幸勿見笑；還有一位號稱『順風耳』的，消息最靈通，還有本地一位乞丐頭子，喚獨臂惡丐，此人外表凶惡，其實最是正義，他雖多不管事，但只要登高一呼，這一帶之乞丐都聽其指揮，對你們不無幫助。」

楚天翔更喜，長身長長一揖：「那就一併請前輩成全，推介一下。」

甄成祥立即着小周研墨鋪紙，一口氣寫了三封信，道：「你們憑信上之住址，便可找到人，見到人後，便報上老朽之名號，便能得到接待，事不宜遲，速去速去！」當下楚天翔三人遂告辭離別。

出了大門，心頭都暢快了不少，蓋得道多助，誠不我欺，由於順路之關係，三人先去「順風耳」劉小山家。

三人依址尋訪，拍了好一陣門，方聞裡面有人含糊地罵道：「是甚麼小雜種，一早便來吵爺！」

「在下是甄成祥派來的，有事商量，請開門。」

過了一陣，大門方打開，却是一位又胖又高的老漢，單聞其名還道他年紀不大，但小山兩個字卻十分貼切。劉小山看了他們一眼，道：「進來吧！」

三人隨他進廳，但見桌上杯碟狼籍，地上放着好幾個空酒瓶，劉小山赧然地道：「對不起，蝸居實在不成樣子，乃是我那女人早已棄我而去之故。」

「是眞英雄，又豈計較小節。」楚天翔將甄成祥的信，遞給他看。

劉小山閉目想了一下，方道：「老夫答應你們……哈哈，別看我年紀已大，但心還不老，臨死之前，也想幹幾件轟轟烈烈的事。」一頓又道：「不過老夫可不能跟着你們，屆時在壽宴上見吧！」

「多謝前輩鼎力相助，大丈夫一言九鼎，咱們也不多說了！就此告辭！」

楚天翔見他無留客之意，向顧塔打了個眼色，便告辭了。

依址而尋，第二個便是「賽諸葛」孔勝天，孔勝天住在近郊，一棟竹舍，四周圍以籬笆，裡面種了許多花草，一派高人雅士之風。

三人在外面叫喚了好一陣，裡面沒有回音，何香主道：「也許他出去了，不在家！」

楚天翔再報上甄成祥之名字，裡面仍無反應，乃道：「咱們先到別處再來吧！」

話音剛落，突見竹扉自動打開，裡面傳來冰冷的三個字：「進來吧！」

籬笆上還有一道門，何香主懶得

伸手去開，見籬笆不高，提氣躍了進去，心想只要我不踩壞你的花草，有甚打緊？他雙脚果然準確地落在通道的石板上，可是剛抬起步，脚下突然一虛，人如石頭般往下墜。

原來那石板竟是活動的，石板之下，是個陷阱，何香主人跌下去，它又恢復了原狀。

楚天翔大吃一驚，急道：「孔兄，咱們可沒有惡意，請你高抬貴手。」

竹舍內那個聲音依然不帶半絲情感：「若老夫認爲你們有惡意的，他此刻已經死了，大懲小戒，罪有應得，你們進來吧，可不能學他這般沒有禮貌！」

「是是。」楚天翔連忙改口：「先生說得有理！」此時顧塔已將竹扉打開，兩人遂小心翼翼地踏上通道，直至竹舍內。

只見廳內坐着一位年逾五十，但臉如冠玉，蓄了三綹長髯之漢子，手提羽扇，面前一具茶几，正薰着香，他指一指几前之蒲團，道：「請坐！」

楚天翔先將甄成祥的信遞上去，道：「先生過目再說。」孔勝天幾乎是一目十行地看了一下，雙眼便瞪着他，楚天翔只好將來意說了。

孔勝天問道：「閣下請老夫出山，目的何在？須知老夫雖擅長機關消息，但總不能跑到長龍幫總舵內佈置！」

「咱們並無此意，只盼先生在咱們着了機關道兒之後，有個人解救。」

孔勝天沉吟道：「區區只擅長佈置，對其他的可一竅不通，找老夫去，實在沒有幾分把握。」

楚天翔道：「先生是此道高人，不管如何，經驗必比常人豐富，而且這也不是單單爲了我一個人，而是關係到整個武林之命運。」

孔勝天又考慮了一陣方答應：「屆時咱們在長龍幫見面，區區也得先準備一下。」

楚天翔大喜：「能得先生之助，咱們又多了幾分勝算，嗯，至於在下下屬得罪先生……」

孔勝天雙掌連擊，對內道：「將人放出來！」楚天翔才知道他還有助手。過了一陣，即見何香主面有愧色地走出來。

楚天翔斥道：「還不趕快多謝先生大量！」何香主依言向孔勝天請罪。

孔勝天揮揮手，冷冷地道：「別小覷寒舍，此處雖只有三個人，却無異是龍潭虎穴，豈能亂闖！」言畢長身，楚天翔知他已有送客之意，乃先告辭。

離開竹舍，三人又向西行走，那獨臂惡丐居住在一座小山上。三人走了好一陣，即見到一座小山，半山及山下建了許多房舍，出入的人全是衣衫襤褸，蓬頭垢面的人，有男也有女，見到他們三人，都怒目以視。

顧塔道：「咱們是來找獨臂惡丐的，請問他住在何處？」

一位乞丐怒道：「宿老爺之外號，豈是你們可亂叫的！快滾，此處不歡迎外人！」

楚天翔抱拳道：「請恕咱們不知他老人家之姓名，稱呼不便。咱們是奉了老爺子之好友『市井大俠』甄成祥甄老爺子之令來找他的。」

那丐漢道：「老爺子姓宿，原名一個野字。你們是甄老爺的朋友，有何憑證？」楚天翔乃將甄成祥的信呈給他。那丐漢道：「你們且在此處稍候。」言畢登山而去，只一忽便不見了人影。

過了半頓飯工夫，那丐漢方再出現，態度已有所改變：「在下馬良，三位大爺，且跟小的來。」他在前引路，至山腰，再踅至山背，推開一塊石頭，露出一個洞口，回頭道：「老爺子就在裡面。」

三人交換了一下眼色，顧塔不讓少主人冒險，但楚天翔已先一步鑽了進去，洞內腥臭薰人，定睛一望，只見牆角有長蛇及老鼠在活動，毛管都豎了起來，他定一定神方道：「晚輩楚天翔拜見宿老前輩，請前輩賜見。」

牆角突然响起一個冰冷的聲音：「你鬼嚎甚麼？老夫不是在這裡麼？」楚天翔這才發現，靠內牆角已蹲着一個人，由於黑暗，是以一時不察。

宿野問道：「小哥跟甄成祥是甚麼關係？」

楚天翔不敢瞞他，老實地道：「萍水相逢，今天方認識。蒙甄老爺子厚愛，介紹晚輩來此拜見前輩。」

宿野道：「甄成祥那傢伙一向眼角甚高，他那小周跟了他二十年，他還不願收他爲徒，看來他很看得起你呀！小子，你過來，讓老夫看看。」

「甄前輩看得起我，是承他厚愛！」楚天翔緩緩走過去，越至裡面，臭味越濃，「察」地一聲响，火摺子亮起，但見一個老頭披頭散髮，一張臉長滿了大小不一，難計其數的肉瘤子。楚天翔因出其不意，吃了一驚，却力持鎮定，不敢表露出來。

宿野桀桀怪笑道：「小子，沒把你嚇壞吧！哼，老實告訴你，年輕時，老夫樣貌不比你差。」他緩緩站了起來，仔細看了楚天翔幾眼，頷首道：「不錯，我早說過，甄老頭眼角高了，能給他看得上的，還沒幾個！」

楚天翔問道：「前輩通曉相法？」

「哈哈，咱們當乞丐的，走的地方多，看得人多，聽得也多，眼皮雜，消息靈，長年累月下來，多少也學到一點。」宿野道：「不過相由心生，成功失敗尚需後天努力，小子可不能存僥倖之心。」

「多謝前輩教誨，晚輩不敢存僥倖之心。」

宿野道：「這裡面又髒又臭，你必然不習慣，咱們到外面說話去吧！」兩人出了山洞，楚天翔替他們介紹一番。宿野對馬良道：「替老夫調幾味美

食請他們。」

何香主見他衣服髒得似都滴出油來，那裡敢吃他的東西？忙道：「前輩不必客氣了，咱們還不餓，何況還得趕去別處找人。」

「哼，如今不餓，稍候便不餓麼？你們不吃老夫的東西，休想請得我下山！」

楚天翔忙道：「既然前輩如此錯愛，咱們便打擾了，隨便一些，可不要張羅。」

「何須張羅，全部就地取材，快得很！」宿野興緻勃勃地道：「馬艮，你準備好後，通知一聲，老夫要親自調羹。」

馬艮大喜。「弟子眞是有口福，頭兒，我已三年未吃過你燒的菜了。」

看馬艮一副饞相，何香主心中暗暗好笑。「到底是窮叫化，沒吃過好東西。這老丐頭能燒出甚麼好菜來？哎，不好，就地取材，還有甚麼好東西！」

宿野找了塊石頭坐下，邊抓虱子邊道：「老要飯的已經離開江湖三年了，門下弟子雖常在我耳邊嘮叨，但要飯的根本聽不進耳，最近情況到底怎樣？聽說長龍幫統一了長江流域的幫會，就沒動咱們這些窮要飯的，可是眞的？」

楚天翔簡略地將情況說了一遍。

宿野嘆了一口氣。「甄成祥那老頭，自己有傷病不願出去，就把我拖下水！嘿嘿，老要飯的這副模樣能見人麼？」

楚天翔道：「看一個人是好是壞，可不是看外表的，重要的是……」

宿野一陣怪笑，將他的話打斷。「這個道理老要飯的若不知道，還能當頭麼？算啦，我也只是跟你開開玩笑而已！要飯的欠甄老頭一個人情，這次還不乘機清還麼！」他頓了一頓，續道：「不過老夫的話以前那些弟兄也不知還聽不聽。」

馬艮的聲音自遠處傳來。「聽，聽，誰不聽老爺子的話？自從你歸隱之後，羣龍無首，大家都不知有多懷念你。」

「你弄好了沒有？」宿野道：「弄好了，便下山去把小游及小卓找來，順便再買點東西回來，還有，外加幾瓶白酒，要飯的已好幾天沒喝好酒了。」

「都弄好了。」馬艮自石後轉出來，邊走邊把手往身上指，何香主眼尖，見他指隙中有血漬，不由一陣噁心。

宿野道：「三位且坐一會兒，老夫去弄菜。」說着便捋起衣袖走去石後。

何香主緊張地問楚天翔。「幫主，這老乞丐能弄出些甚麼好菜來？奶奶的熊，我看他一身虱子已經噁心，就算是龍肉也吃不下。」

楚天翔瞪了他一眼。「輕聲一點，奇人多有怪癖，人家能吃，爲何咱們便不能吃？我相信他要請客，也不致於太過份。」

顧塔接口道：「俺甚麼都能吃。」

話音剛落，便聽見一陣勺子碰鍋的聲音，「沙」地一聲响，三人都嗅到一陣香氣，肚子頓時咕咕地响起來。

顧塔道：「如何？還不錯吧！」

何香主嚥了一口口水，道：「但願是好東西。」

宿野人一直蹲在石後不出來，過了半炷香工夫，却見馬艮帶着兩個乞丐，抬着一張看來十分結實的桌子上來，他自己一手提着酒瓶，另一手則拿着一包東西。

那兩個乞丐把桌子支好，便又走了，過了一陣，又扛了好幾張板櫈上來。只聽宿野道：「馬艮，水開了，今日請客，先把碗筷燙一燙。」

何香主心中暗唸：「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又過了一忽，山下又上來了兩位中年乞丐，一個中等身材，另一個又高又瘦，但眉宇之間，頗具威嚴，衣服看來也乾淨。

馬艮迎上前，親暱地喚道：「卓爺、游爺，菜就快好啦，請先上座。」他又替他們引見，楚天翔才知道那高瘦乞丐姓卓，名字却十分怪異，鷄羣，另一個姓游叫富貴。

卓鷄羣道：「楚幫主一定奇怪叫化子的名字，不瞞你說，我娘也是乞婆，躲在人家鷄寮裡生下我的。長大之後，弟兄們都不讓我改名，因卓立鷄羣，是個好名。」

游富貴接道：「諸位知道要飯的名字，便知道我爲何會淪爲乞丐，因爲富貴如游雲嘛！」

一句話把楚天翔他們都逗樂了，「兩位說話十分風趣，果然與衆不同。」

卓鷄羣道：「咱們買了一包鹵猪舌，先拿出來送酒。」他把酒倒在碗內，又把那包猪舌打開。「不要客氣，請隨便。」

楚天翔道：「還是等宿老爺子一起再動筷吧！」

「你們還不了解他，老爺子最喜歡燒菜，認爲是人生一大樂事，你要他來吃這個東西，他寧願餓肚子也不幹，不過他燒得一手好菜，城內許多著名之厨師都自認不如。」卓鷄羣果然不客氣，首先動筷，挾了一片猪舌，便喝了半碗酒。

「痛快痛快！」游富貴也喝了半碗酒。「小弟已好幾天未喝過這麼好的酒了。」

顧塔見他們如此豪氣，也學他們挾了一片猪舌，喝了半碗酒。游富貴大喜，舉碗道：「好兄弟，俺敬你，乾了吧！」一仰脖，把剩下來的半碗酒全乾了。顧塔毫不遜色，也將半碗酒喝了。

楚天翔道：「輪到在下敬兩位了。」他一口氣將酒喝乾，幾乎樂壞了游、卓兩人。

「哈，俺看你有點娘娘腔的，心裡

不大舒服，現在才知道你是條漢子。好，好，如今江湖上孬種越來越多，好漢子沒剩下幾個。」

只見馬艮端來了兩碟菜，一將蓋子打開，香氣撲鼻，卓鷄羣道：「單是聞這股味道，已可乾一碗酒。兄弟，咱們再喝一碗。」

馬艮再捧上一團泥巴，用勺子把泥巴敲開，露出一隻香噴噴的鷄來。「這是咱們老爺子最得意之作，城內許多厨師出重金來學，因叫化子教的，便喚叫化鷄，有人嫌不好聽，改稱富貴鷄。」

何香主指着那兩碟菜問道：「這又是甚麼好東西？」

「這是乾爆五香蝎子，這是紅燜老鼠肉，味道極好，三位多吃點。」

何香主幾乎要嘔吐，心想山洞裡蛇蟲鼠蟻全有，難怪他說就地取材，但瞧那幾個乞丐都吃得津津有味，楚天翔忍不住挾了一隻蝎子，丢進嘴裡慢慢嘴嚼，讚道：「好香！」

顧塔道：「這老鼠肉更是甜美。」

楚天翔替何香主挾了一隻蝎子。「試試，絕對好吃！」何香主始終有戒心，像吃藥一樣，將蝎子嚥下去，雖未知其眞味，但吃後嘴巴留香，却是事實。

俄頃，只見宿野拿着一隻鍋子過來，道：「這是蛇羹，吃了對身體很有益。」他替大家一人盛了一碗，再洒上些胡椒粉，「趁熱吃。」

衆人吃了蛇羹，又喝起酒來。「馬艮，把沙鍋端來。」馬艮應聲而去，端來的却是一鍋紅燒狗肉。何香主心想這次終於有一樣是自己喜歡吃的了，便拚命吃狗肉，味道還眞不錯。

衆人邊吃邊喝，如風捲殘雲一般，只一忽，酒已喝光，碟子裡也吃得乾乾淨淨。游富貴搓搓肚皮。「老爺子，咱們已很久未這般痛快過了。」

卓鷄羣則問道：「未知老爺子匆匆喚咱們來，有何指敎？」

宿野乃將武林近況以及楚天翔三人上山之目的說了一遍。「老要飯的欠了甄老頭一個人情，不能不下山，但却要靠你們兩個了。」

卓鷄羣道：「老爺子希望咱倆怎樣做？如何配合你？」

宿野道：「這三年來，下面的人都聽你們的，我想楚幫主找上我，只不過希望咱們能盡量配合他們，對要飯的人來說，除了賣氣力之外，還有甚麼比得上人家的？但要人，可要問你們兩個。」

游富貴道：「只要老爺子下個命令，下面的弟兄，有那個不會給你面子？」

「這也不單是爲了老夫，駱致遠今日雖未管到咱們頭上，那是因爲他還未統一武林，待日後，他還能讓咱們過自由自在的日子麼？」宿野問道：「如今你們能召集多少個弟兄？」

卓鷄羣沉吟道：「兩天時間看來最多只能召到二百人左右，只怕不合理想。」他又轉頭對着楚天翔。「還有一點，咱們人數雖不太少，但武功都不強，而且駱致遠未必肯讓咱們進去。」

「有此可能。」楚天翔道：「若長龍幫不讓你們進去，也不必勉强，就在附近等候時機，避免無謂犧牲。至於武功不高，倒不是大問題，因爲貴幫兄弟，對附近之地形、人事最清楚，屆時必能發揮作用。」

何香主忙加上一句：「當然，若諸位認識甚麼高人，咱們歡迎你們邀約他們參加。」

宿野嘿嘿冷笑道：「咱們人窮志不窮，不會去求人。」一頓又道：「諸位，有一點你們可以放心的，乃咱們要飯的最不怕死，活着吃苦都不怕，還怕死？所謂一夫拚命萬夫莫敵，長龍幫欲殺咱們，也得付出沉重之代價。」

楚天翔長身而起。「有老爺子這句話，使晚輩增添不少信心，到時候，咱們在沙市見面。今日不再打擾，他日成功之後，再請諸位痛痛快快地喝幾杯，告辭。」

「痛快！大丈夫一言九鼎，就此決定。」宿野亦長身呼道：「馬艮，你送幫主他們下山。」當下楚天翔他們隨馬艮下山，卓、游兩丐則留下來與宿野商量些細節。

楚天翔三人下了山之後，便與馬艮揮手而別。何香主問道：「幫主，咱們如今是否返回荊州？」

楚天翔望一望西天泛起之紅霞，倏地信心大增，道：「回去！立即去找白髮娘子，也許她也有收穫。」三人到了碼頭，只見峨嵋派的船仍停泊在那裡，舉目望去，甲板上不見有峨嵋派弟子，二人便放舟直下荊州。

此段水路比較平坦，顧塔仗着藝高人膽大，點着風燈夜航。至天濛濛亮，剛好到達荊州城。

三人上了岸，悄悄竄進黃財主家，正好白英在「家」，見狀立即問道：「幫主，怎地這麼早回來，有好消息麼？」

「咱們見到峨嵋派之不相師太，又招了三撥人馬，此行收穫至巨。」何香主道：「總堂主，你們這邊可有消息？」

「咱們也招到好幾個俠義道上的英雄，他們如今都住在客棧裡。」白英也興緻勃勃地道：「副幫主正陪着他們。」

「是那些好漢？」

「有『霹靂堂』之烈火鐵漢、『快刀堂』之易氏兄妹，『錢塘大俠』、『武夷三仙』、莫干山的歐陽夫婦。」

楚天翔道：「歐陽夫婦一向只醉心於鑄劍，爲何也會來湊熱鬧？」

「聽說他倆夫婦家財已經散盡，這次帶了七名劍童，護着十來柄寶劍，準備拿來此處賣錢。」白英興奮地道：「他夫婦聽副幫主介紹之後，一直嚷着要見你，說不定想送一柄寶劍給你

哩！」

歐陽超鑄的劍，在武林中最負聲名，名劍客都以擁有歐陽超夫婦鑄煉的劍爲榮，可惜歐陽家財產很多，不愁吃喝，是以不願賣劍，只將寶劍贈以有緣人。

楚天翔聽他這樣說，心情也一陣興奮，道：「待我去見見他倆。」

白英又道：「幫主不必緊張，副幫主已請他倆今晚來此晚飯。」

楚天翔這才敢關心心上人。「朱姑娘去了何處？」

「她跟墨麗到城外，暗中接觸正道武人。」

「五毒教那邊有消息麼？」

「教主曾派人回來報訊，她今晚會回來，還說找不到峨嵋派的人，但找到華山派的弟子。」

楚天翔喜道：「想不到這次九大門派也紛紛派人來祝壽，駱致遠的確不簡單。」

白英道：「據屬下所知，九大門派派來的都是第二三代的弟子，實力不强。」

楚天翔道：「話不能這樣說，對咱們來說，這也可造成聲勢。再說駱致遠再凶，也還不敢公開得罪九大門派。」他回頭對顧塔和何香主道：「你們操了一夜的槳，先去休息一下吧！」

* * *

黃財主的內宅燈火通明，內廳擺了四桌筵席，除了巨蛟幫及五毒教之頭目外，還有華山派、武當派及少林派的俗家弟子、莫干山歐陽超夫婦、武夷三仙、快刀堂總堂主易爭鋒、副總堂主易爭珠兄妹、霹靂堂總堂主烈火鐵漢羅鐵漢、錢塘大俠徐海寧、鐵腿孫三等等。

楚天翔身爲主人，首先長身舉杯敬酒。「諸位賢達前輩，在下楚天翔無德無能，今日因緣際會，得此良機認識諸位，實在榮幸之至。當然諸位今夜會成爲本幫之座上客，因爲大家都不想一場武林浩劫發生，亦不甘心受駱致遠凌辱，但不管如何，在下忝爲地主，便先敬諸位一杯，先飲爲敬。」

他一仰脖，便將杯中酒全乾了。

座中响起一陣采聲，接着羣豪亦紛紛把酒乾了。楚天翔再舉第二杯。「這一杯是預祝咱們能成功地破壞長龍幫之計劃。」

是次更是掌聲雷動，俄頃有人問道：「楚幫主，聽說喧擾多時之武林謎圖，仍在駱致遠手中，未知是眞是假，可否爲咱們解答一下。」

「按在下之推測，可能性極大。」

楚天翔乃將去年駱致遠詐死欺騙萬千歲，及後來之變化，扼要地說了一遍。「假如武林謎圖仍在萬千歲手中，他實無必要行此險着，假如武林謎圖不是在駱致遠手中，他實無必要不惜得罪武林同道而詐死。」

「有理！」易爭鋒道：「昨日我見到余耀祖，他吃了駱致遠一記悶棍，也想找他報仇哩！據他分析，武林謎圖該在他手中。」

有人嚷道：「咱們到了長龍幫，便先迫駱致遠交出武林謎圖。」

鐵腿孫三冷笑一聲。「眞是可笑，這種寶貝駱致遠肯交出來？」

那漢子乃羅鐵漢，他性烈如火，又見孫三長得一副落拓相，衣衫襤褸，不悅地道：「閣下這樣說，必有道理，羅某極想聽聽。因爲他再凶，也不敢與天下英雄作對。」

勞劭道：「羅總堂主此言未免太武斷，蓋駱致遠可以否認他有武林謎圖，屆時咱們能拿出甚麼證據來？」

羅鐵漢冷笑道：「大家都不會相信他的話，他敢犯衆怒麼？」

「好，那在下再問你一句，萬一他將武林謎圖交出來，那又會是怎麼一個局面？」

羅鐵漢微微一怔。「那不是很好麼？」

「問題是武林謎圖只有一份，在場之賓客沒有一千也有七八百，如何分配？」勞劭道：「只怕到時會天下大亂。」

錢塘大俠徐海寧道：「這又不必杞人憂天，誰不愛武林謎圖？駱致遠也不例外，他怎肯交出來？」

「那可難說，第一，可能他已得到武林至寶，還要地圖作甚麼？第二，地圖在他手裡已十來年，找人摹擬，也可弄出好幾十本來，送一本給你們又如何？何況他還可動點手脚，教你們永遠找不到，因爲誰都沒有看過眞本，又怎能分出眞僞？」

勞劭一席話，使得在場之人都不能吭聲。勞劭目光一掃，續道：「在下最擔心的是咱們未扳倒駱致遠，便爲未知眞僞的武林謎圖，自相殘殺了。」

孫三道：「這倒是值得考慮之問題，我提議誰得到武林謎圖都好，先擱在一邊，待對付了駱致遠再說。」

勞劭冷笑一聲。「今日來向駱致遠祝壽的賓客，說不定絕大多數都是爲了武林謎圖而來的，要他們先將它擱在一邊，恐怕絕無可能。」

史家誠道：「若駱致遠使出此招，那實在太高明了。羣豪先爲此自相殘殺，他更容易控制。危險危險，就算咱們這幾十個人均看得開，只怕其他人也未必能做得到，厲害厲害，但願他想不到此招。」

楚天翔嘆了一口氣，道：「在下最擔心的也是此事，未知在座諸賢達，有何高見？」

歐陽超亦長嘆道：「倘若如此，三月初九壽宴，不啻是場武林浩劫。」

羅鐵漢道：「大丈夫男子漢，那有這般婆婆媽媽的，所謂船到橋頭自然直，害怕甚麼？來，大家乾一杯。」酒一喝，氣氛稍好。楚天翔和白髮娘子連忙勸菜。

羣豪都在動筷，但心頭均是沉甸甸的，而且各有各之想法，亦各有各

之打算，是故竟無人再開腔。

酒過三巡，徐海寧才開腔道：「老夫仔細考慮過，此事實在非同小可，非先想個應付辦法不可，是以老夫建議立即研討，希望大家都能說出自己之打算。」

羅鐵漢道：「俺們有甚麼打算？駱致遠要咱們屈服，聽他指揮，那是萬萬不可，但要俺們放棄武林謎圖，亦無可能，屆時只能見機行事。」

徐海寧冷冷地道：「若是如此，屆時大家都別想活着回去。」

易爭鋒道：「易某有個辦法，咱們臨時成爲一個組織，在座之人誰得到武林謎圖，都須公開，讓每一個人都得到好處，而一人得到，其他人均須盡力保護之。若是別人得到，咱們大家合力去搶之，如此成功機會便提高了。」沒想到這個辦法，竟得到衆人同意。

楚天翔和勞劭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心中均忖道：「原來他們都是爲了武林謎圖而來的，要他們推翻駱致遠，簡直是與虎謀皮。」心中又多了幾分擔憂。

一頓飯吃飽，烈火鐵漢又道：「大家結個盟，來來，要不要來個儀式？」

孫三道：「儀式管甚麼用？最重要的是同心合力。」

羅鐵漢瞪了他一眼。「誰曉得他屆時會不會同心合力？有個儀式多少有個根據，也有點約束。」

易爭珠道：「小妹贊成，但不知要採取甚麼儀式？」

羅鐵漢道：「歃血爲盟，除此，尚有甚麼儀式？楚幫主幫忙一下。」

楚天翔邊吩咐手下準備，邊跟勞劭及白英商量。「兩位認爲如何？」

白英道：「此時不能不答應，否則咱們根本沒有個依據，若連這些人也散了，還有甚麼人跟駱致遠作對。」

勞劭道：「不錯，幫主若不方便，便由屬下代你跟他們結盟，總堂主把白髮娘子也喚來。」

白髮娘子聽了他們之分析，一口答允。當下準備完畢之後，羣豪便都走到香案前。羅鐵漢道：「怎地楚幫主不來？」

勞劭道：「敝上之師門，有許多規例限制，不大方便，便由在下代表敝幫與大家結盟。」

楚天翔道：「諸位放心，對我來說，今日與大家亦是有福共享，有難同當。結不結盟，只是一個形式。」

白髮娘子道：「楚幫主之爲人，姑奶奶最清楚了，他又講義氣，又怕師父，有勞副幫主代表便行。」

其他人聽她這樣說，不再吭聲，當下點了香，衆人先後跪下發誓，又歃血於烈酒中。勞劭誓曰：「今日在座之人，必須共同進退，以武林利益爲第一目標，縱使搶到武林謎圖，也須先弄垮駱致遠和長龍幫才作下一步之分配，違者天誅地滅，死於非命！」

他故意高聲宣誓，讓在座之人全部聽見。白髮娘子依樣胡蘆，也跟他發了同樣的毒誓。

易爭鋒低聲道：「他倆的誓言跟咱們有不同之處，這裡面……」

歐陽超道：「老夫之誓言亦將與他們一樣，試想想在座之人得到武林謎圖之後，若不先弄掉長龍幫，而先內鬨，後果會是怎樣？在消滅了敵人之後，一切便好辦了。」

禮成之後，羣豪又暢談起來，說到武林謎圖，都掩不住內心之興奮。

勞劭忙道：「諸位，咱們是在强敵環伺之下，大家還是先想想克敵制勝之辦法，比較實際。」

羅鐵漢道：「老子最怕討論，誰敢阻撓咱，老子便賞他幾顆霹靂彈，還不簡單。」

「設若誤傷了旁人，咱們之敵人不是更多？以某之見，咱們還是將目標對準駱致遠。」

孫三道：「老夫同意，否則即使得到武林謎圖，也逃不過駱致遠之毒手。後天去沙市，咱們須行動一致，方有威懾力。」

再談了一陣，因爲沒有甚麼實質之收穫，勞劭便送他們進房歇息，歐陽超低聲道：「稍候請你們幫主到老夫客舍來一下。」

楚天翔聞訊之後，拉着朱乙乙到其房內。「賢伉儷尚未休息？」

歐陽超之妻子司馬玉笑道：「咱們當家沒見到你，怎能睡得着覺？」

楚天翔含笑道：「能得賢伉儷青睞，眞是榮幸之至，未知有何指教。」

「指教實不敢當。」歐陽超指着朱乙乙道：「這位姑娘是……」

楚天翔從容地道：「她是晚輩女友，小名乙乙，她師父是巫山女俠。」

司馬玉上下看了她幾眼，讚道：「眞是一對璧人，希望你倆早偕連理。」一句話把朱乙乙的粉臉都脹紅了。

歐陽超把十來把長劍全放在床上，道：「這些劍均是愚夫婦十年來煉製的精品，幫主且先看看再說。」

楚天翔深深吸了一口氣，先取一柄，輕輕將寶劍抽出鞘來，但見一股寒光刺人眼帘，觸體冰涼，待將全劍抽出來，有如一泓秋水，忍不住讚道：「好劍！」

歐陽超得意地道：「幫主再看看第二把。」

楚天翔逐一將寶劍抽出來，滿室生寒，那些寶劍鋒利一般，但大小、輕重、長短却不一樣。司馬玉問道：「幫主認爲那一柄最好？」

楚天翔看了好一陣，覺得每柄均是精品，難分軒輊，最後方取了一柄名喚玉樹的道：「晚輩是外行，只怕貽笑大方，以愚見認爲此柄最好。」

歐陽超輕輕搖頭。「此柄雖不錯，却不如這柄古風。」楚天翔見那柄毫不起眼，乃問之。歐陽超道：「此古風乃

以千年海底玄鐵鑄造，不但鋒利而且堅韌，質勝同儕，你爲何認爲玉樹較佳？」

楚天翔赧然笑道：「也許因爲它長短輕重，比較適合我。」

歐陽超乾脆地道：「那這一柄便送給你吧！」

「這如何使得！」楚天翔又喜又不好意思。「此劍花了賢伉儷不少心血，晚輩豈能坐享其成？還是請你開個價吧！」

歐陽超輕哼一聲。「愚夫婦煉的劍能以金錢衡量麼？碰到老夫看不順眼的，十萬兩銀子也不賣！你不要便是看不起愚夫婦！」楚天翔聽他這樣說，只好生受了。

司馬玉又道：「朱姑娘，你也挑一柄，挑趁手的。」

朱乙乙挑了好一陣，覺得玲瓏那柄劍最適合自己，歐陽超夫婦這才高高興興地將其他劍收了起來。朱乙乙乾咳一聲，道：「兩位帶這許多劍來此作甚？」

司馬玉嘆了一口氣，道：「不瞞兩位，愚夫婦平生煉劍成痴，把家產都花光了，如今只剩下這十來把劍，希望能找到識貨之人，將它們賣掉，有了錢方可再繼續煉劍。」

楚天翔道：「只要賢伉儷肯賣，還有賣不出去之理？這個好辦，就不知大約要賣多少錢。」

歐陽超道：「咱們要賣劍也得看買貨的是甚麼人，是爲非作歹的，一百萬兩也不賣，是好漢子又沒有錢的，便酌量收一點點本費……嗯，大約每柄由三萬兩至二十萬兩銀子。」

「今日在座之人，有誰值得賣？」

歐陽超沉吟道：「錢塘大俠及白髮娘子倒是可以考慮。」

楚天翔轉頭對朱乙乙道：「你立即去叫姐姐過來挑一柄，順便把錢帶來。」待朱乙乙去後，他又對歐陽超道：「五毒敎敎主與晚輩姐弟相稱，論人品也還可以，不過她錢多得很，你不用優惠她！待晚輩去找錢塘大俠。」

楚天翔走後不久，朱乙乙便帶白髮娘子進來，白髮娘子興冲冲地問道：「大師，你這些劍，那一柄最好？」

歐陽超問道：「敎主是自用還是準備轉賣別人？」

白髮娘子眼珠子一轉，問道：「這可有分別？」

「當然有，若是自用，當然以趁手爲主，若是要轉賣即挑柄最好的，也最值錢。」

白髮娘子道：「姑奶奶是要自用的！」說着便揮劍試手，果然挑了一柄不輕不重的，問道：「這柄你要賣多少銀子？」

歐陽超沉吟道：「若是別人要十萬兩，但瞧在楚幫主臉上，咱只收八萬兩白銀。」

白髮娘子亦爽快地道：「好，八萬兩就八萬兩！」她掏出一把銀票來，湊了八萬兩給歐陽超，道：「你今夜便要賣光？」

「那倒不敢存此奢望，能賣多少就賣多少。」

白髮娘子含笑道：「看看本座是否能幫你推銷一兩把，謝謝你。」她又看了幾眼寶劍，才喜孜孜地告辭。

俄頃，楚天翔又帶徐海寧進來，徐海寧挑了一柄趁手的，嘆息道：「老夫家產亦早已敎我散光了，只怕買不起這寶劍！」說着忍不住在房內揮舞起來。「雖然不能擁有，但過一下癮也好。」

司馬玉待他舞畢，問道：「這柄劍趁手否？」

徐海寧道：「還可以相就，不錯不錯！」他輕輕將劍鋒落在桌角上，「沙」地一聲輕响，那桌角已整齊平滑地掉了下來，就像切豆腐一般。

楚天翔與徐海寧再度脫口讚一聲好劍。歐陽超問道：「徐大俠你只須量力而爲，你能付多少就付多少。」

徐海寧又愧又喜，半天方道：「在下想付你二萬兩，但此刻沒有那麼多，這個……先下五百兩訂金如何？」

歐陽超道：「二萬兩打對折，賣你一萬。訂金也不收了，你幾時方便，幾時送去莫干山給我。這柄劍你先取去。」他將劍推到徐海寧面前。

徐海寧期期艾艾地道：「在下連訂金都還未下……怎能取劍？」

歐陽超哈哈笑道：「某若連錢塘大俠都不相信，便再沒有人值得某信任的了。」

徐海寧感激之至，連連致謝。楚天翔見天色已不早，便着徐海寧離開，然後低聲問道：「據說快刀堂很有錢，你肯不肯賣一把給她？」

「快刀堂顧名思義，用的是刀，他們要老夫的劍作甚麼？」

「不，前輩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楚天翔道：「那易爭珠有一着厲害之處，便是突然之間，亮出短劍，殺對方一個措手不及。」

歐陽超臉現不屑。「老夫的劍全是王道之劍、正氣之劍，豈能讓它委屈，幹偷偷摸摸的行徑。不賣不賣，一百萬兩也不賣。」

楚天翔對他的性子方進一步了解，當下含愧告退。一宿無話，次日一早，他又得料理一切，却把勞劭和白英派了出去，希望能再找到些同道。

剛吃過早飯，忽然有個手下匆匆跑進來報告：「幫主，不好了，副幫主及總堂主被長龍幫的人圍攻，甚是危急，請速派援兵！」

楚天翔聞訊大吃一驚，急問：「對方有多少個人？圍攻地點在何處？」

「就在城西，對方人數不少，城內的一些弟兄已先去支援，但恐還不行。」

楚天翔立即把白髮娘子找來，當下點了些人馬要殺出去。（未完・九）

羌笛怨

俠義奇情連載故事／高皐・文　可飛・圖

狂沙堡內遇知己　同心對抗血鷹王

上文提要：擂台會已延續了十餘天，能戰勝玉瑪姑娘的眞命天子至今未見。鐵山以虎牙雙英老大連鋼之名、私下身負護疆衛國之重任，以天馬行空之姿，躍上擂台，鐵山的出現，令到孤陰獨處的玉瑪霎時臉上春意蕩然，不需幾招，被視爲眼高於頂、性格冷傲、嗜殺的女中豪傑，竟敗在連鋼手下。連鋼名正言順地被宣佈招爲駙馬，住進了莊嚴宏偉的狂沙堡內……

費角剛剛退下，北路統領赤駒已迎了上來，道：「連大俠好高的身手，讓咱們這般化外之人開了一次眼界。在下想在兵刃上討敎幾招，連大俠慣用甚麼，請到兵器架上選用。」

鐵山見這位北路統領身高雖然只是中等，軀體却頗爲粗壯，而且雙臂肌肉賁起，是一個力士型的人物。

他手中提着一條寒光閃閃的鐵鍊，鍊頭是一個橢圓形的鐵球。

鐵山沒有到兵器架上去選用，他只是解下一條腰帶，微微一笑道：「赤統領請。」

以一條布腰帶來鬥鐵鍊鐵球，這位虎牙雙英的連大俠是以生命作兒戲，莫非他不想活了？

說起來好像是這樣，如果你向場中那一百多張面孔瞧看一下，你必然會改變適才的想法。

因爲沒有人認爲這是兒戲，他們全都神情緊張，認眞的期待着往後的發展。

最緊張的自然是赤駒了，面對這麼一個深不可測的高人，他雖是提着殺人利器「鐵流星」，却擔心不是布腰帶的對手。

不管怎樣，他已經騎上了虎背，只好拚命一搏了。

口中一聲厲嘯，右臂一提一吐，鐵流星挾着駭人的勁風，逕奔鐵山的面門。

他當然不會讓鐵流星當眞砸上鐵山的面門，那麼這一招必然另有後着。

他的確另有後着，在西北道上可以說人人皆知，可是鐵山這才是第一次來到西北，當然不知道鐵流星會有甚麼玄虛，不過他已提足全身功力，並全神貫注赤駒任何一點變化。

此時鐵流星蕩起一片寒光，週圍一丈以內風起雲湧，形成一個生物絕滅的死亡地帶。

看來赤駒控制了一丈方圓，已經立於不敗之地了。

不過這話只能對一般人說，遇到鐵山就不能這麼說了，因爲就算赤駒的鐵流星能夠砸平天山，對鐵山他却無可奈何。

不信你看場中吧，鐵流星雖然威力未減，它却碰不到鐵山的一絲衣角。

最令人震嚇的是瞧不到鐵山的踪跡，縱使窮盡目力，也只能瞧到一絲淡淡的人影。他好像在隨球飄蕩，翩翩起舞，那份飄逸和洒脫，替在場的人帶來一份深深的恐懼。

人們相信天地之間不可能有這麼一件怪事，一個血肉之軀的人類，怎麼可能附在鐵球之上飄蕩！

如果說這是武功，那麼這項武功豈不已達天人境地？他如是要摘下某人的腦袋……咳，這不是十分可怕麼？

最恐懼的自然是這位北路統領赤

駒了，他不只是汗透重衣，而且魂膽皆顫，他想停止舞動鐵流星，偏偏欲罷不能。

最後他實在舞不動了，身形搖晃，脚步踉蹌，眼看就要仆倒下去。

忽然他感到由鐵鍊上傳來一股熱力，迅速輸入他的筋脈，熱力雖是很快就收了回去，他却精神一振，疲態盡除。

他們的搏鬥已經停止，鐵山故意抹了一把汗水，道：「赤統領好凌厲的攻勢，在下差一點就要支持不住了。」

鐵山的謙虛，並不能掩飾赤駒的落敗，却獲得這位北路統領的由衷感激。

他的鐵流星原是可以炸開，會迸射毒烟毒水或暗器襲擊敵人的。對鐵山他不能用這些，只是想將他迷倒，所以裡面裝的是迷藥。

他絕未想到鐵山的藍腰帶會纏上鐵球，而且像附骨之蛆，他已竭盡全力，依然揮之不去。

如今他是落敗了，但並沒有太過難堪，鐵山更以借物傳力相助，使得他精神一振，不致在人前現出狼狽之狀，這樣一個對手，怎能不贏得他的尊敬與感激？

鐵山牛刀小試，就已連敗南北兩路統領，原該第三場挑戰的邊塞第一勇士忽罕，竟然遞出降表，掛出免戰牌了。

「稟鷹王，連大俠功力太高，屬下不是他的對手，所以……」

都木塔哈哈一陣大笑，道：「好，咱們到此為止，不過我想借重連鋼的才能，希望你們能愉快的合作。」

鷹王威震邊陲，他的話就是命令，不管他如何借重連鋼，沒有人敢提反對的意見。

他鷹目閃着銳利的神光，向全場投下一瞥，道：「近來我覺得處理事情，總有些力不從心的感覺，也許是瑣事太多的原故吧。」語音一頓，接道：「咱們的黑騎士需要有一個强而有力的領導者，原先是由我領導，今後我要將這個棒子交出去。」

他向南北二統領瞥了一眼，道：「我想在南北二統領之上設立一名統帥，今後黑騎士的指揮、作戰、訓練、考核，全由統帥負責。」

玉瑪道：「爹，這是你的授權？」

都木塔道：「不錯，妳認為有甚麼不妥嗎？」

玉瑪道：「女兒只是覺得『指揮』二字太籠統了，規定不夠明確，很容易在黑騎士的內部造成誤解與分裂，這是十分可怕的。」

都木塔略作沉思道：「有道理，妳說應該怎樣明確規定？」

玉瑪道：「怎樣規定爹決定就是，女兒沒有意見。」

都木塔道：「那就讓爹想一想再說吧，連鋼，黑騎士的統帥你可願意屈就？」

鐵山道：「這個職位太重要了，在下只怕沒有能力承擔。」

都木塔道：「不必客氣，咱們就這麼說定了。」

黑騎士全部是哈薩克人，他們好勇鬥狠，兇狠絕倫，像這樣一種組合，他們的領導者竟然是一個漢人，這豈不是一項異數？

當天鐵山就搬了家，在南區有一棟豪華的精舍，是供黑騎士的首腦居住的，鐵山是他們的統帥，他當然應該住在這兒。侍候他的人沒有變，還是原來的兩名書僮及兩名侍女。

他現在是新官，職位又十分突出，所以黑騎士的南北二路統領聯袂前來拜候，外總管葛式榮也來恭賀及聯絡感情。

送走了兩批客人，他不由吁出一口長氣。

他當過總捕頭，對應酬不算外行，只不過他討厭那些吹噓逢迎、言不由衷的傢伙，想不到天下烏鴉一般黑，這邊陲地帶竟也未能免俗。

他一口氣還未吁完，忽然響起一聲輕笑，一名面目姣好、全身翠綠衣裳的少女走了進來。

鐵山向她打量一眼道：「姑娘找誰？」

綠衣少女道：「找你不行麼？」

鐵山道：「當然行，有甚麼指教？請說。」

綠衣少女撇撇嘴道：「登門就是客，怎麼，坐一下都不行？」

鐵山微微一笑道：「行，姑娘請坐，燕語倒茶。」

燕語道：「是，不過添香姐是忙人，她那有閒工夫在咱們這兒喝茶。」

添香（綠衣少女）笑笑道：「我原是想有人侍候侍候我的，妳偏偏這麼小氣，好啦，不喝茶了，走吧，統帥大人。」

鐵山道：「走，到那兒去？」

添香道：「自然是到小姐那兒，怎麼？你還有別的去處？」

燕語道：「咱們公子是老實人，添香姐就別再逗他了。」

添香道：「那就跟我走吧，別讓小姐久等。」

玉瑪的閨房在中區，是一個獨立的院落，鐵山隨着添香步步深入，也感到一股瞧不見的壓力，使他的神情也逐漸嚴肅起來。

此處的建築是羣星拱月的格局，以玉瑪的居處為中心，其他的房屋是中心的拱衛。

鐵山感到的壓力當然不是那些房屋，但那承檐、牆角、雕樑、畫棟之間，都隱隱射出殺機，似乎進入越深，危險越大，他的心情自然有些緊張了。

添香似已瞧出鐵山的心情，小鼻子皺了一下，道：「有甚麼不對麼？公子。」

鐵山道：「沒有，我只是覺得房廊

如此之多，如果不是姑娘帶領，我必然會迷失方位。」

添香道：「那可不是一件好事，在咱們這兒是不能走錯路的。」

鐵山道：「瞧妳說得那麼嚴重，走錯路是無心之失，有甚麼大不了的？」

添香道：「這的確可大可小，好啦，咱們快到了。」

她似乎不想多談，鐵山自然不便再問，兩人默默的走了一陣，才到達玉瑪的居處。

這兒的正主兒只有玉瑪一個，而房屋之多，足可容納百人。

玉瑪像一位公主，享用豪華，一呼百諾，鐵山雖是見多識廣，也為這兒的奢華而十分訝異。

在一間花團錦簇、寶光耀眼的綉房之中見到了玉瑪，這位滿身神秘、令人莫測高深的姑娘，鐵山對她是存有戒心的。

擂台比武她並沒有落敗，鐵山瞧得出她並未使出全力，她却自認落敗，這其中究竟隱藏着何種玄虛？鐵山曾經替她想過許多理由，都無法自圓其說，那就只好等待以後的發展了。

鐵山雖是在暗中思忖，可沒有忘記禮數，雙拳一抱，道：「見過玉姑娘。」

玉瑪嫣然一笑，道：「快請坐，咱們之間就不必客氣了，紅袖奉茶。」

這間豪華得驚人的閨房，偏偏只有兩張錦凳，玉瑪坐了一張，鐵山只得坐到另一錦凳之上。

這兩張錦凳相隔極近，鐵山一坐下來，幾乎就碰到玉瑪的膝蓋了。

他的神色有些侷促不安，玉瑪却十分自然的一笑道：「還過得慣麼？連大哥。」

不待鐵山回答，她突然以冷漠的語氣道：「邊塞荒涼，生活條件是差了一點，如果講求享受，最好還是返回中原。」

鐵山淡淡道：「中原不是人人都在享受，邊塞也不是家家都受窮苦，其實以一個江湖人來說，沒有人會將這些放在心上。」

玉瑪道：「說得好。」一頓接道：「爹授給你黑騎士統帥的職位，你還滿意麼？」

鐵山覺得這位玉瑪姑娘不只是專橫跋扈，而且極富心機，她能在擂台上慧眼識人，足見此女不凡，此時她是在跟鐵山閒聊，但語意之中，都含有極深的危機，一旦言語失誤，就可能陷入十分可怕的險境。

因而鐵山以頗為愼重的語氣道：「鷹王的恩賜，連某感激萬分，只是……似乎有些不安。」

玉瑪道：「哦，怎樣不妥了？」

鐵山道：「黑騎士所以能威震西北，是他們以鮮血及生命換來的榮譽，連某寸功未立，怎能當他們的統帥。」

玉瑪道：「這個麼，咱們用人唯才，你連敗南北二路統領，足見我的眼光沒有錯。至於立功麼，對你的期望可高得很。」

鐵山道：「連某當竭盡所能，以報鷹王的知遇。」

玉瑪滿意的一笑道：「那就好，不過連大哥，有兩件事我必須讓你明白。」

鐵山道：「請指教。」

玉瑪道：「咱們用人除了才能之外，最重視的是一個忠字，盡忠的會獲得重用，否則將受到嚴厲的制裁，另一點就是咱們的婚事了，我雖是選中了你，但必須經過兩項考驗，如若都能通過，咱們才能成婚。」

鐵山平淡的唔了一聲，他這種不大在乎的神色，立即引起玉瑪的注意。

「連大哥，你似乎不以為然？」

「我沒有這個意思，但不知兩項考驗是甚麼？」

「這要聽爹的吩咐，我想你應該可以勝任的，我要歇息了，添香，送公子回去。」

主人下了逐客令，鐵山不得不走，待添香送出院門，他脚下一停道：「在下記得怎麼走，姑娘不必送了。」

添香撇撇嘴道：「討厭我？哼，別人趴下來叫我幾聲祖奶奶，我還不要送他呢。」

鐵山微微一笑道：「小丫頭，你才多大一點年紀？這麼說也不怕折福。」

添香道：「甚麼小呀小的，你瞧不起人？」一頓接道：「咱們這裡房屋太多，有很多地方的格局是相同的，還是跟我走吧，出了岔子可不是好玩的。」

她既是這麼說，鐵山只好跟她走了，在途中他試探着道：「添香，妳是說走錯了就會出岔子，該不是危言聳聽吧？」

這是個老問題，添香來接他時，他曾經提過，沒有得到答覆，此時舊話重提，添香却橫他一眼，道：「你很好奇？」

鐵山道：「本來嘛，走錯了只是多走一點冤枉路，難道這也犯了王法？」

添香向四週瞧了一眼，然後面色一沉道：「小姐適才說過，咱們這裡最重視的是一個忠字。」

鐵山道：「我知道，但走錯了路怎會跟忠字扯上關係？」

添香道：「咳，你這人眞麻煩，那我就告訴你吧，當你認為只是走錯了路，人家却認為你別有用心之時，你該怎麼辦？」

鐵山一怔道：「會這樣麼？」

添香秀眉輕輕一蹙道：「天下的人有很多是不講道理的。」

鐵山的心頭雖是有點沉重，神情上依然十分洒脫，他覺得這般化外夷民不簡單，自己的行動絲毫都不能大意。

回到住處，添香沒有立即返回之意，一扭腰就跨進房子來了。

「好累，讓我歇歇。」

歇，外面的客廳正是歇息的地方，她却一頭扎進鐵山的卧房，小身子一歪，滾到床榻之上了。

這位姑娘絕對不會超過十七歲，但豐滿挺拔，混身都散發着一股熱力，她往床上一躺，那股嬌憨的神態，將一個懷春少女的需求，毫無保留的表達出來。

添香是玉瑪的心腹之一，收服了她，對鐵山的未來將會得到很大的幫助。

不過現在是大白天，外面還有書僮侍女，縱使兩情相悅，時地也不相宜。

於是他走近床前，在床沿上坐了下來，道：「歇夠了麼？丫頭。」

添香道：「還沒有，如果你能……咳，陪陪我，也許……」

鐵山伸手向她那凸出之處輕輕一撫，小丫頭竟然身軀一顫，媚眼如絲，口中一聲呻吟，整個身子向他貼了過來。

鐵山微微一笑，立起身來道：「好懶的丫頭，我還想有機會要妳帶我到處逛逛，看來是不行了。」

添香一躍而起道：「誰說不行？只要你有興趣，就算走到沙漠的盡頭我也陪你。」

鐵山道：「那好，以後有機會一定請妳帶路。」

小丫頭終於依依不捨的走了，鐵山也如釋重負的吐出一口長氣。

「怎麼，有點可惜？」

說話的是晚流香的貼身丫頭紫菀，鐵山被添香適才一陣攪和，竟然不知道她是什麼時候來的。

「啊，是紫菀姑娘，有事麼？」

紫菀撇撇嘴道：「一定要有事才能來？添香呢，她有什麼事要勞動你這位大情人？」

鐵山道：「別這麼說，紫菀，添香只是一個小姑娘。」

紫菀哼了一聲道：「小姑娘，哼，別以爲我沒有看見，小姑娘會躺在你的床上撒嬌？」

鐵山道：「小聲一點，紫菀，叫書僮雲開他們聽到會惹出是非來的。」

紫菀面色一正道：「這你放心，雲開他們四個是咱們的人，倒是你背着小姐打野食，他們會跟你記上一筆的。」

鐵山苦笑一聲道：「這當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紫菀，妳太寃枉人了。」

紫菀噗嗤一笑道：「好啦，快跟我走吧。」

鐵山道：「是流香找我？」

紫菀道：「你認爲還會有誰？」

在這狂沙堡中，禁忌十分之多，神秘也不算少，就拿晚流香來說，她不只是神秘莫測，在堡中的地位也叫人難測高深。

她是內總管，職位雖是不低，對鷹王父女來說，她總是一個下人，只是她却能獨斷專行，甚至我行我素。她並不蓄意觸犯堡規，但堡規對她的拘束力似乎頗爲薄弱。

狂沙堡的人大都是各人自掃門前雪，晚流香的行爲鷹王父女不管，就沒有人敢多管閒事了。

鐵山跟着紫菀走，在四顧無人之時，她忽然哼了一聲道：「要不要我告訴她？」

鐵山一怔道：「告訴她？妳在說什麼？」

紫菀道：「當然是添香那個小妖精，在你的床上賣弄風騷了，怎麼？還想裝傻？」

鐵山啊了一聲道：「不錯，添香人小鬼大，在老夫的面前行爲失檢，是該要玉瑪好好的管她一下。」

紫菀撇撇嘴道：「不受威脅？好得很。」

她面色一沉，領先一陣急走，待到達晚流香居住的紅樓，她沒有再吭出一聲。

鐵山在進入紅樓之前，悄聲對紫菀道：「別生氣了，紫菀，我知道妳是爲我好。」

紫菀小鼻子一皺道：「你既然這麼說，我只好再多一句嘴，添香惹不得，否則會招來殺身之禍的。」

鐵山道：「多謝，在下記下了。」

及進入晚流香的閨房，鐵山的心情立即進入另一種境界。

房間的色彩是那麼柔和，美妙的旋律，由琴鍵輕快的散播在空間，它敲擊鐵山的耳鼓，使他要在淸揚中起舞，而達飄飄欲仙的痴迷景象。

他的確痴迷了，一具軟玉溫香般的軀體，帶着他走入夢鄉……那是襄王之夢，在神秘縹緲之中，有着無限的滿足。

每當事過境遷之後，他必然會吁出一口長氣，這是無奈，因爲適才好像虛幻而又絕對眞實的風流陣仗，他絕非自願，只是身不由己。

以他一身超人的武功，對精氣神的修持，已有極高的造詣，論定力，決不亞於面壁十年的高僧。然而，在這紅樓之中，他却俯仰由人。

這些，他並不後悔，只是有點害怕，因爲他任重道遠，不能就這麼栽在這裡。

「內總管……」

「這麼稱呼太生外了，爲何不叫我流香？」

「我不敢。」

「爲什麼？丈夫對妻子還要這麼客氣？」

「妳認爲妳是我的妻子？」

晚流香面色一沉，雙目忽然射出兩股凌厲的殺機，適才瀰漫着無限春光的閨房，刹那之間可能變爲搏殺的場所。

他們剛剛進行過一場精彩的肉搏，此時雙方依然未着衣物，如若赤身相鬥，必然會鬧出嚴重的後果。

晚流香的殺機終於收斂了，同時幽幽一嘆道：「我給你的，是淸白的，難道你不知道？」

邊陲化外的異族女子，年逾標梅，尚能保持淸白之軀，實在十分難得，鐵山因而咳了一聲道：「我對妳有一份歉意，不過這是妳以邪術造成的，一切後果應該由妳負責。」

晚流香冷冷一哼道：「將冰簟神功視爲邪術，大哥，你太少見多怪了。」

鐵山一懍道：「妳來自冰簟門？」

晚流香神色一黯道：「本門爲中原武林所不容，祖師不得已率領劫後餘生的弟子退居漠北，算來已有一百三十餘年了，大哥還能說出冰簟門，足証你並不是見識淺薄之人。」

鐵山道：「慚愧得很，對貴門我所知不多。」

晚流香道：「這不能怪你，本門被逐出中原已逾百年，如非故老相傳，這冰簟門三字只怕也不爲人知了。」

鐵山道：「根據傳說，貴門弟子全爲女性，在極盛時期，分壇遍佈南北各省，武林各派的年輕弟子常被貴門所害……」

晚流香道：「所以才激起公憤，經過多次搏殺，終於導致本門遠走荒漠，時至今日，依然無法重振。」

鐵山道：「男女飲食人之大慾，原來沒有什麼不對，只是貴門下却將各派弟子誘入歧途，自然要遭人非議了。」

晚流香一嘆道：「這是前人的錯，他們已經受到嚴厲的懲罰，難道你要將他們的罪惡算在我的身上？」

一頓接道：「大哥，不管你相不相信，我對你是眞心的，至於你在床笫之間的暫短迷失，這是習過冰簟神功自然的現象，而且，你只會感到快樂與滿足，不會有半絲傷害。」

鐵山伸手在她錦緞似的胴體上輕輕撫摸道：「謝謝妳，流香，我……」

他本意是想問她一些問題的，錯在他不該伸手去摸。

冰簟神功在中原武林是被目爲魔功的，它能使嚴冰解凍，枯木回春，使用在武功上，具有强烈的反彈之力，能使攻擊者傷在他自己的功力之下。

如是用在男女之間，它會另有一番情趣，不只是妙趣橫生，而且無法自己，他這一摸，還能不摸出麻煩？

時間在慢慢溜走，天色逐漸暗了下來，晚流香用毛巾爲鐵山拭擦汗水，眼波流轉，媚態橫生的一笑道：「瞧你累成這個樣子，幹嘛要那麼拚命？」

鐵山道：「這可不能怪我，誰叫妳那麼迷人的。」

晚流香嬌媚的一笑道：「有些餓了吧，咱們先淸洗一下再喝兩杯。」

晚餐之時，晚流香舉起酒杯道：「大哥，我敬你。」

鐵山道：「好，咱們喝。」

晚流香道：「大哥，我有點不解……」

鐵山道：「妳有什麼不解的？」

晚流香道：「你來塞外的目的？」

鐵山微微一怔道：「血鷹王雄霸西北，玉瑪姑娘艷麗無雙，再加上天山雪蓮，妳不認爲是極大的誘惑？」

晚流香搖搖頭道：「這幾項的確具有誘惑之力，那是對一般人而言，對你，它們會失去光彩的。」

鐵山心頭暗懍，表面上仍然不動聲色的道：「妳太抬高我了，可惜我沒有妳說的那麼偉大。」

晚流香哼了一聲道：「夫婦是最親最近的，看來你是沒有把我當作你的妻子了。」

鐵山道：「流香，原諒我……」

晚流香呼的一聲跳了起來，道：「說明白一點，姓連的，你當眞這麼狠心，當眞不要我了？」

鐵山搖搖頭道：「妳誤會了，我怎麼會不要妳，只是我……」

他沒有往下說，目光却向在一旁侍候的兩名丫頭投下一瞥。

晚流香面色一整道：「大哥，紫菀茯苓雖然是兩名丫頭，但，咱們早已超越主婢的情份了，只要她們的生命還在，就不可能離開咱們，所以你勿須顧慮。」

鐵山笑笑道：「我也看出她們不同於一般婢女，却沒有想到妳們之間已有如此良好的默契。」

晚流香道：「那你說吧，是什麼原因使你不把我當作妻子。」

鐵山道：「我沒有這個意思，只是我成過親，已有妻子了。」

晚流香道：「就是這個？」

鐵山道：「是的，還有玉瑪……」

晚流香道：「你太迂了，大哥，男子納寵蓄妾普通得很，我並沒有爭大婦的名份，你何必緊張。」

語音一頓，那張宜嗔宜喜的嬌靨，忽然變得一片嚴肅，道：「大哥，你還沒有回答我。」

鐵山道：「妳指的是什麼？」

晚流香道：「自然是你來到此地的目的了，說實話，大哥，不要把別人當作傻子。」

鐵山略作沉吟道：「流香，此事說來話長，我會慢慢告訴妳的，我出來太久，應該回去了。」

晚流香道：「好吧，紫菀送公子回去，今晚妳就在那裡侍候公子。」語音一落，嬌軀急旋，一閃之間，便已隱身於一扇暗門之內。

鐵山原想辭謝她留下紫菀的一番好意的，誰知話還沒有出口，竟然這麼快就失去她的踪跡。

紫菀見他神色遲疑，不由詢問道：「怎麼啦，公子，你還有事？」

鐵山道：「沒有事，咱們走。」

在返回住處的途中，紫菀揚了一下柳眉，道：「公子，你對咱們好像還

不太信任。」

鐵山道：「這怎麼會，妳不要瞎猜。」

紫菀撇撇嘴道：「還不承認？小姐問你來這兒的目的，你爲什麼不說？」

鐵山道：「我會說的，只是事情太過複雜，一時之間叫我不知從何說起。」

紫菀道：「我也相信此事絕不簡單，不過公子的處境十分險惡，必須獲得咱們小姐的全力支持，你才能渡過這場劫亂，唉，咱們處處想幫助你，你却將咱們當作外人，說話不盡不實，事事保留幾分，弄得咱們主婢一頭霧水，想幫你又不知道如何幫法。」

鐵山微微一笑道：「妳們主婢眞心幫我，我明白，至於我的處境麼，還不至這樣的糟法吧？」

紫菀道：「公子不信？那我問你，你在擂台上勝了玉瑪小姐，她就應該嫁給你，請問，你們那一天成婚？」

鐵山道：「這個……」

紫菀道：「她開出了條件，是麼？」

鐵山不得不承認道：「是的。」

紫菀哼了一聲道：「她可以有任何條件，但必須在擂台比武之前提出，現在提就難脫欺騙背信的嫌疑了。」

一頓接道：「公子，你說，玉瑪小姐究竟提了些什麼條件？」

鐵山道：「其實她只是給我一點忠告，以及要我接受兩項考驗而已。」

紫菀道：「哦，那忠告，考驗又是什麼？」

鐵山道：「忠告是效忠，考驗麼，還要等待鷹王出題。」

紫菀冷哼一聲道：「公子，你一定知道什麼是效忠了，如果鷹王父女叫你去殺伊犁將軍，叫你去殺你的親人，甚至殺你自己，如若你不聽從就是不忠，你該怎麼辦？還有……」

鐵山道：「不要說了，紫菀。」

紫菀一嘆道：「我可以不說，如果被我不幸言中，你怎麼辦？」

此時他們已經到達住處，談話只得暫時中止，鶯聲燕語兩名丫頭立即奉上香茗，並詢問要不要準備酒菜。

紫菀道：「咱們用過飯了，我跟公子有事相商，你們四個要加强戒備，不許任何人打擾咱們。」

鶯聲燕語應了一聲，相偕退了出去。

紫菀先閂好房門，然後輕俏的一笑道：「公子，我爲你剖析處境，勞心勞力，你該怎麼謝我？」

鐵山道：「妳說吧，只要我辦得到。」

紫菀道：「那好，抱我到床上去。」

鐵山一怔道：「紫菀，妳……才多大？」

紫菀眉峯一揚，就地一個旋轉，在熱香四射之中，她已經變爲無牽無掛的女神了。

「公子，你瞧，我比小姐差不了多少吧？」

這位小丫頭豐滿成熟，每一寸的地方，都是上蒼的傑作，鐵山只是匆匆一瞥，生理上立即起了尖銳的變化。

「紫菀，穿上衣服，妳不是有事相商麼？我正想跟妳好好的聊聊。」

鐵山看得出來，紫菀天眞活潑，絕不是淫娃蕩婦，她所以如此，因爲她們主婢三個今生今世，不可能另嫁他人，何況今晚是奉命來侍候他的。

鐵山叫她穿上衣服，她雖是有點不情不願，還是將衣服穿了起來，只是噘着嘴道：「怎麼啦，是不喜歡我麼？」

鐵山右臂一伸，將她擁到懷中，低下頭在她那紅若塗丹的櫻唇上輕輕一吻，算是給她一點安慰。

「紫菀，妳說，我應該怎樣應付鷹王父女？」

「跟小姐眞誠合作，是你唯一的生路。」

「我跟流香已經是夫妻了，自然要眞誠合作。」

「不見得吧，你來這兒的目的，就始終不肯告訴小姐，其實你不肯告訴咱們的，已經不是秘密了。」

鐵山心頭一震，道：「小丫頭，妳想唬我？」

紫菀躺在他的懷裡，小身子扭呀扭的，從來沒有老實過，此時貼得更緊，堅實的雙峯壓住鐵山雄健的胸膛，小鼻子一皺，道：「我見過一個人，要不要我告訴你？」

鐵山道：「是誰？」

紫菀道：「這個人麼……」

鐵山道：「不要使刁，小丫頭快說。」

紫菀道：「好嘛，你先抱我上床去，我再告訴你。」

鐵山道：「小丫頭，妳要是耍我，看我怎麼整妳。」

他們到了床上，紫菀攀住他的脖子一滾，那還能不人仰馬翻。

不過鐵山現在的心情並不太好，雖然他的雙掌有過尋幽探勝的動作，那只是淺嚐即止。

「紫菀，妳說。」

「她姓包，在中原人稱奪命蓮花，在此地，是虎牙雙英的老二……」

「啊，紫菀，妳怎麼知道這些的？包……蓮兒她還好吧？」

「你不必知道咱們是怎樣曉得這些的，你只要明白如果不是小姐特別維護，你那位嬌滴滴的妻子，還有女兒徒弟只怕早就性命不保了。」

鐵山原以爲此次邊塞之行雖有險阻，憑他們巧妙的化裝，及卓越的武功，應該是有驚無險，可以渡過難關的，想不到這邊塞蠻荒地區，竟然藏龍臥虎，形勢又是如此的複雜。

紫菀見他面色沉重，一聲不吭，不由着急道：「怎麼啦，公子，生我的氣了？」

鐵山道：「沒有，我只是擔心……」

紫菀道：「放心吧，公子，爲了你，小姐會保護他們的安全的。」

語音一頓，接道：「他們藏身民間，原是很安全的，你那位夫人八成是牽腸掛肚，對你放心不下，她竟然獨自闖進狂沙堡來了。」

鐵山大爲緊張的道：「後來呢？妳快說。」

紫菀道：「奪命蓮花果然不凡，她闖過重重關卡，如入無人之境，直到闖進咱們的紅樓，才被茯苓截住。」

鐵山道：「她們打起來了？」

紫菀道：「茯苓接不下來，加上我也是白搭，如非小姐出面打招呼，咱們姐妹可就慘了。」

鐵山道：「妳們化敵爲友了？」

紫菀道：「小姐猜想尊夫人是來找你的，後來證實她沒有猜錯，當然要化敵爲友，携手合作了。」

鐵山哼了一聲道：「她就毫無保留，將一切都告訴妳們？」

紫菀道：「你別冤枉尊夫人，她如果毫無保留，小姐爲什麼還要問你來這兒的目的？」

鐵山道：「她人呢？」

紫菀道：「回去了，她來找你是不放心你的安危，另外要你幫她找一個人。」

鐵山道：「找誰？」

紫菀道：「白馬銀槍尚曉春的大弟子常欣，他是在擂台場上失踪的。」

鐵山道：「是我登台的那一次了，其實她找到我又能怎樣？」

紫菀道：「你是無能爲力，所以小姐已經派人在辦這件事了。」

鐵山不滿的一哼道：「這些事流香爲什麼要瞞着我？」

紫菀道：「小姐是怕你擔心，而且這些都是小事，何必煩你，唉，公子，小姐一切都是爲了你，你這麼不諒解她會使她傷心的。」

鐵山道：「瞧妳，我才說了一句，妳就替她抱不平了。」

紫菀面色一正道：「我不是替小姐抱不平，只是覺得她太可憐了……」

鐵山道：「說清楚一點，紫菀，別讓我作一個薄情寡義之人。」

紫菀道：「好，事到如今，不能再使你糊塗下去了，首先你要知道你的處境。」

一頓接道：「望梅止渴，畫餅充飢，這兩句話你應該懂，玉瑪小姐就是那梅子與畫餅，她已有所託，不可能跟你成親的。」

鐵山道：「已有所託是什麼意思？如果她已經有了丈夫，她那比武招親豈不是欺騙了全天下之人？」

紫菀道：「那又怎樣？他們父女縱橫邊塞，誰能動他們一根汗毛？」

鐵山道：「說的也是，玉瑪的丈夫是誰？」

紫菀道：「塞外第一勇士忽罕，他跟玉瑪的婚事雖然還沒有公開，但已雙宿雙飛，事實上是一對夫妻了。」

鐵山道：「我有點不解，鷹王都木塔如是需要人手，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弄比武招親這種玩藝，是不是太笨了一點？」

紫菀道：「比武招親只招了你一個，他們好像不是需要人手……」

她語音未落，忽然面色一變道：「公子，快，咱們去找小姐。」

鐵山道：「怎樣了，紫菀，瞧你急成這個樣子。」

紫菀道：「此事太過重大，只怕被小姐說中了，走吧，咱們要找小姐研商對策。」

鐵山道：「別急，紫菀，如果要出事現在找流香只怕已經來不及了，妳先說究竟是怎麼回事？」

紫菀道：「有一次小姐忽然說了一句驚人的言語，不過她自己也不太相信。」

鐵山道：「那句驚人的言語是怎麼說的？」

紫菀道：「小姐說比武招親的擂台，可能是專爲公子設的。」

鐵山呆了一呆道：「這可能麼？鐵某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紫菀撇撇嘴道：「露出狐狸尾巴來了吧，咱們主婢什麼都給了你，原來你連姓名都是假的。」

鐵山道：「原諒我，紫菀，我有不得已的苦衷。」

紫菀道：「別認眞，公子，我是說着玩的，不過，如果眞像小姐所說，擂台是專門爲你設的，那麼你的一切他們早已摸得清清楚楚了。現在你是他們網中的魚兒，只要他們把網一收……」

鐵山微微一笑道：「到時候妳不幫我？」

紫菀道：「咱們主婢已經上了賊船，不幫你行麼？」

鐵山劍眉一蹙道：「鷹王父女聲勢薰赫，整個西北幾乎全在他們父女控制之下，妳們主婢縱然有心幫我，只怕心有餘而力不足。」

紫菀哼了一聲道：「你這是門縫裡瞧人，把咱們主婢看扁了。不錯，在西北，鷹王的勢力的確强大，但冰簟門也不是省油的燈。」

鐵山道：「啊，對不起，我幾乎忘記冰簟門了，祇不過……」

紫菀道：「你是懷疑本門的實力了，老實告訴你吧，本門可以在一夕之間摧毀鷹王父女，將他們的勢力連根剷除，只是小姐志不在此，才借狂沙堡暫時棲身。」

鐵山道：「眞的？」

紫菀道：「我沒有必要騙你。」

鐵山道：「流香在冰簟門是什麼職位？」

紫菀道：「少門主，老門主已將九節神符交給小姐，實際上她已接掌冰

簟門，有處理一切的權力。」

鐵山道：「妳說流香志不在西北，她是想躍馬中原，使百年前的悲劇重行上演了。」

紫菀道：「公子不要誤會，小姐只是不甘心被逐出中原而已。」

鐵山道：「我明白了，冰簟門是想重回中原，並在江湖上佔有一席之地，這願望雖然十分正常，只怕仍會激起一股反彈的風暴。」

紫菀道：「小姐也是這麼顧慮，所以才按兵不動，好啦，這些事以後再談，目前最要緊的是如何幫助你渡過難關。」

鐵山道：「我……咳，這可難得很。」

紫菀道：「說吧，公子，就算你要把天山搬回家，咱們也會讓你達成心願的。」

鐵山哈哈一笑道：「這太誇張了吧，小丫頭，吹牛不犯法，但也不能太離譜。」

紫菀道：「我才沒有吹牛呢，本門在天山設有幾處基地，你跟小姐到基地成婚，不是把天山搬回家了麼？」

鐵山道：「小丫頭倒是眞能謅，跟妳在一起，會變得年輕起來。」

紫菀原是靠着他坐的，此時小身子一滑就鑽到他懷裡去了，同時脖子一仰，一張櫻桃般的小嘴飛快的送了上來。

這是一記長長的甜吻，直到喘不過氣來她才分開，卻拋給他一瞥白眼，一聲輕哼道：「這是懲罰，看你還敢不敢倚老賣老。」

接着又輕俏的一笑道：「說吧，你到底想怎樣？」

鐵山道：「原先只是想跟蒙王哲別古台鬥鬥，如今卻多了一個羌笛怨及鷹王，困難似乎逾來逾多了。」

紫菀大吃一驚道：「你瘋了，公子爺，咱們鬥鷹王沒有問題，但蒙王哲別古台擁有數十萬精銳無比的鐵騎，縱然是當今朝廷，也不敢輕啓戰端，你爲什麼要鬥他？」

鐵山道：「哲別古台心存不軌，已有稱兵作亂，進窺中原的企圖，如若不加制止，勢必造成生靈塗炭，赤地千里的慘禍。」

紫菀一呆道：「公子，你是朝廷的特使還是密探？」

鐵山道：「什麼都不是，我只是一個普通的百姓。」

紫菀道：「中原有一句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你沒有必要去鬥哲別古台。」

鐵山道：「人生在世總要做一點有意義的事，妳說是嘛？」

紫菀撇撇嘴道：「就算是吧，你爲什麼又惹上羌笛怨？這般人遍佈全國，無所不在，上至王公臣卿，下至販夫走卒，都有他們的踪跡，惹上了他們你將會寢食難安，公子，這又是爲了什麼？」

鐵山道：「妳知道得不少嘛，小丫頭。」

紫菀道：「所以你別瞧不起人，告訴我實話，也許我會替你拿個主意。」

鐵山道：「我會告訴妳的，現在時間過晚，還是等明天再說吧。」

明天再說，他的手却圈了出去，輕輕一摟一帶，小丫頭就像軟骨蟲似的趴到他的懷裡來了。

翌晨天剛破曉，紫菀就溜下了床舖，她吩咐鶯燕二婢好好的伺候鐵山，自己急急忙忙的回到紅樓。

「稟小姐……」

「出了什麼事？這麼早就趕回來了。」

「咳，小姐，公子他……」

「是他不知道憐香惜玉，還是你們鬧了彆扭？」

「都不是，他……惹了大禍了。」

「哦，很嚴重麼？」

「是的，他要鬥蒙王，還要鬥羌笛怨。」

晚流香呆了，她雖然十分相信鐵山，但這畢竟是一件大事。

「紫菀，咱們走。」

「是去找公子？」

「不，咱們去找鐵夫人。」

語音一頓，回頭吩咐茯苓道：「即刻飛鴿傳書，命令黃葉、蘭舟二壇克日進駐綏來、烏蘇兩縣城待命，並通知東西二姥，本門散居西北的弟子立即歸隊。」

茯苓愕然道：「小姐，妳這是……」

晚流香道：「不要多問，照我的話去做。」語音一落，晃身逕向堡外奔去。

包蓮兒與尚曉春師徒等一行，落脚在沙灣東南的興隆口附近，他們分佔兩個蒙古包，生活起居還過得去。

此地北臨沙漠，南近天山，雖然距離綏來縣城不遠，畢竟地廣人稀，四境一片荒涼。

他們落脚這裡，是爲了避免麻煩，却沒有想到麻煩還是找上他們了。

「娘，快來……」

今早輪值守望的是鐵湘菱，她發覺西北塵土冲天，捲起一條黃龍，以極端迅捷的速度，向他們的居處快速接近。

兩個蒙古包裡的人全都奔了出來，包蓮兒對尚曉春道：「尚大哥，來人似乎不少。」

尚曉春道：「不會少於五十，而且很快就要到了，是戰是走，弟妹作個決定。」

包蓮兒道：「不必作無謂的搏殺，咱們走。」

語音一頓，接道：「各位帶上包裹，將馬匹趕向北面的沙漠，爲了隱匿行踪，只得犧牲幾匹馬兒了。」

此地黃沙處處，在馬蹄帶動下，很遠就會暴露行跡，所以包蓮兒才忍痛犧牲馬匹。

他們撇開興隆鎮向南急馳，是想先到綏來縣城安頓下來再作打算。

她這項決定十分正確，敵人勞師動衆，結果必然毫無所獲。

當來人將要接近蒙古包時，忽然發現黃塵滾滾，湧向北方的沙漠，他們立即分出一半人騎，隨後向沙漠追去，剩下的一半左右一分，迅速將蒙古包圍了起來。

「朋友，出來答話。」

說話的是一名掀鼻暴齒，狀如鐵塔的大漢，他是專爲包蓮兒這般人而來，可惜沒有人出來答話。

他揮動了一下手中厚背砍山刀，馬背上立即躍下幾名大漢，揮舞着手中的長刀，向蒙古包的入口衝了進去。

他們自然什麼都找不到，但却惹火了帶隊的頭兒。

「給我燒。」

當兩座蒙古包發出熊熊火光之時，這批人已經投入北方的沙漠之中了。

「這般人好可惡，咱們該留他們下來的。」

說話的是紫菀，她是跟隨晚流香來的，她們的身後還有八名手執流星鎚的綠衣少女，瞧她們那對精芒逼人的眼神，這般少女都有一身頗爲高明的武功。

她們是藏身在一片長草之中，距離蒙古包約莫二十餘丈之地。

晚流香向沙漠投下一瞥道：「他們是玉瑪的無敵殺手，人數太多，很難全部留下他們，目前我還不想跟玉瑪正面衝突，只好便宜他們了。」

紫菀道：「鐵夫人可能去了興隆口，要不要到鎮上去找他們？」

晚流香道：「無敵殺手追上空馬必然會立即折返，興隆口是他們第一個要查的地方，鐵夫人絕對不會去那裡。」

紫菀道：「是去了綏來縣城？」

晚流香道：「應該是的，鐵夫人目前的處境十分危險，如果讓他們受到什麼閃失，鐵山會怪我的。」

她怕鐵山責怪，對包蓮兒一行的安危，她就不得不全力以赴，於是點足彈身，一躍而起，領先向綏來縣城放步急馳。

＊　＊　＊

順昌號是綏來城裡最大的玉器店，黃金白金及各色玉器應有盡有，當得是琳琅滿目。

本店是晚流香的產業，也是冰簟門的一個分舵，舵主桂八姑是一個四十出頭的中年婦人，由於保養得宜，看來還年輕得很。

她接進晚流香之後，便忙着張羅酒菜，晚流香道：「八姑，妳別忙，咱們不餓。」

桂八姑道：「現成的酒菜，沒有什麼好忙的，少門主是不是還有別的吩咐？」

晚流香道：「白馬銀槍尚曉春，虎牙雙英的二俠連鐵，他們一共七個人，大概剛進城不久……」

桂八姑道：「他們就住在斜對街的五福客棧，少門主跟他們有過節？」

晚流香道：「不，他們是我的朋友，正遭到無敵殺手的追殺，我想將他們接來這裡，妳看怎樣才能避過別人的耳目。」

桂八姑道：「現在是大白天，客棧中人來人往，要想避人耳目十分不易，如果等到天黑……」

紫菀道：「無敵殺手可能隨後就到，如何能夠等到天黑？」

桂八姑道：「那只好冒點險了，叫他們分批出來，轉到咱們的後門，我想問題不會太大。」

晚流香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紫菀，鐵夫人認識妳，妳就跑一趟吧。」

紫菀道：「我這就去。」

紫菀辦事十分俐落，很快就將包蓮兒一行接進順昌號的後院，晚流香帶着桂八姑親身相迎道：「鐵夫人，尚大俠辛苦了，請到裡面歇息。」

大廳之上已經擺下一桌酒席，包蓮兒等還沒有來得及進餐，在晚流香邀請之下，自然不再客氣。

飮食之際，晚流香帶着歉意的道：「各位的蒙古包被焚，咱們搶救不及，十分抱歉。」

包蓮兒道：「這算不了什麼，內總管不必放在心上，但不知他們是誰，爲什麼如此對付咱們。」

晚流香道：「這般無敵殺手，是玉瑪手下的三大勢力之一。在他們來說殺人放火是常事，並不是對夫人有什麼特別。」

包蓮兒一怔道：「是玉瑪要殺我？很好，我看他怎麼向我交代。」

晚流香道：「夫人如果將這件事算在鐵大俠的頭上，那妳是冤枉他了。」

包蓮兒道：「他不是玉瑪的丈夫麼？」

晚流香苦笑一聲道：「這個麼，如果說不是，他却在擂台之上贏了玉瑪，要說是麼，一對永遠無法結合的男女，怎能算作夫妻？」

包蓮兒愕然道：「我不懂妳的意思，他們爲什麼永遠無法結合？」

晚流香道：「因爲……因爲……咳！這話說來就長了，還是讓鐵大俠以後告訴夫人吧。」

包蓮兒道：「不，此事十分重要，我一時又見不到大哥，內總管既然知道，就請賜告吧。」

紫菀道：「小姐，鐵大俠與鐵夫人的處境同樣危險，咱們應該讓他們明白一切，才能有所抉擇。」

晚流香緩緩吁出一口長氣，道：「如果長話短說倒也簡單，玉瑪早已名花有主，比武招親只是要引來鐵大俠而已。」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 丁天仁遵照師叔所囑照顧師妹易雲英。兩人離開竹舍後，天仁原想將雲英送去家中交老母作伴，誰知發現有人跟踪，只好改道而行。雲英亦女扮男裝以丁天義爲名兄弟相稱。行至嘉定住下客棧，却被當地名人擎天手金贊臣邀往莊中，頻稱丁天仁是名滿天下的英雄，並以貴賓大禮招待之。丁天仁與易雲英心感莫名，一個寂寂無名之俗家弟子何來之名滿呢？



玉辟邪

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觀風亭上賞字畫　香風一吹跡踪杳

丁天仁道：「沒有事了，姑娘請吧！」

春晴躬身退出。兩人各自在房中洗了把臉，易雲英就朝大哥房中走來，口中叫着：「大哥。」一脚跨了進去。

丁天仁沒有午睡的習慣，自然不需要休息，看到易雲英走來，含笑道：「兄弟來得正好，我有事想和妳商量！」

一面拿起茶壺，替她倒了一盅茶，放到自己對面。

易雲英說了聲：「謝謝。」就在他對面坐下，一面問道：「大哥要和我說甚麼呢？」

丁天仁喝了口茶，說道：「這裡的老莊主要我們參加了重陽大會再走，妳看如何？」

易雲英道：「這是老莊主瞧得起我們，既已來了，自然要參加過大會再走了，這對我們也有好處，可以多認識一些武林中的知名之士……」

接着壓低聲音說道：「只是這裡的老莊主對我們似乎太過殷勤了，禮多近僞，我們應該小心才好。」

丁天仁也壓低聲音道：「是啊，我也這樣想咯，我們在江湖上，連初出道這三個字也挨不上，只是默默無聞的小卒而已，以他的名頭、聲望，何用這樣拉攏我們？」

易雲英拿起茶盅，喝了一口，望着大哥沉吟道：「也許他想利用我們。」

丁天仁道：「他利用我們甚麼呢？」

易雲英笑道：「我又不是神仙，怎麼會知道呢？只是他這樣拉攏大哥，一定是有目的的，現在離重陽不過十多天了，到時候就會知道了。」

丁天仁道：「我們一直要住在這裡，過了重陽才走嗎？」

易雲英道：「老莊主把我們請來了，重陽以前肯讓我們走嗎？」

＊　＊　＊

第二進，偏東一座小院落中，左右兩邊，各有兩排木製花架，架上放着數十盆蘭花，一年四季都有幽香蘭花，進入院落，就可以聞到襲人幽香，這裡就是「蘭花閣」，金家莊大小姐住的地方。

因爲大小姐閨名蘭兒，所以就在院子裡種了許多蘭花。

跨進門，本來是一間寬敞的堂屋，如今却變成了練功房，靠壁處放着一排兵器架，刀劍槍戟，應有盡有，那像是姑娘家的住處？

練功房的左首，有一道門戶，跨進門，又會令你呆住，因爲外面是練功房，一牆之隔，竟然會是窗明几淨，四壁圖書的書房，豈不是太不調和了？

這裡當然也不像是姑娘家的住處，却是像終日埋首經書堆裡的考相公的書房。

姑娘家的閨房，是在樓上，樓下只是她練武，看書的地方，這就可以看出這位蘭兒姑娘對文才武學都有相當修養了。

這時，從走廊上傳來一陣格格履聲，老莊主金贊臣剛跨進院落。

一名青衣小婢慌忙迎了出來，看到老莊主立即躬下身去，說道：「小婢叩見老莊主。」

金贊臣「唔」了一聲，問道：「春雲，小姐呢？」

春雲依然躬着身道：「小姐就在書房裡。」

金贊臣又唔了一聲，舉步跨進練功房，一直朝書房行去。

春雲跟在老爺身後，走進書房門口，就嬌聲叫道：「啓稟小姐，老莊主來了。」

她喊聲出口，老莊主已經跨進書房。

蘭兒姑娘今年十八歲了，出落得像花朵一般，是金贊臣唯一的掌上明珠，這時看到爹跨進書房，慌忙像一陣風似的迎了上來，嬌聲道：「爹，你老人家怎麼有空到女兒書房裡來？」

聽她這句話，可見老莊主平日是很少到這裡來的了。

金贊臣一手摸着花白長鬍，呵呵笑道：「爲父飯後隨便走走，經過這裡，就進來看看。」

蘭兒眨着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披了披紅菱般小嘴，嬌聲道：「女兒才不信呢？」

剛說到這裡，春雲已經端着一盅茶送上，說道：「老莊主請用茶。」

金贊臣道：「放着就好，唔，妳站到外面去。」

春雲應了聲「是」，放下茶盅，依言退了出去。

蘭兒望望爹，說道：「爹好像有話要和女兒說了？」

金贊臣在一張花梨木太師椅上坐了下來，一手撚鬚，說道：「蘭兒，妳也坐下來，爲父確實有話和妳說。」

蘭兒輕笑道：「女兒早就知道爹一定有事了。」她在爹下首的一把椅上坐下，說道：「爹，現在可以說了吧？」

金贊臣看了女兒一眼，徐徐說道：「蘭兒，妳平日練武，不是經常喜歡穿男裝的嗎？」

蘭兒道：「爹，你老人家到底有甚麼事呢？」

金贊臣道：「爲父自然有事了。」

蘭兒催道：「那你老人家就快點說咯！」

金贊臣道：「事情是這樣，今天爲父邀請了兩個年輕人到莊上來……」

蘭兒粉臉驀地紅了起來，沒待爹說完，輕啐道：「那和女兒有甚麼關係？」

「唉！」金贊臣微微搖頭道：「這且不去說他，爲父因重陽大會近在眼前，今年……唔，這兩個年輕人，和今年大會關係重大，爲父膝下無兒，只有妳這個寶貝女兒……」

蘭兒扭了下身子，嬌聲道：「爹，你老人家今天怎麼了，說話吞吞吐吐的？」

金贊臣笑了笑道：「爲父幾時吞吞吐吐了，是妳打斷了爲父的話頭。」

蘭兒道：「好嘛，爹說下去咯！」

金贊臣道：「爲父的意思，咳，咳，爲父今晚要給兩個年輕人洗塵，爲父膝下無兒，所以要妳改扮男裝，出去應酬一下。」

蘭兒臉上又是一紅，問道：「這爲甚麼呢？」

金贊臣道：「重陽大會，應邀而來的，都是爲父數十年的老友，爲父身爲主人，自然要陪着他們，這兩個年輕人和我們老一輩的人在一起，就會格格不入，所以想到由妳改扮男裝，可以代爲父招待他們。」

蘭兒問道：「這兩人到底是甚麼人呢？」

金贊臣微笑道：「爲父邀請來的，自然是大有來歷的人了。」

「大有來歷的人？」蘭兒奇道：「這話從爹嘴裡說出來，那一定是非比尋常之輩了，爹快說他們是誰呢？」

金贊臣拈鬚笑道：「妳見了不就知道了嗎？」

蘭兒聽得十分好奇，點頭道：「好嘛，女兒答應你老人家。」

金贊臣大笑道：「這才是乖女兒，爲父知道妳一定會答應的。」

＊　＊　＊

現在已是上燈時候，西花廳上燈火輝煌，如同白晝，中間一張紅氈圓桌上，早已擺好了銀匙牙箸。

今晚是老莊主擎天手金贊臣替趕來赴會的幾位老友和今天邀請來的丁天仁兄弟的洗塵宴。

丁天仁、易雲英是由總管任貴陪同來至西花廳的，這時廳上已經有一道、一俗和一個非道非俗的三人，正由主人金贊臣陪同坐着閒聊。

金贊臣看到兩人走入，慌忙站起含笑道：「二位丁公子，老朽給你們介紹……」

在座三人因主人站了起來，也一齊站起身來。

金贊臣指着頭椎烏木簪，身穿灰布道袍，頦下留着疏郞郞花白長髯的老道人，是成都青羊宮觀主景雲子。

俗家裝束，臉型清瘦的老者是武當名宿成都歸雲莊莊主歸耕雲。

另外一個非道非俗，頭盤道髻，身上穿的却是一件洗得快發白的藍布大褂，個子瘦小，滿臉皺紋，留着一把黃蒼蒼的山羊鬍子，但一雙深邃的小眼之中，却隱隱閃着金芒，則是邛崍石破衣。

能在樂山山莊作客，被視爲貴賓的，當然都是武林中的大大有名的人物，丁天仁、易雲英連連抱拳作揖，口中說着「久仰」。

金贊臣也向三人介紹了丁天仁和

易雲英，只說他們是一雙兄弟，並沒說出他們師門來歷，但在座的三人都是老江湖了，只要看金贊臣對兩人口氣十分客氣，自可想得到這兩個少年人必是大有來歷之人，自然也紛紛還禮，說着久仰的話。

雙方一陣寒暄之後，金贊臣已經抬手道：「大家不用客氣，快快請坐。」

丁天仁、易雲英落坐之後，一名使女送上兩盞香茗。

金贊臣回頭道：「春容，妳要任總管去叫少莊主出來。」

那名使女答應一聲，退了出去，過了約莫盞茶光景，只見從廳外走進一個身穿天藍夾衫的少年公子，這人年約十七八歲，生得玉面朱唇，劍眉星目，只是個子稍嫌瘦小了些，但依然不失爲英俊瀟洒，風度翩翩！

這少年公子一直走到金贊臣面前，躬身道：「爹叫孩兒出來，不知有何吩咐？」

金贊臣拈鬚笑道：「瀾兒，還不快去拜見景雲道長、歸伯父、石道長？」面朝三人道：「他是犬子瀾兒，單名一個瀾字，力挽狂瀾的瀾。」

少年公子金瀾朝三人躬身爲禮。

金贊臣又指着丁天仁、易雲英二人說道：「這兩位是丁天仁、丁天義賢昆仲，你們都是年輕人，多多親近親近。」

金瀾目光一抬，連忙朝兩人拱手道：「兩位丁兄多多指教。」

心中暗道：「這兄弟二人年紀和自己差不多，爹把他們說成大有來歷的人，自己怎麼一點也看不出來？」

丁天仁含笑道：「金兄好說，在下兄弟今後還要金兄多多指教呢！」

金瀾看他還算謙虛，臉上微微一紅，也浮起了淺淺的笑容，心想：「這還差不多。」一面說道：「丁兄太客氣了。」

金贊臣站起身抬抬手道：「大家可以入席了，景雲道兄、石道兄、耕雲兄，你們三位年齡較長，請上坐吧！」

景雲子打了個稽首道：「善哉，善哉，貧道和歸師弟近在成都，石道兄比咱們遠多了，所謂遠來是客，應該由石道兄上坐才是。」

石破衣大笑道：「道兄這話就不對了，道兄乃是青羊宮一觀之主，兄弟，哈哈，只是一個假道士，假道士還沒有關係，又叫破衣，堂堂樂山山莊，請一個破了衣衫的假道士坐在上首，何況兄弟喝起酒來，吃相不雅，豈不笑話，所以這個萬萬不可。」

他這話聽得大家不覺都笑了。

丁天仁心想：「這位石破衣倒是突梯滑稽之流。」心中不覺對他頗有好感。

金贊臣笑道：「石道兄既然不肯上坐，景雲道兄就不用客氣了。」

景雲子眼看沒人可以謙讓，只得坐了首席，接着就是歸耕雲、石破衣、丁天仁、易雲英，都相繼入席。

兩名青衣使女手執銀壺給衆人斟滿了酒，只有景雲子以茶代酒。

石破衣沒待主人敬酒，一手拿起酒杯，先咕的一口，就喝乾了。青衣使女看他杯中已經喝乾，連忙替他斟上。

那知石破衣還沒待她轉身，又把一杯酒喝乾了。那使女只好再給他斟滿，石破衣又一口喝乾。

那使女再給他斟酒之時，石破衣悄聲道：「姑娘最好給我另外打一壺酒來，不然的話，妳光給我一個人斟酒還來不及，沒工夫給其他的人斟酒了。」

那使女紅着粉臉還沒開口，金贊臣含笑道：「石道長吩咐，妳就再去打一壺來，送給石道長了。」

那使女答應一聲，迅快退下，不大工夫，果然另外捧着一壺酒，送到石破衣面前。

石破衣大笑道：「所以朋友要越老越好，贊臣老哥知道我假道士的脾氣，酒喝得快，這樣一壺一壺的來，才夠意思。」

這時兩名青衣漢子已把菜餚陸續送來，由兩名青衣使女端着上菜。

主人金贊臣站起身道：「景雲道兄、耕雲兄和石道兄，是兄弟幾十年的老友，兩位丁公子雖是初交，也一見如故，諸位遠蒞寒莊，總是客人，今晚粗餚淡酒，不成敬意，兄弟敬諸位一杯。」說完，舉杯一飲而盡。

金瀾跟着爹站起，也乾了一杯。景雲子等人也一起起立，說着：「謝謝主人。」也各自舉杯乾了。

石破衣笑道：「主人這是客氣話，這酒是陳年花雕，少說也有十五年了，一點也不淡。」

金贊臣大笑道：「有你石道兄在座，不是十五年以上陳年花雕，那敢拿上桌來？」

石破衣也大笑道：「主人這話就是說我假道士是酒鬼了。」

歸耕雲笑道：「石道兄是出了名的酒仙。」

石破衣咕的乾了一杯，說道：「我假道士仙氣是一點也沒有，有之，那就是一身酒氣了。」

說着回過頭來，朝坐在身邊的丁天仁問道：「小兄弟，你知不知道我假道士爲甚麼叫石破衣的？」

丁天仁臉上一紅，說道：「這個……在下不知道。」

石破衣問道：「你想不想知道？」

丁天仁心想：「你叫石破衣難道還有典故不成？」一面說道：「請道長指教。」

石破衣笑道：「你乾了面前這一杯，我就告訴你。」

丁天仁爲難的道：「在下不會飲酒，方才喝了一杯，臉都紅了。」

石破衣道：「只此一杯，這樣吧，咱們交個朋友，你乾了，就是石破衣的朋友了。」

易雲英道：「我們不乾，難道就不是你的朋友了？」

「對！對！」石破衣笑道：「假道士一向只認喝酒的是朋友，你乾了，自然也是我的朋友了。」

易雲英道：「好，大哥，我們乾。」

金瀾接口道：「我也乾。」

丁天仁、易雲英、金瀾三人果然一起乾了一杯。

石破衣大笑道：「好，好，從現在起，你們三個都是我假道士的朋友了。」

金贊臣笑道：「石道兄，你是酒仙，他們三個都不會喝酒……」

石破衣擺手，攔着他話頭，說道：「你只管去陪景雲觀主、歸雲莊主，假道士新結交了三個小兄弟，這叫做各交各的，你不用管咱們。」

金贊臣心中暗道：「你大概已經聽到了丁天仁是天殺星的小兄弟，有意和他拉近乎了。」

丁天仁喝下一杯，就問道：「道長方才說爲甚麼叫石破衣的，還沒說呢！」

「哦，哦，我差點忘了。」

石破衣自己斟了一杯，一口喝乾，才道：「我假道士本來就姓石，所以姓氏就不用說了，至於破衣二字，那是我一生唯一的嗜好，就是喜歡黃湯……」

他一手拿着酒壺又斟了一杯，才發現壺中已經沒酒了，急忙回過頭去，朝一名青衣使女笑道：「姑娘，給我再來一壺。」

青衣使女答應一聲，立即送上一壺酒來，把空壺換下。原來金贊臣早就吩咐她多準備幾壺，以便隨時送上。

石破衣一口一杯，喝乾了，才道：「喝酒，難免會醉，喝醉了酒的人，如果還要喝，就會喝得狠狠藉藉，倒在衣衫之上，久而久之，這件衣衫就成了寶……」

易雲英問道：「怎麼會成了寶呢？」

石破衣道：「衣上沾了這麼多酒，自然成了寶衣，有時沒錢沽酒，又酒癮大發，我就脫下這件寶衣，蒙頭大睡，鼻中聞着酒氣，至少也可以過過癮，這樣這件寶衣，一穿就穿了三十年，後來破到實在不能穿了，才把它什襲珍藏起來，要等酒癮發作，才用它來蒙頭睡覺，後來大家都知道假道士有一件破舊不堪的寶衣，就叫我石破衣了。」

易雲英問道：「後來呢？」

金贊臣道：「石道兄，你們吃些菜再說不遲。」

石破衣沒有理他，續道：「這是二十年前，大家以訛傳訛，說我假道士珍藏了一件寶衣，結果被一個偷兒聽到了，覷我外出，竟然把我寶衣偷走了，等我回來，發現寶衣被竊，不由大吃一驚，急急追蹤下去，人是找到了，但那件寶衣却再也追不回來了。」

金瀾奇道：「人追到了，寶衣怎麼會追不回來的呢？」

石破衣咕的喝了一口酒，恨恨的道：「這小子眼看偷到手的只是一件破舊不堪的大褂，先前還以爲衣內藏有寶物，那知撕開來了依然找不到寶物，一怒之下，就把它丟到山溪裡去，要知寶衣之所以成爲寶衣，就因爲它積存了三十年的酒氣，這給溪水一泡，酒氣全泡了湯，寶衣也不成其爲寶衣了。」

歸耕雲笑道：「好了，石道友，你這故事，已經講了二十多年了，現在該吃菜了，你喝了兩壺酒，這三位小友，還沒吃甚麼東西呢！」

石破衣笑道：「你們沒吃東西，那就快吃吧，我假道士有酒萬事足，無債一身輕，只要有酒喝，吃不吃菜都無關重要……哦，姑娘，又該給我換壺酒了。」

金瀾是三人中的主人，主人自然要給客人夾菜，他和丁天仁、易雲英這一陣工夫，已是很熟悉了，口中叫着「天仁兄」、「天義兄」，也不時給兩人夾菜。

金贊臣是老江湖，更老於世故，自己女兒的個性，他自然清楚，平日裡因爲只此一女，視同掌上明珠，嬌生慣養，也驕縱慣了，好像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在她眼裡，可是今天却變了一個人似的，和丁氏兄弟初次見面，就有說有笑，這就是說她對這兩個少年人頗有好感了。

自己要女兒改扮男裝招待丁氏兄弟，原也含有促成之意，如今果然水到渠成，豈不正中老懷？

坐在上首的景雲子，以茶代酒，當然不會向三個少年人勸酒，歸耕雲武當名宿，爲人正派，當然也不會跟年輕人敬酒，石破衣故事講完了，現在正在自斟自酌，專心喝酒，金贊臣要女兒改扮男裝就是爲了招待這兩個年輕人，即有女兒招待，就用不着他親自招待了。

這樣一來，除了先前大家互相敬酒之外，丁天仁三人就沒有被人敬酒的煩惱。

席間，易雲英並不知道金瀾是女子喬裝的，不好和他多說話。倒是丁天仁因對方是男孩子，有時金瀾和易雲英說話，也由他接了過去，這一來，他和金瀾說話的機會也就多了，兩人居然談得極爲投契。

這一席酒，菜餚豐盛，自不在話下，每一個人都喝得非常愉快，可以說酒醉菜飽，皆大歡喜！

最高興的莫過於主人金贊臣了，自己擇婿多年，今晚總算有了眉目，要女兒看得上眼的人，眞是不容易！

第二個是金瀾，她不知怎的，對丁天仁心裡有着一種特別的感覺，不

知是不是爹說他們是大有來歷的人這句話的影响，但自己也可以感覺得到自己對他也有些特別。

譬如平日自己很少理人的，今晚却不知怎的會時常夾菜給他。不，這是爹交代自己，替他老人家招待客人咯，但至少自己心裡也有些喜悅。

石破衣至少也喝了五六壺酒，席終，他已醉眼迷糊的先行走了。

使女們撤去筵席，給每個人送上香茗。

金贊臣陪着景雲子、歸耕雲二人正在談論着重陽大會之事，金瀾站起身道：「爹，我陪兩位丁兄出去走走走！」

金贊臣點頭道：「也好，你們年輕人是坐不住的，那就去花園裡走走好了。」

金瀾答應一聲，就回身道：「二位丁兄請。」

丁天仁向在座三人拱手告退，三人出了西花廳，易雲英故意落後半步，走到大哥右邊，好讓金瀾走在大哥的左邊，兩人並肩而行。

丁天仁當然知道易雲英是故意避開金瀾的，自己就毫不遲疑的和金瀾走成並肩，免得易雲英尷尬。

從西花廳穿行花圃，出了北首一道矮垣，就是樂山山莊的後園，樹木蓊翳，樓閣隱約，看去佔地極廣，今晚沒有月色，顯得有些幽暗。

金瀾却與緻極好，偏着頭道：「天仁兄，今晚雖然沒有月色，但喝了酒，難免有些燠熱，我們不如到觀風亭去坐一回，那裡處高臨下，不但可以看到很遠，也是最清幽的地方了。」

丁天仁道：「觀風亭，這名稱也雅緻極了。」

金瀾笑道：「這名字還是我爺爺題的，那裡原是一座孤峭的小山，我爺爺在山上蓋了一座亭子，春秋佳日，時常邀約一些朋友到亭中茶叙，談詩論劍，現在壁上還貼着許多詩箋呢，我時常到亭子裡去，沒事做，就吟着那些詩句，覺得很有意思。」

丁天仁回頭看着他道：「原來金兄還是一位雅人，詩文造詣一定很深了。」

「那裡，」金瀾臉上微微一熱，說道：「沒教天仁兄笑話，我只是喜歡，那會做詩？」

丁天仁道：「能夠欣賞，也要有很好的文學修養才行。」

金瀾星目一亮，回眸凝注着丁天仁道：「天仁兄，你能說出這樣的話來，一定也是飽學之士了，以後還要你多多指教呢！」

丁天仁笑道：「金兄過獎，在下在金兄面前，不是班門弄斧嗎？」

兩人並肩徐行，邊說邊走，易雲英跟在他們身後，一言不發，心中感到大哥好像被金瀾搶去了一般，有些悶悶不樂！

小山，是在花園的東北首，那是一座石山，山不算很高，但三面都是峭壁，只有南首有一條盤曲的石級，依勢而鑿，十分陡峭。三人都有一身武功，雖在黑夜，登臨也並不困難。

山頂有一片平台，三面都圍以朱欄。觀風亭，可不是一座六角形的亭子，而是一幢六角形小巧的兩層樓建築，樓上六面都有窗戶，可以遠眺。

樓下當然也是六角形的是餐室和客堂合而爲一的陳設，既可圍坐着品茗談天，也可擺起圓枱面開上筵席，夏天打開窗戶，可以納涼，冬天把窗戶關上，就成暖閣，當眞是騷人墨客雅會的好地方。

三人剛登上峯頂，黑暗中忽然聽到有人嬌叱一聲：「你們是甚麼人？還不趕快站住？」

這說話的一聽就知是一個年紀極輕的小姑娘。隨着話聲，夜色中果然有兩個苗條人影綽約行來，只是沒有月光的夜晚，太暗了些，看不清對方的面貌。

金瀾聽得暗暗奇怪，這兩人並不是莊中的人，她們會是甚麼人呢？這就朝前跨上一步，問道：「妳們是甚麼人？」

他跨上了一步，丁天仁因對方是女眷，自然不好跟着上去，就和易雲英站在一起。

兩個苗條人影現在走近了，也可以稍稍看清了些，那是兩個一身淡紫衣裙的小鬟，看去不過十六七歲，生得眉目如畫，甚是娟好。

只聽左首一個嬌聲道：「你問我們是誰？你爲甚麼不先說呢？」

右首一個道：「是啊，是我們先問你的呀，自然該你們先說了，你們三個叫甚麼名字，到這裡來作甚？」

金瀾怒笑道：「妳們兩個還不配問我是誰，快說，妳們從那裡來的，在這裡做甚麼？」

右首一個披披嘴道：「你兇甚麼？」

左首一個也輕哼一聲道：「我們從那裡來，在這裡做甚麼，你管得着麼？哼，憑你也不配問。」

樂山山莊，那還有金瀾不配問的？這話可把金瀾激怒了，他劍眉倏地一挑，冷喝道：「妳們兩個小丫頭究竟是從那裡來的，再不實說，莫怪我不客氣。」

右首一個冷冷的道：「不客氣又怎樣？你以爲你是誰？」

金瀾因有丁天仁在旁，才沒使性子，換在平時，早就發作了，一面冷聲道：「我就是本莊的少莊主……」

話聲未落，突聽一個嬌脆的聲音說道：「那麼還有兩位呢？」

又有一個苗條人影從六角形的屋中緩步走出，迎着走來。從她聲音中可以聽出她比先前兩個要成熟多了。

夜風之中，她一身白色衣裙，羅衫輕揚，宛如凌波仙子，一陣陣醉人的幽香，也由淡而濃，芬芳馥郁，另

有一股沁人的甜意！

金瀾又是一怔，說道：「妳們就住在這裡？」

白衣女子冉冉走近，那是一個雲髮披肩，體態嬌嬈的人兒，她星眸如水，看着金瀾，嫣然一笑道：「我們在這裡暫住，有甚麼不對嗎？」

金瀾心中暗暗冷笑道：「對我賣弄風騷，是沒有用的。」一面冷然道：「是誰答應妳們住在這裡的？」

白衣女子輕笑道：「我們只住一二天就走，這裡正好空着，就住下來了，如今少莊主既然遇上了，就算我向少莊主借住的好了。」

她沒待金瀾開口，輕嗯了聲，明亮的目光抬處，瞟着丁天仁、易雲英兩人，又道：「少莊主還沒介紹這兩位是誰呢？」

她這麼說了，金瀾就不好不介紹了，勉强說道：「他們兩位是莊中貴賓丁天仁、丁天義昆仲……」

話聲未落，白衣女子聽得眼睛不由一亮，口中輕啊一聲，驚喜的道：「原來是兩位丁公子，賤妾久仰大名，今晚能遇上丁公子眞是太高興了！」

皓腕輕抬，說道：「少莊主，兩位丁公子如不嫌棄，就請到裡面奉茶。」

金瀾正想瞭解她的來歷，就回頭道：「天仁兄，這位姑娘既然這麼說了，我們就進去坐坐吧！」

白衣女子甜甜一笑道：「三位公子請。」俏生生的走在前面。

金瀾回過身去，低聲道：「天仁兄，我們走。」他身爲主人，就跟着白衣女子走去。丁天仁、易雲英也跟去。

白衣女子走近門前，跨上三級石階，突然從裡面射出明亮的燈光。她當先跨進屋去，金瀾和丁天仁、易雲英相繼走入。

這裡的佈置傢具，本來就十分精雅，如今在柔和的燈光之下，更飄散着一層空濛香霧，更使人平添了許多神秘感！

屋內本來是六角形的，每一面有兩扇鏤花落地長門，如今都放下了紫紅絨門帘，燈光明亮，一絲也透不到外面去。

入門處站着兩名身穿淡紫衣裙，和先前兩個年齡相仿，一左一右打起門帘，現在又放了下去。

紫衣女子抬抬手道：「金少莊主雖是這裡的主人，但賤妾借此暫住，應該也是主人了，所以說一聲三位公子請坐，也是應該的了。」

她人本來就生得極美，話又說得又嬌又柔，甚至一揚眉，一抬手，無不風情萬千，姿態優美，不僅是男人，就算是女人也同樣會對她從心坎裡生出好感來！

金瀾等三人不自覺的拱拱手，在椅上落坐。

兩名淡紫衣衫的小鬟立即端着茶盞送上。

金瀾望着白衣女子忍不住問道：「姑娘如何稱呼，現在可以告訴我們了吧？」

白衣女子嫣然一笑道：「賤妾白素素，名不見經傳的人，說出來眞教三位公子見笑了。」

金瀾和丁天仁、易雲英都抱抱拳道：「原來是白姑娘，我們失敬得很。」

金瀾沒待白素素開口，接着說道：「白姑娘住進寒莊，寒莊中却沒有一個人知道，即此一點，就足見高明了，只不知白姑娘來意如何，可得聞乎？」

這話已經明白表示，妳住到樂山山莊來，就必須把來意交代清楚才行。

白素素一雙盈盈秋波瞟了他一眼，忽然輕笑道：「賤妾來意，本來只請丁公子一個的，如今只好三位一起請了。」

金瀾聽出她口氣不善，正待拔劍，但「拔劍」這兩個字，只是她心中有此想法而已，右手根本沒有抬起來，不，連眼皮都漸漸垂了下去！

三位公子如出一轍，坐着的人好像全睡着了。

白素素一雙黑白分明的秋波，瞟了三人一眼，紅菱般嘴角輕輕翹起流露出得意之色，還沒開口。

只聽一個蒼老而略帶破竹的聲音笑道：「白姑娘這一手果然高明！」

白素素驀地一驚，急忙抬目看去，只見上首一把錦披太師椅上，翹起二郎腿，坐着一個頭椎道髻，身穿一件洗得快發白的藍大褂的瘦小老頭，一手摸着黃蒼蒼的山羊鬍子，滿佈皺紋的臉上，笑嘻嘻的看着自己！

這人一身打扮，非道非俗，正是邛崍石破衣！

他在江湖上，也算得是大有名頭的人，因爲他和各大門派的掌門人、長老這一輩的人都極熟，不論各大門派有甚麼事，他都會到場，久而久之，認識他的人自然也就多了，他的成名就是這樣來的，因此大家在背後就稱之爲「江湖清客」。

這當然含有不屑其人之意，另一方面，也是因爲幾十年來，大家只知道他嗜酒如命，却沒有一個人看到過他一招半式，稱他「江湖清客」，就是譏他除了會串門子，(串江湖各大門派的門)和喝酒之外，就甚麼也沒有了。

白素素縱然沒見過石破衣，也總聽人說過石破衣的模樣。心頭也暗暗一驚，這人是怎麼進來的呢？但等她看清是石破衣，心頭就放鬆了許多，一面故作不識，腳下斜退了半步，訝然道：「老丈是甚麼人呢？」

石破衣連忙搖手道：「白姑娘不用驚惶，我這假道士不是莊上的人。」

白素素心中暗暗哼道：「對你這種人，我會驚惶？」一面故作不安的道：「那麼老丈是甚麼人呢？」

石破衣笑了笑道：「我這假道士和姑娘一樣，都是樂山山莊的客人。」

白素素眨着俏眼，問道：「老丈總有個名號吧？」

石破衣一手摸着山羊鬍子，笑道：「假道士名號是有一個，說出來只怕有污姑娘芳耳。」

白素素道：「不要緊，如果我猜想不錯的話，老丈一定是大大有名的人了？」

「不算很大。」石破衣聳聳肩，笑道：「我假道士就是邛崍石破衣，白姑娘是否聽人說過？」

「哦！」白素素一臉歡愉的拍着玉掌，嬌笑道：「原來老丈就是人稱江湖清客的邛崍石破衣，我自然聽人說過了，只不知老丈有何見教？」

她把「江湖清客」這四個字加在邛崍石破衣前面，自是含有輕蔑之意。

石破衣却毫不在意，聳聳肩笑道：「白姑娘見詢，老朽就不得不說了，這裡是樂山山莊，白姑娘把這裡的少莊主和兩位在此作客的來賓一起迷翻了，只怕不大好吧？」

白素素舉手輕輕掠了下鬢髮，嬌笑道：「賤妾倒是想不出有甚麼不好……」

石破衣看她輕盈的舉起手來，掠着鬢髮，但在她玉掌轉動之際，掌心飛出幾縷肉眼幾乎難以看到的輕烟，心知厲害，上身一仰，一下就退出屋去，口中才發出一聲大笑，說道：「白姑娘這一手無形散，老朽有些承當不起，有話還是出來說吧！」

但他笑聲未落，眼前白影一晃，白素素已經落到身前不過三尺光景，皓腕一翻之勢，紅勻如玉的手掌已經印上胸口，五根纖纖玉指也在這一瞬之間，宛如彈琵琶一般迅速的彈落，她嬌美的臉上，似笑非笑，冷冷說道：「石破衣，這是你自找的！」

石破衣好像來不及躲閃，直等她話聲一落，才笑嘻嘻的道：「白姑娘，妳說我假道士自己找的，這話怎說？」

白素素明明把一記「七轉掌」和「五絃指」印上對方胸口，就算他有絕世功力，也難以抗拒兩種陰功同時並發；但他居然不閃不避，坦然接了下去，心頭不由猛然一驚，急急後退了一步，失聲道：「你……」

石破衣看着她，聳聳肩，含笑道：「白姑娘莫要忘了我假道士叫做石破衣，這件大褂雖是破衣，却也是件寶衣，譬如『七轉掌』、『五絃指』這一類手法，還可以擋上一擋……」

話聲方落，忽然抬目喝道：「屋中還有甚麼人？」

白素素也驀地似有所警，嬌聲喝道：「朝雲、曉煙，裡面可有甚麼不對？」

朝雲、曉煙，就是留在屋內的兩名小鬟，方才被石破衣制住穴道，是她追出來的時候給她們解開的。

這時她喝聲出口，却沒聽到屋內有人答應，心頭更覺不對，身形一晃，宛如一縷輕烟，一下就掠入屋去，秋波轉動，發覺朝雲、曉煙兩人站立着一動不動，分明被人家點了穴道！

不，還有，剛才還坐在太師椅上的三人，（金瀾和丁氏兄弟）這一瞬間，竟然不見了蹤影！

六角形的一座大廳，四周垂着紫絨窗帘，絲毫沒有異樣，這三個人好像憑空不見了！

白素素急忙飛身過去，舉手一拂，解開兩人穴道，急急問道：「妳們是被甚麼人制住穴道的？」

朝雲、曉煙兩人同聲道：「小婢一點也不知道。」

白素素問道：「妳們沒看到人嗎？」

兩人又同聲回道：「沒有。」

石破衣是跟着白素素身後進來的，忍不住搔搔頭皮，說道：「老朽方才就是聞到屋中有陌生人的味道，覺得有些不對，那知果然出了事。」

白素素問道：「陌生人的味道，那是甚麼人呢？」

石破衣一下掠過北首兩扇雕花門前，一手撩起紫絨門帘，哼道：「此人是從這道門出去的了。」

他這撩起門帘，兩扇雕花長門果然只是虛掩着。

石破衣推開虛掩的兩扇雕花長門，鼻子向空嗅了嗅，哼道：「我假道士如果追不上你，也不叫石破衣了。」

說話聲中，人已化作一道長虹，劃空投去。

白素素朝四名紫衣小鬟喝道：「我們走！」

雙足一點，人如離弦之箭，朝石破衣追去的方向激射而去。四名小鬟也毫不怠慢，同時縱身掠起，跟了下去。

就在他們離去後沒多久，紫帘掀處，從屋中鑽出一個人來，這人頭戴黑緞瓜皮帽，身穿藍衣夾袍，濃眉、凹目、鷹鼻、緊閉着嘴唇，看去年約四旬以上，目光深沉，是個極具心機的人。

他，就是樂山山莊的總管任貴。

奇怪，屋裡已經沒有人了，這位大總管從那裡冒出來的呢？

任貴嘴角還噙着一絲冷峻的笑意，甩甩雙袖，就匆匆往山下走去。

* * *

石破衣這一縱身掠起，飛行之速，直如浮矢掠空，白素素和他先後掠起，但如今竟然落後他甚多，心頭暗暗驚異不止，此人一向被人目爲江湖清客，武功不高，但以他方才坦然接下自己一記「七轉掌」、「五絃指」，和現在幾乎到了飛行絕迹的輕功，一身功力之高，絕不在大師姐之下，這倒眞是人不可貌相了。

石破衣使出絕世輕功，把白素素拋後甚遠，前面那人自然就越追越近了。

就在雙方距離從數十丈漸漸拉近到十丈光景的時候，前面那道人影突然捨了大路，朝右首一片松林中投去。

石破衣看得暗暗冷笑，江湖上雖有窮寇莫追，逢林莫入之言，但我假道士却沒有不敢進去的樹林子，心念轉動，人已迅若飛矢，悄無聲息的穿林而入。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林中雖然黝黑如墨，自是不會妨礙他的視綫；但目光轉動，前面那條人影，却已失去了蹤影，四周也聽不到一點聲息。

石破衣心頭暗暗怒惱，豈肯就此放過，依然一直往林中走去，松林盡頭，是一片黃土的平台，北首有一座小廟，佔地不大，却相當清幽。

此人忽然在林中失去蹤影，不，老遠的跑到這裡來，自然和這座小廟有關了。

這就輕身飛落平台，朝小廟門前走去，目光一動，瞥見山門前三級石階上，橫卧着兩個身穿月白衣衫的人，走上幾步，凝目看去，才看清橫卧的兩人，乃是兩個身穿月白僧袍的年輕女尼，面貌娟好，看年齡決不會超過二十五歲，看她們橫卧的姿態，一動不動，很可能是被人制住了穴道。

就在此時，耳中聽到一絲極細的風聲，從身後傳來，石破衣不知是甚麼人，嘶聲入耳，人已倏地飄開，還沒轉過身去。

只聽一個尖厲的老婦人聲音，喝道：「身手果然不錯，是你殺了我兩個師侄？」

喝聲未落，一道凌厲的掌風，已經直劈過來。

石破衣急忙再次閃身，一面迅快轉過身去，目光這一對，一時之間不禁連眼皮都發炸了！對面站着一個高大的緇衣老尼，此人生得面長如驢，眉濃如帚，雖在夜色之中，雙目精光如電，她，竟然會是武林中出名難惹的屠龍師太——熊耳山黃竹庵的當家。

這一瞬間，石破衣突然明白過來，心中暗暗「哦」了一聲，自己跑了一輩江湖，今晚竟然會落入對方的連環計中，方才有人把自己引開，乃是「調虎離山」，後來又把自己引來此地，則是「一石二鳥」。

想到這裡，急忙朝屠龍師太拱拱手道：「師太請了，這個只是誤會……」

屠龍師太提着手掌，沒待他說完，嘿然道：「誤會，石破衣，這裡除了你，還有第二個人嗎？我兩個師侄不是你殺的，還會是誰？」

石破衣連連抱拳道：「師太明鑒，老朽也是剛才追一個人進入松林來的，看到這裡有一座廟宇，還以爲此人進入廟內去了……」

屠龍師太盛氣的道：「所以你看到有人出來，就驟下毒手。」

石破衣道：「師太也看到了，老朽走近廟前，才發現有兩個人躺在階上，只當是被人制住了穴道，正待看看清楚，師太已經出來了，如果令師侄是老朽殺的，何用再走近去看？」

屠龍師太沉哼了聲，似乎有些相信，說道：「你此話當眞，好，你說，你是追甚麼人來的？」

「老朽怎敢欺瞞師太？」石破衣雙手打拱，說道：「只是老朽並沒看清此人面貌，不知他究是何人？」

屠龍師太問道：「你此話怎說？」

石破衣遇上這位出名難纏的屠龍師太，眞是頭痛之至，當下只好把自己在樂山山莊作客，以及今晚遇上之事，詳細說了一遍。

屠龍師太道：「那白素素會使『七轉掌』、『五絃指』，那是巫山秦妙妙的門下了。」

石破衣道：「據老朽觀察，後來把三個年輕人劫走的，只怕另有其……」

屠龍師太道：「何以見得？」

石破衣道：「此人把老朽和白素素引開，很可能是『調虎離山』之計，後來又把老朽引來此地，分明又有嫁禍之意。」

白素素只不過比石破衣稍稍落後而已，自然也跟來了，她隱身松林之中，兩人說的話，自然也聽到了，此時聽到石破衣說出「調虎離山」，心中猛地暗「哦」一聲，忖道：「自己怎麼會沒想到這一着呢，看來薑果然是老的辣了！」念及此，就悄悄退出林去。

「唔！」屠龍師太點着頭道：「你說此人輕功並不十分高明……」走近兩個女尼身邊，目光一注，哼道：「米粒打穴手法。」

兩個身穿月白僧衣的年輕女尼，致命傷是在兩眉之間的印堂穴上，端端正正嵌着一粒黃豆大的石子。

石破衣也看到了，不覺攢攢眉，苦笑道：「他們連十年前老朽曾施展過一次石子打穴，都記得如此清楚，若非老師太明察秋毫，老朽這黑鍋幾乎是背得有口難辯。」

屠龍太師冷哼一聲道：「老尼暫且相信你，只是你石破衣要在三個月之內，緝查眞兇，向老尼有個交代，否則莫怪老尼翻臉無情。」

* * *

一江秋水向東流，這是兩道桅的一艘帆船，在大江上乘風滑行，順流而下，住在艙中的人，平穩得就像住在家裡一樣，但住在中艙的三位公子，却只是靜靜的躺着，沒有醒來！

他們當然不是暈船，而是被人家迷翻了，不省人事。

他們被迷翻已經不止一天，這是中了嶺南溫家的「千日迷」，沒有他們獨門解藥，可以讓你足足睡上三個月不醒。

千日，當然只是誇口之詞；但能夠把一個人迷上三個月，已經是江湖上一般迷藥望塵莫及的事了，所以嶺

南溫家的迷藥，在江湖上，一直和金子等值。

川西唐門、嶺南溫家，號稱一南一北，一迷一毒，這兩家奇特的武林世家的祖傳秘方，始終沒有人可與比擬，才能享譽數百年，歷久不衰！

這三位公子，不用說就是從樂山山莊被人運出來的金瀾、丁天仁、易雲英了。

三位公子被迷翻了躺在中艙，自然需人伺候，這伺候三位公子的，是一名青衣少女，看去約莫十七八歲，生得清清秀秀，甚是娟好。

只是整日面對着三個沉睡不醒的人，自然會感到十分無聊，是以她除了整天倚艙支頤，別無事做。

整艘船上，她當然不是主事的人。主事的人就住在前艙，那是一個中等身材的中年人，他也終日把自己關於前艙裡，很少露面。

很少露面的人還有六個，那是六個身穿藍布衣靠的壯漢，同住在狹窄的後艙，他們可能是中年漢子的手下。

這一趟水程，當眞是相當遙遠，一江秋水向東流，日夜不停的向東駛去。

在船上的人除了日夜，誰還會記得日子？

千里江陵一日還，也不知道過了多少天之後，帆船漸漸靠近江邊，在一陣轆轤聲中，兩道布帆已在緩緩落下。

中艙艙門被人推開，走進來的就是住在前艙的中年人。

青衣少女趕緊站起身來，躬着身道：「小婢見過副總管。」

中年人只「唔」了一聲，抬抬手道：「船停以後，就要把他們運上去，妳要好生照顧。」

青衣少女躬身應「是」。

中年人轉身欲走，却又回過身來，說道：「中午不用再餵他們『代食丸』了。」

青衣少女道：「小婢遵命。」

* * *

這是一間佈置相當精美的起居室，四角點着四盞琉璃燈，燈光明亮而柔和。

上首靠壁處一張紫檀雕花大床上，橫躺着三個穿藍色夾袍的少年公子，依然昏睡不醒。

右側一張椅上，坐着一個青衣少女，正是在船上伺候三位公子的。現在她可不敢打盹了，一雙俏目只是盯着三位公子，因爲他們已經服下解藥，即將醒來。

丁天仁和金瀾、易雲英幾乎是同時醒來的，他們睜開眼睛，不約而同的口中發出一聲輕「咦」，也同時翻身坐了起來。

坐在右邊椅上的青衣少女慌忙站起身，一臉喜色，嬌聲道：「三位公子醒了。」

金瀾迅快跨下雕花木床，但覺頭腦昏脹，脚下也感到有些虛軟，他定了定神，目光朝四周打量了下，就朝青衣少女問道：「姑娘，這是甚麼地方？」

丁天仁、易雲英也相繼跨下木床，因金瀾已經問了，兩人目光自然也朝青衣少女投去。

青衣少女欠欠身道：「三位公子剛醒過來，小婢已經給三位公子準備好臉水，請先洗把熱水臉，精神就會好些，小婢聽總管說，三位公子好像已經昏睡了多天，腹中想必餓了，方才總管已經吩咐廚下，煮了一鍋稀飯，小婢這就去端來……」

易雲英驚奇的道：「甚麼，妳說我們已經昏睡了多天，難怪頭有些暈暈的。」

青衣少女看了三人一眼，又道：「小婢也不知道，這是聽總管說的，好像三位公子是被壞人下了迷藥，剛才服了清神丹才醒過來的。」

她這番話，自然有人預先教她的了。

丁天仁問道：「是甚麼人在我們身上下了迷藥呢？」

青衣少女道：「這個小婢就不知道了，小婢只聽說三位公子是莊主救回來的。」

金瀾問道：「不知你們莊主是誰？」

青衣少女道：「莊主就是莊主咯！」

她不肯說，她不過是一名使女，自然不敢說莊主的名諱了。

金瀾又問道：「那麼姑娘總可以告訴我們這是甚麼地方了？」

青衣少女道：「我們這裡是百里洲。」

百里洲，金瀾從未出過門，自然沒有聽人說過，這就回頭朝丁天仁問道：「丁兄可知百里洲在那裡嗎？」

丁天仁道：「在下也不知道。」他也沒出過門。

青衣少女嬌聲道：「三位公子先去洗把臉，方才總管吩咐過，三位公子醒了，要小婢立即前去稟報，等總管來了，三位公子不就知道了嗎？」

金瀾道：「好，我們去洗把臉，姑娘快去請你們總管來。」

青衣少女答應一聲，俏生生推門走出。

木床前面一張紫檀圓桌上，果然放着三個銅面盆，和三條新面巾，盆中熱水還溫溫的，三人各自洗了把臉，感覺精神果然清爽了許多。

不多一回，青衣少女領着一個手提食盒的布衣女子走了進來，她收過面盆，布衣女子在圓桌上放好三副筷匙，再從食盒中取出一鍋稀飯，四式小菜，和一籠蒸餃，便自退去。

青衣少女給三人裝好稀飯，躬躬身道：「三位公子請用稀飯了。」

她不待三人開口，接着又道：「這

是總管說的，三位公子多日未進飲食，不宜暴食，所以才要厨房煮的稀飯，這樣才不致有傷腸胃。」

丁天仁道：「你們總管眞是細心。」

金瀾哦道：「姑娘去請過總管了嗎？」

青衣少女點着頭道：「三位公子醒過來了，小婢自然要去稟報總管了。」

金瀾道：「那麼他怎麼還沒來呢？」

青衣少女嫣然一笑道：「總管說，三位公子這時正在用膳，且等三位公子用過了，他再來不遲。」

金瀾笑道：「他怕我們吃得不自在了。」

青衣少女抿抿嘴，輕笑道：「大概就是這個意思了。」

三人確實感到腹中空虛，也就不再客氣，各自坐下，吃喝起來。金瀾、易雲英只吃了一個蒸餃，喝了一碗稀飯，便自停筷，丁天仁却吃了七八個蒸餃，兩碗稀飯，看他們不吃了，也就放下筷子。

青衣少女收過盤碗，又給三人送上三盞清茶。

丁天仁含笑道：「多謝姑娘了。」

青衣少女粉臉一紅，說道：「不用謝，三位公子這樣稱呼，小婢不敢當，小婢叫阿珠，三位公子叫小婢名字就好。」

剛說到這裡，只聽門口有人呵呵笑道：「三位公子，眞是太簡慢了。」

小珠忙道：「是總管來了。」

三人剛站起身，只見從門外急步走進一個人來，這人個子不高，方臉濃眉，腦後見腮，看去是個相當威重的人，這時滿臉含笑，連連拱手，說道：「兄弟于長壽，問候來遲，招待不週，務請三位公子多多包涵。」

金瀾也拱着手道：「在下三人蒙貴莊救下，也該謝謝總管才是。」

于長壽連忙答禮道：「三位公子是敝莊莊主救回來的，在下怎敢居功。」一面抬着手續道：「三位公子快請坐下。」

丁天仁也抬抬手，說了聲：「于總管請坐。」

三人和于長壽一起落坐，阿珠立即送上一盞香茗。

于長壽拱着手道：「在下還沒請教三位公子高姓大名？」

三人各自說了姓名。

于長壽連連拱手，陪笑道：「原來是二位丁公子、金公子，眞是久仰得很。」

金瀾急於想知道自己三人如何被他們莊主救來的事，這就朝于長壽問道：「于總管，在下三人如何被貴莊莊主救回來的，可得聞乎？」

于長壽拿起茶碗，喝了一口，含笑道：「事情是這樣，敝莊莊主應邀參加重陽大會，回程……」

金瀾聽說這裡的莊主應邀去參加重陽大會，那麼這位莊主一定是爹的熟人了，心頭一喜，忍不住插口問道：「請問貴莊莊主高姓大名？」

于長壽欠身道：「敝莊莊主姓于，上千下里，江湖上人稱潛龍的便是。」

潛龍于千里，金瀾沒聽爹說過。

于長壽續道：「莊主在路上就發現有一條雙帆篷船，走在咱們前面，但行迹極爲可疑……」他口氣微頓，就解釋着道：「譬如他們一連三天，從未打開過中艙，甚至連住在前後艙的人也從沒見過，事情有悖常情，必有其不能見光之隱，川中各幫之間，各有忌諱，莊主本來也不願多事。

「但第三天同在一處碼頭停泊，晚上看到從中艙閃出一名黑衣漢子，他身法雖快，但莊主目光何等犀利，一瞥之間，就已看清艙中躺卧着三位年輕公子，好像是考相公，心中不由一動，因爲考相公赴京趕考，身上必有充裕的盤川，江上船隻，不乏剪徑匪徒，謀財害命之事，也時有所聞……」

金瀾想起那天在後園小山之上的觀風亭，遇上一個白衣女子，自稱白素素，難道是她把自己三人運下船的？她劫持自己三人，目的何在呢？心中想着，並沒開口。

只聽于長壽續道：「莊主懷疑他們是一條黑船，這就朝他們船上飛落，那船上七八名水手，果然個個都有武功，看到莊主，立即手持刀斧圍了上來，他們人數雖多，如何會是莊主的對手，直到此時，他們才發現遇上的竟會是莊主，口中呼哨一聲，紛紛躍落水中，潛逃無踪，就這樣把三位公子截回敝莊來的。」他說得很含糊，但三人遇救經過已有一個大概的情形。

金瀾道：「在下三人蒙貴莊莊主援手，眞是感激不盡，在下三人理該趨謁當面致謝，不知于總管可否代爲先容。」

于長壽笑道：「三位公子都是金馬玉堂中人，敝莊莊主自是歡迎之不暇，只是此刻爲時已晚，敝莊主業已就寢，明日一早，在下自會陪同三位公子去見敝莊主的。」

說到這裡，站起身道：「時間不早，三位公子請到客房休息，在下給三位帶路。」說完，連連抬手肅客。

阿珠不待吩咐，已經點好燈籠，走在總管前面，給大家照路。

出了起居室，就是一條長廊，長廊盡頭，進入一道腰門，是一幢五開間的樓宇，阿珠就在樓下站定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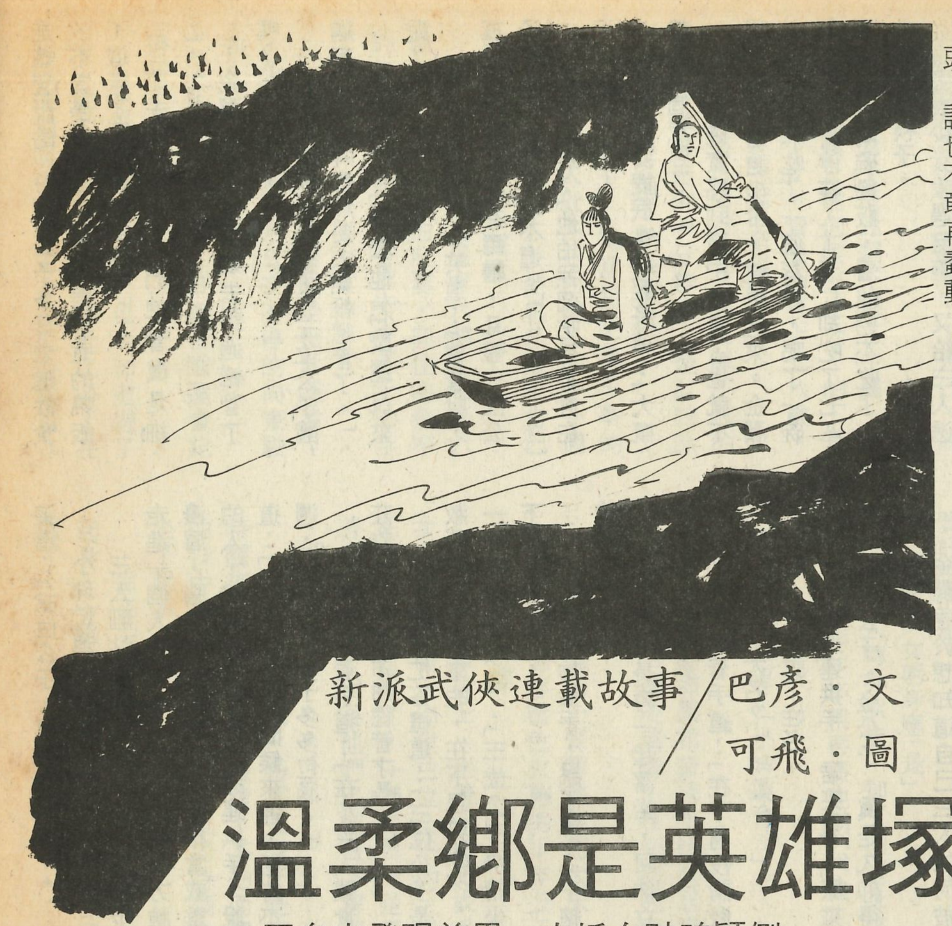
于長壽領着三人登上樓梯，已有一名青衣使女在樓梯口迎着躬身道：「小婢見過總管。」

于長壽問道：「三個房間都收拾好了嗎？」

青衣少女躬身道：「回總管，都已收拾好了。」

于長壽一擺手道：「妳見過二位丁公子和金公子，就去打開房門，讓三位公子瞧瞧，是否可以？」（未完．五）

上文提要：洪濤一見混江龍李昆的人頭，知道水師已全軍覆沒，而婆子亦變成天魔女，更使幫衆大驚，蕭郎現在才知天魔女和白娘子早有約定，又將幾個幫衆頭領首級割下，會同了瀟湘子、蕭琅，到金山古剎謁見白娘子，蕭郎拜見親娘，此時黃衣侍女稟報，鄱陽、太湖各路賊寇已分別曉諭，他們得知頭兒授首，都四散逃亡。白娘子便將紫黛、夷光臨安之行，使海鷹幫一見各路賊首人頭，諒也不敢再蠢動……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巴彥·文　可飛·圖

溫柔鄉是英雄塚

玉皇山發現美男　小妖女神魂顛倒

白娘子溜了瀟湘子一眼，輕輕地，無聲地嘆了口氣，才又繼續說道：「初時不過藉此進入海鷹帮，探查他們的陰謀野心。既然被我發現了，豈容他們把江南地變爲戰地，久已樂業安居的浙東、蘇北人民遭此浩劫。」

蕭郎衝口而出，道：「娘，不料你……一見紫薇，就喜歡她了。」

瀟湘子抿着嘴兒一笑，道：「一見就喜歡她的，又豈僅娘，只怕還另有人在。不，其實我應該說，人家一見……一見……」

「一見大哥哥，」蕭琅嘻嘻笑，搶着說道：「一見大哥哥，也愛上大哥哥了。」

蕭郎只覺臉上熱熱地，那心上可是甜甜的，道：「休得胡說，當眞人小鬼大，好教娘得知，那紫薇姑娘對我有救命之恩，若不是她捨死相救，我已命喪那邪惡的小妖女秦姜的毒鞭之下了。」

白娘子含笑點頭，道：「那秦姜人家背地裏叫她小妖女，論資質，本不在紫薇之下，只可惜被她娘紅娘子寵壞了，自幼便已任性胡爲。」

「而且，還情有獨鍾，」瀟湘子睨着蕭郎，抿着嘴兒笑，道：「對他更情痴愛深。」

蕭郎紅着臉兒，哼了一聲，心下暗暗納罕，她從不提起雁蕩雙嬌，只道她雖來自盤谷世外，非世俗女兒，但善妒乃是本性，與生俱來，但顯然她豈僅知道秦姜這小妖女對他愛恨不分，紫薇對他有恩有情更有一義，和他在那崖縫中的纏綿繾綣，更是親見目睹，但瀟湘子說來，分明並無妒意。

這原是蕭郎一直躭心的，是以不但大放寬心，對瀟湘子因感激，也更增了多一分愛意。

只見白娘子點了點頭，道：「若非古墓盤谷，世外桃源，豈會有如此胸襟，正是……天下皆知美之爲美者，斯惡也，好，今日方知老子李耳所謂之嬰兒，赤子，非妄言了。」

只不過微一招手，瀟湘子竟一斜身，移到了她身邊。白娘子已把她的手兒握在掌中。無限愛憐的說道：「我一見紫薇，已視爲仙姿天質，那善良仁德世間罕有……」

當眞小蕭琅人小鬼大，格地一聲笑，搶着說道：「白姑姑，本來你已對她默許爲媳婦兒了，那知，一見我這神仙姊姊，可就把她比下去了，白姑姑，便是我那蕭瑤姊姊也說了，大哥哥眞不知幾生修到。」

說得瀟湘子也忸怩起來，道：「娘……」

這已不是第一次隨蕭郎稱娘了，但這番娘字出口，竟也會羞紅了臉，竟也情不自禁，一歪身，幾乎要躲到白娘子懷中。

白娘子就勢摟住了她，無限愛憐，說道：「你們都不用說了，滔滔舜江

水，巍巍餘姚丘，那些日發生的事，我亦等同親見了。難得你深明大義，不似世俗女兒，以風流相責，似你這般明是非，世間的是罕有。」

瀟湘子霍地坐起身來，道：「娘，原來……原來你也盡知一切？」

白娘子輕輕地嘆了口氣，道：「自從我把他送去黃山，交給他的父親，如何不掛肚牽腸，這二十年來，我何曾一日或忘，那一年不無數次暗入黃山，只不過他們父子皆不知道而已。」

蕭琅道：「白姑姑的紫虛微步已造極登峯，姊姊說，白姑姑必已把太清寶籙也練成了，便是光天化日之下來去，人也不見蹤影，白姑姑見到他們，他們都皆不見白姑姑，那有何奇。」

白娘子點頭道：「你姊姊像她娘，見性明心，已近天人，她雖不練世俗武功，但已洞察造化玄微，其實無不勝我一籌，所謂武學之上乘，無招更勝有招，她娘泉下有知，亦可瞑目了。」

蕭郎也直點頭，道：「娘，若是以往，你說這些，就還不明白，自從……」蕭郎溜了瀟湘子一眼，才又繼續說道：「自從我和她相識相處以來，才明白甚麼是無招勝有招了，原來古墓盤谷的功夫，並不制敵機先，任你如何奇詭精絕的功夫，她皆能化解，到了她手中，便無所施其技了。」

蕭郎說得色舞眉飛，大是得意。

瀟湘子瞪了他一眼，紅着臉，說道：「古墓盤谷，既然也是功夫，那如何能與姊姊相比，相提並論。豈不被人……」

想到眼前一個是娘，一個是雖精美聰明絕頂，也還不過是小孩兒，誰又會笑話他，便住了口。

白娘子把瀟湘子更摟得緊了些，笑道：「他說的也不差，正如道德經有云，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若說無招而勝有招，其實你才當之無愧。」

白娘子繼續說道：「這些年來，我親眼見到他成長，出來在江湖行走，若不是我暗來去考查，不時，也偶然現身，這白娘子與東海神山之名，也許永不爲人知了，總算他天性仁厚，身雖在江湖，却出汚泥而不染。」

瀟湘子忽然噗嗤一聲，笑道：「天劍蕭郎，却贏得天劍風流名，娘，我不瞞你，便是這天劍風流名，把我從三湘引來，我說啊，倒看看他如何天劍，又怎生風流。還以爲他必不是好東西。」

白娘子莞爾道：「但曹娥江上，月夜論風流，你可知道天劍未必，風流却不虛了。」

瀟湘子紅了臉兒，嗳呀一聲，叫道：「娘……你……」

白娘子抿嘴笑道：「我甚麼也沒見到，却聽到你們論風流，不要擔心，却也因此，我也放心了。」

「原來，娘，你也在船上。」

「何必在船上。」小蕭琅一揚頭兒，道：「饒你是神仙姊姊，亦不知紫虛微步造極登峯，烟波深處亦能藏身的。順風聽來，雖不能千里有耳，一里半里外，即使私語，也能聽得到。」

白娘子道：「休聽他胡說，若不是你們闊論高談，我豈能聽得清楚，却因雁蕩雙嬌突然在舜江出現，事有蹺蹊，我疑心海鷹幫有所蠢動了，既然放了心，也就匆匆去了。」

瀟湘子長長地吐了一口，蕭郎的心雖也不那麼急了，兩人都紅了臉兒，都不敢望對方。

那麼，小旅社中的旖旎風光，總算未被白娘子瞧了去。

蕭郎道：「娘，既然你前往舜江，當知那小妖女如何磨折我，若不是紫薇捨死相救，差點命喪小妖女毒鞭之下，娘竟袖手不理。」

白娘子做甚麼，竟向艙外瞟了一眼，道：「誰說我前往舜江了，那是兩日之後，我才又折回，我已發覺海鷹幫的人馬調動頻繁，不過從雁蕩雙嬌的突然出現，令我更生疑惑，我即刻前往臨安，却也因此一行，我才探聽出他們調動各路人馬，準備在臨安發難。這一急，非同小可，這才……」

說着，一聲長嘆，又道：「我本不在江湖行走，手上更從未沾過血腥，這次爲了消弭這場大浩劫，竟開了殺戒，並不爲此，豈容那武夷優曇將你擄去。」

言尚未了，那小舟陡然輕微一震，似已靠在岸邊了。

蕭琅早跳了起來，一聲歡呼，眼兒睜得不能再大了，叫道：「這不是天目溪麼？怎麼會……」

原來他們只顧談話，竟不知東方之既白，已是黎明了，但數百里水路，不過才半夜工夫便已到了，能不令人駭然！這船尾的黃衣女，難道已通神了？

白娘子已站了起來，說道：「那霧鎖雲封，該已是西天目了。」

小猴兒早飛身穿艙而出，叫道：「我先走一步了。」

「好！好好！」

白娘子連聲讚嘆，甚至嘆了口氣，道：「人生處處是青山。誰說桃源才是世外，原來處處有桃源，姑娘，」轉面對瀟湘子，道：「你那古墓盤谷，我那海外神山，不過與世隔絕，且看這石筍之林，雖近着鬧市，塵寰之中，不也是桃源世外，我們出世而入世，何如她入世而出世，相較之下，我們能愧然。」

瀟湘子也點頭道：「娘，佛家說：心中生佛，佛自在心中，便時刻與佛同在了，蕭瑤姊姊這石筍之林，不僅是桃源世外，其實她所到之處，無不是桃源。」

只把個蕭郎喜得差點跳了起來，叫道：「好！好極了，桃源無所不在，無處不是桃源，若是那武夷優曇，對

她來說，古墓盤谷又何嘗是桃源，只要心中有桃源，桃源也處處與我們同在了。」

瀟湘子一怔，白娘子點頭道：「姑娘，難得你能領悟，那就再好沒有了，其實，桃源在心中，有何可貴，可貴的是：一把處處成爲桃源。」

白娘子在前，瀟湘子與蕭郎隨後，看似緩步行來，那身邊的丘崖樹木，却在如飛地倒退，何用盞茶工夫，已立身在石筍之林外了，旭日已昇，却未爬上西天目的山頭，石筍之林晨霧氤氳，迷幻縹緲，乍看似海上孤嶼無數，乍現還隱。

白天看來，石筍之林不過是荒蕪不毛的亂石堆而已，不料晨霧氤氳中，竟倍增奇幻。

是有意？還是有感而發？至少蕭郎的雀躍欣喜，却不由瀟湘子不驀然怔住了，如何會明白，既然無處不可成爲桃源世外，自然也就不用隨她回去古墓盤谷了。

就在那瞬間，驀聽一個女子的聲音，斥道：「淘氣，你這小猴兒，無端端顚倒五行做甚麼？咦！可是你把甚麼人引了來？」

「姊姊，姊姊！」蕭郎喜極，大叫，但那聲音分明在遠處，眞不明白，蕭瑤分明不會功夫，不論內家外家的功夫，不知怎會傳到遠處來？

「姊姊，」蕭郎更把聲音提高了，叫道：「快來，來看看，是誰來啦。」

那遠處傳來的話聲似斷還續，偏是入耳淸淸楚楚，只聽啊了一聲，顯然無限驚喜，顯然從蕭郎喜極的聲調中，判斷出是誰了，該來的，終於來了，是以往日總是那麼輕柔說話的蕭瑤，也無限驚喜，道：「是了，那麼，是淘氣的小猴兒猴性不改，在班門弄斧了。難得有此機會，教訓教訓他，否則他也不知地厚天高，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越大，甚至連我也難管束了。」

「姊姊，你在那裡呀！」

但再無回音，白娘子莞爾笑道：「這猴兒果然可愛，却也眞淘氣了，你們都隨我來。」

「不！」蕭郎叫道：「娘，讓我來帶路，任他如何顚倒行，也難不倒我，啊喲！」

那知他才一邁步，要搶在前頭，眼前分明空曠無阻，那知竟是一頭撞在崖石上，幸是剛才邁步，撞得還不重，但已撞出了一個疙瘩來。

同一瞬間，驀見暗霞一閃，眼前的景象已大變，眼前那有道路，竟是怪石嵯峨，排列有如石墻一般！

「啊喲！」

蕭郎駭然而驚，白娘子笑道：「看來，倒先教訓你了，跟我來吧。」

竟然朝那亂石之墻走去，那知竟又是一路無阻，石墻一分，竟又現出一條道路來，但暗霞再又微閃，那初昇的旭日雖還射到這石筍之林來，但已明亮了許多，那閃動的暗霞一閃而沒，幾乎不能覺察。眼前又見一根高有數丈的石筍橫亘阻路，蕭郎只道又是實者虛之，不料白娘子竟然繞過石筍，含笑道：「好一個聰穎的孩兒，可惜你尚不知順逆之理，難盡變化之窮奇，要知自震至乾爲順，自巽至坤爲逆，陽生子中而極於午中，等你稍長些，我教你玉清寶籙，那時你就明白陰陽動靜之機，造化玄微之理了，還不給我現出身來，下來吧！」

蕭郎和瀟湘子同是一怔，皆因前後左右，皆是亂石堆，或可藏身，最近的石筍亦在兩丈外，從何處下來？

那料白娘子右手一揚，只一抓，暗霞流光，只閃得兩閃，啊呀！直似一株虬松當頭壓來。

白娘子不動，他們自也不敢移步，原來那虬松不過陡然出現在頭上而已，何曾是當頭壓來。

說時遲，小蕭琅叫道：「這是甚麼邪法兒，哎喲！好痛，白姑姑，快些兒解開我。」

叭的一聲，飛墜的小人兒，重重跌在亂石上，眞像痛得在石上打滾。

這小猴兒，蕭郎與瀟湘子愕然，好端端的，這小猴兒何曾被綁了，但顯然兩臂動彈不得。

幾乎是同一瞬間，亂石堆傍轉出一人來，向白娘子盈盈下拜，道：「蕭瑤拜見姑姑，恭喜姑姑，一朝之間，消弭一場瀰天浩劫，的是功德無量。」

白娘子點了點頭，道：「這麼說，你剛才從臨安來了？快起來，讓我仔細看看你。」

白娘子話聲已帶咽哽，那蕭瑤再拜起身，白娘子早搶上一步，把蕭瑤摟在懷裡，顫聲道：「我那姊姊泉下有知，知你代她完成了畢生心願，亦會含笑九泉了。」

蕭瑤眼裡也閃着淚光，但仍含笑道：「姑姑數年奔走，憫人悲天，救苦救難，江南地萬千生靈得免塗炭，我却愧不能相助一臂之力。」

白娘子嘆了口氣，道：「這麼說，我這些年的一舉一動，都瞞不過你了，你也太狠心了，這浙西之地，我何處不曾訪到，你竟避不相見，我那姊姊仙遊時，你不過尚在稚齡，萬不料你的先天易數，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只在咫尺之間，失之交臂。」

蕭瑤並不抹去那滚落下來的淚珠，嘴角却仍帶笑，說道：「姑姑有所不知，非我不出來迎迓拜見，姑姑請想，若不是爲了尋訪我，姑姑怎會發現這一場大災難，已迫在眉睫，我若現身相見，姑姑必然帶我前往東海神山，爲我一人，姑姑若置這萬千生靈於不顧，我豈不成了大罪人，有失上天好生之德了，因此我只有靜待今天這一時機到來。」

白娘子把蕭瑤從懷裡推開些，道：「且讓我看看你。」

「娘，」蕭郎叫道：「休被姊姊騙了

，姊姊天生麗質，這不過是爲施藥救人，去來方便，易容成了這醜樣兒。」

「你胡說！」白娘子道：「你們且瞧瞧，她若也醜時，人間天上，更再無美女了。」

難得一見的羞容，竟出現在蕭瑤臉上，道：「拜見姑姑，敢不以眞面目相見。」

白娘子早又淚光瑩瑩，一把又將蕭瑤摟在懷裡，道：「若是在道上驀然一見，我必以爲是姊姊復生了，簡直是一個模樣兒。」

那蕭郎與瀟湘子早已目瞪口呆，雖明知蕭瑤是易了容，却那想到會芙蓉如面柳如眉，雪膚冰肌，淸麗絕塵。

原來蕭瑤竟是以熱淚洗面，回復了她的本來面目，小猴子竟也忘了疼痛，瞪大了眼兒，骨碌碌地轉。

蕭瑤竟也會被瞧得害臊了，道：「這那是談話之所，姑姑快請。」

「哎喲！」小蕭琅痛得眼淚也滚了出來，叫道：「白姑姑，你這是甚麼邪法兒？痛死我啦！」

蕭瑤這才離開白娘子懷抱，道：「休得胡說，看你還敢不敢淘氣，這就是我告訴過你的玉清寶籙功夫。白姑姑面前，你竟也敢班門弄斧，你敢顚倒五行，這是教訓你，白姑姑就逆轉你的穴脈。」

小猴兒叫道：「我不信，她又沒碰到我。」

蕭瑤哼了一聲，道：「休道你不過在丈外，即使再遠些，白姑姑也可遙空逆轉你的穴脈，可是像渾身上下被無形繩索綑綁一樣麼？這乃是白姑姑手下留情，不願傷你，還不向姑姑謝過，說：再不敢啦。」

「再不敢啦，姑姑饒我這遭兒，常聽人家提起東海神山的白娘子，直把姑姑當作神仙了，我偏不信。」

「所以你就想試試我，現在……」

「我信啦，原來姑姑眞是神仙。」

白娘子一笑，只一抬手，道：「那麼，起身吧！」

小蕭琅頓覺渾身一鬆，跳了起來。白娘子叫道：「你……你又……」

不防小蕭琅跳了起來，就縱體入懷，扭纏道：「姑姑，你說話可要算數，教我玉清寶籙，我聽話，我不再淘氣啦。」

蕭瑤也接口道：「這小猴兒雖然猴性不改，本性總算善良，還辨得邪正，只不過淘氣些，我日常人寰來去，施藥救人，也少了管教，姑姑何不收留在身邊，作個善才童兒？」

白娘子早已一手携着蕭琅，一手携起蕭瑤的手來，說道：「我身邊更需要個龍女，此間事了，你也要隨我前往海島，衆生悲苦，難道你不想普渡麼？」

蕭琅叫道：「好啊，大哥哥、神仙姊姊，還有小魔女姊姊。從此咱們都在一道兒。」

白娘子一怔，蕭瑤笑道：「他說的小魔女姊姊，是指夷光妹子，姑姑不知，他和夷光妹子一見投緣。」

白娘子道：「夷光的性情倒眞與他相近了，只是她已尋訪到她生身之母，玉離宮闕，別有洞天，眞個人間的又一桃源，離恨天，從此再無離恨，只怕再不能陪你這小猴兒了。」

瀟湘子接口道：「娘，東海神山，玉離宮闕，不過相距咫尺，再加上姊姊這石筍之林，今兒後，處處爲家處處家，如何分得開他們。」

蕭郎喜形於色，道：「你是說……是說不再強逼玉姬公主回去古墓盤谷了？」

若那玉姬公主可留在玉離宮，瀟湘子自然也不回古墓了，蕭郎如何不喜？

瀟湘子點了點頭，道：「娘說得對了，人生處處是青山，東海神山遠在海外，玉離宮在虛無縹緲間，甚至姊姊這石筍之林，雖近着人寰，但也人跡不至，不也都是世外桃源，與世隔絕的，又豈一個古墓盤谷，其實數千年生聚，那盤谷中人口逐年增，已再難自足了，何況這些日來，我已一再想過了，出世而自善其身，何如娘與蕭姊姊，濟世救人，兼善天下。」

只喜得蕭郎不自覺，把瀟湘子的手握在掌中，那瀟湘子情發自然，雖然當着人，那會有半點羞赧，反而柔情脈脈，依偎在蕭郎肩頭。

瀟湘子又繼續說道：「何況，還有一個武夷優曇，古墓門禁已開，如何還能關閉。更何況，避世獨善其身，仁者所不爲，又豈違了古訓。」

「好！」白娘子也讚道。

瀟湘子肅容道：「娘本來隱遁海島，與世隔絕無爭，但爲拯救江南黎民，不惜深入海鷹幫賊窟，令我深有所感，也才省悟過來，我豈僅不再强逼玉姬公主回返古墓了，即使谷中長老强逼我，也休想迫我回去。」

說着，瀟湘子更輕輕嘆了口氣，才又說道：「不瞞你們說，我反倒有些同情武夷優曇了，她之所以叛離古墓，實是被早已不合時宜的、嚴峻的古墓戒律逼出來的，若因此而令古墓長老有所反省，倒不失爲一件好事。」

蕭郎心花怒放，驀然又見暗霞一閃，那寸草不生的石筍上，頓見垂簾藤蔓飄風，現出門戶來。蕭瑤咦了一聲，只見走出一人，躬身而立，道：「請姑娘休怪，原諒我越俎代庖了。」

白娘子道：「因你遠出，我命她先來侍候。」

原來是那黃衣女侍已先到了，蕭郎早已驚訝這黃衣女內功已造極登峯，不料先天易數，任五行顚倒，亦不能阻得她，是以更肅然起敬，難道玉清寶籙眞是通神仙籙？

「是了。」蕭郎心想：「姊姊不是才由臨安來麼？近三百里地，却不用半個時辰便已到達了，而姊姊說是不會

武功，想來必也已練成玉淸寶籙了，其實已練成了上乘的武功，達到了通神的境界。」

蕭湘子用肘撞了他一下，在他耳邊道：「你在做甚麼，想甚麼呀，怎麼想得出神？」

啊！原來蕭瑤正在向大家述說她在臨安所見，他竟然無聞，只聽蕭瑤仍在說道：「……那麼桀傲潑辣、殺人過百的紅娘子，竟成了白……啊！姑姑休怪。」

蕭瑤嫣然一笑，顯然都明白她爲何突然住口，白娘子也笑了，道：「成了白娘子，是麼？人家稱我白娘子，那是因爲我來去總是一身白衣，突然被人見到，除了這一身白衣外，別無所知了，甚至無人見過我的眞面目，其實那紅娘子一見案上排列的十個人頭，十員大將，一夜之間，在不同地方同時授首，如何不心膽俱裂，十數年苦心的經營，也在一夜之間化爲泡影，又怎不失魄喪魂，紅娘子成了白娘子，那倒是再恰當不過了。」

蕭瑤繼續說道：「便那武夷優曇，亦面如死灰，反是她那大女兒……」

「紫薇……啊！」蕭郎衝口而出，待得警覺，已然出口了，好不忸怩，不禁紅了臉兒。

蕭湘子却毫不在意，道：「快說吧，姊姊，那有情又有義、對他恩重如山的紫薇姑娘怎麼了？」

「偏是那紫薇姑娘難掩她的欣喜，對紅娘子道：『娘，既然大勢已去，還不趕快阻住海上人馬，千萬不可登岸，否則被淸廷發現，那後果更不可收拾了，好在支援的人馬皆在數百里外，至少目下還未被人猜疑，娘快傳令，即刻原船折回。』一言把紅娘子提醒，即對武夷優曇道：『除了大師，船已在海上，鼓浪而來，任誰也不能傳達這命令了，而且變生頃刻，大軍已發，除了大師前往，也無人相信。』那武夷優曇以事在緊急，便也不推辭，即刻走了。」

白娘子道：「你可會見過紫黛、夷光？」

蕭琅點了點頭，道：「是那紫黛姑娘言道：十數年苦心的經營籌謀，一夜之間，大勢盡去，他們如何會甘心，是以與夷光妹子留下了，監視他們的一舉一動，除非他們眞正放下屠刀，否則，稍有異動，絕不容他們死灰復燃。」

白娘子點了點頭，蕭郎忽然咦了一聲，不用他叫，連蕭瑤與那黃衣女也發現了，都只顧聽那蕭瑤說話，竟不知蕭湘子去了何處？

不料蕭瑤也跟着咦了一聲，敢情不知去向的，還有一個小猴兒。

白娘子却莞爾而笑，道：「休得驚疑，她來自古墓盤谷，原不受世俗所謂禮儀所縛，觀念亦與我等有異，而發乎自然，她此去必有緣故。我暗中仔細查看了她兩日，古墓盤谷功夫，確已達到通神的境界，她的功夫不在我之下，即使虎穴龍潭，她也可以如入無人之境，你們不用爲她躭心。」

「小猴兒。」蕭瑤姊弟情深，心中只有一個小蕭琅。

白娘子讚道：「這孩兒實是生具異稟，天生的奇材，你們無一人發覺，獨他竟能覺察這姑娘的心意，是以她前脚才滑出，小蕭琅已打從後面溜出，跟隨去了，既和那姑娘在一起，大可放心，任誰也傷害不了他的。」

竟是沒有甚麼能瞞得過白娘子，小蕭琅眞是鬼精靈，蕭瑤姊姊提到紫薇，一見蕭湘子眼珠兒一轉再轉，就知她想甚麼，蕭湘子趁大家不注意，縮身一溜，這人小鬼大的小猴兒，也從後門溜來了。

咦！分明是前後脚，怎生不見了人？

小猴兒一聳鼻頭兒，知道自己絕不會猜錯，臨安，蕭湘子這神仙姊姊必是去了臨安，既然有了方向地頭，不信追不上她。

嘿！倒要和神仙姊姊較量一下，瞧誰更快。

小猴兒脚不沾塵，那西天目山下，樹高林密，樹上來去，倍快於一般人，自是不用沾塵。

一口氣奔出十多里地，來到一個岔路口，偏北的一條通東天目，東面一條直通臨安。小猴兒豈僅猴性不改，甚至連習慣也難更改，不禁搔起腮來，他就是不信，不信蕭湘子能快得過他。

眉兒一揚，得意地嘻嘻一笑，他必是趕到前頭了。騰身一個滾翻，腿彎兒掛在一根橫枝上，盪呀盪地，身在高處，既可望到蕭湘子的來路，且可望出老遠，又可打鞦韆玩兒。

妙極，敢情那是一株高大的栗樹，伸手摘了兩顆尚未熟透的栗子在手，心下先樂了，蕭湘子必打從樹下經過，啊哈！饒她是神仙姊姊，也要教她吃兩個爆栗兒。想到蕭湘子必然嚇一大跳，如何不樂得格格笑了起來，樂得渾身也亂顫起來，手舞脚也蹈起來。

必是忘了腿彎兒勾掛在橫枝上，啊呀！竟然從枝頭滑落下去。

小猴兒倒怕從枝頭滑落麼，偏是身不由己，竟然像被無形的力道縛住了手脚，竟然不能滾翻。

叭的一聲，啊喲！痛得小猴兒眼前發黑，摸着跌痛了的屁股，跳了起來。

邪門！咧着嘴兒，齜着牙，他小猴兒才不會哭哩，罵嗎？罵誰呢？

有生以來，可還吃過這樣的苦頭，有生以來，只有他小猴兒戲耍別人的，誰敢，誰又能戲耍他？哼！

雖然屁股仍火辣辣痛，小猴兒也不禁揚了眉兒，連頭也揚了起來，哼了一聲。

啊喲！就因他頭兒一揚的瞬間，

頭前搖曳的枝葉間，分明有一張笑臉，衝着他，也齜着牙兒一笑。但定睛一看，却又甚麼也沒有。而且枝柔葉嫩，又那能藏得住人。便他是小猴兒，也是不能的。

難道是他跌昏了頭，眼花了？

揉了揉眼兒，再瞧，當眞沒有。

今日是怎麼啦，憑他小猴兒，竟會從樹上跌落來，跌痛了屁股，從來沒有過的事，他小猴兒竟會眼花？

被他捉弄的人疑神疑鬼，就屈着指頭兒敲自己的腦袋，他不明白爲甚麼，但見得多了，不自覺竟也屈了指頭向自己的額上敲去。

啊喲！怎麼手兒不聽使喚，竟重重地敲在額上，分明有一股無形的力道，向他的手腕撞來！

痛得小猴兒眼冒金星，陡然間，也毛骨悚然起來，莫非……啊呀！莫非遇到了甚麼山靈精怪！駭得小猴兒撒腿就跑，那是往東直通臨安的道路，雖不是大路，不過長了些青草而已，可也沒亂石，那知才一邁步，脚下一絆，竟頭前脚後，栽了下去。

一連兩番連遇怪異，總算這次提高了警惕，未待仆倒，倏地向地上一按，變成了脚前頭後，一個空心筋頭，直翻了出去，那知竟把他嚇壞了，竟會收不住勢子，通常最遠不過翻出丈許！竟會脚後被一股無形力道一送，而且力道奇大，身子兒竟朝前直飛了出去，而且不是向地上落，而是向空中飛，饒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猴兒，壓根兒，就知何謂害怕的，也不由他不心膽俱裂，告饒道：「神仙姊姊，我認輸了。救命啦。」

到底是鬼靈精，驀然想起蕭湘子的九嶷飛花，既能制人於無形，那麼拍打推送，當然也可毫不着痕跡。

早見白影一晃，脚下跟着一緊，向上飛的身子兒，硬生生被人拉了回來。

敢情是被一根大樹上飄浮在空中的藤蔓把脚踝纏住了，小猴兒向上飛的勢子是止住了，硬生生被拉了回來，便成了脚上頭下，被懸空吊了起來。

可不是蕭湘子花姑娘姊姊惱起來，也是挺好看的，何況不是眞惱，瞇着的眼兒可不是在笑。只不過繃着了臉兒。

啊呀！手兒一揚，敢情手中握着根枝條兒，在小猴兒的小屁股上打了一下，不是眞痛，小猴兒却故意叫得挺大聲的叫道：「哎喲！你爲甚麼打我。」

「你爲甚麼跟踪我？」又是一鞭兒抽來，打得小猴兒懸空倒吊的身子團團轉，道：「你還要我吃爆栗兒，說，還敢不敢。」

「再不敢啦，原來你眞是神仙姊姊，啊呀！你爲甚麼又打我。」

「你爲甚麼叫我花姑娘姐姐，還不該打。」

「你不講理。」小猴兒叫道：「你和大哥哥在一起，當然就是大姊姊，總瞞不過你時，自是神仙姊姊啦，偏你又像花朵兒一樣好看，怎麼不是花姑娘姊姊。」

即使她來自古墓盤谷，即使她是個自然的女兒，那愛美可是天性，好聽的奉承話，也令她心下甜津津的，道：「但你瞧淸楚啦，我是花姑娘不是？」

當眞不是，口音兒雖不變，容顏仍美如花，却已易釵而弁，換上了一身蕭洒的白衣，成了個美少年。

小猴兒明白了，不怪一出石室，便失去了她的踪跡，原來是去易裝，變成了個翩翩佳公子。

眼珠兒一轉，嘻嘻笑道：「我明白啦，那紫薇姑娘若見你就着了迷，對大哥哥就算不得痴心情眞，你就不管啦。」

蕭湘子一怔，這人小鬼大的小猴兒，當眞是個小靈精，她心下想的，竟然瞞不過他，端的令人愛煞，有他做伴兒，豈僅不礙事，說不定還是個好幫手。

「好吧，」蕭湘子道：「我帶你去也行，可不准淘氣，而且……」

本就是繃不緊的臉兒，又開了花，小猴兒趕緊說：「聽話，我說躲着不出來時，絕不偷着瞄一眼。還不行麼？」

蕭湘子幾乎大吃一驚，小小一個猴兒，怎會懂得這許多，看來眞沒甚麼能瞞得過他的。

小猴兒又道：「只不過，咱們休放過那小妖女，他怎麼虐待大哥哥，我也要教她同樣吃些苦頭。」

「好！」蕭湘子道：「咱們一言爲定，我把那小妖女交給你就是，只不過你這猴兒可要小心，休忘了她是武夷優曇的徒兒，若紅娘子的多刺軟鞭在她手中，你可更要仔細了，你大哥哥一時大意，就着她的道兒。」

連手中的枝條兒也沒揮，小蕭琅脚上陡然一鬆，慌忙縮腿一個筋斗，站在蕭湘子身邊，道：「這條路我最熟悉不過，花……嘻嘻，花姑娘姐姐成了花相公，你說，我叫你甚麼？」

一言把蕭湘子提醒，道：「對了，既然同行，自然要稱呼，你就叫我花相公吧，姓花的不多，却也是有的，但她們都認得你，你也得改裝才行。」

兩人來到一個鎭上，蕭湘子把小蕭琅扮成了個小僮兒，不知她怎麼在他臉上抹得兩抹，本是粉粧玉琢的孩兒，便成了面黃黃，腮邊竟添出個胎痣來，小蕭琅跪在水邊一照影兒，樂得嘻嘻笑，道：「美少年，佳公子，怎會有個醜八怪的僮兒。」

蕭湘子一聳鼻頭兒，道：「就是要人家不信，也就不怕走在一處了，鬼靈精猴兒，咱們往那去，考考你。」

蕭琅說：「啊呀！十個分在各路，相距數百里的無敵大將，在紅娘子眼

中，那自是以爲是的，一夜之間，盡皆身首異處，如何不草木皆兵，心膽俱裂，必已不敢在臨安分舵中，也才明白，不怪密室地窟中的蕭郎大哥哥，竟會被人救走了。必也不敢藏身，風聲鶴唳，時刻疑神疑鬼。」

縮着肩頭，驚惶四顧。把個瀟湘子瞧得把眼兒越睜越大，道：「小猴兒，你到底多少歲了？」

小蕭琅一股正經，道：「處地設身，不用想也知道了，何用年紀大，姊姊，若我猜得不錯，必也像咱一樣，易了容顏，逃回浙南去了。」

「糟了。」瀟湘子道：「咱們豈不是晚了一步，見不到雁蕩雙嬌？」

小蕭眼眨眨眼兒，道：「讓我瞧瞧，紅娘子原想把寶貝女兒也帶走的，那小妖女說甚麼也不肯。嘻嘻……」

小猴兒說着，怎生無端端笑了起來？瀟湘子也向他凝眸的雲端瞧了瞧，當眞是秋雲不雨常陰，只有兩片薄薄的雲絮，在雲層下飄浮，自沒顯現出甚麼景象來，偏是小猴兒像親眼目睹一樣，令瀟湘子更是納罕，先還只是睜大了眼兒，現在連咀兒也張了，當眞天生異稟，一點兒也不差。

早已行走在大路上了，從道上漸多的行人看來，顯然已近臨安，小蕭琅脚下像長了眼睛，一點兒也不躭心他會撞着人，遇阻總是閃身而過，說道：「她怎捨的大哥哥，倒惱了紅娘子不替她作主，姊姊，敢情小妖女也會哭。」

「那是撒嬌兒，到底也有你這小猴兒不懂的。」

「誰說我不懂。」小蕭琅道：「那婆娘靈機一動，這不是更好，她寶貝的女兒既在臨安，人家自也不疑心她逃走了，喜得那紫薇姑娘，便也有了藉口留下來。」

瀟湘子道：「誰也沒見到，你這鬼猴兒自可隨意編來，我只問你，咱們那裡找去？」

「山外青山樓外樓，要找小妖女，還不容易，大哥哥每到臨安，必在樓外樓柳浪聞鶯，面對那孤嶼烟波，既然出動那十二個黃衣侍女，也不見蕭郎大哥哥踪跡，那麼，去樓外樓睹物思人，豈不也可稍慰相思苦。哎唷！你爲甚麼又打我。」

瀟湘子再也忍笑不住，道：「當眞是人小鬼大，你這小猴兒長大了，怕又不是一個風流蕭郎。」

眞不明白，小人兒，怎會懂得這許多。

小蕭琅嘻嘻笑，說：「若不是多出個神仙花姑娘姊姊來喜歡，倒招來了小妖女，我才不稀罕作風流蕭郎。」

倏地一斜身，轉頭就跑，竟然躲過了瀟湘子那一巴掌，扭頭叫道：「我知你要找紫薇姑娘，我是說！紫薇姐姐！那就隨我來啦。」

瀟湘子自不是眞要打他，倒要瞧小猴兒帶她去那裡。

雲不淡，風却輕，秋雲低壓在羣山頭，敢情已來到臨安了，越過山嶺，便是波光瀲灩的西子湖畔。捨了大道，林密山高，更無遊人，蕭琅在前縱躍如猿猴，越嶺攀山，瀟湘子飄然後跟，早見烟波迷茫，西子籠紗。

蕭琅也停下步來，回頭道：「小妖女要找大哥哥，只會想到樓外樓，紫薇姊姊必在這雲深處。」

玉皇山高，可不是霧擁雲環，唯見霧騰雲蒸，連樹梢也若隱若現。

了不得，小猴兒猜的，竟和她想的一樣，她也想到，雁蕩雙嬌必不與紅娘子同行。一切天大的浩劫雖被白娘子一夜之間消弭於無形，但臨安城中、必仍寧謐亦如往日，歌舞昇平，六市三街，必也照樣處處管絃，夜夜笙歌，甚至連海鷹幫衆，只怕知道發難在即的人，也爲數不多，甚至連小妖女秦姜，紅娘子怕她口沒遮攔，也不知道，但紫薇耳濡目染，心領神會，必有所覺，白娘子對她有所垂愛，早已暗示趨吉避兇之道，必來玉皇山無疑。

她知道，但眞不明白，這小猴兒是怎麼猜到的？

咦！就在她錯眼間，小猴兒竟溜走了，只聽話聲自雲霧深處傳來，說：「花姑娘姊姊，你放心！」

恨得瀟湘子咬牙兒，只不過笑罵更深了些，吐一口丹田氣，借風送話，說道：「小猴兒，你給我滾回來，你要是傷了那小妖女……」

「都說教你放心。」話聲更遠了，說道：「我不過以牙還牙，也給她吃些苦頭兒，說甚麼她對大哥哥情痴愛深，我不會要她的小命兒。」

話聲斷續，幾乎不可聽聞，已是去得遠了。

「是了，」瀟湘子心想：「蕭瑤必已把玉清寶籙的功夫，暗中傳給了他，否則話聲豈會送出老遠，小小人兒，心思已如此靈慧。」

古墓盤谷，與世無爭，自也不會把古墓功夫與之比較，但不由她不想，深覺玉清寶籙功夫並不在古墓之下，甚至博大更淵深。

她那會不放心，小猴兒只是淘氣些，並無暴戾之氣，顯然蕭瑤教導有方。

瀟湘子也不怠慢，撥開雲霧，尋路下山。多年古墓面壁，黑暗中她亦能視物，即使雲霧再深濃些，她亦能透視，何況時已近午，低壓的雲層已稀薄多了，數丈外她亦能清晰可見。

紫薇知道，蕭郎若來臨安，若在臨安，豈僅會來玉皇山，甚至會以那別有洞天的深邃幽洞，作爲落脚之處，即使蕭郎不在臨安，又如何不要一見白娘子。

若她知道白娘子即是蕭郎生身之母，白娘子早已在心目中選她爲媳了，傳授指點她的功夫，並非甚麼有緣，她必不會心生退讓，暗自悲苦了。

正因瀟湘子知道，娥皇女英的後代，更不知有腐朽的禮教，只知情發自然，何況紫薇對蕭郎情深義重恩更深，蕭郎亦銘心刻骨，何況已有了肌膚之親，若然不能成爲眷屬，她的蕭郎必會抱恨愧咎終生，她豈不也終生面對一個悒鬱寡歡，無情趣，不風流的丈夫。

不！她可是娥皇女英的後代，暗中作了決定，也只有她才能作這樣的決定：「成全他們。」

這就是她溜出來的緣故，現在……嘿！小猴兒眞是個鬼靈精，竟然明白她的心意，得先試她一試，成全紫薇，但她必須情愛堅貞不移。

好，瀟湘子換上了那日在曹娥江畔，與蕭郎初相識時所穿的白衣，衣袂飄飄，霧擁雲環之中，更宛若臨風玉樹，好不風流瀟洒。

不過是不雨的秋雲低壓山頭而已，越往下落，也越稀薄了，不用運目，也可看出數丈之外，瀟湘子心下一聲輕嘆，可不是有脚步聲入耳了麼，只不過還無所見而已，山高霧重，豈有遊客登山而來，那麼，果然被她和小猴兒猜着了。

那脚步之聲，當然是痴情的紫薇，可憐，又可愛的紫薇。

且慢！咦！

她聽得更清楚了，已能分辨得出來，那脚步聲非但不是一人，而且行得快速！

相思悲苦，那脚步自然緩慢而沉重，更何況不只一人，何況奔得急速？霧鎖雲封的日子，遊客誰會到玉皇山上來？而且也不是遊客的慢步。

近了，脚步聲傳自身側，瀟湘子一縮身，山高林稀，亂石却縫多，自易掩藏，何況白衣雲沾霧染，便是來人到了近處，也難發現。

是兩人，竟還是年輕的姑娘，好俊的功夫，前行的姑娘飄身躍上了石堆，幸是目光在四外瞭望，否則必會發現她了。

這是怎說，怎會有這巧的，瀟湘子身形小巧，忙把身子伏低了些。

那後來的人也趕上了，也是個姑娘，說道：「你可是發現了？」

「忑怪，」頭上那姑娘道：「先前好像……分明見到人影，怎會又不見了？」

原來兩個都是一身綠衣的年輕女子，最多不過雙十出頭，瀟湘子見過，雖然不識，却見過那同樣的裝束，不由一怔，敢情竟是小妖女的綠衣女侍？

小妖女秦姜的十二個綠衣女侍，是從小就挑選出來，從小就陪伴秦姜練功夫，一塊兒長大起來的，是以個個有一身了得的功夫，那麼，小猴兒和她都猜錯了，來玉皇山的竟是秦姜，不是紫薇。

後來的姑娘站在石堆下，說道：「你不見濃雲稠霧冉冉飛，遠處看來，必是你把雲塊誤作人形了。」

「也許是吧。但怎會不見人呢？難道大公主不在山上？」

「有人分明見到大公主向山上走來，那會錯得了。」說着，這姑娘竟嘆了口氣，又道：「其實，我倒眞盼那人看錯了，若眞被小公主發現她在山上，大公主可有難了。不過是異母所生，大公主還是嫡出，反而時受小公主欺負，我眞替大公主不平。」

「住嘴！」頭上那姑娘低喝道：「你找死了，若被小公主聽到，那還了得。」

但這姑娘也嘆了口氣，繼續說道：「其實大公主待人寬厚，心腸更好，從小兒就不會把咱們當下人看待。只怨命苦，娘不得寵，女兒也受苦而已。」

「你說錯了，」下面這姑娘道：「不是得寵，簡直就是大當家，連秦幫主對她懼畏三分……」

「你越說越大膽，眞是找死了，還不住口。」

頭上那姑娘聲帶惶急，又一聲低喝，那姑娘道：「我才不怕哩，怕的早逃得遠遠地去了，小公主守在山腰，等待搜尋的人回報，又怎會上來，怕甚麼？難道……你說吧，難道我說的又不是實情。」

瀟湘子看得清楚了，說話這姑娘年長些，自然也更明理些。

敢情小妖女眞來了，不過在山腰等候回報，綠衣女侍前來搜山，搜的當然是紫薇，難道他和小猴兒又都猜錯了，紫薇並未在這山上？

「我說，」下面這姑娘又道：「別說是你看錯了，即使眞發現了，若然是我，也假裝沒有瞧見。」

頭上這姑娘半晌沒有言語，半晌，才道：「但是，武夷優曇跟踪大公主，才在這山上擒住那風流蕭郎，因此，也疑心那日在餘姚山上，救走那蕭郎的，也是大公主，而且錯非是大公主，還有誰能解得開那多刺劇毒的長鞭？誰又能替那風流的俏郎君療得好劇毒……」

下面這姑娘噗嗤一聲道：「聽你一口一聲風流蕭郎，風流俏郎君，八成兒你也被那風流蕭郎迷住了。」

頭上那姑娘一定臉兒紅了，說：「難道……你瞞不了我的，你敢說他不是愛煞人的俏郎君。你信不信，大公主雖然端莊文靜，必然也對他一見鍾情，換了是我，也是會救他的。」

「不害臊，」下面這姑娘道：「不過話說回來，小公主對那蕭郎情痴愛極，他那條風流的小命兒，幾乎葬送在小公主手中，任誰也看不過去的，再說，小公主雖然刁蠻任性，但若那蕭郎性命兒不保，只怕要死要活，又不知鬧得怎麼地覆天翻了，連帶咱們也要受盡磨折，其實，那蕭郎若眞是大公主所救，也無異救了咱們，因此，咱們只有感激的。」

「你這話也是。」頭上那姑娘道：「這樣的俏郎君，會有誰不愛的，但大公主從小就只知對小公主忍讓，何曾爭奪過甚麼。」

「何況是情郎，何況是端莊嫻靜的大公主，何況明知不能和小公主爭，何況……」

頭上那姑娘也嘆息一聲，道：「何況大公主爲了她娘，也是不敢與小公主爭的，不然可憐的主母，又要活受罪了……」

「住口！」竟是下面那姑娘低聲急喝：「咦！你聽！」

蕭湘子早聽到了，脚步之聲急密雜沓，來了不少人，幾乎才入耳，人也到了。

流轉的霞光一閃，現出小妖女秦姜，五六個綠衣女侍，也隨後飄落。

流轉的霞光從小妖女手中發出，原來手中握着紅娘子那長逾兩丈，金銀絲加上野蠶生絲編織成的毒鞭，摺疊起來，敢情也不過才盈握，天光之下，如何不霞幻流光，若在日光之下，必然令人目眩。

石上的女子慌忙跳了下來，與地上這女子齊聲道：「參見小公主。」

「稟公主，這一帶我們已搜遍了，連人影也沒有。」

小妖女哼了一聲，一揮手，隨來的六個綠衣女侍已飛掠散開。

只見秦姜臉兒鐵青，道：「姊姊，出來啦，原來……原來眞是你，你……」

小妖女恨得切齒咬牙，恨恨地，說道：「還有你，該死的……蕭郎……原來你們……你們……」

氣怒的臉兒鐵青，刁蠻的小妖女聲調兒竟然帶哭，原來背叛她，和她作對的，竟是她的姊姊和情郎，奪去她情郎的，竟會是自己的姊姊，怎不令她傷心又氣怒。

蕭湘子一怔！小妖女若無所見，豈會如此，那麼，紫薇必也在這附近了。

當眞，她竟然忘了，白娘子已傳授了紫虛微步的心法給予紫薇，而且更早於蕭郎，必也早已練成了，玉清寶籙的功夫，上乘精奧，這些日來她也見得多了，是則紫薇在暗，她在明，她沒有發現紫薇，那有何奇。但任紫虛微步如何神妙，小妖女侍女衆多，排搜而來，被小妖女發現了踪跡，自是可能。

蕭湘子心中一動，登時有了主意，只見霧湧如濤，恰似白影由散而聚，現出身來，衣袂飄飄，蕭洒一揖，眉挑萬縷情，眼兒情波蕩，說：「俗子凡夫，蕭郎何幸，拜見仙姑！」

只聽咦咦連聲，更雜着連聲驚呼，那小妖女也直了眼兒，淚花兒仍然瑩瑩的眼兒，也睜大了，道：「你，你是誰？」

蕭湘子假裝一怔，道：「仙姑呼喚，蕭郎敢不出來拜見。」

「你……你也叫……」

「蕭郎。」蕭湘子道。又拱了手兒。

該死！啊呀，那眼兒笑起來，簡直要勾人魂，攝人魄。直瞧得那幾個綠衣女侍似醉如痴，小妖女本是鐵青的臉兒，也泛起紅潮。

到底是小妖女，還能移動步兒，不自覺繞着蕭湘子轉着瞧，道：「你是……你眞是……蕭郎？」

蕭湘子眞像又是一怔，眼兒睜大了些，眞是該死，連小妖女也慌忙避開了他的笑眼，雖然心兒，魂兒却不怕被勾去了。

蕭湘子愕然道：「蕭郎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何況仙姑能知過去未來，豈敢隱瞞，又豈敢冒充。」

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多的是，何況只要姓蕭，似這般俊俏郎君，人以蕭郎相稱，那有何奇。

眞還沒見過這般俊俏的郎君，蕭湘子原已清麗絕塵，扮作少年郎，那自是成了罕見的美少年，小妖女，尤其是那般綠衣女侍，不自覺在心中把她的蕭郎比較起來，只覺更俊俏，更風流，尤其是蕭郎的朗朗星，只是明亮，總不笑的，更何況笑得攝魄勾魂。

「那麼，你也叫蕭郎了，」小妖女秦姜道：「你獨個兒跑到這山上來做甚麼？」

蕭湘子一揚頭兒，道：「不敢隱瞞仙姑，是我聽得傳聞天劍蕭郎，嘿！好大的口氣，哼，天劍風流，在下偏就是不信，倒要來瞧瞧他怎生天劍了得，又怎生風流。」

「是了。」小妖女點了點頭。

有道是：文無第一，武無第二，蕭湘子所說一些兒不差，便她不也是爲了不服氣，從三湘前來，要會一會蕭郎麼，小妖女又如何不明白，若不是聽得六扇門中人加鹽添醋的傳言，誇大其詞，她也不會駕綵舟北來了。

小妖女道：「於是，你要來會會蕭郎。」

「更要問他冒我名兒之罪。仙姑你能知過去未來，你且說說，憑他也敢稱天劍，敢誇風流。」

小妖女不由她不認眞比較了，適才蕭湘子飄然現身，眞個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便她沒看出蕭湘子從何而來的，那身法之奇詭，果然絕倫，若說風流麼……」

小妖又不自覺把他上下仔細打量，瞧了又瞧，她那心跳自也加劇起來，臉兒紅艷艷，自也熱了起來，那眼兒一落在蕭湘的臉上，就再也移不開了。

蕭郎，那個曾經被她磨折過的蕭郎，若然識趣知情，也就不會受她的磨折了，更不似眼前這蕭郎，令她心兒熱烘烘，會笑的眼兒令她似醉如痴。

說甚麼她也是個女孩兒，道：「你胡說甚麼，」秦姜心兒裡甜甜地，薰薰的醉眼瞪了他一眼，說道：「甚麼仙姑，世上那來仙姑，你過來，且仔細瞧一瞧，我不也和你一樣，有血有肉。」

只聽格格噗嗤連聲，這郎君，可不是好笑，更傻得可愛。

一個說：「連小公主也不知道，必是初出來走江湖的雛兒。」

一個說：「你們瞧他細皮白肉，又那會走江湖，怎能怪他不知道。」

從不敢在小妖女面前放肆的綠衣侍女，竟也忘了忌憚。

蕭湘子假裝不信，當眞走了過去。小妖女說：「教你瞧，你怎麼嗅了。」

蕭湘子說：「啊喲！當眞不是仙女下凡來，那天空歲月太淒清，朝朝暮暮只有數星雲，再美，日久天長，也成了個木美人啦，那及張姑娘你的眉兒眼兒都會說話，都會笑，泛桃花，醉臉兒薰薰，膚凝脂，生香活色……」

原來蕭湘子想到，像是回到春波蕩漾的舜江之畔，也記起了那天劍風流的蕭郎綿綿情話來，只聽嗳呀呀，啊喲喲聲不絕於耳，那綠衣女侍都笑得花枝兒般亂顫，笑彎了腰兒，小妖女秦姜瞪了的眼兒也彎了下來，自是眉兒也彎了，如花的笑靨，自也如花朵兒怒放了，何況她本也算得是小美人兒。

蕭湘子鼻端兒聳了兩聳，反而一股正經，說道：「眞香，敢情脂香粉香，姑娘身上有陣陣幽香，令人……意亂情也迷……」

當眞像香氣襲人，薰得她也醉薰薰。

若她也不是女兒身，這般的話兒，怎能對一個初見面的姑娘說得出口來的；又若她不是扮成了個美少年，美得令情竇初開的小妖女秦姜心醉神也迷，只怕她手中多刺毒鞭早已出手了。

當然，蕭湘子可不是風流蕭郎，不會着這小妖女的道兒。

自幼便被寵壞了的秦姜，即使要天上的星星，也非摘下來不可，若她也有禮教，也會知道男女有別，她也就是小妖女了，只覺這美少年比蕭郎更可愛，更有趣，更會討她歡心，早把風流蕭郎抛去九霄雲外了，自也早忘了爲找紫薇上山來。

只要她手兒一揚，自以爲那長逾兩丈的軟鞭，就也像那日擒風流蕭郎一樣，把這美少年擒回分舵。

不不，這美少年細皮嫩肉，她才捨不得哩，再說，若她早知刺鈎上有劇毒，也不會讓那餵毒的鈎刺刺入蕭郎身上，深入肌膚，她怎捨得傷害這美少年？

再又說啦，那日在舜江之畔，蕭郎千不該，萬不該打了她的屁股，即使她一見蕭郎就愛上了，情竇初開的小妖女，一遇到英俊蕭洒的少年，就要據爲己有，但她就是不服氣，爲甚麼打了她的屁股，就是他的人了。

她對蕭郎是既愛煞，可又不服氣，任性更反叛的性兒，令蕭郎便受盡了磨折，吃足了苦頭。

現在，秦姜連被蕭郎打過屁股也忘了，蕭湘子幾乎把鼻端兒湊近她身上了，她豈僅不避不識羞，反而滑着步兒，轉着對蕭湘子這易釵而弁的美少年瞧，越瞧可就越愛，說：「喂！」

「你……叫我呀？」

眞像意亂情迷的蕭湘子，睜開似醉若迷的眼兒來，那眼中自是情波在蕩漾。

小妖女也睞了眼兒，道：「你眞要較量蕭郎的天劍？和風流蕭郎賽風流？」

提起蕭郎，蕭湘子像登時精神百倍，細細長長的眉兒也挑了起來，眼兒明亮了起來，道：「如何不是，但願他不是一坯濁土，風流長埋，當眞，聽得傳聞，小孤山上布幡高懸，那布幡上就是這個寫的。」

小妖女心中一動，妙極，風流長埋，再妙也不過了，再不擔心被他打過屁股，道：「正是，你也去小孤山上，掛出個布幡兒，準能把那蕭郎引出來，就不忙找不着他了，强似你跑到這山上來尋找。」

心下却想：這俏郎君顯然大有來歷，先前稍顯身手，已見奇詭，該死的蕭郎竟敢當衆聲言不要她，再沒有比這更令她傷心了，這少年即使不能勝得蕭郎，有我助他一臂，還怕那該死的蕭郎從此不風流長埋。

蕭湘子一跺脚，假裝喜形於色，道：「該死……」

秦姜眉兒挑煞，道：「而且眞要用一坯濁土，把他長埋。」

蕭湘子眞正一怔，不料她會愛到極，愛到瘋狂的蕭郎，恨起來，也恨得如此歹毒，道：「我是說，我怎麼竟會想不到，可見姑娘……」

竟有三個綠衣女侍，異口同聲，說道：「小公主。」

「是，勝過天仙的小公主。」蕭湘子道：「可不眞正勝過天仙，當眞絕頂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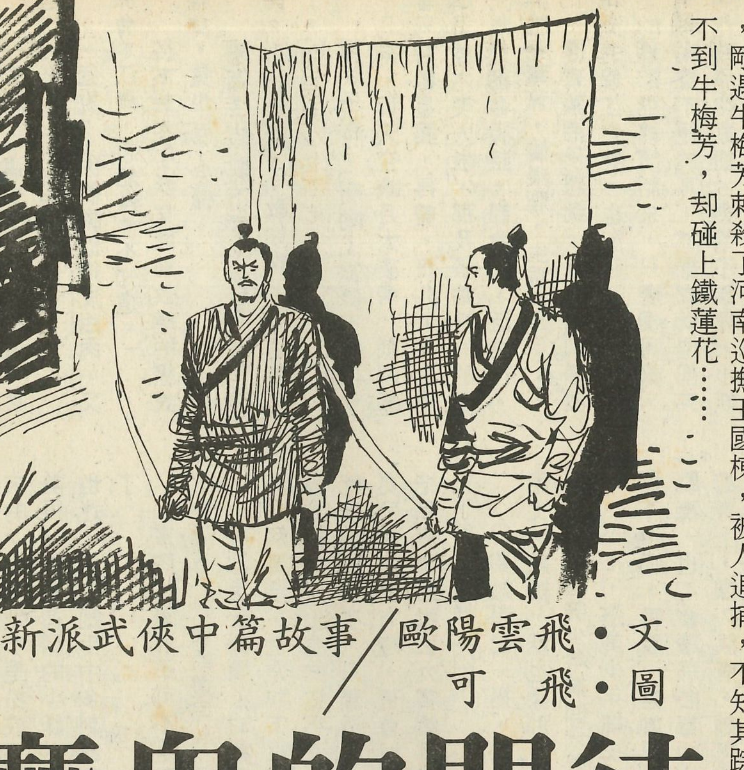
秦姜竟也有一笑嫣然的時候，敢情心中生情，乖戾的性兒也會變得溫柔了。何况被這美少年稱讚，如何不飄飄然，說道：「你在客途，一切多有不便，我助你一臂，我先走一步了，除了山外的青山，那樓外樓是那該死的蕭郎必去之處，何况你掛出布幡來，一旦布幡高懸，必轟動遠近，不怕他不知道。我回去，即刻命人替你備辦所需之物。我……」

她要說甚麼？怎麼臉兒突然紅了，刁蠻、任性、兇霸霸的小妖女，竟會有害臊的時候？

蕭湘子不是驚奇，也不是笑，而是在心下哼了一聲。

（未完．廿三）

上文提要：馬少坤應徵白家婚事都過了關，只是亞坤不想入贅白家，婚事惟有告吹，阿坤和小三子、牛梅芳憤而離開凌雲堡，原來阿坤是報復當年被堡主打屁股之恨，可憐白冰冰仍痴心的愛慕阿坤，而阿坤却滿不在乎，下山後又和牛梅芳分手，趕去少林找四長老討眞經不遇，據說到洛陽赴死亡的約會，阿坤追踪前去，剛遇牛梅芳刺殺了河南巡撫王國棟，被人追捕，不知其踪，二小找不到牛梅芳，却碰上鐵蓮花……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魔鬼的門徒

逍遙宮發出請帖 四幫派赴約取經

阿三道：「沒有鐵老虎，四阿哥坐不上龍椅，沒有這個狗皇帝，妳爹就不會曝屍荒郊，胤禎是個忘恩負義的傢伙，妳可不能感情用事，要想清楚。」

鐵蓮花道：「皇上高臥紫禁城，戒備森嚴，只怕殺也殺不了。」

「殺得了殺不了是我們的事，妳只要表明態度就可以了。」

「他是皇上，又是我的親舅舅，蓮花需要考慮。」

「不必考慮啦，就算妳不殺他，也有人要這個狗皇帝的命。」

鐵蓮花駭異不已的道：「誰這麼大膽，敢殺皇上？」

阿坤挺着胸脯吐出來一個字：「我！」

少宮主一臉迷惘的道：「馬公子怎會跟皇上結仇？」

馬少坤將自己的身世概略的介紹了一下，道：「殺人的兇手固然是妳爹鐵老虎他們，但元兇主犯則是雍正胤禎，假使沒有四阿哥的陰謀奪權，今天坐在紫禁城的是十四阿哥，不是他，我們馬家也不會慘遭滅門之禍，定然權傾天下，不可一世。」

小三子接口道：「一人成佛，鷄犬升天，連帶的我們張家也會飛黃騰達，即使當不成大將軍，也會弄個總督來幹幹。」

彷佛美夢業已成眞，說着說着阿三情不自禁的眉飛色舞起來。

事實是與鐵老虎有不共戴天之仇，却命運弄人，接受了他的武功，也接收了他的仇恨。

鐵蓮花是鐵老虎的女兒，是仇人，神差鬼遣的如今却變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時耶？運耶？命耶？

三個人都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沉默半晌，鐵蓮花才表明態度：

「你們看着辦吧！」

接下來的一個問題最頭痛。

德安公主要不要殺？

身爲人女的鐵蓮花堅決反對。

阿坤與小三子則不以爲然，如非她紅杏出牆，與人勾搭，而能夫婦同心，一致對外的話，別人就無可乘之機，鐵老虎應可逃過一劫，該死！該殺！

何況這是條件，殺不了龍鳳宮主，就無法完成交易，是以堅持要照着鐵老虎的黑名單來辦。」

雙方意見相左，各不相讓，只好暫時擱置，讓時間來解決。

鐵蓮花忽然想到一事，道：「追討玄元眞經的事進行得怎樣了？」

無敵公子馬少坤正容道：「說來慚愧，進度很慢，到目前爲止，僅僅斷了張子愚的一條臂，追回來一頁玄元眞經。」

話完，立將那張人皮取出來，親手交給鐵蓮花。

玄元眞經乃是武學瑰寶，人人捨

命以求，對馬少坤這種言行一致，磊落坦蕩，無我無私的作風，令鐵蓮花十分感動，含着熱淚再三稱謝後道：「據我所知，先父遇害前後，少林四老也在隆中山一帶徘徊不去，他們很可能會插上一脚。」

小三子咬文嚼字的道：「然也，然也，英雄所見略同，我們的看法與少宮主完全一致，前天才從少林寺下來。」

鐵蓮花急聲追問道：「結果怎樣？」

「別提了，乘興而去，敗興而歸。」

「沒見到少林四老？」

「他們已搶先一步離開。」

「到那兒去了？幹嘛？」

「據說是接到一張死亡的帖子，要去赴一個死亡的約會。」

鐵蓮花大驚失色的道：「此事本少宮主也有一個耳聞，的確有一個秘密的約會要在洛陽舉行，此來的主要目的就是爲了這件事。」

阿坤神色一緊，道：「與玄元眞經有關？」

鐵蓮花振振有詞的道：「雖然沒有看到帖子，但就常情常理而言，下帖子的人絕不會註明是死亡的約會，之所以會有此傳言，想必是這個約會的危險性很高，參與的人有喪命之虞。想想看，是甚麼東西能使天下英雄不顧自身的性命而勇於赴會？」

小三子驚叫道：「當然是玄元眞經。」

馬少坤朗聲道：「少宮主所[illegible]，依此判斷，不論是下帖子的人是接到帖子的人，每人的手裡大概皆據有一頁玄元眞經。」

鐵蓮花一揚柳眉兒，道：「事實可能正是這樣，一場罕見的血風腥雨說不定正在醞釀之中。」

「可知下帖子的人是誰？」

「目前還不清楚。」

「受邀者又是那些人？」

「除受邀者本人外，外人可能皆不得而知。」

「時間？」

「今夜。」

「地點？」

「邙山！」

* * *

邙山。

在洛陽城北。

古墓林立，是此地的一大特色。

展目望去，幾乎處處可見。

這裏的墳墓特別大，往往佔地數畝。

如果仔細觀察，可以發現，埋在陵寢裡的古人多是帝王帝后，公侯將相，以及曾留名青史的騷人墨客。

可惜年代實在太久太遠了，禁不起風吹雨淋，絕大多數俱已碑倒墓塌，雜草林木叢生，顯得甚是荒涼，早已失去原來的風貌。

有一座特大號的古墓，外表尚稱完整，顯然是有人曾經維修整理。

古墓依山而建，墓門設在山壁下[illegible]。

墓門居然大開。

門前還站着兩個人。

都帶着傢伙，神充氣沛，一看就曉得是武林人物。

天已大黑，墓門口吊着一盞風燈，給黑忽忽的古墓叢帶來一絲光亮，也益增幾分神秘與陰森的氣氛。

兩個守墓人的貌相奇醜無比，跟這附近的景色很配合。

一個大痲子，比綠豆還大。

一個大花臉，像一隻爛柿子。

二人四目，不停的四處張望，若有所待。

等到了，一盞燈在前方遠處，正朝這邊行來。

很快便行至近處，看得更清楚。

不止一盞燈，是三盞。

三個小燈籠分別提在三個人的手中。

均非等閑人物，携刀佩劍，目蘊精芒，胸前各繡着一隻振翅欲飛的鷹。

大痲子喝令三人在丈許之外停下來，語冷如冰的道：「三位來此作甚？」

一個長相威猛，身穿黑色錦袍的老者簡短有力的道：「赴約。」

「赴何人之約？」

「古墓主人。」

「可有請帖？」

「有。」

「拿出來瞧瞧。」

錦袍老者沒再答腔，從懷中取出一張大紅帖子，遞給大痲子。

大痲子仔細看了一遍，又還給錦袍老者，道：「請報上名來。」

錦袍老者立道：「老夫鐵掌鷹爪高飛。」

「幹甚麼的？」

「飛鷹幫的幫主。」

花臉漢子望着另一人道：「這一位呢？」

另一人抱拳道：「老夫蒼鷹彭拜。」

「身居何職？」

「飛鷹幫的總管。」

大痲子接着又盤問最後一人：「閣下怎麼稱呼？」

最後一人聲洪氣壯的道：「老夫亢鷹廖正。」

「是何身份？」

「飛鷹幫的總護法。」

「你們來這麼多人幹嘛，可是準備打架？」

飛鷹幫主鐵掌鷹爪高飛哈哈一笑，道：「朋友言重了，只是想來瞻仰一下古墓主人的丰采。」

大痲子道：「東西帶來沒有？」

「甚麼東西？」

「玄元眞經。」

「帶來了。」

「可否出示一下？」

「這……」

高飛與彭拜、廖正互換了幾道眼神，欲言又止。

大花臉不悅道：「按照規矩，請帖與玄元眞經等於是通行証，二者缺一不可。」

高飛遲疑一下，從衣服的夾層內取出一張獸皮來。

獸皮上有密密痲痲的字跡與圖案，正是玄元眞經無誤。

而且，一眼就可以看出來，不是馬皮，便是驢皮。

並未交給大痲子，仍拿在高飛手中，展示給對方二人看。

彭拜、廖正的警覺性極高，分站高飛兩側，手握刀柄，隨時準備應付突發的事故。

沒有事，無人下手行搶，大痲子定目瞧了一會兒，道：「一張請帖只許進去一個人，你們那位赴會？其餘的就請回吧。」

蒼鷹彭拜臉色一沉，道：「我們那個也不回去。」

兀鷹廖正的話更明白：「要進同進，要退同退。」

大花臉皺着眉頭道：「同進恐怕辦不到。」

鐵掌鷹爪高飛虎目一瞪，道：「不能同進，本幫就同退。」

可不是說着玩，招招手，轉身就要走。

大痲子連忙阻止道：「高幫主且慢，讓區區派人去請示主人。」

墓門之內還有人，不少，分站兩排，共約十幾人，大痲子的地位似乎比他們高，指派了其中一個獨眼大漢，以極快的速度向墓內稟告去了。

鐵掌鷹爪高飛略一尋思，道：「還沒有請教古墓主人是誰？」

大花臉故示神秘道：「此時不便宣佈，到時自可分曉。」

蒼鷹彭拜道：「告訴本幫是那一派也可以。」

大痲子答得妙：「就算是古墓派吧。」

「古墓派？江湖上從未聞有此宗派。」

「是最近才成立的。」

「多近？」

「就是現在。」

分明是睜着眼睛說瞎話，信口胡謅。

也充分表明大痲子的後台很硬，未將飛鷹幫看在眼內，言畢，立與大花臉發出連串哈哈大笑，神態狂妄至極。

惹火了兀鷹廖正，咆哮道：「哼，古墓派算老幾，死人派本幫也不在乎，告訴你，少唬人，飛鷹幫可不是省油的燈。」

大花臉的脾氣好火爆，聞言勃然大怒道：「媽的，你好大的口氣，也不打聽這是誰的地盤，當心禍從口出，血染黃沙！」

廖正吐了一口口水道：「呸！憑你還不配。」

大花臉怒目而視道：「不信你可以試試看。」

「試就試，老子就不信邪。」

「那就上呀，別光說不練。」

「拔刀！」

「拔刀！」

「殺！」

「殺！」

一樣的火爆性子，一樣的出招如電，也一樣的想掂一下對方的斤兩，殺聲尙未落地，兩個人已鬥在一起。

眞像是狂風暴雨，來得快，去得也急，對拆三招，秋色平分，誰也沒有討了好，在高飛、大痲子的勸阻下各退三步，息戰休兵。

高幫主睹此情狀，戒愼恐懼之心油然而生，那大花臉只不過是一個守門之人，竟與飛鷹幫的總護法打成平手，古墓的主人還得了？暗想：「看來會無好會，古墓之約必然危機重重。」

一念未了，那獨眼大漢已及時返轉，咬着大痲子的耳朵說了幾句悄悄話。

蒼鷹彭拜道：「古墓主人怎麼說？」

大痲子道：「敝上說三位遠來是客，却之不恭，同意一起赴會。」

鐵掌鷹爪高飛道：「那就派一個人帶路吧。」

帶路的人就是獨眼大漢，單掌一伸，作勢道：「高幫主請！」

高飛沒再多言，當先跨步踏進墓門。

彭拜與廖正緊跟在他身後，形成一個堅強的鐵三角。

* * *

墓內有燈，不多，約數丈之遠才有一盞，視線尙稱良好。

內部甚是寬敞，格局有如宮殿，葬在這裡的人想必絕非等閑之輩。

棺木早已腐朽。

皮肉化作黃土。

衣裳絲絲縷縷。

不管是帝王帝后，或是平民百姓，此刻展現在眼前的不過是一堆白骨而已。

獨眼大漢並未在墓內停留，一直向前走。墓穴好長好長，走了好久好久，眼前豁然開朗，原來已通過山腹，到了山後。

山後是個盆地，四面羣山環抱，中間彷若一個大臉盆。

盆地範圍並不很大，約莫只有百丈方圓，四周黑壓壓的蓋了一大片房舍。

多數的房舍並未點燈，根本看不見屋內是何景象。

倒是在外面，到處鬼影幢幢，隱約中可以發現，有人在暗中監視，戒備十分森嚴。

獨眼大漢將三人領進一間點着燈的小房間。

客室雖小，設備亦頗簡單，但却一應俱全。

屋內有桌椅。

桌上有盤子。

盤中有點心。

還有三杯熱騰騰的茶。

却沒有招呼接待的人。

亦未見到古墓的主人。

獨眼大漢伸手作勢，揖客入座，客客氣氣的道：「請隨便坐，先吃點，喝點，茶是杭州雀舌，四盤小點心乃京裡來的御厨親手調製，別客氣。」

話是說得很好聽，神態則頗冷傲，氣字出口，便兀自轉身離去。

鐵掌鷹爪高飛忙道：「朋友且慢。」

獨眼大漢止步轉身道：「高幫主有事？」

「本幫主想知道，古墓主人現在何處？」

「正忙着。」

「可否請來一見？」

「恐怕分身不易。」

「何時才能見到他？」

「正式聚會之時。」

「聚會幾時開始？」

「等大家到齊以後。」

蒼鷹彭拜道：「參加的人一共有多少？」

獨眼大漢神秘兮兮的道：「不少。」

兀鷹廖正道：「現在已經到了幾位？」

獨眼大漢繼續跟他們打馬虎眼：「不多！」

一句不少，再加上一句不多，都是不痛不癢的廢話，氣得廖護法直跺脚，幾乎又要爆炸，高飛搶先道：「凡是參加的人，是否每人手裡都有一頁玄元眞經？」

這一次，獨眼大漢的答覆十分肯定：「當然，古墓之會這是最基本的一個條件。」

百丈坪上，當時羣豪畢至，冠蓋雲集，不僅場面混亂，而且視線不良，是誰砍去了馬腿，是誰剁掉了驢脚，高飛雖身歷其境，仍不甚了了，聞言錯愕一下，道：「古墓主人的本事不小啊。」

獨眼大漢冷然一哂，道：「好說，我家主人神通廣大，無所不能！」

不等大家再開口，大漢又道：「有幾句醜話想先說在前頭，此處關卡密佈，寸步難行，如無專人引導，請勿隨意走動，免得引起誤會，發生衝突。」

話完，隨即告辭而去，砰！的一聲，將房門隨手帶上。

蒼鷹彭拜的臉色很難看，憂心忡忡的道：「幫主，我看這裡的情況有點不妙，古墓主人根本未將咱們飛鷹幫看在眼內。」

兀鷹廖正也隨聲附和道：「不錯，這簡直如同軟禁，把咱們當作犯人看待，請幫主速作定奪。」

鐵掌鷹爪高飛仍然相當篤定，胸有成竹的道：「此時一動不如一靜，一切須待事情的發展再作計較，切勿操之過急。古墓主人在帖子上說得很清楚，邀大家來此共同參研玄元眞經，機會難得，失之不再，斷不可因小失大，誤了大事。」

這話言之成理，彭拜、廖正頻頻頷首稱善，沒再多言。

枯坐無聊，廖護法欲舉杯飲茶，高飛及時阻止道：「別動，當心茶裡有毒。」

廖正聽得一呆，急忙縮手回去，彭拜隨身帶有銀針，取出來一試，道：「茶中倒是無毒。」

高飛鄭重其事的道：「身在虎穴，不管有毒無毒，還是不動爲妙，這裡的吃食之物最好都不要沾。」

「哈哈，薑還是老的辣！」

「嘻嘻，人還是老的滑！」

「身爲幫主，果然與衆不同！」

這話自然不是彭拜、廖正說的。

來自後窗外。

後窗已打開。

露出三個人頭來。

三人二男一女，都是奇醜無比的醜八怪。

一個青面獠牙，可以嚇死一頭狠。

一個血盆大口，可以吞下一隻虎。

女的也不怎麼樣，朝天鼻，老鼠眼，掃帚眉，再加上一臉坑坑洞洞的白痲子，說多難看就有多難看。

三人睹狀先是大吃一驚，一齊離座跳起來。

但進一步仔細觀察，馬上發現，醜陋的貌相原來只是三張製作精巧的面具而已。

蒼鷹彭拜一面蓄勢待發，一面道：「三位何人？可是古墓主人派你們來監視本幫？」

兀鷹廖正的話也充滿憤怒：「叫古墓主人火速前來見客，這可是你們待客之道？」

青面獠牙的人冷聲道：「錯，大錯特錯。」

血盆大口的人接口道：「錯到姥姥家去了。」

醜女人亦道：「咱們跟古墓主人風馬牛不相及。」

鐵掌鷹爪高飛愕然一楞，疑雲滿面的道：「三位究係何方神聖？竟敢在此遊蕩。」

青面獠牙的人揭開面具，亮了一下相，隨又戴上。

蒼鷹彭拜驚呼道：「是阿吉，能夠自由出入刀山的那個娃兒。」

阿坤神氣十足的道：「也叫阿坤、馬少坤、無敵公子，更是現任的武林盟主。」

血盆大口的人如法炮製，亮了一下相，彭拜也不陌生，道：「啊，是那個小混混阿三。」

阿三威風凜凜的道：「現在叫張三元，不敗少爺。」

醜女人不曾亮相，亦未開口說話，面具一直緊密的戴在她的臉上。

兀鷹廖正道：「你怎麼不露個臉？」

醜女人道：「沒有這個必要。」

「芳駕怎麼稱呼？」

「你就叫我醜妞吧！」

「醜妞？」

沒有一個女人願意跟「醜」字沾上邊，除非有不得已的苦衷。

醜妞就有不得已的苦衷，因爲她是龍鳳宮的少宮主鐵蓮花，與各門各派皆關係密切，有所不便。

* * *

阿坤與小三子橫掃武當派，大鬧凌雲堡，怒殺白貝多、巴爾克的事早已轟動武林，高飛、彭拜、廖正想不知道也不行。

更明白，高小飛的死與哥兒倆有關。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鐵掌鷹爪高飛怒不可當的道：「哼，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你們來得正好，老夫查尋已久。」

馬少坤不慌不忙的道：「幹嘛？」

高飛瞪着眼珠子道：「還我兒的命來。」

小三子冷言冷語的道：「亂來，殺死小蒼蠅的是白貝多，與我倆何干？」

蒼鷹彭拜氣虎虎的道：「你們倒推得乾淨，飛鷹幫與白貝多素無恩怨，如非爾等搬弄是非，少幫主怎會被大內高手捉去。」

阿坤駁斥道：「禍從口出，是他咎由自取。」

小三子嘻嘻一笑，道：「是啊，是啊，誰叫他亂吹牛皮說大話，以鐵蓮花的未婚夫自居。嚴格的說起來，如果高幫主明理的話，還應該謝謝我們。」

廖護法怒溢雙眉的道：「甚麼？害了人還要討謝，天底下的便宜都給你們佔光了。」

無敵公子神采飛揚的道：「殺人的兇手是白貝多，咱家已將這個老小子送上西天，等於替高小飛報了仇，討個人情並不爲過。」

高飛並未出言致謝。

但阿坤所言非虛，理由充足，高幫主亦未再深究，改口道：「三位也是應邀來參加古墓之會？」

馬少坤道：「不對，咱家既無大紅請帖，也沒有砍鐵老虎的驢脚馬腿，不夠資格。」

蒼鷹彭拜奇道：「既無請帖眞經，你們是如何進來的？」

阿坤道：「可以從天而降。」

阿三道：「可以遁地而來。」

鐵蓮花道：「也可以另尋別路。」

小三子又補充道：「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有本事的人條條大路通羅馬，無能之輩只好被人軟禁起來，任人擺佈。」

「媽的，臭小子、[illegible]太放肆了，看打！」

廖護法火氣忒大，怒吼聲中，從盤子裡抓起一把糖炒栗子來抖手擲過去。

乒乒乓乓，乒乒乓乓，栗子好像又回到熱鍋裡重炒過，聲音淸脆，悅耳已極。

却非眞的在炒栗子。

而是打在人的額頭上。

挨打的人不是小三子。

是飛鷹幫的總護法兀鷹廖正。

連他自己也弄不懂，明擺着是要打人，不知怎地，栗子出手尚不足三尺，便又掉轉回來打在他自己的頭上。

額頭上馬上冒起來好幾個包，彷若在上面蒸了一籠小饅頭。

廖正的肺快要氣炸了，運足了一掌鷹爪功，方待決一死戰，不料，另一股暗力已洶湧而至，非但前進不得，反被强行逼坐在椅子上。

小三子見狀猛說風涼話：「乖，乖，這才叫識時務，乖乖的坐着喝茶吧，有你們高幫主在，還輪不到你來張牙舞爪！」

阿坤露了一手，高飛、彭拜、廖正俱感心驚膽顫，深知江湖傳言不假，再也不敢存有絲毫輕敵之心。

與彭總管、廖護法互換一道眼神，高飛沉聲道：「三位來此有何貴幹？」

馬少坤道：「想跟高幫主商量一件事，也可以說是談判。」

「談判？本幫主不覺得我們之間有此必要。」

「咱家認爲恰恰相反。」

「談甚麼？」

「談談閣下是砍了一隻驢脚，還是馬腿？」

鐵掌鷹爪高飛遲疑了一下，爽快的道：「是一條馬腿。」

阿三張三元道：「謝謝，難得高幫主如此坦白，不失爲是一個人物。」

醜妞鐵蓮花的反應却不一樣：「高飛，你好狠的心，爲了一頁玄元眞經，居然砍斷別人的一條腿。」

馬少坤從容不迫的道：「本公子受人之託，想把這一頁眞經收回去，不知閣下意下如何？」

高飛的臉色微微一變，道：「受何人之託？」

「冷面魔君鐵老虎。」

「老魔已死，死無對証，本幫主信不過你的片面之詞。」

「他女兒鐵蓮花的話你相信嗎？」

「德安公主紅杏出牆，早已上了別人的床，鐵蓮花就算知道也不敢管。」

「信不信由你，給不給在你，本公子希望高幫主痛快的說一句話。」

偏偏，高飛沉吟不語，沒說話。

蒼鷹彭拜道：「不信怎樣？」

兀鷹廖正道：「不給又如何？」

小三子吼道：「不給事情就嚴重了。」

彭總管道：「你想威脅本幫？」

「我阿三說的是實話。」

「哼！」

「我問你，飛鷹幫的實力比武當派如何？」

「不相上下。」

「你們三位比武當三劍又怎樣？」

「伯仲之間。」

鐵蓮花冷笑道：「老王賣瓜，自賣自誇，事實上武當派歷史悠久，源遠流長，論實力要略勝一籌，三位的成就略遜武當三劍。」

馬少坤道：「且不管三位在江湖上的地位如何，只要高幫主肯痛快的交出那一頁玄元眞經，自斷一臂，承認本公子爲武林盟主，就萬事皆休，甚至於還可化敵爲友，助你們一臂力，如其不然，就算本公子大人大量，饒你們不死，古墓主人也不會輕易放過。」

小三子在一旁猛敲邊鼓：「聽到沒有，自斷一臂即可，按道理應該一報還一報，砍斷你的一條腿，阿坤哥已經法外施恩，放了你一馬，別不知好歹。」

醜妞鐵蓮花道：「砍斷一條腿，變成了獨行俠，行動多所不便。」

阿三又道：「自斷一條臂，就輕鬆多了。」

展開車輪大戰，根本不給對方說話的機會，阿坤接着說道：「何況咱家還可以提供協助，保証平安無事，度過難關。」

好不容易，鐵掌鷹爪高飛總算找到一個說話的機會，道：「你知道古墓的主人是誰？」

馬少坤道：「現在還不知道。」

「已經見過面了？」

「還沒有。」

「既未謀面，又不知此人來歷，你憑甚麼作此保証？」

「憑咱家『無敵公子』這塊金字招牌。」

小三子替他吹噓道：「無敵公子是天字第一號的高手，是鐵老虎的化身，無往不利，無所不能，小小的一個古墓主人算老幾。」

在一起的時間久了，鐵蓮花也學會了幫腔，道：「武當派、凌雲堡，還有白貝多、巴爾克，就是一連串活生生的例子，古墓主人算甚麼東西，怎能逃出無敵公子的手掌心，希望高幫主能權衡輕重，知所進退，勿因小失大。」

你言我語，輪番上陣，又是一輪舌劍脣槍。

可是，茲事體大，高飛把玄元眞經看得比自己的性命還重要，却始終不肯應允。思慮再三後，虛與委蛇道：「這事非同小可，老夫要考慮考慮。」

阿坤暗道：「哼，老狐狸，想打太極拳，施緩兵之計，你找錯了對象，咱家想要的東西，非到手不可。」

口裡則說：「需要考慮多久？」

高飛陰笑道：「古墓之會以後好了。」

小三子啐道：「你想得倒美，只怕壽命沒有那麼長，會期未了，便已嗚呼哀哉，必須馬上做出決定，我們可沒有這麼大的耐性。」

蒼鷹彭拜怒道：「娃兒休得逼人太甚，古墓之會保有一頁玄元眞經乃是必要的條件，一旦失去眞經，叫本幫如何與會？」

兀鷹廖正的火氣更大：「古墓之會，危機四伏，羣雄之間免不了會有一場龍爭虎鬥，我家幫主若是失去一臂，如何面對這個驚險的場面？」

無敵公子馬少坤的反應比閃電還快，聞言立生一計，道：「這好辦，可以先上車後補票。」

鐵掌鷹爪高飛一怔，道：「甚麼叫先上車後補票？」

阿坤道：「就是先口頭答應，待大會完畢之後再履行承諾。」

張三元道：「自斷一條手臂。」

鐵蓮花道：「交出玄元眞經。」

馬少坤道：「承認咱家武林盟主的身份，並衷心擁護。」

高飛是個老江湖，自知無敵公子身懷絕技，無法力敵，只好繼續施展緩兵之計，慢吞吞的道：「這倒可以考慮。」

激怒了阿三，臭罵道：「媽的，你還要考慮，眞是個老滑頭，准你自斷一臂，已是法外施恩，一點也不影響你吃飯、喝酒，不要不識抬舉，敬酒不吃吃罰酒！」

鐵蓮花同樣異常憤怒，惡狠狠的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乃是天公地道的事，馬公子對你已是仁至義盡，別不知足，難不成非人頭落地，血染……」

言猶未盡，異事陡生，門外傳來一陣沉重的脚步聲，阿坤、阿三、鐵蓮花只好暫時隱避。

步履聲在門外停下，獨眼大漢推門而入，一照面就說：「三位請跟我來。」

鐵掌鷹爪高飛道：「到那兒去？」

獨眼大漢冷冷的說：「去開會。」

「會場在何處？」

「到時自知。」

神態甚是冷漠，話完掉頭就走，高飛、彭拜、廖正互望一眼，只好默默的跟着他離開斗室。

高飛前脚剛剛跨出門檻，便聽到馬少坤以「千里入密」之法傳來一句話：「姓高的，你到底答不答應先上車後補票？」

鐵掌鷹爪高飛比猴子還精，古墓之會舉行在即，變數仍多，福禍未卜

，自然不肯在此刻作任何承諾，存心想要賭一賭。

是可以賭。

賭贏了，說不定可以滿載而歸。賭輸了，大不了損失一頁玄元眞經，總比白白的賠上一隻手臂强得多。

是以，高飛聽如不聞，未答一詞。

＊　＊　＊

天上無月，有雲。

是烏雲。

星星的眼睛也不眨了。

四下一片漆黑，伸手不辨五指。

全憑各自手裡的一隻小燈籠摸索而行。

也不知拐了多少彎，走了多少路，經過多少地方，總之，三鷹別無選擇，只有跟着獨眼大漢走。

「所有的人都到齊了？」

「唔。」

「一共來了多少人？」

「一看便知。」

「會場設在那裡？」

「很快就到了。」

「古墓主人會在會場迎接吧？」

「不一定！」

高帮主與獨眼大漢一問一答，依舊無關痛癢，不得其門而入。

不過，總算說了一句實話，再行片刻，便到了地頭。

＊　＊　＊

會場不在古墓中。

在一棟大樓之內。

樓外吊着五盞特大號的燈籠，明如白晝。

樓內更亮，雁翅也似的點着兩排蠟燭。

蠟燭很粗，粗逾兒臂。

數量很多，多不勝數。

排列的尤其美觀別緻，由低而高，彷若兩座長形的燈塔，可使樓內的景物盡收眼底。

正中央擺着一張半圓型的大桌子，直徑沒有丈八，也有丈五，的確少見。

週邊共分成四個間隔，用厚木板隔開，自成一個天地。

每一個隔間內都有人，都是響叮噹，叮噹響，雄霸一方的人物。

第一個隔間內坐的是：少林掌門人一愚大師，以及師弟百愚、若愚、半愚。

第二個隔間內坐的是：武當掌門人金劍張子愚，以及銀劍翁大明、子母劍宋長安。

第三個隔間內坐的是：丐帮帮主神丐常青，以及帮中長老田榮、柳安、古仁。

第四個隔間則是飛鷹帮的，鐵掌鷹爪高飛，與總管彭拜、總護法廖正俱已入座。

不用問，這四派都持有一頁玄元眞經。

也就是說，他們有志一同，曾砍掉鐵老虎的一肢，或者剝去一層皮。

問題是，武當派的那一頁玄元眞經，早已被馬少坤收回，交給冷面魔君的繼承人鐵蓮花，武當三劍是如何混進古墓來的？

這幾個人都是名滿天下，望重一方，名門正派的領袖人物，儘管鐵老虎罪無可逭，也儘管私底下皆貪得無厭，畢竟跟他們自己一向所標榜的仁義道德有所背悖，免不了還是會有點汗顏。

故而彼此甚少交談，甚至會避開對方奇異的眸光。

半圓桌的另一邊，擺着一張很長的長桌，是主人的位置。

然而，客人俱已到齊，主人卻姍姍來遲，仍空着。

現場只有幾個名不見經傳，不知其爲何許人也的人在負責招呼。

招呼得很週到，每人的面前均有一杯茶，每一個隔間前都擺着不少精緻的小吃食，另外還有文房四寶。

氣氛顯得很沉悶。

沉悶中又別有一番緊張的氣氛。

千呼萬喚。

萬喚千呼。

主人終於來了，一共是兩個。

一個身着旗裝，道貌岸然，不怒自威。

一個身穿漢服，華光內斂，英氣勃發。

都是五十來歲的年紀。

都留着一撮山羊鬍子。

齊肩並步的走進來。

又挨着身子坐下來。

沒有人知道誰是古墓的主人。

或者兩個都是也不一定。

但這二人另外的一個身份，對少林、武當、丐帮、飛鷹帮的高手而言並不陌生。

咦！

呀！

不同的訝異聲，出自不同的人口中。

聲音雖然不同，訝異的程度則一。

一個個面面相覷，堆下了一臉的驚駭。

緊跟在二人後面，又進來五個人。

兩個人坐在旗服老者的右邊。

三個人坐在漢服老者的左邊。

担任招待工作的人則全部退了出去，並且將大樓的門關起來。

旗服老者首先起身說道：「各位同道，諸位之中有許多人都是多年老友，但一部份後起之秀，彼此之間可能並不很熟，老夫不揣冒昧，提議先做一番介紹，這樣大家都方便。」

微微一頓，隨又指着身旁的漢服老者道：「這位是大名鼎鼎的逍遙宮主萬里長，人稱萬里長城，官拜安樂侯，不論在朝中，或是武林江湖，都是

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

羣豪掌聲不斷，安樂侯萬里長起身答禮，態度甚是恭謹謙虛，指着身旁的三人道：「這三位依次是本宮的總管侯一貫，左護法張忠，右護法魏義。」

身形側轉，面對着旗服老者，繼道：「這一位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正是神風堡主赫隆納赫堡主，神風堡的血滴子乃是武林一絕，威震江湖。」

又是一片掌聲，赫隆納還禮如儀，將身邊的兩員大將介紹給大家：「站在本堡主右邊的這一位是神龍隊長巴賽克，再過去是剛剛才走馬上任的虎風隊長莫拉西。」

接下來，武當三劍、少林四老、飛鷹三鷹以及丐帮帮主神丐常青、長老田榮、柳安、古仁也分別相互介紹了一番。

神風堡主赫隆納正經八百的道：「老夫願在此說一聲抱歉，跟大家開了一個玩笑，事實上武林中並沒有古墓主人這一號人物，此處是本堡的一個秘密基地。」

羣豪鴉雀無聲，沒人開口說話。

逍遙宮主萬里長道：「今日之會，是由老夫與赫堡主共同發起，之所以會署名古墓主人，無非是爲了掩人耳目罷了，不敬之處，尚祈海涵。」

謎團已解，羣豪心下稍稍一寬。但不論是萬里長，或赫隆納，都是頂兒尖兒的人物，血滴子更是聞名喪胆，此處又是他們的巢穴，如今這一合手，無疑對四派構成莫大的威脅，緊張的心弦反而繃得更緊了。

赫隆納的眸光比刀子還鋒利，比冰還冷，一瞬不瞬的凝視着武當掌門張子愚的斷臂道：「聽說張掌門的一條左臂是毀在無敵公子馬少坤之手？」

堂堂一派掌門之尊，栽在一個乳臭未乾的娃兒手中，自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張子愚聞言不由的臉上一陣灼熱，黯然的點點頭，不願多言。

越是不願多言，越發加重了馬少坤在羣豪心目中的份量，彼此你瞧瞧我，我望望你，心照不宣，一臉愕然。

逍遙宮主萬里長以懷疑的語氣道：「眞有這麼厲害？」

銀劍翁大明一字一句的道：「這小子的確很扎手。」

神風堡主赫隆納神色一緊，道：「莫非確如外界所言，已得到鐵老虎的全部眞傳？」

子母劍宋長安道：「看來不假。」

羣豪的心情更加沉重，每人的心裡都有一個「鬼」。

因爲，他們都持有一頁玄元眞經，都是殺害鐵老虎的兇手之一，天曉得下一個目標會找上誰。

萬里長冷聲道：「姓馬的娃兒武當之行，必有所圖，張掌門的玄元眞經是否無恙？」

金劍張子愚神情已定，正容道：「仍留在貧道身上。」

赫隆納的臉色微變道：「可是，據本堡主得到的消息，與此正好相反。」

張子愚連忙解釋道：「實不相瞞，馬小子得去的只是一張複製品。」

「此話當眞？」

「句句實話。」

「眞品可曾帶來？」

「帶來了！」

萬里長眸光如電，從少林一愚大師、丐帮神丐常青、飛鷹帮鐵掌鷹爪高飛的臉上一掃過，道：「三位的玄元眞經想必也帶來了吧？」

三人異口同聲的道：「是。」

「是眞品？」

「當然。」

「希望不要使詐。」

「言重了！」

話雖不多，彼此的不信任感，已隱然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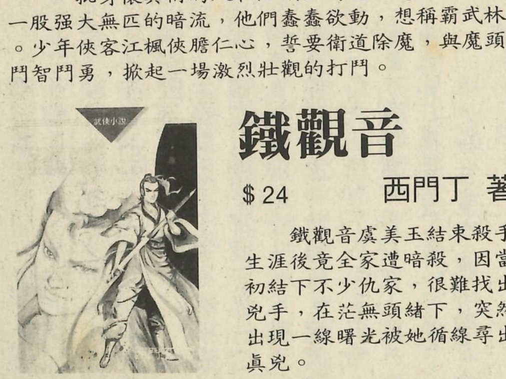
神丐常青朗聲道：「另外還有兩頁玄元眞經，無疑在二位的手中？」

赫隆納面上表情全無的道：「沒錯，老夫剝了鐵老虎胸前的一層皮。」

萬里長道：「背後的那一張皮爲本宮主所得。」

赫隆納發出一陣夜梟似的笑聲，道：「如今六頁眞經散而復聚，乃武林一大盛事，希望大家能推誠相見，共同參研，完成此一壯舉。」（未完・十三）

全書四集 $98



劍氣九重天

卧龍生 著

一批身懷異術的人和江湖上的息隱魔頭結合成一股强大無匹的暗流，他們蠢蠢欲動，想稱霸武林。少年俠客江楓俠膽仁心，誓要衞道除魔，與魔頭鬥智鬥勇，掀起一場激烈壯觀的打鬥。

鐵觀音

$24

西門丁 著

鐵觀音虞美玉結束殺手生涯後竟全家遭暗殺，因當初結下不少仇家，很難找出兇手，在茫無頭緒下，突然出現一線曙光被她循線尋出眞兇。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星島中心及香港電視服務站有售。

上文提要：石不全的賭坊來了一個賭徒君不畏，輸了一千兩銀子，跨海鏢局的大小姐苗小玉代他認了賬，鏢局替石不全押鏢銀從海道前往上海，君不畏要求乘順風船同去，總鏢頭苗剛不答應，經妹妹苗小玉說項，作為船員收留，使君不畏能受到約束，還要試他的武功，覺得他並不很突出，據他誇言要殺海盜田九旺領賞，苗剛兄妹和衆鏢頭一笑哂之，船伙亦一笑置之，君不畏以賭徒自居，倡議賭牌九消遣……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辛棄疾·文
可飛·圖

浪子出馬

故意顯露狂態　拒絕練擲飛刀

君不畏跟着小劉躍過去，他發覺中間大艙門口擠出兩個大漢的屁股。

兩個大漢的上半身，有一半擠在艙裡面。

小劉走過去，抬腿踢在一個漢子的屁股上：「讓讓，讓讓，輸光了睡大覺去。」

那人擠着把頭伸出艙外，只一看是小劉，便哈哈笑道：「娘的，我今天摸到姑姑子屁眼了，盡拿臭憋十，如今光了！」

這人看見小劉身後的君不畏了。

另外一人已盯着君不畏看，好像在替君不畏相面似的直瞪眼。

小劉伸手撥過去，道：「別堵在艙門口呀！」

那人這才問小劉：「喂，他是誰？」

小劉指着君不畏道：「新來的伙計呀。」

另一人立刻想到了，這小子不是曾到過這兒嗎？他不是想搭船往海上去嗎？

「唔，我想起來了，不就是一大早前來找工作的？」

小劉已彎腰往艙內擠，聞言回頭道：「他找到工作了，大小姐答應他留在我那條船上。」

那人再看看君不畏，道：「行嗎？」

君不畏却對那人咧齒一笑，帶着些許靦覥的跟着小劉擠進船艙裡面了。

嘩！

船艙中鋪了一塊沒有桌腿的方桌面，桌面上黑得發亮的三十二張牌九，也不知牌玩人還是人玩牌，圍的人有一半在流汗水。

十幾雙脚丫子抵在桌子邊，十幾個人頭頂抵頭，那股子怪味道，臭脚帶汗臭，濃濃的煙味加以調合，如果不是偶爾刮來一股海風，還眞能薰死人。

小劉與君不畏擠在人圈外圍，沒有人去注意他們。

人們只注意牌桌上的三十二張牌。

只聽得正面那虬髯黑漢把兩隻骰子在兩隻手掌中搖了一陣子，大叫：「離手，統吃！」

「嘩！」骰子出手了。

十幾雙眼睛瞧得準，大伙一齊叫：「六順子。」

甚麼叫做「六順子」？實乃骰子擲的六。

於是出門的先取牌，莊家的拿最後一把。

一把牌只有兩張，莊家取牌很用力，手與桌子碰，發出「沙」的一聲響。

這把牌君不畏沒有來得及下注，他幸運，因為這把牌莊家通吃。

小劉回眸對君不畏笑笑，他取出一塊碎銀子押在末門的前面。

賭桌上面的賭資全是雜銀子，比起「石敢當賭坊」的枱面上，這兒全是小兒科。

其實不然，這些人的銀子，有一大半已在賭坊中賭光，如今這是快出海了，隨身的幾兩銀子自己哥們賭。

君不畏沒有立刻下注，就是因為賭桌上全部加起來，也不過五七兩銀子。

君不畏手中握的是五兩重銀錠一個，那是苗小玉在石敢當賭坊臨去送他的。

如果君不畏不是當衆露了一手，他伸舌頭却令右指出血，苗小玉就不會把銀子送他。

苗小玉並非多金，實乃因為她家開的是鏢局子，這種行業平日多修行，他們寧多一個朋友，也不願多一個敵人，這是主要的原因。

如今君不畏見小劉也把銀子輸掉，他笑笑，便把五兩銀子重重的押在桌面上，還衝着小劉露齒一笑。

別看這是五兩銀子，這時候也算最大賭注了。

果然，立刻引起所有人的目光。

有人這時才發現來了個陌生人，便立刻發出「噫」聲。

小劉立刻哈哈一笑，道：「我船上新到的，姓君，君子的君。」

有個矮漢把一雙脚丫子收回來，指着君不畏道：「是他呀，不就是來找工作的嗎？他被錄用了？」

小劉道：「而且是小姐留用的人。」

「唔。」大伙發出的聲音是一致的，帶着那麼一點驚嘆與難以相信。

莊家開口了：「君朋友，你很有銀子嗎？」

君不畏衝着莊家一笑，道：「你怎麼知道？」

莊家指着桌面上的銀子，笑笑道：「你瞧瞧，就你的賭注多呀！」

君不畏道：「你嫌多？」

莊家哈哈笑道：「沒有人把送上門的肥羊趕跑的。」

君不畏道：「那麼，你擲骰子吧！」

他還回頭看看小劉，他也發覺小劉臉上很平淡。

「嘩！」莊家的骰子擲出來了。

「我自己。」

甚麼又叫「我自己」？

說穿不出奇，莊家是個大舌頭，他把五字唸成「我」字，五是莊家先拿牌，他叫成「我自己」了。

莊家笑眯眯的取過牌，他老兄不看牌。

他直不楞的看君不畏，也看看君不畏的五兩銀子，就好像那已是他的銀子了。

五兩銀子即將變成他的了，想想看，他能不高興嗎？

於是，君不畏把末門的牌拿起來了。

本來是原來那人去取牌的，只因為那人下了不足五錢銀子，只好由君不畏去取牌了。

君不畏並未把兩張牌取在手上，也未高舉過頂的大吼大叫，他甚至雙目不看牌。

他望向莊家，隨手把牌翻開來。

「啊，高級憋十呀！」有人如此訕笑起來。

甚麼叫「高級憋十」？

牌九之中猴王最大，如果拿到「猴子坐板櫈」，那正是猴六配四眼，當然是大憋十。

君不畏沒有皺眉，他還想發笑。

他也幾乎把五兩銀子往莊家推過去，他打算回去找地方睡覺養精神了。

「叭！」莊家愉快的把牌翻過來了。

「哇呀呀，大憋十呀！」

甚麼又叫大憋十？

猴頭配個雜種七就叫大憋十，而且又是最小不過的憋十，這種憋十沒有救，神仙也搖頭。

這一把莊家通賠，當然，君不畏也照贏。

莊家算了十幾塊碎銀子，全部推給君不畏，小劉在一邊打哈哈，道：「君兄弟，休忘了，你是我小劉帶來的，你吃肉我喝湯喲，哈……」

君不畏一笑，指指桌面道：「你自己要多少拿多少。」

小劉還眞的出手，不好意思的取了幾塊碎銀子在手上，笑道：「算是借你的。」

君不畏道：「我送你的。」

此刻，莊家開口了。「怎麼樣，仍然五兩注嗎？」

「全部。」

莊家一楞，大伙也跟着一陣嗡聲。

君不畏淡淡的看着莊家，他等着莊家擲骰子了。

莊家低頭看看他用舊衣衫兜的一把碎銀子，再看看君不畏的銀子，他那些碎銀子全部是他贏的。

他衝着君不畏一笑，好一口黃板牙露出大半來，道：「下，下！」

這是叫另外兩門也快下注，他有的是銀子賠。

這一回下注的人眞不少，因為大伙發覺，莊家到了輸的下風了，這種機會不能錯過。

但見出門堆了三兩多碎銀，天門也下了二兩五，末門只有君不畏的那一堆，便小劉也站在君不畏的身邊助威吶喊着，要莊家統賠。

「離手，統吃啦！」莊家每擲骰子，總是吆喝這兩句。

「五。」

這又是莊家自己先拿牌，莊家又叫了一聲「我自己」。

那莊家拿牌只一看，不由笑呵呵的把牌攤開來了。

「嘩，好紅的一對人牌呀！」

莊家不看別的人，他直瞧着君不畏。

君不畏笑笑，他仍然把牌隨手翻開來。

「喲，四個大紅點呀！」

四個大紅點就是地牌一對，正吃住莊家的一對人牌。

君不畏並沒高興得笑起來。

小劉在哈哈笑，他對莊家調侃的道：「毛張飛，今天遇上孔明了。」

張飛遇孔明，那是一點轍也沒有，除了跳脚罵。

莊家果然開口罵了。「操他娘，濟公遇上武大郎，這是從何說起嘛。」

只不過他仍然掃吃兩門，算一算只賠了三兩多銀子。

一把收回牌九共十六張，毛張飛狠狠的把牌在桌面上洗起來，那光景恨不得把牌洗爛掉。

牌是不會洗爛的，他又出牌了。

「下，下。」

毛張飛仍然望向君不畏，那模樣他好像要吃掉面前這小白臉君不畏似的。

小劉拍拍君不畏那一小堆銀子，道：「君兄弟，你這一回下多少？」

「全部。」

「嘩！」大伙這麼一聽就起哄的叫出來了。

這時候，一船的漢子窮光蛋，餉銀還得十幾天後才發下，如今誰腰袋裡能有個一兩多銀子就算不錯了。

小劉吃一驚，道：「君兄弟，你有把握贏？」

君不畏道：「我上船來就是賭一場。」

小劉永遠也聽不懂他這句話。

他只是把一雙黑多白少的眼睛睜得圓。

毛張飛怔住了。「怎麼，你全下了？」

「不錯。」

毛張飛立刻又低頭，他低頭看他的衣兜。

他也數了一下，點點頭，道：「夠了。」

有人笑道：「夠賠了。」

「哈哈！」大伙笑了。

毛張飛却又開口罵道：「放你娘的屁，不會說些好聽的呀！」

君不畏却淡淡的看着毛張飛，等着取牌了。

毛張飛的骰子擲出去了。

「我自己。」

又是五，他又叫成「我自己」。

又有人在笑叫：「逢七就賠呀，哈哈！」

毛張飛不翻牌，他把牌擱在門前，雙目逼視着君不畏，也低頭看君不畏的牌。

另外兩門的碎銀子更少了，只不過三幾塊，合起來不足一兩重，全輸掉了。

雖然全輸給莊家，但大伙的興緻更高，因為君不畏的表現叫他們開了眼界。

* * *

君不畏仍然不看牌，他隨手把牌掀翻開。

他這一掀，莊家可樂了。

莊家也笑呵呵的唱起來：「那十一喲，十一呀，十一摟住九姑娘，這二人上牙床呀，大憋十……」

這副牌是十一點與九點，果然大憋十一個。

毛張飛再看看另外兩門，只不過一個五點，一個是七點而已。

毛張飛這才舉起自己的兩張牌，兩張牌疊一起，起面就是猴頭三。

他慢慢的抽，仔細的看，一邊還大叫，只要六不要七，來七老子下地獄……六……」

一邊有人幫腔喊：「七，七……」

毛張飛的臉變了，因為他又拿了個雜巴七，憋十之中最小的一個。

毛張飛成了猪肝臉，汗珠子就像淋了雨般的往下流。

「他娘的臭屁，猴頭認定老子了。」

有人笑道：「毛張飛，前天你不是說東門外你吃了一碗猴腦嗎？猴爺找你報仇來了。」

「去你娘的！」

「嘩！」毛張飛把銀子抖落出來了，全部賠了還差二兩，他訕訕的衝着君不畏一攤手，又道：「砸鍋了！」

君不畏笑笑。

小劉却不依的道：「小本推大莊呀，毛張飛，你沒那麼多銀子為甚麼不敞開來賭？」

毛張飛道：「小劉哥，你這是……」

君不畏却淡淡一笑，道：「我不計較，同舟共濟一起同樂，別當那麼一回事。」

說着，他只把他的五兩銀錠取在手上，笑道：「這錠銀子是別人的，餘下的就送給大伙吃酒了。」

他這麼一說，便小劉也楞住了。

「君兄弟，你這是幹甚麼？」

君不畏看看十幾個楞然的漢子，淡淡的道：「五百年修行一條船，千年修成共枕眠，各位，把輸掉的自己動手取回去，哈哈！」

他只是一聲笑，轉身拍拍小劉，又道：「我回船去睡一覺，如何？」

小劉眨眨眼睛，道：「你去睡吧，明天開始工作。」

他看看桌面上，對那些漢子又道：「誰的銀子誰取回去，別搶！」

他只一轉身，大伙立刻動手搶起來了。

為甚麼搶？因為都是輸家，便毛張飛莊家也輸。

* * *

可也怪了，沒多久，中間這條船艙中又吼叫起來了。

那當然又賭上了。

大伙只有幾個，怎麼會不賭？

君不畏笑笑，他倒在船艙一邊便睡下了。

隔船的賭金並不多，但仍然叫吼得很兇，聽起來好像又是毛張飛當莊。

* * *

「起來了，起來了。」

這是小劉的聲音，他叫得有些高吭，顯然叫大伙快起來辦正事了。

三條船上的漢子們都已站出船艙外，有一漢子大叫：「喂，小劉，局子裡有消息嗎？」

小劉看看三條船上的漢子，差不多已到齊了，便高聲叫道：「大小姐傳下話來，立刻派十個人，把貨運到船上，等到午時三刻吉時開航了。」

大伙一聽不怠慢，立刻就見有人往岸上躍。

君不畏也躍到岸上，他這才發覺岸上站着一個黑姑娘。

這黑姑娘也發現君不畏了。

「咦，你是誰？」

君不畏尚未開口，小劉已對黑姑娘哈哈一笑，道：「怎麼，小姐沒向你提呀？」

「提甚麼？」

「提這位新來的君兄弟呀。」

黑姑娘面對君不畏，道：「新加入的？看他這模樣，能幹甚麼？」

君不畏笑笑，道：「請多指教。」

黑姑娘道：「船上伙計，不比在陸地，一個蘿蔔一個坑，大風大浪也得行，你姓……」

「姓君，君子的君。」小劉涎臉一笑，似乎也不敢得罪這黑姑娘。

俏鼻子一聳，黑姑娘對小劉道：「人到齊了，就跟我走吧！」

說完之後，她扭動粗腰，直往小風城方向走去。

君不畏也走，他跟在小劉身後面。

小劉衝他一笑，道：「君兄弟，我可要告訴你，你以後對這位黑妞姑娘要多恭敬。」

「我對女人都是一樣的恭敬。」

小劉一笑，道：「她可是老太太身邊的紅人。」

「誰是老太太？」

「當然是總鏢頭的老娘。」

君不畏淡淡的道：「原來是侍候老太太的丫頭。」

他故意把聲音提得高高的，當然是要黑妞兒聽到。

黑妞兒果然回頭瞧，而且雙目怒視君不畏。

君不畏向她咧嘴一笑，黑姑娘在冒火了。

小劉急急的拉了君不畏一把，君不畏只裝作不知道。

不料黑妞兒却突然吃吃一笑，回頭就往外走。

小劉心中立刻明白，早晚她會替君不畏製造些苦頭的。

* * *

這一行人匆匆的奔到「跨海鏢局」大門外，遙望向鏢局大廳前，只見一位身穿白衣的青年，玉樹臨風似的站在台階上，那總鏢頭苗剛兄妹二人，併肩站在這人對面，也不知道在說些甚麼。

黑妞兒快步奔過去了。「小姐，人到齊了。」

苗小玉立刻走過來，她身後還跟着兩位鏢師丘勇和文昌洪二人。

苗小玉回頭對她哥哥一聲招呼道：「哥哥，我這就接貨去了，你們在船上等着吧！」

苗剛不回答，他只揮揮手。

他仍然在對那白衣青年解說些甚麼，只不過白衣青年似乎懇求甚麼，這光景誰也弄不清是幹甚麼的。

* * *

小劉走在苗小玉身後，他很小心的問：「大小姐，剛才那位身穿白衣的青年，幹甚麼的？」

苗小玉淡淡的道：「想搭我的船去上海。」

小劉道：「他可以搭別的船啊！」

苗小玉道：「坐咱們的船不是更安全？」

小劉道：「可是咱們已經有主兒了。」

苗小玉道：「所以我哥哥沒有立刻答應他。」

小劉道：「不知甚麼來路？」

苗小玉道：「那年輕人說，上海有他家生意，如今陸地不太平，紅毛子與捻黨要在海邊陸上集結，他不敢走陸路，便找上咱們了。」

小劉不問了。

他想着太平軍與捻匪的事，這兩股力量大結合，清軍就有得忙的了。

* * *

苗小玉率領着「跨海鏢局」的人，只不過繞了幾個彎，便來到「石敢當賭坊」的門前。

這時候沒賭客，賭坊的大門却開着，只見石小開站在門下抬頭看。

苗小玉這伙人來了，石小開跳到台階下，他哈哈笑迎接苗小玉道：「酒席已擺好，只等各位到來入席了。」

苗小玉笑笑，道：「石老爺子想得週到，只不知老爺子來了沒有？」

「來了，來了，在裡面等着了。」

苗小玉道：「石大少，你帶路。」

石小開拔步往賭坊中走，一邊走，一邊回頭笑，道：「苗姑娘，看這光景，你好像芳駕親征了。」

苗小玉一嘆，道：「苦命啊！」

石小開立刻低聲道：「只要你大方的點個頭，你這一輩子吃香喝辣穿紅戴花掛金玉，我石小開全包了。」

一笑，苗小玉道：「我好像有自知之明。」

石小開道：「怎麼說？」

苗小玉道：「此生勞碌命也。」

石小開眞想伸手，但他明白苗小玉的武功高過他甚多，一旦惹火苗小玉，吃虧的一定是自己。

男人很多這樣的人，石小開就犯賤，越弄不到手的他就越喜歡。

* * *

一行人轉入後面大廳上，七八個姑娘守在屋門邊，另外三個男子漢，乾淨俐落的挽起衣袖站在院子裡。

苗小玉回身對鏢局的伙計們一揮手，道：「你們在外面，我同丘勇與文昌洪二位鏢師進去見石老爺子。」

「嘩！」十幾個漢子立刻閃到廊下面。

君不畏抬頭看，果然看到一個灰髮紅面老者，穿了一身紫袍，左手正舞弄着兩隻渾圓又亮的鋼球，大剌剌的站在廳中央。

君不畏還以爲這是大伙說的石老爺子的，然而，石小開却又對苗小玉道：「苗姑娘，這位是包二爺，他老人家要隨鏢銀同船去上海。」

苗小玉已踏進正廳，聞言衝着姓包的一抱拳，道：「歡迎包爺搭船。」

姓包的只點點頭，便聞得一聲粗濃的聲音傳來：「苗姑娘嗎？」

苗小玉往內瞧，只見一張太師椅子上坐着一位山羊鬍子半百老者，苗小玉立刻上前，抱拳道：「石老，叫你久等了。」

那太師椅子上正是黑道梟雄「八手遮天」石不全。

「苗姑娘，你們坐。」

苗小玉再看那紫袍老者，只見姓包的已笑呵呵的站在一邊，衝着她微點頭。

石不全對兒子石小開吩咐：「外面鏢局子裡弟兄們，快叫他們到廂房入席，大伙吃酒，別客氣。」

石小開匆匆走出大廳，立刻，廳門下的女侍們也忙碌起來了。

石不全手拉苗小玉，呵呵一笑，道：「老夫打從心眼裡喜歡你，只不知我那個笨兒子可有沒有這福氣？」

苗小玉收回手，她把話題岔開，道：「老爺子，可否先看看鏢銀？」

石不全道：「吶，全部在屋子裡，八開大木箱，一共整十箱，每一箱銀子一萬兩，一共整整十萬兩，不過……」他指指桌面，又道：「不急，吃過酒你點收。」

姓包的已對苗小玉道：「坐，坐。」

苗小玉與兩位鏢師在桌邊坐下，兩個侍女來侍候，石不全與姓包的併坐在上首席，看樣子，這姓包的身份不低，否則怎會和石不全平起平坐？

苗小玉便有這樣的感覺了。

她不覺也對那姓包的多看幾眼。

* * *

「來，我舉杯，祝你們跨海鏢局一路平安到上海。」

「謝謝。」

苗小玉舉杯，大家飲了這第一杯酒。

石不全再舉杯，對苗小玉道：「我這位包兄弟，乃是隨同你們押鏢銀往上海的，苗姑娘，你們只要把銀子送到上海黃埔江面，一切就交由我這位包兄弟，你們便可以打道回小風城了。」

苗小玉聞言，重重的看了姓包的一眼。

她也隨之點點頭，道：「我們聽從石老爺子的吩咐，自是不會誤事，只不過……」

她尚未問下去，石不全的眸光一厲，道：「苗姑娘，你們都準備妥了嗎？」

苗小玉道：「箱子搬上船，吉時一到便啓航。」

石不全點點頭，道：「那好，我再一次預祝你們順風，來，乾一杯。」

那年頭，送行的酒只三杯，苗小玉當然明白，石老爺子這杯酒是送客酒，桌上的菜再好吃，也只有看幾眼了。

苗小玉站起身來，她衝着石不全一抱拳，道：「石老爺子，吉時將到，我們這就點鏢上船了。」

石不全對身邊姓包的點點頭，道：「包老弟，你就陪着割鏢。」

姓包的點頭而起，有個侍女立刻走到石不全身後，原來石不全坐的那張太師椅是帶輪子的。

侍女推着椅子，苗小玉跟在後面，三人一齊進入一間大房中，只見房中果然堆着十大口箱子。

石不全指着大木箱對苗小玉道：「苗姑娘，你可以仔細查驗。」

苗小玉當然要看，這是應有的手續。

她不但查看，而且每一隻箱子均打開來看，只不過當她連打開三口箱子之後，不由得驚訝的問道：「石老爺子，爲甚麼箱子中的銀子均是一兩重一個的小錠？」

不料石不全却冷冷的道：「你只須查明是十萬兩銀子就行了，別的有甚麼關係？」

是的，每一隻箱子中共十層，每一層都放得很整齊，共百兩，十層就是一千兩。

苗小玉查驗完畢，便對石不全點頭，道：「老爺子，可以上封條了。」

只見一個侍女已將二十張封條，交叉的貼在大木箱上面，還由石不全與苗小玉二人各捺上紅印。

立刻，「跨海鏢局」的兩位鏢師把帶來的人召集過來，那苗小玉對鏢師丘勇道：「上車以後直運上船，我回鏢局向總鏢頭報知。」

丘勇立刻命人進入大廳內室，兩個人抬一箱，匆匆的把十箱銀子抬到門外停的兩輛馬車上。

君不畏就奇怪，爲甚麼不用銀票，上海有銀號，兌換又方便，何苦動用這麼多人抬銀錠。

他當然不會明白其中道理，如果他知道，必然會大吃一驚。

* * *

兩輛馬車馳到海灣石堤邊的時候，「跨海鏢局」總鏢頭「叉王」苗剛已率領着鏢局的人趕到了。

苗剛站在船邊上，指揮着把十大口木箱一個個的往船艙下面堆放，那鏢師「飛魚」徐正太，率領着八名大漢，用鋼索牢牢的把箱子繫牢在底艙內，十萬兩銀子就是近七千斤重，如果不加以牢固船行大海難免出事。

* * *

苗小玉陪同姓包的走近苗剛，那苗剛很嚴肅的直視着這位紫袍大漢。

姓包的衝着苗剛重重抱拳，道：「有勞了！」

苗剛回敬一禮，道：「石老爺子所託，應該的。」

苗小玉已對她的哥哥苗剛道：「這位包老爺子，石老爺子交代，由包老爺子陪着前往，船入黃浦江，一切就由包老爺子接辦，咱們也就交差了。」

苗剛再看看姓包的，然後閃身一讓，道：「包老爺子，你請上船。」

姓包的點點頭，躍身登上甲板，他見鏢局的人動作快，十大口木箱已然蓋在甲板之下，便往艙門走去。

苗剛隨着也走到艙門，他對姓包的道：「包老爺子，屈就一下，你老住在後艙前面，這後艙後面，由我妹子與她的丫頭黑妞兒住，一切自有伙計們侍候。」

姓包的道：「別爲我操心了，總鏢頭，吉時一到，你們啓航吧！」

他好像不願多說，低頭便進入艙內了。

後艙分前後，中間隔着厚木板，後艙收拾得也乾淨，尤其是後一段，好像姑娘的小小閨房似的。

一切就緒，船上的小劉已命君不畏趕快清潔甲板，連後艙頂也得用布抹拭擦光，原因是苗姑娘愛乾淨。

* * *

「跨海鏢局」第一條出港的船上，站定了「叉王」苗剛。

雙帆揚起來了，便也響起一串震天價響的鞭炮聲。

再看苗剛，他背插四柄短叉，左手豎着一桿丈二長的尖頭叉，威風凜凜的站在船頭。

在他的身後面，站着兩名鏢師，雙手叉腰，四平八穩的四下觀看。

這二人正是鏢師「海虎」丘勇與「浪裡蛟」文昌洪。

他二人除了與苗剛率船開道，還兼領航與施放訊號。

這三人住在後艙中，另外八名大漢則一齊住在前面的大通艙中。

第二條船也出港了。

船頭上站定副總鏢頭羅世人，長短刀分別握在手中，此人又瘦又高，雙手青筋好像快懋出來似的根根可見。

他那乾瘦的面皮有幾個坑洞，鼻小眼大嘴唇厚，看上去宛似三天沒吃飯似的。

只不過一旦動起刀來，那股子拚勁還眞嚇人。

第三條船便是苗小玉的了。

苗小玉身後站着黑妞兒，那小劉却在船尾掌大舵。

這時候，君不畏蜷坐在小劉的身邊，他那模樣，就好像是個落難人。

「嘩啦啦」浪花聲，掀得快船的船頭往浪溝裡壓去，便也把海浪切開來，花白的分向兩邊，不旋踵間，前面的船已拉起滿帆。

隨之三條快船俱已似箭般的往北航去。

這時候，每一艘快船上，伙計們除了一個掌舵、一個擔任瞭望之外，其餘的一頭扎進前艙中睡大覺了。

苗小玉回後艙，她發現君不畏了。

「過來。」

君不畏只抬抬頭，他沒有站起來。

「你是個聾子呀，沒聽見小姐叫你呀？」這是苗小玉身後的黑妞兒的喝叱聲。

君不畏站起來了。

他淡淡的道：「小姐叫我？」

黑妞兒叱道：「不叫你叫誰？」

笑笑，君不畏走近苗小玉，道：「小姐，你有吩咐？」

苗小玉上上下看看君不畏，道：「小劉派你甚麼工作？」

君不畏道：「清潔甲板。」

點點頭，苗小玉道：「我以爲你不是幹海上工作的人，你是嗎？」

君不畏淡淡的道：「我現在就是幹海上工作，而且我以爲蠻不錯的。」

船尾掌舵的小劉却笑笑，道：「君老弟，別眞把海當成樂園，等一陣子你暈船的時候，你就會知道那是多麼令人不好過。」

君不畏回頭一笑，道：「是嗎？」

苗小玉道：「直到那時候，你仍然要工作。」

君不畏道：「船上不養吃閒飯的人。」

苗小玉道：「人嘛，活着的時候總得實實在在，如果盡存幻想，這個人便不實在了。」

君不畏一笑，道：「高見。」

苗小玉道：「江湖上有太多的人存有幻想，有些人却被幻想折磨一輩子。」

她重重的看看不在乎的君不畏，又道：「你還年輕嘛，何苦多幻想，還是……」

君不畏道：「大小姐，你的金玉良言，在下我記下就是了。」

苗小玉道：「老實說，我聽說你帶了幾張官家告示，就知道你有幻想症。」

君不畏道：「大小姐却爲我擔保千

兩銀子的責任，石敢當賭坊的那筆帳……」

苗小玉笑笑道：「我可以告訴你，石小開是不會找我要銀子的，因爲我還未嫁人。」

君不畏一楞，旋即微微一笑。

苗小玉又道：「我以爲做得很對，因爲我發覺你還有可用之處。」

君不畏道：「可用之處？」

「不錯，你也會武功。」

君不畏面色一鬆，道：「大小姐好眼力。」

苗小玉道：「我船上的人均非弱者，君……」她頓了一下，又道：「你叫君不畏，是嗎？」

「不錯，我叫君不畏。」

苗小玉道：「君不畏，如果石小開有一日找我要銀子，你怎麼說？」

君不畏道：「我不是個無賴人，大小姐，即使石小開不找你要銀子，一千兩銀子我仍然一個蹦子不會少給。」

笑笑，苗小玉道：「你至少在我船上苦幹三年也還不完，只怕……」

君不畏道：「我不打算幹那麼長的時間。」

苗小玉一怔，道：「你仍然幻想？幻想殺了大海盜田九旺去領賞金？」

君不畏道：「我是個靠賞銀過活的人。」

苗小玉道：「你妄想！」

君不畏道：「那是你說的。」

一邊的黑妞兒叱道：「對小姐說話要禮貌。」

君不畏道：「那是你……」

黑妞兒雙目一瞪，道：「教訓你。」

使在她的低叱中，她的右掌直往君不畏抓來。

這胖又粗的女人是有些蠻力，出掌帶風聲。

她不但出掌有風聲，而且掌快到君不畏身前的時候，忽然變爪，直往君不畏胸前抓去。

她要把君不畏抓住，然後摔他個鼻青眼腫。

「咻！」

「噗！」

聲音不同，但却令人一怔，因爲君不畏的左手只一撥間，他已往前艙走去。

他走得很穩，而且還淡淡的道：「如果大小姐沒事，我回大艙休息了。」

他話音剛落，人已在兩三丈外了。

他是那麼的平和，平和中帶着幾許瀟洒的意味。

黑妞兒楞然了。

她的右手仍然平伸着未收回來。

她實在看不出，君不畏是怎麼閃過她那一招「神仙一把抓」的。

苗小玉也直直的看着走去的君不畏，她不相信君不畏會那麼輕易的閃過黑妞兒的一抓。

苗小玉自言自語：「他眞的想殺田九旺嗎？他……他到底是幹甚麼的？」

小劉開口了，他哈哈笑道：「大小姐，你說這姓君的幹甚麼？他要殺田九旺？哈哈！」

苗小玉道：「我以爲他在幻想，他妄想！」她低頭對小劉又道：「小劉，你不以爲，這世上有許多患有妄想症的人嗎？」

小劉道：「大小姐，這小子不但妄想，我看他有些快發瘋了，田九旺他沒見過，他若看到田九旺，準叫他嚇得打哆嗦。」

黑妞兒道：「這姓君的，他……」

苗小玉道：「他只不過使了一招四兩撥千斤，你當然沒有抓住他。」

黑妞兒道：「我如果抓住他，有他瞧的。」

小劉道：「黑姑娘，別說了，快陪小姐回後艙，這兒沒有甚麼事，有事我會報告的。」

苗小玉再往前面看，君不畏早就不見了。

* * *

「跨海鏢局」的三條快船破浪前進，每條船相隔兩里遠，每條船的前桅頂端，懸掛着三尺長的細條綠色旗子，綠色表示和平，但保鏢能太平嗎？

只不過這一趟海程，「跨海鏢局」的船果然不走大海。

他們沿着岸邊往北駛，雖然海上浪不小，三條快船仍然滿帆鼓浪前進。

頭一天，住在後艙前面的包震天，就不曾走出艙門外一步，便一應吃的喝的全由人替他端進艙內侍候。

君不畏每天兩次洗甲板，他也替苗小玉的艙內洗抹，那黑妞兒還眞想再出手，只不過却被苗小玉示意而住手。

君不畏抹拭船面，他好像很不在意，偶爾還抬頭遙望大海上，然後，他露出個冷笑。

他爲甚麼要冷笑？天知道！

* * *

大海上看日出，總是那麼迷人，絢爛的光芒，看上去宛似東邊海底上托出一個巨大的寶石似的刹時間海上一片金光閃閃。

「跨海鏢局」的快船十分有序的往北航進，便在這時候，忽見一個大漢指着最前面的快船，大聲吼叫：「大小姐，前面總鏢頭有信號傳過來了。」

立刻，就見後面艙中走出苗小玉。

苗小玉的後面，緊緊的跟着黑妞兒。

苗小玉走到船頭遙遙的看過去，只見第一艘快船上升起一面旗子，苗小玉立刻臉上一鬆。

「小劉，總鏢頭有命令傳過來了。」

小劉剛從前艙爬出來，聞言忙奔上前，道：「大小姐，總鏢頭有甚麼吩咐？」

苗小玉道：「總鏢頭要大伙走出艙來，練習擲飛刀，活動活動筋骨。」

小劉點頭大聲喊叫：「起來，起來，大伙爬起來練功夫了，吃了睡，睡了吃，養豬不是。」

於是，除了掌舵與瞭望之外，一溜爬出六個漢子，其中也有君不畏在內。

黑妞兒一看君不畏也出來了，不由嘴角一撇，她迎過去，直不楞站在君不畏面前。

「小伙計，你會擲飛刀嗎？」

君不畏面無表情的搖搖頭。

一邊的小劉哈哈笑道：「不會擲一邊看熱鬧，君老弟，咱們跨海鏢局人人都得會擲飛刀，很重要的。」

黑妞兒道：「不會要學，知道嗎？」

君不畏道：「黑姑娘，在下並不打算永遠在跨海鏢局混下去。」

黑妞兒一怔，旋即吃吃一笑，道：「我沒有忘記，你是個吃妄想飯的人，眞希望這一趟叫你遇上田九旺，哼！」

君不畏淡淡然走到後艙門，他不打算練甚麼飛刀，他只看。

於是，船頭上豎起一塊大木板，木板上面繪着圓圈圈共有五個，最中間的是紅心，紅得就像東升的太陽。

* * *

要知在陸上擲飛刀並不難，因爲靶是不動的。

海上便不一樣了。

人在海上一上一下的顛簸着，當然，船上豎起的靶一樣的跳動不已，在這種情況下，想拿定準頭，那就得憑藉些甚麼了。

船頭上支着靶，人們一齊站在前艙後面，這時候君不畏才發覺，每人的腰上都有四把短刀插在皮袋上。

也許這也是一種遊戲，每個人的臉上都有笑意，其實這還眞的是解除苦悶好方法。

* * *

小劉站在衆人前面，他高聲道：「兄弟們，咱們這是保鏢，說得明白些，也就是刀口上討生活的勾當，老生常談的廢話免了，且問大小姐賞給第一名甚麼彩頭吧！」

小劉回身面向苗小玉，又道：「大小姐，人到齊了，你吩咐一聲。」

苗小玉取出一兩重銀子一錠，只見她倏然出手了。

「叭！」

那錠銀子已牢牢的嵌在靶上正中央，立刻就見紅心中一點銀色。

「好！」這聲音來自後艙前門，那位包震天包老爺子彎腰走出來了。

姓包的撫掌叫好，苗小玉已笑道：「沒得倒把包老爺子吵醒了。」

包震天哈哈一笑，指着船首處，道：「看不出姑娘好一手鏢法，難怪石兄找上貴鏢局。」

黑妞兒不看姓包的。

她斜着眼睛看君不畏。

君不畏只不過嘴角一牽，這表情是甚麼意思，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

* * *

苗小玉指着木靶上的銀錠，對小劉道：「誰把那塊銀子打落，那錠銀子便是他的了。」

小劉撫掌笑對大伙道：「弟兄們，我知道你們沒有一個是聾子，大小姐的話你們也聽到了，就不用我多說廢話，只不過咱們有個規矩。」

一邊的胖黑抖着一臉肥肉笑呵呵的道：「甚麼規矩？」

小劉道：「當然要有規矩。」

他對另外幾人道：「每人先擲十刀，誰先擲落是誰的，不許搶先。」

黑胖肥手抓着兩把短刀，道：「誰先發刀？」

小劉道：「老規矩，抓揪呀！」

這是很公平的較量，那小劉低頭進入艙裡面，他手上拿的是天九牌共七張。

「來來來，每人取一張天九牌，誰的點子大，誰就先擲十刀。」

姓包的開口了。

「何用一人擲十刀，每人一刀輪番上。」

苗小玉點頭道：「包老爺子說的對，一人一刀輪着擲，最是公平不過了。」

小劉點頭道：「來吧，抓大小了。」

每人伸手去取牌，最後一張小劉送到君不畏的面前，笑道：「這一張是你的。」

君不畏一笑，伸手把牌取在手，道：「我也要嗎？」

小劉道：「一兩銀子不多，練擲飛刀是眞。」

「我沒有刀呀。」

「沒關係，我可以借你擲呀！」

「我怕把你的刀擲到海裡。」

「你就那麼差勁？」

君不畏道：「所以我想放棄。」

小劉怔了一下，面皮一緊，道：「甚麼事情總有個開頭，你今天開始練擲飛刀。」他頓了一下，又道：「這玩藝兒很重要，海盜來了，雙方尚未接上手，咱們的飛刀先發，這當頭一搏，說不準就奠下勝利，能不重要？」

君不畏只不過笑笑。

他未再拒絕，但苗小玉却冷冷的給了他一個冷笑。

於是，大伙把天九牌攤開了。

君不畏沒攤開，他把牌仍然握在手中。

他觀看船頭掛的木板，隔着一個大艙，相距也不過四丈多，這種距離正適合發刀。

便在這時候，小劉已高聲吼叫：「說，你們拿的甚麼點子，誰的點子大，誰就先擲。」

他回身問君不畏，道：「你是幾

點？」

君不畏只輕淡的道：「地牌一張，我最小點數。」

小劉道：「那你最後吧！」

君不畏低下頭，他靠着船邊坐下來。

他甚至連觀看也不會，就好像這事與他無關。

苗小玉站在包震天一邊，她愉快的看着鏢局的伙計們順着手中天九牌大小點輪流擲飛刀。

黑妞兒也似乎很注意這些伙計們，不時的點頭稱許幾句，尤其對於飛刀扎中木板上嵌的銀錠附近，飛刀顫抖入木兩寸，她必豎起大拇指叫一聲「好」！

七把飛刀均已扎在木板上了，只不過沒有一把刀把銀錠打落，換句話說，沒有一把刀擲中那塊銀錠。

便在這時候，掌舵的大漢一聲吼：「小劉，別忘了還有我老胡一份呀！」

小劉往船尾一瞧，哈哈一笑，道：「誰去替小胡掌舵，叫小胡也來試試。」

有個漢子立刻奔到船尾，他接過舵把，笑道：「老胡，擲中了咱二人二一添作五。」

小胡一笑，道：「爲我禱告吧，小丁。」

小胡奔到小劉身邊，一把短刀早已平舉在胸前了。

只見這小胡瞄了幾次，右臂一振，「咻」！

「砰！」

還眞不錯，差一指未扎中銀錠，氣得他一跺脚，咒罵一句：「娘的皮！」

雖然未打落銀錠，還是引來幾聲喝彩聲。

小劉回頭看看苗小玉，他對大伙吩咐：「今天打不落木板上的銀錠，咱們大伙別吃飯，甚麼時候打下來，咱們甚麼時候吃飯！」

他指着木板，道：「第二輪開始了。」

他話音甫落，突聞黑妞兒大叫：「小劉，他怎麼坐在一邊看熱鬧？」

小劉回頭看，見黑妞兒正指着君不畏，不由得哈哈的笑了。

他走到君不畏面前，戟指君不畏道：「好小子，你躲在包大爺身後，我倒把你忘了。」

君不畏抬頭，他只雙目往上翻了一下。

小劉道：「你手上的天九牌，拿來我看。」

君不畏把天九牌遞給小劉，他仍然未站起來。

小劉一看，不由一楞，道：「好小子，你這不是地牌，天牌一張十二點，你應該第一個去擲飛刀的。」

君不畏只淡淡一笑。

大伙立刻把注意力集中在君不畏身上瞧，有幾個還在哈哈的笑。

苗小玉沒有笑，她只等着君不畏擲飛刀，因爲她一直懷疑君不畏武功，他有甚麼能耐一心想賺賞金？

那黑妞兒吃吃冷笑了。

她走近君不畏道：「喂，男子漢大丈夫，裝的甚麼蒜呀，就算把刀擲掉，也得擲呀！」

君不畏抬頭看看黑妞兒，他仍然淡淡一笑。

小劉已催促道：「起來，起來，總得先練吧！」

君不畏指指木板，道：「這樣的遊戲沒意思。」

小劉一聲大叫：「啊，不會擲飛刀你還吹大氣呀，我的乖乖小子。」

苗小玉冷冷道：「人家只想取田九旺的人頭啊！」

君不畏毫不掩飾的對苗小玉點點頭，那意思是說：你說對了。

黑妞兒嗤之以鼻的道：「哼，吹牛也不選個地方，田九旺我還沒見過，你呀……」

黑妞兒的指頭幾乎點在君不畏的頭上。

緩緩的，君不畏站起來了。

小劉立刻遞給他一把短刀，但君不畏並未接！

「怎麼啦？」

君不畏指着木板，道：「扎木板沒意思！」

「你有甚麼好點子？」

君不畏自懷中摸出那錠五兩重的銀錠，對大伙笑笑，道：「這錠銀子五兩整，是大小姐在「石敢當賭場」周濟在下的，如今在下已有吃住地方，暫時用不到這銀子了，我以小姐名義，做爲獎賞，只要……」

苗小玉十分不快的叱道：「君不畏，你是說我只以一兩重銀子作賞賜太小氣了？」

君不畏道：「大小姐敢以千兩之數擔保在下，怎會是小氣之人？千萬別誤會！」

君不畏在「石敢當賭場」押輸千兩銀子，苗小玉一句話便爲他解危，那當然是因爲石小開的關係！

石小開暗戀苗小玉，苗小玉當然早就知道，但最要緊的還是君不畏懷中告示，如果君不畏眞有本事找田九旺，這對於「跨海鏢局」的海上保鏢，實在是好事一樁。

苗小玉把君不畏帶上船，多少有些冒險，但她最主要的目的，便是要知道君不畏的眞實武功。

君不畏不出手擲刀，苗小玉心中就不快，如今聞得君不畏說出獎金，更令她不快！

苗小玉發覺君不畏似乎眞的患了妄想症。

她冷冷的道：「那麼，你打算怎樣？」

君不畏道：「如果有人把這塊銀子擱在頭上，再擲飛刀，這遊戲便熱鬧

而有意思了。」

他說得輕鬆，衆人聽得一楞。

小劉却哈哈笑道：「好小子，你可眞的富有想像力呀，你敢嗎？」

君不畏舉着那錠銀子，他只是笑笑而已。

黑妞兒叱道：「如果由你擲刀，我們那一個敢把銀子頂在頭上呀，找死不是？」

君不畏一笑，道：「妳最膽小，是嗎？」

「放屁！」黑妞罵了一句，苗小玉反而覺得應該。

君不畏收起銀子入懷，道：「如果沒有人試，我也就省了。」

他又要坐下去了。

苗小玉有幾分惱怒的道：「你呀，大概只會玩玩天九牌，是嗎？」

君不畏道：「不錯。」

苗小玉道：「鏢船之上，不歡迎賭徒！」

君不畏道：「在下每天洗甲板呀。」

苗小玉對小劉道：「給他一副天九牌，叫他玩個夠，船到上海，請他下船！」

小劉見小姐發火，還眞不敢多口。

他急急的取來一副天九牌，交在君不畏的手上，低聲的道：「君兄弟，別惹大小姐生氣。」

君不畏仍然笑笑。

他甚至也不再看四週的人，接過一副牌九，花啦啦的抖玩起來！

「沒出息。」黑妞聳聳鼻子，子一副不屑的表情。

苗小玉扭身便往後艙走去，黑妞斜視君不畏，差一點出腿踢過去了。

包震天哈哈一笑，低頭也走回艙裡去了。

* * *

小劉一看這光景，搖搖頭對大伙揮揮手，道：「散了，散了。」

他走到君不畏面前，道：「君兄弟，你可是聽到了，大小姐叫你在上海上岸，這光景只怕你非走不可了！」

君不畏道：「至少還有十幾天吧！」

小劉搖搖頭，嘆了一口氣，低頭鑽入艙裡去了。

君不畏也搖搖頭。

他一個人搖頭，誰也沒去注意。

他也把一副天九牌一張一張的仔細看，這副天九牌還眞不錯，是牛角刻出來的，那麼又光又亮，一寸長半寸寬，洗起牌來發出清脆的花花啦啦響聲，好聽極了。

君不畏洗洗牌，又疊起來，然後一把將牌再播亂，面上一股子不屑的樣子。

他也聳動一下鼻子，就好像快發火似的。

* * *

君不畏不但洗甲板，洗艙門，他也得洗飯碗！

自從他沒有擲飛刀，坐在船上玩弄牌九之後，大伙已認定他是個患了妄想症的賭徒，這樣，便是他大方的把船艙中贏得的碎銀子再送還大伙，也被人看成是他的陰謀！

如果大伙發薪水，這小子就玩手段了。

大伙有了這樣想法，君不畏便立刻又多了一項工作，大伙的碗筷由他洗，反正船到上海他走人。

* * *

小劉是大伙頭兒，小劉派他工作，君不畏只有幹。

君不畏沒有忘記苗小玉的話，船上不養吃閒飯的人。

君不畏的工作是平淡的，但在船上幹這種活兒的人，算得是低下的。

但君不畏不抱怨，他照樣的幹。

他現在就把一桶碗筷用水冲洗着，只不過當他快要洗好的時候，遠處海島一邊，快速的閃出一艘大船，就在大船直往這面駛來的時候，大船的兩舷又有了動作，只見大船兩舷正把兩條小船往外推放，那顯然是兩條攻擊小船，因爲已有人往小船上跳。

於是，「跨海鏢局」前面船上又有信號傳過來了。

這兒，掌舵的一聲叫，瞭望的人已破口大吼：「兄弟們，抄傢伙，海盜來了。」

立刻，就見苗小玉第一個跳出後艙外。

黑妞兒隨之也跳出來，她大叫：「在那兒？」

小劉與另外七名大漢，一個個握刀奔出大艙外，小劉已指着前面兩艘快船，道：「大小姐，信號傳來，總鏢頭命大伙備戰，準備斷殺。」

* * *

君不畏仍然在洗碗筷，一塊粗布抹拭得瓷碗「咯咯」响，洗得還眞乾淨！

便在這時候，黑妞兒忿忿的叱道：「你還洗呀，海盜快來了，你倒沉得住氣！」

君不畏抬頭一笑，道：「快洗好了！」

黑妞兒道：「你不是吹牛要殺田九旺的人頭嗎？你還洗的甚麼碗？」

君不畏道：「這幫人不是田九旺的人！」

黑妞兒叱道：「你怎麼知道？」

君不畏笑笑，道：「妳忘了，我是領賞金的人啊！」

黑妞兒冷笑，道：「你呀，你只會幻想！」

君不畏道：「幻想也不是壞事呀！」

黑妞兒不再多言，因爲遠處的大船，已快與前面的快船接上了！

「跨海鏢局」的快船也有隊形，兩條快船立刻併行，直要把海盜大船包圍的架式。

（未完・二）

上文提要：無孔神笛古鳳、戰雲等抱着各自的目的，和唐煌一樣被錄用在復仇幫內。心存歹毒的古鳳，見少幫主狄寒霜小姐垂青唐煌，即向狄挑唆，並揭穿唐煌假冒的身份，要狄去殺害費小潔。不料狄寒霜對唐煌一片情深，矢志不移，不但不責怪，更表示願爲他做一切需要做的事，甚至犧牲生命。古鳳又去欺騙毒叟老人，假借爲其尋找醫眼疾醫生，以此交換毒藥，巧被唐煌窺見，改變了唐煌對她的評價……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夢中劍手

雖得毒藥與獸皮　亦難搏得唐煌心

鬼叟陰笑道：「老鬼，你是失去雙腿之人，深知殘廢之痛苦，假若老夫再使你的雙目失明，哼哼！你連老夫也不如了……」

大漢道：「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你若眞有此意，老夫不必等你動手，會自行了斷。我死之後，你雙目復明的契機將永遠消失……」

這一手果然厲害，鬼叟嘿嘿冷笑一陣，道：「好吧！待老夫的手術施行一半時，再賜她解蠱之藥如何？」

大漢沉聲道：「你以爲治療復明手術如此簡單麼？即使萬事俱備，也要三七二十一天！」

鬼叟道：「還需要甚麼東西？」

大漢哂然道：「在用毒方面，你是內行！但在這方面，你却相差甚遠！不過用毒與醫道，應該觸類旁通，大同小異，都與人身生理有關。雙目失明，大多是角膜失去機能，必須更換角膜……」

大漢又道：「角膜並不難找，一個人死去不超過三個時辰，他的角膜仍然可用，這東西可由這丫頭去找！」

鬼叟道：「假若老夫爲她除去毒蠱，萬一她一去不返，豈不上當？」

大漢道：「老夫相信這丫頭不會如此狠毒，即使果眞如此，仍有辦法！」

鬼叟道：「你有何辦法？須知老夫目不能視，你老鬼目雖能視，却失去雙腿……」

大漢道：「正因如此，我們還可以互相利用，你背著我，我爲你指路，照樣可以辦事！」

鬼叟道：「這也是一個勉强可行之法，只是老夫怎能相信你？」

大漢厲聲道：「不相信就算了！反正老夫也無十成把握治好你的雙目！」

鬼叟頹然嘆道：「好吧！老夫就冒一次險，不過我要警告你們，老夫一身是毒，若想動我的念頭，吃虧的是你們！」

古鳳道：「事到如今，你仍然這樣多疑，眞是令人不耐！」

鬼叟道：「這是解蠱之藥，現在交給妳，服下之後，毒蠱立消，但妳必須立刻去找角膜，不管死人活人，先弄來再說！」

大漢道：「爲了你的雙眼，可不能隨便殘害生靈！」

鬼叟厲聲道：「丫頭仔細聽著，那解蠱之藥確是眞品，但却混入一種至毒，蠱是解了，却又中了劇毒，若不速找角膜來，大約在二十一天之內，妳要先走一步……」

古鳳道：「我知道了，現在我就去！」

古鳳出院落，猶豫了一陣，似在考慮到那裏去取角膜。

唐煌心想，馬上又有一個人要遭殃了！不知她要向誰下手。

他立即暗暗跟著，竟來到一個地窖之處，她四下張望一會，在地窖門環上左三右四扭了一下，那石門緩緩

開啓，她立即閃了進去。

而那石門又自動閉上。

唐煌心道：「她與我同時來此，但對此地之瞭解，顯然比我深得多多，知這地窖中有何神秘？」

唐煌貼在石門上聽了一會，聽到她的步履聲漸去漸遠，立即依樣畫葫蘆，開了石門，閃了進去。

石門再次閉上，他立即貼牆向內走去。

這地窖並不太深，只是十分黑暗，不一會就聞到古鳳說話的聲音，道：「各位被困於此，並非中毒，而是另有企圖，據小女子所知，仍有一人在外面大肆活動，其目的與各位相同。」

只聞一個蒼老的聲音道：「不知妳丫頭企圖何在？」

古鳳道：「據我所知，『殘月』石雲飛石大俠，也是使毒名家，僅次於『百毒鬼叟』，你若能治癒小女子的劇毒，小女子負責把你放出來！」

石雲飛不由油然心動，事實上他們確非中毒，而是佯作中毒，另有企圖，那知此幫把他們囚於地窖中，每人一個大鐵籠，插翅難逃。

石雲飛道：「不錯，老夫對於天下毒物，知之甚詳，讓我看看妳身中何毒？」

石雲飛站在籠內，仔細看了古鳳一陣，道：「妳是中的『七步斷腸散』，不過，份量極少，可能對方不想使妳很快地死去，所以要二十天左右才會毒發身死……」

古鳳大爲心折，道：「不錯，石前輩能治麼？」

石雲飛道：「老夫當然能治！嗯，這就是解藥！」

古鳳伸手去接，石雲飛立即縮回手去，道：「先爲老夫打開鐵籠，老夫絕不食言！」

古鳳道：「沒有鑰匙，怎能開鐵門？」

石雲飛道：「妳只要弄斷外面的插鎖鐵柱，老夫可以自動震開鐵門！」

古鳳立即運功兩掌，全力一扭那鐵門，「吱」的一聲，折爲兩段。

石雲飛道：「姑娘請閃開，老夫要震鐵門了！」

只聞「蓬」然一聲大響，鐵門果被震開，石雲飛一閃出籠，道：「丫頭，老夫既然出來了，就要對妳說實話，老夫身上未帶解藥，剛才給妳看的，是一種治療內傷之藥。」

古鳳大怒道：「你是一代高手，怎地出爾反爾？」

石雲飛道：「坦白告訴你吧！你根本不需要解毒之藥！」

古鳳冷笑道：「眞想不到你這人如此卑鄙！」

石雲飛冷笑道：「妳再汚辱老夫，我就斃了妳！告訴妳，你根本未中毒！不信你運功試試看！」

古鳳當然不信，立即運功一試，果然眞氣暢順無阻，不禁大惑不解地道：「這是怎麼回事？」

石雲飛道：「有兩個可能！第一，此人根本不會用毒，其二，或者他想利用妳去做較爲困難之事，所以騙妳中毒！」

古鳳道：「晚輩當眞沒有中毒麼？」

石雲飛正色道：「老夫豈能騙妳！即使老夫現在說妳中了毒，而我又沒有解藥，妳也奈何老夫不得！」

古鳳道：「如此甚好！晚輩就此致謝！」

石雲飛道：「咱們誰也不必謝！各取所需，各行其是！」

古鳳道：「前輩到底在找甚麼東西？」

石雲飛道：「妳剛才不是知道麼？」

古鳳道：「晚輩不過是臆測！因爲憑八位前輩的身法，不可能被此幫全部制住，所以晚輩認爲前輩定是在此臥底找尋甚麼貴重東西？」

石雲飛道：「老夫不能不佩服妳的心機，但這件事暫時不能告訴你！」

古鳳道：「我們走吧！」

石雲飛道：「妳先走吧！老夫還要少待一會！」

古鳳逕自向地窖外走去，唐煌急忙貼在窖頂上，古鳳此刻滿心歡喜，竟未發現唐煌。

唐煌認爲石雲飛仍然不走，甚是可疑，果然古鳳將地窖石門閉上之後，石雲飛竟掠向唐一飛、古勉之和馬白水的鐵籠外。伸手一拉，把三根鐵門扣得緊緊地。

石雲飛獰笑道：「昨夜咱們都在靜坐運功，有一個人影偷偷進來將你們的鐵籠上的鐵門拉開，老夫當時並未聲張，深信那人與你們之間必有關連！」

唐煌不由一震，心道：「那人必是老瘋子了！想不到功敗垂成，三位前輩尚未發覺鐵門已開，反被這魔頭發覺了！」

唐一飛等人不由一震，但他們又不便說甚麼，更不會求他開門，只是默然不語。

石雲飛道：「老夫深信你們來此，也是爲了那東西，現在老夫搶先一步了！」

說畢，嘿嘿陰笑著出洞而去。

唐煌心想，現在必須去看看古鳳是否離去，若是離去，可能要去害費小潔，好在已知道這地窖開啓之法，隨時都可以來救人。

況且他現在已猜到這人所找之物，可能與老瘋子托他找的東西一樣，由此可見這東西必是武林至寶。

他出了地窖，發覺古鳳並未回到她的寢室。

他回到自己的屋中，發現狄寒霜已在那裏，不由大感爲難。

可是醜媳婦終是要見公婆的，遲早要面對現實。

唐煌故作不知古鳳對她所說的話，道：「霜妹來了多久了？」

狄寒霜默然不語。唐煌心想，老瘋子所托之事，我還沒有辦理，而他却已開始行動，若非石雲飛把鐵門鐵閂插上，三位前輩隨時可以出困。

至於另一件事，也許老瘋子已經得到治療「粉蓮花」惡瘡的藥物了。

她不理我，我也不必理她！必須設法使她幫忙找那四件獸皮！

唐煌不理不睬，躺在床上嘆了口氣。

狄寒霜本想前來興師問罪，只見唐煌深深地嘆了口氣，心道：「也許他有不得已的苦衷！」

她轉過身來，幽幽地道：「唐煌，你已經有未婚妻了？」

唐煌道：「不錯！」

狄寒霜面色一黯，道：「為甚麼不早點告訴我？」

唐煌道：「誠如妳所猜想的一樣，我是有目的而來的！」

狄寒霜道：「那就告訴我吧！只要不是對我母親有害的事，也許小妹會幫助你！」

唐煌轉過身去，面向床內，道：「算了！這件事妳做不到！」

狄寒霜走到床邊，道：「快告訴我吧，到底甚麼事？」

唐煌道：「告訴妳也是枉然！因為這件事和令堂有點關係……」

「甚麼？」狄寒霜悚然一震，道：「你……你想對家母不利？」

唐煌道：「也可以這樣說！」

狄寒霜沉聲道：「你想殺死家母？」

「不！」唐煌道：「並非如此！我只是想要一件東西！」

「哦！」狄寒霜長長地吁了口氣，道：「你這人就會虛張聲勢，我還以為是甚麼了不起的事呢？」

唐煌冷笑道：「你把這件事看得太輕鬆了，所以我更不能告訴妳！」

狄寒霜道：「你非告訴我不可！說吧！你要甚麼？我一定可以辦到！」

唐煌哂然道：「妳這人犯了輕諾的毛病，而且把任何事都看得太容易！」

狄寒霜道：「錯了！其實我並非這種人，就以你我的婚事來說，我早就意料到，你可能早已訂親，或者已有密友，但因我喜歡你，所以也不太重視那些問題，但我一旦答應你之後，即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

唐煌立即坐起，「妳眞能不顧任何困難幫我的忙麼？」

狄寒霜道：「你能信我當然更好，不信我也沒辦法！」

唐煌肅然道：「好吧！聽我說！令堂有四張獸皮，視為珍寶，我就要那東西！」

「這個……」狄寒霜面色肅然，半天說不出話來。

唐煌冷笑道：「怎樣？我沒有猜錯吧，妳果然毫無辦法，說不定根本不知道令堂有四張獸皮！」

狄寒霜大聲道：「誰說我不知道？」

唐煌道：「妳雖然知道，却無法幫忙！」

狄寒霜道：「你要這個幹甚麼？」

唐煌道：「暫時恕難奉告！」

狄寒霜道：「你不告訴我，我無法幫忙！」

唐煌冷笑道：「這是我預料到的，妳當然要找個藉口！」

狄寒霜道：「唐煌，你不要使我為難好不好？我知道家母確有三張獸皮，珍如拱璧！常常拿出來偷看，她雖然藏在很秘密之處，終被我發現……」

唐煌道：「算了！既然辦不到，何必開我的玩笑？」

狄寒霜道：「唐煌！為了你，我可以掏出心來給你，但是這件事……」

「好啦！妳去吧！我不會強人所難的！」唐煌又轉過身去，面向床內。

狄寒霜連連嘆氣，道：「唐煌，費小潔很美麼？」

唐煌冷冷地道：「很美！」

狄寒霜微微震顫一下，道：「你和我已訂了終身，不會是騙我吧？」

唐煌道：「坦白告訴妳，我還有一個未婚妻！」

狄寒霜霍然站起，道：「她是誰？」

唐煌道：「姓門，名玉華！」

狄寒霜狠聲道：「原來你是一個老婆販子！」

唐煌道：「也許妳說得沒有錯！就像妳我訂婚一樣，在某種情形下，不要也得要！」

狄寒霜面色大變，這句話大大地傷了她的心。厲聲道：「這件事沒人強迫你！你要是嫌我醜陋，現在悔婚還來得及！」

唐煌冷聲道：「我若是那種人，既不會有姓門的未婚妻，更不會有妳……」

狄寒霜默然良久，幽幽地道：「唐煌！請你給我一夜時間考慮一下好麼？」

唐煌道：「也好！最遲明天此時，妳必須明確答覆我！」

狄寒霜走了之後，唐煌一躍而起，向老瘋子的石屋掠去。

他必須問問老瘋子，那治療惡瘡的藥物有沒有到手？因為門玉華在「粉蓮花」手中，終是危險！

他來到石屋小窗外，低聲道：「老瘋子！老瘋子！」

老瘋子道：「怎樣？到手了沒有？」

唐煌道：「晚輩問過她，她也知道藏匿之所，只是她尚要考慮一天！到明天此刻，才能答覆晚輩！」

老瘋子道：「既然沒有到手，你小子來幹甚麼？」

唐煌道：「我想和前輩商量一下……」

老瘋子道：「沒有商量的餘地，你小子想先要藥物麼？」

唐煌道：「正是！前輩可以先通融一下麼？」

老瘋子道：「那用藥之人是你小子的甚麼人？」

唐煌道：「是晚輩的未婚妻！」

「哼！」老瘋子道：「你一共有多少未婚妻？」

唐煌道：「前輩有所不知！晚輩實在是盛情難却……」

老瘋子道：「送上門來非要不可是不是？」

唐煌道：「事實如此！」

老瘋子道：「一共幾個？」

唐煌道：「兩個！」

老瘋子道：「狄丫頭有沒有算上？」

唐煌道：「沒有！」

老瘋子冷笑道：「你小子是欺騙她？」

唐煌道：「晚輩絕無此意！只是一旦取走她母親的獸皮，可能勢不兩立，這門親事很可能告吹！」

老瘋子道：「放屁！只要你不負她，天涯海角，她都會跟你去！」

唐煌道：「晚輩謹遵教諭，絕不負她！」

老瘋子道：「好吧！老夫相信你！現在就把這藥給你！」

唐煌接過一包藥，大喜過望，道：「謝謝前輩！晚輩必須連夜趕去，以便救出晚輩的未婚妻！」

老瘋子道：「看你那樣子，似乎特別鍾愛這個未婚妻……」

唐煌嘆道：「前輩有所不知，晚輩的未婚妻被一個女魔頭制住，若不及時取藥救她，她聲言要害死晚輩未婚妻……」

老瘋子沉聲道：「到底是怎麼回事？不是你的未婚妻生惡瘡麼？」

唐煌道：「非也！是那女魔頭身上生惡瘡！」

老瘋子沉聲道：「那女魔頭是誰？」

唐煌道：「她自稱『粉蓮花』。」

「甚麼？」老瘋子大為震驚，道：「她叫『粉蓮花』？」

唐煌道：「前輩認識她麼？」

老瘋子厲聲道：「快把那藥還給老夫！」

唐煌道：「前輩乃是一代大俠，終不會出爾反爾吧？」

老瘋子道：「這藥要是去救那個賤人！老夫情願作一次小人，快點還給我！」

唐煌道：「『粉蓮花』是前輩的甚麼人？」

老瘋子氣咻咻地道：「老夫叫你還給我，聽到沒有？」

唐煌正色道：「前輩差矣！此藥雖是救那『粉蓮花』身上的惡瘡，但却是為了救晚輩的未婚妻，因為晚輩的未婚妻被那女魔制住……」

老瘋子道：「老夫管不了那麼多！老夫絕不能賜藥救治仇人！」

唐煌道：「不知『粉蓮花』與前輩有何仇恨？」

老瘋子道：「她殺了我的妻女，小子，你說這是不是血海深仇？」

唐煌沉聲道：「這果然是血海深仇，既然如此，晚輩不能為了自己而使別人痛苦，唉，這包藥還給前輩吧！」

老瘋子接過藥，道：「小子，我現在才相信你是一個君子，既然如此，老夫就成全你吧！」

他又掏出一包藥，道：「你可知道剛才那一包藥是假的麼？」

唐煌悚然一震，道：「晚輩當然不知道！」

老瘋子道：「這也難怪！只因你處世經驗太差，不知江湖中人心險惡，稍一不愼，就會上人大當，所以老夫必須先試試你！」

唐煌道：「『粉蓮花』殺死前輩的妻女，也是假的麼？」

「不！」老瘋子道：「是眞的！」

唐煌道：「既然是眞的，晚輩不能接受此藥，晚輩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

老瘋子道：「不必固執了！老夫相信你就是了！況且老夫對那獸皮，勢在必得！而這件事又非你不可，所以小子也不必介意，我們誰也不負誰的情！」

唐煌正色道：「晚輩剛才說過，狄寒霜只答應考慮一下，能否幫忙，還不能肯定……」

老瘋子道：「你小子雖然大走其桃花運，但對少女的心理，仍不十分瞭解，她說考慮，已經是默許了，只是恐怕萬一不成而失信於你，所以不得不留點餘地！」

唐煌道：「既然如此，晚輩接受了，而且趁機立即趕去，估計五天之後三更以前，可以趕回來！」

老瘋子道：「好吧！速去速回，在路上千萬不可耽擱！」

唐煌道：「謝謝前輩成全！此恩此德，晚輩將銘記在心！關於搭救三位前輩之事，仍請前輩再偏勞一次！」

他立即將石雲飛將鐵籠門閂插上之事說了一遍。

老瘋子道：「你小子只要對狄丫頭好點就行了！可別當老夫的話是馬耳東風！一切都交給老夫，你快走吧！」

唐煌出了院落，心中仍惦記著古鳳，先到她的屋中找過，不見踪影，然後又到「百毒鬼叟」院落附近找了一會，仍是不見。

他來到狄寒霜的居處，自窗中望進去，見她以手支頭在發楞，顯然正在考慮這件大事。

唐煌心想：「假如我是她，也要大大地為難！未婚夫和母親之間，何適何從，實難選擇！」

唐煌悄悄退出，找到了戰雲，道：「戰兄，我要出幫一次，大約三五天

可返，明天一早請你到小弟房中去，狄寒霜去時，你就說我有急事去辦，三五天可返！」

戰雲道：「唐兄快走吧！小弟必定依言行事！」

由鄂境去魯境泰山，來回約千餘里，唐煌下了武陵山，向東北方向疾奔。

一夜狂奔，已入河南邊境，在小鎮上略進飲食，且買了點乾糧，繼續趕路。

現在他已體會到「救人如救火」那句話的深意。

急奔一天，到了魯境邊界。他一口氣進入泰山區內，不到三更，已找到了那個隱蔽的石洞。

如今到了地頭，唐煌反而有些膽怯了，不知門玉華這些天來變成甚麼樣子。

掠上洞，攬開藤葛，不由駭然一震，洞口處躺著一個中年尼姑，腦漿四溢，估計已死了二三天光景。

唐煌心道：「這必是滌月師太了！不知她死於何人之手？」

洞內死寂一片，再往裏走，又發現一具屍體，竟是長白派高手「無影參精」金日東。

唐煌不由悲怒交集，這兩人的死法都是一樣，都是腦被震裂，慘不忍睹。

「金日東怎會死在這裏呢？莫非他和母親在一起？」

他想到這裏，不由心頭大震，若是如此，母親和費小潔，大概也十分危險了。

他急速向內走去，再未見到屍體，却隱隱看到洞中有很多蓮足血足印。

這足印可能是他母親和費小潔的，但仔細一看，似乎不止二個女人，好像是三個女人留下的足印。

到了洞底，唐煌大吃一驚，不但門玉華早已不見，連「粉蓮花」也失去踪跡。

只是隱隱聞到「粉蓮花」身上的惡臭氣味。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唐煌被驚駭忿恨及沮喪的情緒充塞了整個心靈。一天一夜狂奔，結果竟是如此。

「滌月師太被何人殺死？『無影參精』是否也被那人殺死？那些蓮足印是誰的？是不是那些蓮足印就是殺人兇手？」

「『粉蓮花』及門玉華呢？母親及費小潔呢？」唐煌在洞中直轉，終于奔出洞外，大聲呼喊著。

悲壯的聲浪可傳出十餘里之外，四山迴應暴响，却無人應聲。

這是一個不可解的謎，若是「粉蓮花」殺死「無影參精」及滌月師太，門玉華可能遇害。

假若不是母親和費小潔來此，「無影參精」怎會找到這山洞來？

他喊了半天，一無所獲，現在該怎麼辦呢？

無論如何，要先趕回復仇幫，救出幾位前輩之後，再將老瘋子之事辦妥，立即脫離復仇幫，天涯海角，去找母親、費小潔及門玉華……

現在若換了別人，定不會立刻趕回，因爲他已託過老瘋子，立刻救出三位被囚的白道前輩，復仇幫去不去皆可。

但他素重言諾，既不能失信於老瘋子，也不能置狄寒霜而不理，於是他又懷著沉重的心情，向西南急奔。

現在和來時的心情迴然不同，來時以爲馬上可以救出門玉華，而且可看到費小潔及母親。現在這一切都已幻滅……

心情惡劣，脚程就慢了，第二天中午，還沒有到達鄂境。

他想，這樣走可不行，總不能讓老瘋子焦灼地等待。

他加速急趕，傍晚進入鄂境。但天公不作美，竟烏雲四合，大雨傾盆而下，不得不覓地暫避。

前面有一座山神廟，已是倒塌不堪，但總可避雨，唐煌立即進入廟中。

大雨下了一個多時辰才停，一彎新月已掛在林梢，山野中一片清新之氣。

唐煌正要趕路，突聞廟外一陣步履聲，進入廟中，唐煌立即閃於神龕之後向外望去。

原來這兩人竟是「百毒鬼叟」和那個被古鳳斷腿冒充「松竹廬主」的大漢。

這大漢騎在「百毒鬼叟」的脖子上，這時「百毒鬼叟」把他放了下來。

鬼叟道：「一陣急奔，又餓又累，我們先進點飲食再說！」

大漢取下乾糧袋，取出乾糧和鹵菜，對坐而飲。

唐煌心想，「百毒鬼叟」想利用這大漢爲他治眼，可沒想到這大漢是冒牌貨，若一旦發現，非但不會再背他，定會殺死他。

他們爲甚麼要脫離復仇幫呢？以鬼叟的身份，在復仇幫中，頤指氣使，幾乎不受任何人管束。此番出來，還要背著一個人。

大漢道：「老鬼，你身上的油布包中是甚麼東西？」

「百毒鬼叟」微微一怔，道：「老夫號稱百毒，包中當然是各種天下至毒之物……」

大漢道：「恐怕不是吧？使毒之人，舉手投足都能制敵，假若把毒物包在油布中，一旦遇上敵人，還要解開布包豈不誤事？」

鬼叟嘿嘿陰笑道：「老鬼，你不信是不是？你若敢動老夫的念頭，老夫就叫你以身試毒……」

大漢道：「老夫當然相信，不過，你要背老夫到那裏去？」

鬼叟道：「你自管放心，此去包有

你的好處，若是順利的話，三年之內，咱們不但能治好殘疾，而且將威震武林，技壓天下……」

那大漢道：「老夫甚是不解，就憑你我二人，三年之後憑甚麼能威震武林？」

鬼叟道：「你跟老夫走沒有錯，到了地頭，你就會知道！」

唐煌心道：「我不必管他們的閒事，還是繼續趕路吧！」

他正要自後面出廟，突地前面人影一閃，有一個人躲入廟中，從門後窺伺。

唐煌不由大爲驚奇，原來竟是古鳳，他知道古鳳的心機，既然石雲飛已證明她未中毒，她可能恨上了鬼叟，要出其不意殺了他。

照這「百毒鬼叟」的爲人，一生罪惡多端，可以說死有餘辜，遇上古鳳這種人，正是旗鼓相當。

唐煌心想，我要看看她到底要幹甚麼？

只見古鳳又探頭看了一下，輕輕掠到大漢身後約三步之處，立著不動。

唐煌心道：「她若要偷襲鬼叟，應該站在鬼叟身後才對，況且這大漢本是復仇幫的小嘍囉，即使雙腿未斷，也不是古鳳的對手，她爲甚麼要暗算這大漢呢？」

只見古鳳身子一偏，以中、食二指一彈，一縷疾風射向鬼叟的喉結穴。

鬼叟畢竟是經驗豐富之人，急忙一偏頭，讓過勁風，一躍而起，陰惻惻地道：「老鬼，你少在老夫面前來這一套，告訴你吧！一路上老夫無時無刻不在提防你，現在果然露出狐狸尾巴了！」

大漢武功太差，根本未發現身後有人，看見鬼叟一臉殺氣，立即按地退出數步。

這時古鳳已閃於一丈之外。

唐煌恍然大悟，原來古鳳想使二人火拚。

大漢沉聲道：「老毒物，你別疑神疑鬼，老夫絕無害你之心，假若老夫要害你，一路上騎在你的脖子上，只要在你的腦門上戳一下，你早就完了！」

鬼叟嘿嘿陰笑道：「可是你剛才爲何要暗襲老夫？」

大漢沉聲道：「我何時暗襲你來？」

鬼叟道：「你別欺老夫目不能視，但老夫的聽覺却非一般人可比，你還不承認麼？」

大漢冷笑道：「老鬼，你說說看，現在我又爲甚麼要偷襲你，假若把你殺死，老夫雙腿已斷，豈不餓死於荒野之中？」

鬼叟陰聲道：「你當然有你的理由，我想你是想要老夫身上的東西！」

大漢微微一怔，道：「你身上都是毒物，老夫得到也不會用！」

古鳳又一閃而出，站在大漢身後，又彈出一指，這次指向鬼叟的璇璣穴。

鬼叟一閃避過，哇哇大叫道：「老賊，這次你還不承認麼？這可怪不得老夫了……」

大漢駭然一震，伸手一掏，不知手中握著甚麼暗器，凝視著鬼叟，嚴陣以待。

鬼叟雙手以小開門之式護住前胸，似在運用聽覺，找尋對方確實的位置，身子緩緩移動。

突然，鬼叟單掌推出一道狂飆，不偏不斜，正是奔向大漢的前胸。

唐煌不由駭然，顯然老魔運用聽覺聽到了大漢的呼吸之聲而發掌。

大漢就地一滾，但因失去雙腿，動作總是慢了一點，被掌風邊沿掃中，連翻三個跟斗。

但他也趁機揚手，飛出三道白光，手中暗器逕奔鬼叟上中下盤。

鬼叟果然非比等閒，大袖交拂，竟將三枚棗核鏢全部震飛，嘿嘿陰笑道：「想不到一代名醫也會暗器傷人，可惜你找錯了對象！」

大漢不再答話，又掏出幾顆棗核鏢，且放入口中一顆，緊緊盯著鬼叟。

古鳳繞到鬼叟側面，輕輕抽出無孔笛子，就唇一吹，竟是虎嘯的聲音。

鬼叟大吃一驚，轉過身來道：「畜牲，你也來趕熱鬧？」

大漢並未看到古鳳，也以爲眞來了猛虎，連忙雙掌按地，上了矮墻，翻落墻外。

古鳳又吹了幾聲，故意雙足大力踏地，作出猛虎作勢欲撲之聲。

鬼叟雙掌交錯，作勢以待。古鳳連吹三聲，欺上三步，却立即繞到鬼叟身後，又吹了兩聲。

「兩隻？」鬼叟以爲又來了一頭猛虎，側過身來，面色凝重。

古鳳再次吹了五六聲，却換了三個方位，鬼叟跟著轉身，那知古鳳突然抖手擲出無孔笛子，奔向鬼叟的左耳。

但她却橫閃了一步，自後面欺上，雙掌一推。

鬼叟聽風辨位，讓過笛子，却被掌勁擊中，退了三大步。

古鳳未待他站穩，又推出一掌，「砰」地一聲，擊中鬼叟腰部，鬼叟的身子撞在石壁上，終於倒地。

他現在已知上當，嘴中鮮血直淌，慘然地道：「尊駕何人？能讓老夫知道麼？」

古鳳冷笑道：「本人就是被你施過『百毒蠱』的女子！」

鬼叟道：「老夫一生計算別人，沒想到竟栽在一個丫頭手中，死也難以瞑目……」

古鳳道：「你老賊死有餘辜！你有

遺言沒有？」

鬼叟道：「老夫知道妳暗暗跟隨至此，必定有所圖謀！」

古鳳道：「不錯！我就要你身上油布包中之物！」

鬼叟頹然道：「妳不說老夫也知道，妳拿去吧！請順便補老夫一掌！」

古鳳冷峻地道：「你老賊害得本姑娘好苦，可不能叫你死得這樣痛快！你可知道『松竹廬主』根本無其人麼？」

鬼叟道：「那麼老夫所背之人是誰？」

古鳳哂然道：「復仇幫中一個五六等貨色而已！」

鬼叟面目猙獰，道：「老夫以爲自己心腸夠狠，沒想到比妳丫頭仍差一籌！」

古鳳道：「你那油布包中是不是一張獸皮？」

鬼叟道：「妳既已知道，何必再問！」

唐煌大爲震駭，若非碰巧遇上，必失信於老瘋子，想不到鬼叟竟盜走一張獸皮。

古鳳道：「好吧！看在這張獸皮份上，你自絕了吧！」

鬼叟「支格」一聲，嚼斷舌根，口角鮮血直淌，低頭死去。

古鳳走近，取下油布包，正要打開，突見鬼叟張口噴出一道血箭，奇怪的是血箭之中竟冒著黃色濃煙。

這分明是一種強烈的毒物，中人之後，全身潰爛，古鳳此刻要想避過，已經遲了，不由尖叫一聲。

唐煌急切中疾掠而至，向血箭推出一掌。

一蓬血雨，倒濺而回，統統潑在鬼叟自己身上，立即冒起一陣濃烟，和人肉焦臭氣味。

眼看著鬼叟的衣衫化爲灰屑，肌肉變成血水，不一會工夫，只剩下一堆骨頭和一束頭髮。

古鳳死裏逃生，回頭一看是唐煌，不由嚶嚀一聲，撲向唐煌懷中。

唐煌一閃身，左右開弓「叭叭叭叭」四個耳光，把古鳳打得東倒西歪，雙頰紅腫，口角滲血，道：「賤人！妳的心太毒了……」

古鳳撫著雙頰，突然淚水如雨道：「唐煌，請原諒我……我……都是爲了你……」

「爲了我？」唐煌冷峻地道：「妳向鬼叟所要之毒藥，準備去害人，那也是爲了我麼？」

古鳳面孔扭曲，道：「是的……唐煌……請原諒我……那是準備去害……小潔的……唐煌……請你親手殺了我吧！」

唐煌厲聲道：「把那藥拿過來！」

古鳳猶豫一下，伸手掏出一包藥，突然用力一捏，閃身掠上風頭，唐煌知道此藥的厲害，閉住呼吸，縱起五丈多高，厲嘯一聲，凌空向古鳳撲去。

唐煌動了殺機，凌空推出一掌。

那知古鳳已下了必死的決心，她只想先毒死唐煌，然後再自絕於唐煌身旁。生不能同衾，她想死而同穴，因此她動也不動，閉目等死。

唐煌心中一動，立即收回大半內力，飄落地下，但古鳳仍被震倒地上，翻了兩個身。

古鳳躺在地上道：「現在你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殺了我。第二，收我作你的最末一位侍妾。」

唐煌冷峻地道：「無恥的女人！這等事也能當兒戲麼？」

古鳳沉聲道：「我自遇見你之後，就不作第二人想，假若不能跟著你，活著毫無意思，你可以罵我無恥，甚於更難聽的，但我不在乎，只要你能收留我！」

唐煌厲聲道：「妳想，我會那樣做麼？」

古鳳道：「我猜想你不會！因此，現在唯求速死！」

唐煌道：「妳自絕了吧！我不會動手殺死你的！」

古鳳道：「唐煌，在你來說，只是一句話，就可以救我一命，而且也不會失信於老瘋子……」

唐煌沉聲道：「本人與老瘋子之事，妳也知道了？」

古鳳道：「是的！他要獸皮，你要治療惡瘡之藥。你該知道，自你離開本莊之後，我始終暗暗跟你，你的一切我都十分清楚，此番進入復仇幫，我主要是爲了保護你……」

唐煌道：「本人情願失信於老瘋子，也不會收留妳！」

古鳳道：「五張獸皮有其連貫性，上面刻有『五霸圖』，若失去一張，其餘的將毫無用處，你若不答應，我就毀了它！」

唐煌心想，這獸皮上原來刻著「五霸圖」，由此推想，昔年的雪人，必是被復仇幫幫主所殺，無怪額非爾士峯上有許多蓮足印了。

獸皮不但老瘋子急欲獲得，連幾位被囚的高手，大概也是爲了此物而在復仇幫中臥底，我若不答應，她會毀了獸皮，而我必失信於老瘋子。

但唐煌對她十分厭惡，在此種情形下收留她，等於受她威脅一樣，立即冷峻地道：「隨妳吧！在下走了……」

古鳳自以爲這張獸皮會使唐煌回心轉意，那知他心堅如鐵，仍然不爲所動，眼見唐煌大步向廟外走去。

在這剎那間，她恨透了他，一躍而起，急喝聲道：「拿去！」

她擲出獸皮，回身掠出廟牆，唐煌接住，古鳳的身子已消失在牆外了。

唐煌怔了一下，出廟一看，古鳳已不知去向。

（未完・卅二）

我日日都食碧玉珠，
唔係邊度會
咁好面色咁生猛！

女人唔補，
老得好快㗎！

佢地青春長駐
全靠碧玉珠旁身

鄧碧雲黃淑儀工作忙碌，仍然容光煥發，活力充沛，因爲她們長期服用碧玉珠。碧玉珠由名醫處方，用葯名貴，專治婦女體弱，頭暈血虛，產後欠補，腰瘦背痛，一瓶見效。年輕婦女服用，身體健康，容顏嬌艷；更年期婦女服用，精神爽利，青春常駐。

碧玉珠
婦女之寶

註册商標
峨嵋葯廠出品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註册商標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

由1990年4月15日起更改包裝



逕啟者：

我公司總代理之天安牌851超級營養液是集多位專家精心研究產品，並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質量上乘，療效顯著，救人無數，著譽中外。本品自在港上市以來，深受消費者所樂用。我公司爲了精益求精，由1990年4月15日起盒內加上塑料內套，敬希各界人仕垂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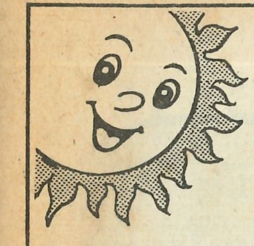
我公司鄭重聲明，本品經已商標註册，任何假冒、仿製或使用"天安"字樣都是違法的（包括出售，儲存任何假冒、仿製商品）。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諸君購買，希認明眞假，以免受騙，庶不自誤。





總經銷：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傳眞：5597762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傳眞：8507509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
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清血毒、潔腸胃、去濕熱、解痕癢、消敏感

立止痕癢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眞：0-6912119

天府牌

强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

正宗泰和烏鷄白鳳丸

應用範圍：

氣血兩虧、陰虛盜汗、
頭暈虛弱、婦女體虛、
腹部疼痛、腰膝酸軟。

必備良藥・高貴禮品





每盒6丸裝

"泰和老鷄，甘平無毒，產於江西泰和………白毛烏骨者，補虛勞羸弱，………一切虛損諸病，煮食飲汁、搗和丸藥。" ——《本草綱目》李時珍

泰和烏雞白鳳丸是中國最早和最正統的烏鷄白鳳丸。它所選用之烏骨鷄是江西泰和縣所特有的泰和鷄。明朝李時珍對其推崇備至。泰和鷄在清朝年間被列爲貢品，御賜"武山鷄"。1915年曾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展出，受到高度讚賞和評價。

用上等藥材及"武山鷄"精製而成的正宗泰和烏鷄白鳳丸具有清虛熱，補氣血，壯體魄的功能。

香港免稅店、機場、國貨公司及各大藥房有售

M&A® 宜利藥品公司
宜利天然保健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號—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6015715　傳真：(852)6918344

M&A CO.
M&A NATURAL HEALTHCARE PRODUCTS CO. LTD.
Add: Rm.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N.T., Hong Kong.
Tel: (852)6015715　Fax: (852)6918344